

聖散聖景明屬繼也宸居帝位也言文帝隆周之

以聖文之德以承歷數明繼先帝位也

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鄭下世三十卜年七百

使迎代王立之文紀曰王下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

宋祚將與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

元輔善曰正體太子也喪廉傳曰父為長子三年

子以振氏育德少陽東宮也鄭玄禮記注曰東郊少

武惟后班固述邪山文曰眈眈將軍大漢元輔濟

言宰相之臣宣智力於君以為輔佐也

應山瀆效靈善曰說文曰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

山五嶽也瀆四瀆也效靈山山器車瀆出圖書之類

四瀆呈其神靈以示我福也五岳五方雜還合四隩

來既且善曰漢書曰京師五方雜錯尚書曰九州

則擇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

實善曰左氏傳士會曰楚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

穆王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毛詩序曰能酌先祖之

必問於遺訓而資於故實鏡曰定立戚親茂美典

則也言選賢才以居職立親戚以公侯則擇其美

行可法則者施命謂行命也大子協樂上庠

取也故實先王之遺也大子協樂上庠

肆教善曰東觀漢記孝明語曰正大樂官曰大子

大子樂名協和也上庠儒學也肆行也**章程明密品式周備**

善曰漢書曰高祖命張敖定章程謝承後漢書曰魏郎為河內太守明密法令漢書曰宣帝樞機周密品

式備具濟曰品**國容眡令而動軍政象物**

而具善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左氏傳曰士會曰為教為卒百官象物而動軍

政不戒而備翰曰國容百官上下之義也眡令謂觀號令也象物謂象熊羆虎豹之威猛也**箴**

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轎車

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于外善曰左氏傳曰

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禮記曰言則左史書之西都實曰答發篇章校理秘書講論于六

藝藉古於同異楊雄答劉歆書曰常聞先代轎軒之使風俗通曰周秦常以八月轎軒使採四方言辨

亡論曰轎軒聘於南荒尚書大傳曰朱命為士不得朱軒西征賦曰銜命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向

曰箴戒也言太史之官作戒以戒天子百官之闕失也天子所言則左史書記之校文講藝之官謂儒學

之職采遺謂采拾遺闕之事銜曰轎車朱軒使者之車也言使臣能來遠荒之國以為王臣振起王化

於遠方之人也論**賴莖素毳**昌并柯共穗之

德論天子之德也**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鞅**日漠之貢

府無虛月善曰左氏傳晉司馬叔侯曰魯之於晉也職貢不貳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

可矣楊雄交州箴曰航海三萬東牽其犀良曰賴莖朱草也素毳白虎也并柯連理木也共穗嘉禾也

皆太平之瑞也言於國史上書之不絕言常有之
濟曰言遠方之國山作棧道海濟舟輪度沙漠來
貢土物府庫之烈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翰曰燧烽
火也千城

言郡縣
冬也
穹居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會迴面

受吏善曰魏都賦曰思稟正朔尚書曰鳥夷卉服
刺奏美新曰海外遐方河首內嚮漢書曰印

萃之君長欲願為內臣妾請吏廿面向曰穹居之
君匈奴也卉服之酋南蠻也內若迴面皆賓服為臣

也稟朔稟正朔也受吏謂受郡縣之化是以異人慕響響俊民間

出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羣士慕異人並出尚書
曰俊民用章漢書曰漢興詩書往往間出銑

曰響慕警蹕清夷表裏悅穆善曰仲長子
曰言曰黃靈

既拜警蹕清夷良曰天子出入曰將徙縣中宇

張樂岱郊善曰言將徙都洛邑封禪泰山也莊
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

之樂於洞庭之野濟曰宋居江東故將欲移都於

中國也縣都也中宇中國也張用也岱山也郊南郊

也將欲用樂祭增類帝之宮五臣註
作壇字飭禮神

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

善曰禮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類祭也西都賦
曰禮神祗懷百靈司馬相如諫獵曰犯屬車之清塵

翰曰天子行有屬車三十六乘以從於後也日躔

望屬車者望天子來也塵者車行之塵也

連胃維月軌青陸善曰漢書曰日月初躔星之
紀韋昭曰躔處也王仲宣思

征賦曰在建安之二八星步次於箕維漢書天文志
日月順入軌道河圖帝覽嬉曰立春春分月從東青
道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向曰此始謂三月之
時也躔次也胃星名維畔也月令云季春之月日在

胃也言曰次胃星之軌行畔也青陸東道也
言立春春分月從東道也言月行於此也
皇祇

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
善曰皇天神也祇地神也周禮曰大

宗伯掌天神地神之禮曹植九詠曰皇祇降兮潛靈舞爾雅曰春為發生禮記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人又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

地也言春時是天地發生萬物之時君王布政惠和之日也后君

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
五臣本作氓字

之願加以三玉干邁出餞戒告
善曰二王已見上注毛詩

曰從公于邁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燕禮曰小臣戒盟者鄭玄曰君以宴禮勞使臣則警戒告語焉

良曰言天子思答上天之心以惠衆人之望乃加以江夏衡陽二王于行出蕃使布化行惠於百姓也天子乃與羣臣出餞戒告以勸職業也上

有詔掌故
靈上天也庶氓衆人也願望也邁行也

爰命司歷
善曰制禱書曰宜命掌故左氏傳曰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掌故掌知故事者司歷知時歷之官也
獻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

善曰洛飲上巳並已見上注
南除鞞道北清禁

林
善曰上林賦曰鞞道纒屬西都賓曰集禁林而屯聚

向曰除掃除也鞞道天子行之道也禁
左關巖陞
鄧都

右梁潮源略亭臯跨
善曰難西蜀父老曰關

芝廬苑太液懷曾山
善曰難西蜀父老曰關

曰天子東升平三逆陞落御賦曰梳駕也衡臯林也言潮水之上作橋

賦云亭臯千里言此所跨之處陵略於上林之大也芝廬苑田也洛陽地名言亦跨越之也漢武帝太液池中有高山言我今以彼池為苑包懷其高山也

松石峻堦

古

翠陰煙游泳之所橫

在

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

周徽

音叫善曰西都實曰離宮別觀三十六所周以鉤陳之位飾以嚴更之署周廬千列微道

綺錯

濟曰峻堦高峻也葱翠青色也陰煙山中氣翰曰游泳魚龍也橫萃集聚也翔驟鳥獸也

也向曰離宮天子出遊之宮設衛宿衛旌門洞立延

帷接桓

五臣本作柎字音手善曰周禮曰王之會同為帷宮設旌門揚雄蜀都賦曰延帷揚

幕接帳連同又周禮曰王之會同之舍設棪桓再重杜子春曰棪桓行馬也

也也言各相對迴行而立之延帷謂閔水環階引

也分席

善曰歎遊賦曰閔水以成川良曰閔流也環繞也分席謂水分流各至席坐之所

謂流杯池也

夫官聯事其君靈奉塗然後升秘

駕駕龍緹徒騎搖玉鑿發流吹

善曰言春官聯事以供職蒼靈

奉塗以衛行也周禮有春官宗伯又曰以官府之六

聯合邦治二曰賓客之聯事蒼靈青帝也尚書帝命

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曰靈府鄭玄曰蒼帝靈威

仰之府續漢書曰緹騎二百人屬執金吾楚辭曰鳴

玉鸞之秋秋兮淮南子曰龍舟鸞首浮吹以虞虞濟

日春官掌禮之官聯事謂上下聯事出遊之禮也蒼

靈謂春初句芒也奉塗謂前驅以清道翰曰祕駕

天子馬也僧引也緹騎金吾屬兵也王鑿天子法駕

也流吹飾

天動神移淵旋

王日本雲被以降于

行所禮也

善曰行所禮也

為家自謂所居為行在所既而帝暉

眾士百官行從多親行所即恭所也

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善曰

委旆不行也東都主人曰鳳蓋琴纒楚辭曰回朕車

俾西引箏紅旗於玉樽 說曰善釋天子也臨幄坐

於帳也軫停也委安也 有款速芬藉觴驛亦泛浮善

毛詩曰其肴維何維維何維荀及蒲鄭

玄禮記注曰驛音酒也 良曰魚肉曰肴菜蔬曰款

芬香也藉多也觴驛 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

羽之器善曰古妍歌篇曰妍歌最妙聲發曲吐令

禮圖曰荀虞兩頭並為龍以銜組曹植九詠曰雲龍

兮銜組流羽兮交橫毛詩曰設業設簏崇牙樹羽

翰曰鐘磬之格兩頭並刻為龍頭以銜 三奏四上

絲組又樹以羽毛為幢者皆樂器也 之調六董九成之曲競氣繁殺耳合變爭節

三曰韓子曰師曠奏清辭一奏有玄鶴二入來集

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摠翼而舞焉 龍文飾鸞青翰

九成鳳皇來儀 向曰四上六 龍文飾鸞青翰

董九成昔曲名也餘同李善注 侍御善曰班固西域傳賈曰蒲梢龍文魚目汗血

之舟汎新波之中 華尚躬至觀聽

文焉名青翰船名御泛也 裝藻野

善曰

俄軫

善

鄭

款

令

龍

羽

節

集

琴

賦

曰

師

曠

奏

而

列

陰矣觀裝美人脂粉之色絳服美麗之衣也言美人裝服映其川野成其文藻雜色也縹雜色也故

以殷隱賑軫外區煥衍都內五日本者矣善曰

西京賦曰鄉邑殷賑張載劍閣銘曰矧茲狹隘王之外區王粲荆獵賦曰叢華雜沓煥衍陸離良曰

賑富有貌區方也煥衍多溢貌上膺萬壽下禔氏移百福善曰

毛詩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司馬相如難蜀文曰中外禔福毛詩曰卜爾百福翰曰膺當也中

筵臬和闔堂依德良曰德帝也臬受也闔滿也言臺曰而栎滿堂皆受

天子和平之樂依天子仁惠之德也情盤景遽歡洽日斜銑曰

也景亦曰也遽疾也洽合也金駕摠駟聖儀載佇向曰金駕天子

重也摠駟謂乘其駟馬將駕而行也聖儀天子也載佇謂盤桓未去尚稽比其儀也

之未臨慨豐宮之不縣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

於楚子曰夏啓有鈞臺之享康王有豐宮之朝濟曰悵愷並歎也鈞臺夏啓會饗諸侯之所也在洛陽

豐宮周康王朝諸侯之言也在長安縣謂縣鐘磬之格朝諸侯則設以樂也縣懸也此蓋歎未至中國

之兩京也方且排鳳闕以高游開爵園而廣宴善曰

關中記曰建章園闕臨北道銀鳳在上改號鳳闕鄴中記曰銅爵臺西有爵園朝曰鳳闕關名爵園鄴

都園名言志欲平並命在位展詩發五日本作登字志

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善曰楚辭

會舞王逸曰展舒也周易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毛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向曰楚子木問趙

孟云范武子德何如對曰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也言其尚鬼神而不虛也言今天子仁明頌美德

亦無
愧也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

楔飲朝目勅王勣為序
文藻富麗當代稱之

臣聞出豫為象鈞天之樂張焉

善曰史記曰趙簡子

病二日而悟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逆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

之樂於洞庭之野良曰易豫卦去先王以時乘

既位御氣之駕翔焉

善曰莊子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

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乘遠東南翔行馳于皇朝

天也既位謂飛龍喻天子待位也御氣則御行於元氣中也駕則龍也 是以得一奉

宸逍遙襄城之域

善曰老子曰王侯得一而天下尚書曰惟辟奉天宸與

宸與典引曰高光二聖宸居其域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

山至襄城之野輪曰宸天也言得純一之正道以奉大謂黃帝也言黃帝問道至于襄城之野也逍遙

游獵域也體元則大悵望姑射亦之阿然昏

眇寂寥其獨適者已

五日本作也字善曰東都主人曰體元立制

繼天而作論語子曰在天為大惟堯則之向曰元善也體善則大謂堯也堯出游見四子於姑射之山

窅然喪其天下謂得道也阿山也銑曰言黃帝及堯皆求道深遠虛無蓋其自善者也非與天下同之

也窅眇深遠也寂寥虛無也適善也 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瑤臺

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瑶水之陰亦有饗云

固不與萬民五日本共也善曰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

九代馬乘兩龍毛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易歸藏曰昔者夏后啓筮享神於晉之虛作為璿臺於水之

陽列子曰周穆王遠遊命駕八駿之乘驂騶綠耳赤驥白儀渠黃踰輪盜驪山子張湛曰儀古義字又穆

天子傳曰天子北升大山之上以望四野乙子穆天子西王母於瑤池之上毛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視毛之笑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佗不與民同樂

也良曰夏后高啓也有馬號為兩龍乘游於璿臺之上以饗諸侯百官也璿臺名穆滿周穆王也言

乘八駿之馬以游行天下也如舞謂馬行貌瑤水瑤池也言穆王游於崑崙山見西王母與宴于瑤池之

上也言此二主有宴饗則我大齊之握機創又不與天下萬人共樂也

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善曰

顯齊書曰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受不祥尚書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又曰永建乃家孟子曰

舜尚見帝帝館錫於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趙岐曰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

之舜上見堯舍之於副宮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為賓主尚書大傳曰維十有五祀舜為賓客禹為主人

樂正進賁曰尚考太室之義唐為虞賓鄭玄曰舜既便禹攝天下之事於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

為亞獻尚考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義當為儀儀禮儀也謂祭太室之禮堯為賓賓也濟

曰握機執天下之柄也創歷改正朔也誕大建立也翰曰貳宮天子接禮賢人之所也庸用也太室明堂

也言考用才能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於明堂之宮也

珍既徙延喜之玉攸歸善曰曾子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

圖曰明禮記曰幽則有鬼神太公伏符陰謀曰武王伐紂四海神河伯皆曰天伐躬立周謹來受命顯獻時雨論語識曰仲尼去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尚書大傳曰舜將禪禹八風循通又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賜以昭華之玉尚書旋璣玉鈴曰玄三出刻曰延喜之玉 銑曰舜時西王母獻昭華玉天風通饗陰陽和也 銑曰舜時西王母獻昭華玉天錫禹玄珪刻曰延喜之字言也 華宋受天保生萬此二寶徒歸于齊心改所也

國度 時邑 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垆 古之

慝 善曰周書武王曰膺受大命革好受天明命又曰我聞古商先王成湯保生商人又度邑篇曰

中具明不寢帝王世紀三湯即天子位遠遷九鼎

老至大垆而有德周書丘或濟曰度邑謂卜度

齊受宋禪讓之位而無慝歎之事靜息皆猶無也

紹清和於帝猷顯懿於王表 善曰言以清和之德繼於

大道揚子雲劇奏美新曰鈔真粹之至精聯清和之

正聲蔡邕月令論曰出此關視帝猷法言曰昔在有

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瑞之為神明

主河圖曰成帝德者堯開王表者禹 翰曰紹遷也

猷道也懿美也表外也言能繼清和之德 駿發開

於五帝之道連明美之理於三王之外

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

善曰毛詩曰濟哲維商長發其祥又曰駿

發爾私劇奏美新曰制作六經洪業 向曰駿疾也

言齊帝之德疾發聞於天下故能開遠方之祥瑞也

皇帝

善曰蕭子顯齊書紀曰世祖武

詩云天保定爾亦孔之周謂

安定之道堅固其大業也

皇帝謹 鑄字宣遠以太子體膺上運鍾下武

善曰墨子曰上聖立為天子其次立為三公毛詩序曰下武嗣文也良曰膺當也鍾聚也下武謂文王

之下武王繼文王之言武帝能繼先業亦武冠五行之秀

氣邁邁三代之英風 善曰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又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三代

之英立未之逮而有志焉 善曰五行昭章雲水火金木二也邁過也三代夏商周也

漢暉麗日月 善曰毛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警猶天子為法度於天下也周易

曰聖人與日月合其明 翰曰昭牢籠天地彈

厭王山川 善曰淮南子曰帝者體太一牢籠大地彈聖山川 向曰彈壓猶蹴踢也

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 善曰神理猶神道也周易曰

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善曰景光也尚書曰帝乃誕敷文

錄圖曰女聞偃兵建文化尚書曰澤普記 五

字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 善曰淮南子曰覆

私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又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潛天論曰簡刑薄賦不殺不誅此

德之上也 翰曰猶且具明廢寢昊晷忘心 聖人好生惡殺也

餐 善曰北序鹿丘之歎注善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昊弗皇暇食 齊曰具及也言日夜及明

不寢以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 善曰御折子曰明君之御民若乘奔而無轡履冰而

負重也尚書曰若蹈虎尾涉於春冰莊子曰伊尹備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

將教子以秋駕 翰曰明君之治人若負重而履冰

恐不勝其重懼見陷於冰若御奔馬於秋駕恐有覆敗也秋駕天子法駕也

魏帝與蕩蕩誰名善曰論語子曰魏蕩乎善曰論語子曰魏蕩乎

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廣遠之德言高大廣遠之德人不可與之比也人

誰能名焉 秉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

險善曰春秋漢含子曰天子南面秉圖書成公綏大河南賦曰靈圖長錄於養皇孟子曰以其道

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呂氏春秋曰舜修德而禹服孔子聞之曰迺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天

向曰秉執也靈圖天子位也言不以天子之位為泰者蓋憂天下也言濟天下之難雖如孟門太行亦不以為險志憂人

孟門山名也 儲后 睿哲在躬妙善居質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此一相立皇太子長秋漢書疏廣太子國儲副君尚書曰春作聖明作儲儲記曰清

明在躬相子新論曰聖賢之材不世而妙善之材不傳銚曰儲后太子也睿聖哲智也質體也

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範

善曰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案者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

曰就月將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言炳以道也 良曰斧藻謂脩飾也令善範法也

丹青道潤金璧玉善曰法言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丹青初則炳

以則渝渝乎哉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毛詩曰如金如錫如珪如璧 濟曰言炳丹青文也

道潤金璧 出龍樓而問 聖人虎虎闡而齒由

善曰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問周禮曰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蒸鬯明堂月令論曰周官有闡門之學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

士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尚書曰夔典樂教胄子

翰曰龍樓漢太子門名也問豎謂文王為太子至寢門外朝於王季問於內豎又曰今日安否如何虎闥我國子之學所也公卿之工為曹子言太子入學以在大小為次不以天子之工為上故云齒曹齒年也

采父敬盡於一人先耀究於四海善曰孝經曰愛敬盡於事

親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呂氏春秋曰愛敬盡於事親先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子曰一人天子也究盡也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磐石跨

躔女昌姬韜軼炎漢善曰毛詩曰麟之趾振

王子策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春秋錄圖曰蒼精萌始稷之後昌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

而光鏡曰茂盛也麟趾詩篇多美公族之盛也磐石大石也言宗族堅固如大石不可轉易也跨越也

昌姬謂文王也韜藏軼過也言齊帝之德踰越張元

宰比肩於尚令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

勿翦之歡來仕允克施之譽善曰元宰家

說苑晏子謂楚王曰齊之臨淄比肩繼踵毛詩曰惟師尚父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德能舉君

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毛詩序曰周南言化自此而南故繫之周公幸傳曰自陝以西

邢公主之國評曰秦后太子來仕其直千乘重曰

仕尚書曰君陳克施有政良曰元宰謂宰相也言宰相之德與太公比肩也鉉鼎耳也以黃金為之

也為中故言中此三公也踵跡也周南周公也

濟曰周公邵公分陝界而治人皆歡悅故詩云維

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之也允信也克能也言來仕官信能當施惠之譽矣言皆用人得賢才也莫不如珪如璋令問令望朱第斯自堂堂家

君王者也

善曰毛詩曰如珪如璋今問於王又曰朱希斯皇室家君王

喻賢才也令善也朱希官之服鮮也皇大也

被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

善曰毛詩曰又三孫子本枝百世

善曰若稽古帝堯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

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

善曰

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人樂業左氏傳君子

曰一人刑善百姓休和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則

不比禮記諸侯曰美土之守且其在邊邑曰某屏尸

皆明目臨池無洗耳

善曰漢周考史曰公孫

引鏡

同音及述諺永凍蓋引鏡自照曰時清曰到皇南

怨既缺過

知軸之疾已消

善曰漢書曰蜀嚴

平常病不事沉寘而死亦繁矣白詩曰考盤在陸碩

人之軸考盤在阿碩人之適毛萇曰軸病也謂賢人

貢於外府署行

議年日夕于中

旬

善曰漢書曰旬與兼舉孝入詔曰有詔稱

紀世尚書曰王百旬服

歲貢自州郡也外府州郡也

議年穀之豐餘一善於天協律摠章之司

序倫正俗

善曰漢書曰李延年為協律都尉魏志曰明帝立禮章南氏傳曰司馬光祿

大夫公以為總制律呂發枝大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乘之詩序曰先王以是厚人倫美教化

移風俗風俗通曰為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也向曰協律樂官也禮章禮官也論次也言各有次序以

正風俗也 崇文成均之職 導德齊禮

善曰魏志曰明帝置

崇文觀德善文者以充之周禮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達國之學校而合國之子弟焉論語子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 缺曰崇文成均文

學官也言理道德之本齊禮樂之先 挈壺宣

夜辨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專

於仙室

善曰周禮夏官曰挈壺氏掌懸壺察氣之效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

玄毛詩箋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變象察氣之效也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

既曰造命於天書於笏番岳賈武公諫曰惟帝以公頭儀宗廷發東序服采珥彤史記曰秦文公

初有災以紀事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華僑後漢書曰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今故言仙室

良曰挈壺氏掌刻漏之官知晝夜日月氣候之事朔月初也靈臺觀變象之所也執笏者所以書記事也

珥執也形赤管筆也皆史官所 褰帷斷裳危冠

空履之吏

善曰漢書曰蕭何初拜為司馬未出殿斷其單衣令知難地說苑曰楚

人長劍危冠而有子西漢書曰唐遵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衣弊屣在餘同註 銑曰後漢賈琮為冀

州刺史車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史當遠視瞻聽何反垂帷於車以自掩蔽乃命編者褰去其帷

朱博為琅邪太守俗多野服衣長不中節度皆斷其衣裳令去地三寸以便於車危冠屣在空履故履

也言其吏清廉而貧也 影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

漢書曰霍去病每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嫖姚校尉華嶠後漢書曰丁白為武猛校尉言曰或問力能扛鴻鼎舉華嶠知德亦有之乎曰百人也良曰善

糾逖力士王慝士德反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

晉文侯曰以綏四方糾逖王慝翰曰恤憂隱痛逖遠王大慝惡也言憂勤天下人之所痛糾察風俗遠

大惡射集集於高墉繳大風於長隧不

仁者遠惟道斯行善曰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毛詩曰大風有隧論語

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身陶不仁者遠矣禮記曰大道之行也濟曰隼鷙鳥也以喻凶人也墉

也也喻人所居也言射此鳥於高墉之上喻喻凶人於五人之間也完時大風為害身使羿繳之於青丘

之澤大風風伯繳善曰讒者蔑聞攘手掩息善曰

毛詩曰好言自口美言自口善曰無敢寇虐讒者蔑聞攘手掩息善曰

而爭訟也掩息言無也善曰稀鳴桴流於砥路鞠

茂草於圓扉善曰說文曰桴鼓柄也漢書曰張敞為京兆尹桴鼓稀鳴市無偷盜

毛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又曰蹶蹶周道鞠為茂

草周禮曰以圜七教罷民向曰桴擊鼓也鼓所

以鳴於路者蓋為盜發而擊之也今稀鳴謂少盜賊也砥平也鞠養也茂盛也圓扉獄也言時無犯罪者

獄皆以空故養善曰老日年闕市井之游善曰史記大

盛章於獄中善曰時百姓遂定自年六十翁未嘗至市井遊遨嬉戲

如小兒狀善曰遊曰耆年老人也漢孝文之治至和平

老人不游善曰稚齒豐車馬之好宮隣昭秦荒

市井也善曰憬善曰清夷善曰齒應劭漢官儀曰不制之臣相與

此周比周者宮鄰金虎宮鄰金虎者言小人在位比
周相進與君為鄰堅若金護言人惡若虎毛詩曰
彼淮夷來獻其琛仲長子昌言曰警蹕清夷濟曰
稚齒小子也年五歲有為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
皆謂得其天性也翰曰宮居僻近僻遠夷平也言
天子之道居近昭泰之治荒遠之國感盛德而清平
也

也
侮食末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疑

麻例
首母貝曾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
善曰漢書曰效傳曰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
健賤老弱也古本作晦食周書曰東越侮食尚書曰
四夷來王楊雄蜀王本紀曰蜀之先名曰蠶叢柏濩
魚鳧開明是時人民椎髻左言漢書曰南越王太子
嬰齊入侍周書曰離身染齒之國以龍角神龜為獻
爾雅曰北方有比肩人焉迭食而迭望郭璞曰此野
半體之人人各有一目一鼻孔一臂一脚亦猶魚羣
之相合爾呂氏春秋曰舜登為天子大人反踵音被

其澤高誘維典子注曰反踵國名其入南行迹北向
也淮南子曰三苗歸首山海經曰有貫曾國其人
有竅活地圖曰禹平天下會于會稽之野又南經所
風之神擊射之有迅雷二神恐以乃自貫其心禹哀
之乃投刃瘳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貫曾之民喻巴
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桀百
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不頭以額角犀馘地也漢
書終軍曰願受長纒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難蜀父
老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縶而已
向曰侮食左言蠻夷國也然曰離身反踵踵音貫
雲四海國名屈膝拜也辰角甲頭也纒縻
皆條也言請受國家拘係以輸貢賦也

文鉞碧

砮之琛奇幹
五臣本
善芳之賦
善曰文鉞
未詳一曰

鉞當為越杜篤展武論曰文越水震鄉風仰流徐廣
晉紀曰鮮卑以碧石為寶王沉魏書曰東夷矢用砮
青石為鏃孔安國尚書傳曰砮中矢鏃也家語孔子
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

咫周書曰或王時貢奇幹善芳者頊若維難佩之令人不昧孔晁曰奇幹亦北然善芳者鳥名不昧不忘也良曰善芳遠國異鳥名餘皆遠方物之寶也

純牛露路犬之玩乘黃

茲白之駟善曰周書曰也又曰渠搜獻馳犬馳犬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又曰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又曰西方正北曰義渠獻茲白茲白者若馬鋸齒食虎豹

美也茲白似馬故云駟也玩盈衍儲邸充何郊

虞向曰盈衍溢滿也儲邸儲貯藏也言遠方之物溢滿於府藏也充何滿也郊四郊也虞寧山澤

之官言遠方所獻奇禽

駟續五臣本作執躅相尋鞮今

譯無曠善曰尚書曰包匭菁茅甄音鞮聘禮曰賈

之言曰員麓相尋連舟載路禮記曰西方曰狄觀北

也周官鞮鞻氏掌四夷之樂也譯傳四夷之語而宣

之者也言四夷獻樂

譯言歲時不曠也

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

於南北暢轂埋麟麟之轍綏而旌卷悠

悠之旆善曰揚雄解嘲曰東南一尉西北候禮

記曰書同文車同軌毛詩曰文茵揚轂范

曄後漢書曰張綱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毛詩曰有車麟轡禮記曰武車綏旌魏都賦曰虹旌攝麾以就卷毛詩曰悠悠旆旌良曰暢長也長轂兵車也麟轡衆車聲也綏車上垂繩也旌旗也悠悠旆旌垂貌埋卷言皆不用也

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革辭

軒銷金罷刃善曰周書曰四方無拂奄有天下又曰王戎不距如用師旅漢書張良曰昔武王伐殷紂事已畢偃革為軒陳琳應機曰治刃銷鋒偃武行德濟曰拂亂也四方之戎有五

禮不距捍王命也便急革甲也辭軒去兵車
也金刃兵器也時銷毀罷去之示不用兵也 **天瑞**

降地符升 善曰詩維曰天下和同天瑞降地符
升 善曰天瑞謂甘露也地符謂慶

澤馬來 善曰澤經授神英曰德至山後則
澤出神馬 向曰澤馬瑞馬也 **器**

車出 善曰禮記曰止出器車 **紫脫華朱英**

秀 善曰禮記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而
遠方神獻其秀英紫脫宋均注曰紫脫北方之

物上值紫宮九言常生者不死也死則主當之尚書
大傳曰德先地序則朱草生瑞應圖曰朱草亦曰朱

英 向曰並瑞草 **佞枝植** 善同濟注 濟曰黃帝
七華秀皆莖也 有屈軼草出於階若佞

人入朝則屈而指之 **歷草滋** 善曰田依子曰堯
二曰佞枝植生也 為天子實英生於

之為帝成曆尚書帝命驗曰舜受命實英華 輪曰
堯時有實英草生於階有十五葉從月一日曰生

葉至十三日日落一葉若月小則餘一 **雲潤星**

暉風揚月至 善曰京房易飛候曰青雲潤澤
日在西北為舉賢良禮斗威儀曰

君乘土其政平則鎮星黃而多暉禮舍文嘉曰明
有舊內外有差則箕為之直月至風揚宋均曰月云

月行以度至也 良曰暉明也風揚 **江海呈象**

謂和風也月至謂月行不失度也 **龜龍載文**

善曰禮記禮儀曰其乘水而王江
海著其象龜龍載文而見宋均曰龜

龍水物也文青黃白赤黑也 **方握河沈璧封山**

具有此色見於水故曰被 **紀石** 善曰帝王世紀曰堯與禹
日沉璧於河乃為握河

今尚書候是也考經鉤命曰對于太山考續燔柴
禱于梁父刻石紀號禮記禮曰三皇禱云五帝
禱高亭史記楚子西曰孔子立述三五之法明周召

之業八九謂七十二君尊植魏德論曰越功既成
八九於往素踵黃帝之靈矩 濟同善注

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

者歟 善曰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老子曰王侯得
一而天下貞曹植魏德論曰帝歎成矣服賦

貞矣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遊三年孫子兵法曰
人效死而上能用之雖優遊暇譽令猶行也與猶豫

古字通周易曰
先王作樂崇德 于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粵

上斯已惟暮之春 善曰左氏傳舒子曰青鳥氏司
啓者也易通卦驗曰立春條風

至楚辭曰獻歲發春汨吾南行韓詩曰三月桃花水
之時鄭國之俗三月土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

蒐被除不祥也毛詩曰嗟嗟保介惟暮之春 翰曰
青鳥春鳥也同開謂主生也言春氣主生萬物也

風春風也粵上斯已謂
於此土巳也惟詞也 同律克和樹草自樂

善曰禮記曰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鄭
曰同陰律也尚書曰八音克諧孔安國曰諧和也

書文帝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
向日太史掌六同之律以合陰陽之聲同謂和六律

也 禊飲之日在茲風舞舞之情咸蕩去肅表

乎時訓行慶動於天曠 善曰禮傳曰禊者
衆也仲春之時於

水上豐絮也論語曰風乎舞雩詠而歸蔡邕月令章
句曰秋冬肅急之後故布生德和政令去肅急禮記

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 鏡曰禊絮
也言被不祥以獲清絮也風舞謂歌詠先王之道也

咸皆也蕩動也肅威也表法也言天子春行仁惠之
令助時養物故懸其威嚴之法也行時謂先王之

教也行慶於人動
於天子之春曠也 載懷平圃乃馨芳林芳

林園者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

善曰山海經曰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
十洲記曰芳林園在青溪蕪首橋東齊高帝舊宅齊
有天子為舊宮宮東築山鑿池號曰芳林園道甲開
山圖曰驪山之西原有亭名風涼齊州之福地西京
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皋帝王世紀曰堯生於丹陵
良曰載則也平圃芳林園名 濟曰丹陵地名堯所
生處也若水水名帝顓頊所生處 均乎
也皆非江東之地此美而比之也

姚澤無無尚於周原 善曰呂氏春秋曰顓頊
生於若水乃登為帝又

曰舜陶於河濱釣於雷澤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人
譽之陳陳躬躬無不戴悅高誘曰躬盛也呂氏春秋

曰舜為天子輒輒啟啟莫不戴悅高誘曰啟啟動而
喜貌也躬躬或為啟啟故兩引之輝如葉切啟仕勤

切帝王世紀曰瞽叟之妻曰嫫登主舜于姚墟故姓
姚氏堯亦賢而四嶽薦舜堯乃命于順澤之陽毛詩

曰周原膺膺如飴 良曰躬躬盛貌姚澤舜生
地膺膺美也均者言所游地盛同於姚澤也尚者首

此處之美加 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
於周原也

褊 早緬反 善曰漢高祖豐人魏太祖譙人 翰曰
豐邑漢高故里也宏大也譙居魏武帝故里也褊

小也言皆以 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
豐譙為狹陋

飛觀神行虛構 善曰毛詩曰定之
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前形

公幹詩曰大厦雲構 向曰言於園中作宮也將造
作必求中和也經處猶造作也周禮以土圭之法正

日景日至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
中和也揆度也景日緯星也言度日星以正東西南

北之位飛觀高臺也神行言高若鬼神所作也行編
作也雲構言 離房乍設層樓間起負朝

高與雲齊也 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 善曰蜀都賦曰
百室離房李尤

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 善曰蜀都賦曰
百室離房李尤

平樂館銘曰層樓通閣禁闈洞房爾雅曰山東曰朝陽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壯魏峩以業岌毛詩曰王在靈沼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銑曰雜房也室也層高也向曰負向也抗立也跨道也榮屋檐也言近池水構

屋檐於水上也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於

玉砌善曰傳玄陽春賦曰丹雘播景文虹音天李元東觀錄曰房闈內布綺疏外陳張衡士辨

曰迴懸拂其寮蘭泉注其庭劉楨魯都賦曰金陛玉砌玄極雲阿翰曰鏡飾也文虹謂飾如蜺之文於

窓也綺疏窓也渠中生蘭水繞於階故云幽幽叢叢浸蘭泉於玉砌也玉者美言之也砌階也

薄秩秩斯干曲拂澶迴潺湲徑復善曰

曰叢薄深林人上標毛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淮南子曰曲拂澶迴以像偶語高誘曰拂矣澶迴水流也楚辭曰川谷徑復流潺湲良曰幽幽深貌草木

薄二曰薄秩秩水流貌斯干潤水也曲拂澶迴謂水

新流世為淺石中水流新汴汴之訛華桐發

嶂雜天平采于柔荑亂嚶聲於縣

五日日本羽善曰嶂記月令曰季春之月桐始華

作錦字羽始生爾雅曰小洲曰汴山有穴為岫

嚶嚶又曰絲蠻黃鳥詩注曰絲蠻文類向曰注

道岫山也謂垂春之片萍始生桐始華銑禁軒

承幸清宮侯宴善曰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為禁中然乘輿之物通呼曰禁漢

善曰太僕先清宮濟曰禁軒天子車也足惟天子所御曰幸清宮天子所游宮侯待也

宿置帟幕宵懸善曰南都賦曰朱帷連網鄭王曰幕鄭玄曰帟在幕君帳中坐上承塵也皆以綉為之翰曰緹丹黃色也天子帳帷用之也帟平帳

也幕帳裙也宿置宵燧既而滅宿澄霞登光

皆謂夜頽設之至明也辨色善曰宿列宿也張平子東京賦曰以須消啓

入向曰滅宿澄霞謂天曉而無雲也戒善本道

執受展軫效駕善曰漢書曰式道左右中候

若車已駕則漢展軫效駕鄭玄曰展軫具視也效駕

自已駕也鐵曰戒道謂清淨其路也受兵器也

也效徐鑿金警節明鐘暢音善曰淳于棼

也七萃連鑣九旂由齊軌善曰周穆王傳曰

天子賜七萃之士

乘秦豈纒善曰羣車濟曰七萃壯勇士也

九乘名曰九旂建旗拂蜺揚葭振木善曰夏

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列子曰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

而動也翰曰建立也拂蜺謂旗高也葭籥管屬言其聲

英曲瑤善本之飾絕景追遺字風之騎

善曰孫卿子曰楚鮫革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毛詩

曰公徒三萬貝冑朱纒又曰二矛重英西京賦曰葩

瑤曲莖翻書曰上所乘馬名絕景為矢所中呂氏春

秋曰故馭青龍之匹遺風之乘向曰魚甲以鱗皮

為甲貝冑以貝珠為冑也冑兜鍪也煙聚星離言多

也鐵曰瑤英綵畫之矛也曲瑤車蓋玉也絕景追

昭灼甄部駟

祖

駿函列虎視龍

良馬也

起雷駭電逝

善曰孫子兵法曰長陳為靈魏都賦曰驪馬填廐而駟駭周易曰虎

視眈眈南都賦曰馬鹿超而龍驤潘岳閑居賦曰駭石雷駭嵇康贈秀才詩曰風馳電逝良曰昭灼光

明也甄部長陣也駟駭良馬也凶行列也濟車轉轟曰虎視龍超雷駭電逝並言奔走疾速之甚

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而稱計

善曰說文曰轟

轟車聲也羽獵賦曰隱隱軫軫被陵緣坂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蹙丘思吳都賦曰羌難得而駟驪

翰曰轟轟隱隱擊也紛紛於於多也羌歎辭也爾乃迴輿駐罕岳鎮

淵渟

音亭善曰東觀漢記曰天子行有犀罕石崇楚妃歎曰墮綺莊王淵渟嶽峙向日曠

天子車也罕猶車名孫子兵昏邃容有禮賓法云其鎮如岳其淵如淵也

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

芳醴任激水而推移

善曰孟子曰君子所養仁義禮智根於心其

色也粹然見於面趙岐曰醇潤澤貌也毛詩曰天子穆穆又曰序賓以資又曰式存在位又曰或肆之遠

或授之几古逸詩云羽觴隨流波楚辭曰蕙肴芳醴籍子虛賦曰涌泉清池激水推移鏡曰醇潤澤

之貌也穆和也式用也言賓客之儀用有次序也良曰几玉几天子所憑也肆陳也因筵也言攝環流

波坐而成次肴酒皆用激水而循行也蕙芳皆言香也肴肉也任用也推移猶行也葆葆

佾陳階金匏在席戚奏翹舞箏籥動邠

善曰張晏漢書注曰以翠羽為葆也佾舞行列也毛詩曰我始酌彼金罍禮記曰器用陶

匏司馬彪續漢書曰執干戚舞雲翹周禮曰箏章土鼓籥箏又曰仲春擊土鼓歌幽詩以迎嘉賓

曰葆所以障舞人也佾舞名金匏皆樂器也戚箏也舞者所執也翹舞名也箏樂器也邠詩所以迎嘉賓

也謂將至
召鳴鳥于弇
卷州追伶倫於嶰

谷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

善曰山海經曰弇州之山五采之鳥名曰鳴帝爰有一日樂歌

舞之風漢書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

竹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子虛曰解

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楚辭曰望夫君

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

鳳鳴山海經曰天山有神鳥其狀如黃囊其文曰六

足四翼渾沌無面目是識歌舞寔惟帝江翰曰弇

州之山有五采鳥名曰鳴鳥其聲皆有曲度伶倫樂

人也黃帝使伶倫取竹嶰谷吹之以為黃鍾之音也

參差笙也名王子仙人王子喬也天山有鳥狀亦如

是謂歌舞至五臣本

正作清字

歌有闕

缺羽觴無

筭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也謂將至

召鳴鳥于弇

卷州追伶倫於嶰

善曰

谷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

善曰

經曰弇州之山五采之鳥名曰鳴帝爰有一日樂歌

善曰

舞之風漢書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

善曰

竹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子虛曰解

善曰

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楚辭曰望夫君

善曰

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

善曰

鳳鳴山海經曰天山有神鳥其狀如黃囊其文曰六

善曰

足四翼渾沌無面目是識歌舞寔惟帝江翰曰弇

善曰

州之山有五采鳥名曰鳴鳥其聲皆有曲度伶倫樂

善曰

人也黃帝使伶倫取竹嶰谷吹之以為黃鍾之音也

善曰

參差笙也名王子仙人王子喬也天山有鳥狀亦如

善曰

是謂歌舞至五臣本

善曰

正作清字

善曰

歌有闕

善曰

缺羽觴無

善曰

筭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

善曰

善曰

善曰

也謂將至

召鳴鳥于弇

卷州追伶倫於嶰

善曰

谷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

善曰

經曰弇州之山五采之鳥名曰鳴帝爰有一日樂歌

善曰

舞之風漢書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

善曰

竹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子虛曰解

善曰

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楚辭曰望夫君

善曰

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

善曰

鳳鳴山海經曰天山有神鳥其狀如黃囊其文曰六

善曰

足四翼渾沌無面目是識歌舞寔惟帝江翰曰弇

善曰

州之山有五采鳥名曰鳴鳥其聲皆有曲度伶倫樂

善曰

人也黃帝使伶倫取竹嶰谷吹之以為黃鍾之音也

善曰

參差笙也名王子仙人王子喬也天山有鳥狀亦如

善曰

是謂歌舞至五臣本

善曰

正作清字

善曰

歌有闕

善曰

缺羽觴無

善曰

筭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

善曰

善曰

善曰

也謂將至

召鳴鳥于弇

卷州追伶倫於嶰

善曰

谷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

善曰

經曰弇州之山五采之鳥名曰鳴帝爰有一日樂歌

善曰

舞之風漢書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

善曰

竹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子虛曰解

善曰

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楚辭曰望夫君

善曰

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

善曰

鳳鳴山海經曰天山有神鳥其狀如黃囊其文曰六

善曰

足四翼渾沌無面目是識歌舞寔惟帝江翰曰弇

善曰

州之山有五采鳥名曰鳴鳥其聲皆有曲度伶倫樂

善曰

人也黃帝使伶倫取竹嶰谷吹之以為黃鍾之音也

善曰

參差笙也名王子仙人王子喬也天山有鳥狀亦如

善曰

是謂歌舞至五臣本

善曰

正作清字

善曰

歌有闕

善曰

缺羽觴無

善曰

筭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

善曰

善曰

善曰

辭云爾

王文憲集序

任彦昇

翰曰文憲者齊尚書令王儉也薨謚曰文憲集者錄其文

章序者述集之所由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

善曰蕭子顯齊

書曰王儉字仲寶

其先

向曰其先謂始祖也

自秦至宋國史

家諜

待詳焉

善曰琅邪王氏錄曰其先出自周王子晉素有王翦王離世為名將

死略曰子雲家諜言

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

為

善本無

海內冠冕

善曰晉中興書曰王祥弟

生曰書首流統宋書曰三一偕結景首長子遇害子儉嗣晉中興書度冰曉曰曰因家寵冠冕當世

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

博哉莊子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

者利萬物也天道運行言行仁道者世祚長遠如天

運之不絕也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以淮水

善曰晉中興書曰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刀三

之為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士禕曰苟非其人刀

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此相與及祥死之日

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與之足稱此刀故以相

與王氏家譜曰初王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若離
成璞曰言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良同善注
前羽之止殺吉駿之誠感甚有助焉
善曰史記曰王
剪者穎陽人也事秦始皇使專將兵而攻趙關與破
之後遂拔趙陳勝之反秦秦使三翦之孫三離擊

王漢書曰王吉字子陽琅邪人也為諫議大夫子駿亦為諫議大夫超遷御史大夫吉居長安其東家有

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言後知之乃去

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固請吉令還婦子駿元

帝時為御史大夫妻死不復娶漢書張賀賀曰賀之

陰德亦有功云 句曰離王離也前王翦也並為秦

將行殺伐故去止殺書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漢朝

三吉為諫議大夫吉子駿亦為諫議大夫俱著誠信

而助之 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

典善本無踐得二之庶善本無幾善曰周易曰

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又子曰知幾其神乎顏氏之

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而未嘗復行轉

康伯曰在理則味造形則語顏子之分也矣之於幾

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夫嘗復行也

論曰幾大也千年一生聖人五百年一生賢人其中

信乃卯宿垂芒德精降祉有子此蔚

為帝師善曰應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

銑曰漢相蕭何昂星之精垂芒謂發秀也精星也陳

仲弓詣穎川荀季父子德星為之聚此皆賢人之星

也言得此一精則蔚然 况乃淵角殊祥山庭

異表望衢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

善曰論語擢考識曰類回有角額似月形淵水也尺

吳水精故名淵摘輔像曰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

三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故子貢至焉頽回至

仁三子曰觀海有術必觀其瀾趙岐曰淵水冲大波

也 良曰淵角山庭賢人之相也祥善也表出也衢

術皆道也言人雖欲望其道其道幽遠常不能見者

如觀海水莫能至波 宏瞻見載藉博游于義

善曰宏六也載籍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曰海

上名山之旨善曰七略曰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抱朴子曰鄭君有五

又道漢濱以著述為事題為新書凡百餘篇司馬遷

善曰僕誠著此書藏諸名山翰曰金版玉匱書名也荀爽隱海上著書百篇名山即司馬遷所述史記

美也沈懋德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善曰揚雄

為方言劉歆與雄書曰非子雲澹雅之才沈懋德之志

不能成此書莊子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三

之道長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呂氏春秋曰相

劍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紉也黃白雜則堅且

紉良劍也難者曰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紉又柔則鏗

堅則折劍折且鏗焉得為利劍也向曰離堅合異

之談言能辨辭也離其堅者使不堅辨其白者

使不自合其異若使同離其同者使其異也莫

不摠制清衷遽為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

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

善曰言金版玉匱之書無不制在情衷為心之極斯

故通人君子或能兼而包之故非王公之絕境也然

其不可窮而盡者其唯有神用手言難測也衷中心

也虛明亦心也鏡曰總聚衷思也言諸道術莫不

聚其制度運於清思遽互為用於心中也極中也

良曰虛明心也絕遠也言此道術固乃通人君子所

能兼包固非其致心絕遠之妙也然其不可然檢

窮究者其唯神明之用者乎非此所能論之

然檢

鏡所歸人倫異善本作表雲屋天構匠者何

工善本無自函善本作洛不守心憲章中輟善曰

勸進表曰仍承西朝不守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

濟曰函函關謂長安也洛洛陽也言自西晉喪謝不

文選卷第六

文選卷第六

文選卷第六

文選卷第六

文選卷第六

文選卷第六

文選卷第六

守二京之都而憲章
經籍皆中道而懷也
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

林之亞闕典未補大備茲日

善曰晉中興書曰
賀循字彥先博覽

羣書尤明三禮為江東儒宗楷拜博士又曰諸葛氏
字道明時穎川荀顛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俱有

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明時人為之歌曰京都三明明各有
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劇素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

翰曰晉朝賀循明三禮為江東儒宗又有蔡謨所儒
林之次也言賀蔡儒尚有關典未補者而公乃能備

備於此至若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危高也然齒危謂高年也髮秀
髮秀眉也東觀漢記杜詩謂功曹郭丹曰今功曹皆

三含經可謂至德桓譚荅楊雄書曰子雲為味道
而曰齒危謂老者齒將落也髮秀謂髮白也生者人

之稱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影

善曰漢書曰子
國為廷

春秋身教經北面師弟子禮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
君而幼同錢曰上老牛之流莫不北面弟子

之禮也人宗謂為人所尊也自同
資勸謂師事之如君父之敬也性託夷遠少

屏塵雜自非可以弘將大風流增益標

勝未嘗留心也

善本無也字
善曰習鑿齒晉
陽春秋曰王夷甫樂廣俱以宅

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之言風流者稱王樂焉
良曰夷易也弘大也標高也言公性託簡易志在高

遠少小屏棄塵雜之事自非大勸風俗增益
高勝之道者未嘗留心言志在大不在小也期歲

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

善曰蕭子
顯齊書曰

王僧虔兄僧綽之子綽又曰綽祖即位遷僧虔為侍
中兼贈司空侍中如故蓋簡穆公
濟日期歲一歲
也言公一歲喪父故云孤也早
所器異者叔父早以公為賢也年始志學家門

禮訓皆折衷

丁於公

善曰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曰不折中于泉臺

翰曰志學年十五時

孝友之

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

善曰毛詩曰張

仲孝友餘同向注

向曰伯禽康叔朝於成王見乎

周公三見而三答之二子有駭色乃問於商子曰吾

二子見於周公三見而三答何也商子曰南山之陽

有木名橋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何不佳觀之見

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言土公有孝友之性自天

而成豈惟見橋梓而知也夷平也體性也韋皮繩索

緩也弦弓弦喻急也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

安于性緩故佩弦以自急言于公平推之汝郁之

幼穉淳至黃琬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尚

持啼泣亦不肯飲食母憐之禮為餐飯莊言之已愈

鄭察母顏色未愈復不食宗親異之挺枝也淳至

淳孝之甚至也又黃琬七歲失父祖父喚育之是時

璦自食京師不見璦以狀奏聞梁太后問所食多少

璦思其對未知所出琬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

月之初璦太驚即以其對太后也標立也言此

二子淳孝聰察比之王公則二子曾何足尚也

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

之先告既龍衣珪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

不自勝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檢數歲襲爵豫寧侯

權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良曰言王公六歲而

襲父祖之業為侯珪組對揚王命也結終所以繫印者

也感咽謂悲初宋明帝居蕃與公母武康

甚不能言也

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毀發善作作崔曰

瑩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

啓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

以奪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儉嫡母武

關豕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漢曰

誓不遵奉殿堂棄棺之詔也翰曰太宗則明帝也

無以奪謂依初拜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

善本作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秘

書丞善曰吳均齊春秋曰宋明帝太始中儉尚陽

約宋書曰蒼梧王改年也元徽年號也初謂元年此

於是采公曾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依劉

歆七略更撰七志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儉又撰

曰荀勗字公曾領秘書監典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列

錄整理錯亂又得八家竹書身自撰次以為中經臧

策緒晉書曰李充守弘度為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

刪除頗重以類相從分為四部甚有條貫秘閣以為

永制五經為甲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

丁部蕭子顯齊書曰秘書丞上表求校墳籍撰七志

四上卷上表蘇之漢書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

善作作崔曰

善作作崔曰

善作作崔曰

善作作崔曰

善作作崔曰

善作作崔曰

善作作崔曰

善作作崔曰

善作作崔曰

善作作崔曰

善作作崔曰

善作作崔曰

善作作崔曰

善作作崔曰

善作作崔曰

善作作崔曰

善作作崔曰

善作作崔曰

善作作崔曰

矣良曰伊尹也三太公也翼佐也言此四臣皆有至德以佐君故有應合時務之迹而百姓皆有屬望

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

俗五臣本作風塵字善曰沈約宋書曰袁粲字景倩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袁粲與褚左軍

解交書曰雖欲虛詠藻肆脫落儀制其能得乎見公弱齡便望風推

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善本無在是矣善曰吳均齊春

秋曰儉精神秀激體識聰異司徒袁粲見之歎曰時宰相之明也桓桓豫章雖小已有棟梁之氣矣

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

與之抗禮善曰春秋漢合尊臣三公象五嶽在天法二能台與能同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漢書婁邯曰今欲比隆成康之時且竊以不稱矣又曰將軍衛青位親益尊然沒贈與抗禮

年謂老少勢謂貴賤也侔等抗平也

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

期申以止足之戒善本從言善曰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云暮薛君曰暮晚也

言君之年歲已晚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翰曰要約也歲暮之期謂約以歲寒之志也止足之戒謂戒其

滿盈也善本作老夫亦何寄之

子照清襟向曰老夫表粲自謂也之子猶夫子也言老夫無所寄託賴服闋拜司徒右長史

也言老夫無所寄託賴善同銑注銑曰儉遭所生出為義興太守

善同銑注銑曰儉遭所生母憂服闋也司徒即表粲也出為義興太守

風化之美奏課為最善曰漢書曰倪寬為司農都尉大司農奏課

最韋昭曰聯得第一也良曰課考也最第一也還除給事黃門侍郎

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清

公善本作公清字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善曰魏志

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少為縣吏以公清稱魏國初建以玠為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傳暢晉諸公讚曰

王戎為選官時李重李毅一人操異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玠音介翰曰參掌也魏毛玠

為典選舉晉李重為吏部郎識會謂識鑒也言公清識鑒之理並於古人者儉也俄遷侍

中以慙善木作慙字始終之職固辭不拜善曰

顯齊書曰升明二年僉遷長史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沈約宋書曰王僧綽遷侍中二凶巫醫事潔土

召僧綽具言之劾於宮夜餐將士僧綽密以啓聞頃之劾亂檢太祖巾箱得僧綽所啓饗士并廢諸王事

乃收害焉世祖贈散騎常待金紫謚愍侯向曰愍侯即儉父言父始終經任此職固辭此官而不拜也

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進太祖太尉聖武謂齊高帝也二寶晉武革命論曰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尚書曰至

于太玉肇基王迹銑曰聖武謂齊高祖也定業謂征伐定亂也肇始基立也言始將立王命之初然未

即位也寤寐風雲寔資人傑善曰毛詩曰寤寐思服毛萇曰服思

之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漢書高祖曰夫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

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

人傑吾能用之銑曰寤寐風雲謂朝夕思其相感應以成其大業者實資人傑也智倍萬人曰傑是

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

遷左長史齊臺既建善本作初字建善曰若漢高祖之膺五星

李通之著赤伏典引曰高先二聖宸居其域蔡邕曰
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班固漢書贊曰劉向稱
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蕭子顯齊書曰進太祖位相國
爲齊公良曰宸居天子宮也膺當也列宿帝坐星
也圖識也緯謂織也著明也王佐
謂賢才可以佐輔天子者符應也

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

濟曰宋帝以齊高帝爲齊公爲立百

司臺署故云齊臺也

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

宗樂傾恒軌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翰曰艱虞猶荒亂也澆季謂

末世也浮薄紊亂軌跡也

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

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哉頃五臣本作頃字神無滯用太祖

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

邑二千戶

尚曰章程紀綱也尋常也典常儀制謂神用不滯而必決也建元二年遷

袒謂齊高帝也受宋禪故云受命

建元二年遷

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

後部爲分司

盧欽兼掌輿言均所歸允集茲日

善曰應劭漢官

儀曰獻帝建始四年始置左右僕射以執金吾營

爲左僕射循疎爲右僕射今以策勳爲營記誤也營

役瓊切部烏合切虞務晉書曰盧欽少好學爲尚書

僕射領吏部欽清實選舉稱爲廉平翰曰同善注
言自營部盧欽二人以至於今其蓋譽德望所歸者
信在於儉也允信也良曰言知吏部選事如故謂
前領吏部也

尋表解選

翰曰言尋上表請詔加侍

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

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

以公為侍中尚書令鎮軍將軍善本作國字將軍

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

丹陽尹善曰大官謂侍中尚書令六輔殊風

五方異俗善曰漢書曰倪寬遷左內史表奏開六輔謂傍有六郡相近也五方者謂四方及帝都也公

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善曰揚雄與相禮書曰望風景附

訓自結史記曰淮南沛陳汝南郡此西楚也潁川亦

屬潁川之居也故至今謂之楚夏善曰訓也

聲譽教示而下人感其道德已移故能使

劔拜仇歸田息訟善同良注良曰後漢許

殺世荆乃驥曰今願殺我以代世死仇讎者曰許

郡中稱君賢有敢相侵遂解劔而去跪即拜也前漢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有兄弟相與訟田延壽乃自悔

責問問不出視事於是訟者自相責讓終不敢爭田

不爭也前郡尹温太真劉真長或功銘曰

彝或德標素尚善曰王隱晉書曰温嶠字大

峻之亂職榮緒晉書曰劉峻字真長沛國人也為丹

陽尹性重莊老禮記曰鼎有銘銘者論譏其先祖之

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左氏傳職武仲曰大伐

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以示子孫孔放猛虎

行曰飢不食邪蒿菜倦不息無終里邪蒿菜素尚無

終喪若始濟曰前郡尹謂前丹陽尹温嶠字太真

劉恢字真長也鼎彝皆器也
有大功者銘臭味風之於上以示後世也
素尚謂清素高尚也

聖子載無爽
善曰言其感應千載不差也左氏傳季武子謂晉范宣子曰今警於

草未寡君之臭味也楚辭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從言物類之相感也王逸曰虎陽物也谷風陽

物也景雲亦陰也言神龍將舉升天則景雲覆而扶之輔其類也

翰曰臭香也言儉繼温劉之跡而為

重靈龍同氣相感雖千載亦無差爽也

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

揚神期用彰世祀
善曰左氏傳史道曰盛德必百世祀

對二列上表奏薦其孤遺子孫遠合

時簡穆公

亮以撫養之因特深恒慕表求解職有

詔不許
善曰同錄注

師人表允茲望實
善曰漢書平帝曰詔校書置

謂郭林宗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安期為東海王越

家倫之表汝其師之良曰華夷謂華夏四夷慕國

復官
善本作復以本官

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

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卧轡棄子後予

胥怨
善曰挂服未詳餘同翰注

兖州刺史嘗作一胡牀及去留挂於官第尺

所用物必皆呼為服也王遊為上洛太守家有私馬
生駒留以付郡謂所產故也拾棄也言前代賢良取
之以為法則後漢侯霸為淮陽太守帝使獨詣都百
姓號哭遮使車卧於轡下乞留霸君一年百姓乃
其乳婦棄其孩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也初成湯征
自葛百姓皆曰何後予人皆以此相怨怨湯不早來
為我除害也香相也言儉解
丹陽尹百姓亦如此德之 皇太子不矜天次安

俯同人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 善曰蜀志曰諸葛亮與杜

微書曰朝廷年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說苑曰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帝者之目其實師也王者之目其實友也王誠能與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向曰皇太子武帝太子也名昭業言太子不矜
學也穆美也金喻堅也

天中正頃之解職 言不久也 四年以本號

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 善曰謂辭儀同三司

謙先愈遠大典未申 善曰謂辭儀同三司也周易曰謙尊而光

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六年又申前命 善曰儀同

三司之命 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

違 善曰選任尚書令也謝承後漢書曰楊賜讓選

任之事也重違頻 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

事長輿追專車之恨公曾甘鳳池之

失 善同銑注銑曰晉和嶠為中書令嶠為監監

令合同車而行崎不禮昂常以意氣加之每專車

而坐專獨也易遷為尚書令人皆贊之引不悅謂人曰奪我鳳皇池何所贊也長興禱字也公言前字也言昔者任不得才故有專車而坐或不悅於遷奪今險有德故專車者慙而退恨怨奪者愧而甘失也

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善曰晉諸公讚曰傳宣定九品未訖劉琦

代之悉改宜法於是人人望品求者奔競良曰奔競權勢之道有之自古來也塗道也以難知

之性協易失之情善曰相子新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為世

俗所遺失焉濟曰人性賢愚深厚難知敏合前人之情故宜易失也協和也**必使無訟**

事深弘誘善曰論語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事深在善誘之**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善曰漢書

曰衡平也所以平輕重也言選曹以材授官以衡之平物故取以喻焉韓子曰貴賤不相喻愚智提衡而

立徐紳王蒙誅曰提衡在府奉直爾邪**拔奇取**

異興微繼絕善曰王隱晉書主枯曰吾不能取異於屠釣故奇於版築豈不愧知

人之難哉興微即興滅也論語子曰興滅國繼絕世

欽曰拔用奇異之才使居其職諸侯公卿有祚微者

與之緒絕**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典**

善曰燕丹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而迎京師孔子謂魯哀公曰衛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

赴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勞之王肅曰言其所以退欲以容賢於朝也良曰側階下階也言其禮賢欲容納之於朝也景風東風也准魯子

公景風三刻施爵祿賞有功也式法也言欲法此事以為帝**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死于**

建康官舍皇朝軫慟儲鉉傷情善曰書錄

曰太子國儲副君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 濟曰皇朝謂天子也乾痛也儲謂太子也鉉鼎耳也 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豈直春

者不相功善本作工字女寢機而已哉善曰說苑雍門周

孟嘗君曰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論衡曰行路之人皆能論之史記趙良謂高鞅曰五殺大夫

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劉紹聖賈本紀曰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於巷婦人哭

於機 翰曰秦大夫百里奚卒國人哀之春者不相送杵聲也鄭子產卒人思之功女為之殿機言儉之

變也豈直如此而已哉 故善本有以字痛深衣冠

世遺愛古之益非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航沒

之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班固漢書賈曰劉向指明杵柱以推廢興豈非直諫多

士痛深也以其明教義之道故教義之子悲纏悲纏謂纏繞于心也邁越也砥礪石也所以磨利其器以

喻利人舟航船也所以濟乎大川喻濟人也沒世遺愛言死後而人思之也益追贈太尉侍中中

反謂益於朋友之道也 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 鼓吹增班劍

為善本無為字六十人諡曰文憲禮也善曰漢官儀曰班劍

者以虎皮飾之諡法曰忠信接禮曰文博聞多能曰憲 銑曰羽葆班劍班華之儀皆增於常儀為六十

人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善曰齊春秋曰儉

寡衣裘服用自思而已 玩好絕於耳目布素

寡曰利物不利己也

寡曰利物不利己也

表於造次

善曰周禮曰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造書曰師役耳目則百廢惟貞論

語子曰造次必於是八濟曰布素貧素人也表出也造次急遽也言有貧素之人必出財以賑其急遽也

室無如姜門多長者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詩曰雖有如姜無棄德倅

漢書曰陳平少時家貧然門外多長者車轍翰曰室無如姜謂不絕色也門多長者重賢良也如姜美

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

善曰孝經授神契曰矜莊威栗

出言必雅孫資別傳曰朝臣會議資奏是非擇善者推而成之終不顯己之德向曰不說己長也

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

善曰風俗通曰太為范滂辨於持論謝承

後漢書曰夏勤從容論議吳志曰是儀時時有所進未嘗言人之短濟曰持論謂論政事得失也從容

引長風流許與氣類

善曰檀道鸞晉陽春秋曰謝安

為和溫司馬不存小察蓋引長之風習鑿齒晉陽書曰王夷甫樂廣俱以充心事於名重於時故天下

之言風流者稱王樂焉謝承後漢書曰相礪郡管氣類經緯士人良曰引大也風流謂風化流於天下

也許與謂招引也氣類謂同氣相求方雖單門以類聚也言招引道義之士與已同也

後進必加善誘

善曰三輔決錄曰王豹出自單門論語曰夫子善誘人濟曰

軍謂寒也言雖寒門後進必加善誘之道使脩行其業也

引以青真之期

善曰鍾會集言程盛曰丹青之期鳳青真之龍翰曰昂勉也丹

膏天也青真雲也價美也期契也言高勉學者使其道業高遠如天雲也

公銓品人

倫各盡其用

善曰廣雅曰編謂之銓聲類曰銓所以稱物也向曰各隨才而擇

用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

善曰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窮涯

六文夫處厚不處薄 而反盈量知歸善曰莊子市南子曰君步於江

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涯而反 良曰言其

知止知行窮涯畔則反也知滿如以器求物盈於器

乃歸也 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五日本樂

量器也 思我民譽緝熙帝圖善曰禮記曰王者功成

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雖張曹爭論於漢朝

德也緝熙光明也 荀執手至 競奕於晉世無以仰模淵官

取則後昆善曰東觀漢記曰張輔拜太尉章帝詔

射擊技射曹叡案漢書儀制美禮動以

為衆制禮非頌祥之持達有似異端之術上疏曰

不被刑誅無以絕毀實亂道之路 禮本康初尚書僕射宋

新荀顛先受大祖勅述以禮本康初尚書僕射宋

奏付尚書郎執事虞討論之虞表所宜增損條目改正

禮新昔異狀凡十五事左氏傳晏子曰二惠競爽猶

可之尚書曰以議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寔寄宏略

言雖此西人論競禮義亦不可以仰模儉 每荒服

之深意而欲取法則於後世奕差淵深也 事感則悅情斯來銑曰義理積於心所為必

向曰荒服遠國也宣國之威授理積則神無忤往 諂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良曰隔絕

論端之容也人無愛增均平造理常若可干

如一則毀譽從何而生也濟曰造至也干犯也言至於

臨事每不可奪大體之理性多寬和故若可

和言而臨事必定約己不以廉物弘量不以

容非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君子謹乎約己弘乎接

後漢書郎顏壹曰陛下寬下容非翰曰不以廉謂

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善曰論語曰攻乎異端

謂非常之事為人害者斯害也已向曰異端

故攻而伐之使歸正義公生自華宗世務簡

隔善曰魏志曹植上疏曰華宗貴族必應斯舉漢

書曰嚴安徐樂上書言世務錢曰言生於富

顯之宗而時務簡略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

與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良曰理擅民

事獨為人所宗謂政理也

尊重禮獨也若乃明練庶務鑒遠治體然天得不謀成心

善曰潘尼潘岳確曰君深達治體垂化三宰濟曰懸手

也言遠然得之於天不謀求之載籍翰牘所

求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翰曰載籍前代

版所以言記事也紀記訊問史也翰筆也蹟

也言儉之道德古今希有也至若文案自環

主者百數比日深文為史積習成奸善曰漢

湯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應劭風俗通曰積習而成

不取獨否向曰文案多而自環繞其坐也主者百

數謂訟久不定主司易百數人畜筆削之刑懷

者此事皆積習以成奸為矣

輕重之意

善曰漢書曰今有司請定法制即制筆即筆服度曰言隨君意也又曰嚴

延年為涿郡太守擿趙繡按高氏即為兩刻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焉怒乃出其重刻 銑曰畜積也

筆削謂遷易其文不定也輕重之意謂妄有加減之狀 公乘理照物動必

研幾

善曰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王恭超登清任當虛心乘理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

齊曰研幾謂研窮其幾微之理 當時嗟服若有神道 善曰周易曰聖

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翰曰言既研幾而為斷決則當時之人嗟歎而服之若有神明之道也

豈非希世之雋民瑚璉之宏器

善曰汝南先賢傳曰

謝子微高才遠見許劭年十八時有歎息曰此希世之偉人也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

瑚璉也曰瑚璉也 向曰 防行無異操才無

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

善曰魏志董昭謂太極曰明公樂保

名節而無大責 銑曰此任防自字情也得奉名一節謂防與儉交游也迄盡也十二年曰一紀也

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面

善本作 之

榮鄭璞踰於周寶

善曰路粹為曹公與孔融書曰數一言之譽者計有

餘矣甚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彼所殉在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強貨財

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所殉一也司馬彪曰東陵名今屬濟南也法言曰夷齊無侔尼則西山儀夫列子

曰吾師老商氏三年之後始得夫子一盼而已戰國策應侯曰寡人謂王之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之未

脂者為璞周人懷璞過鄭問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示之乃鼠也因謝而不取高誘曰理治也鼠未燥脂者號之為璞尚書曰弘璧琬琰在西序

孔安國曰皆歷代傳寶 良曰防自謙不才濫見推

譽為美同善注言虛切以顧盼則士感知已懷

榮過於才亦猶鄭璞過於周寶也此何極善曰曹植祭橋玄文曰士死知已懷此無忘出入禮闈朝

夕舊館善曰十州記曰崇禮闈即尚書下舍也然尚書崇禮東建禮門即尚書下舍也瞻棟宇而興慕撫

省二門各禮故曰禮闈也銑曰禮闈尚書省也身名而悼恩善曰孫卿子孔子謂哀公曰吾入廟仰視棟棟使見凡楚君以此恩

哀則哀將焉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善曰仲長子曰長班固述作之固以理窮言行事

言曰述作文史詩賦也韓曰述作文史詩賦也該軍國豈直彫章卓縛采而已哉善曰采

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善曰王彪之賦曰於地謂不擇地遇之則為勝也雖楚趙羣才漢

魏眾作曾何足云善本又有曾何足云一句善曰楚有屈原趙齊荀卿漢

則司馬揚雄魏則陳思王粲則陳思王粲昉嘗以筆札見知思五臣本無思字

以薄技效德善曰陸機表詣吳王曰臣本以筆札見知淮南子曰齊伐楚市偷進

謂楚將子發曰臣有薄技願而行之善曰表宏三國名臣贊序曰風軌德音為世作範銑曰貽遺範法也為如千卷善本如十

卷上有如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為一

家之善本無言不列于集集錄如左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善本無

文選卷第四十六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選卷第四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注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
銑呂向李周翰注

頌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

楊子雲趙充國頌

史孝山出師頌

劉伯倫酒德頌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

贊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

頌

聖主得賢臣頌

善曰漢書曰王莽既為益州刺史王

褒作中書樂職宣布詩襄因奏言褒有軼才上乃徵褒既至詔

為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向生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

選勅曰不知純絲之密也贊以為純絲良曰荷負也旃氈也被服也純絲縉帛也言美秋負氈服毛者難與論縉帛之麗密也

美藜藿五百糗去者不足與

論太牢之滋味善曰服虔曰哈音含糗乾食也翰曰藜野菜含食也糗麥飯也

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善曰戰國策張儀曰蜀西

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列子曰此宮子底其蓬室若廣廈之蔭廣雅曰茨覆也

所以覆屋者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

所以覆屋者

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

然敢不略陳五臣愚心而抒情素善曰戰國策蔡

澤說應侯曰公孫鞅事孝公竭知謀云情素濟曰

王襄奏襄有造才帝微之故諫云不充厚望明旨謂

宣帝命也言雖不足充厚望敢不記曰恭惟春

迷愚心而申情素也塞充好申也

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善曰

服虔曰恭恭斯也胡廣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

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即位輸曰則為此類之記也

上為謙辭比立文首也向曰惟思也言敬應春秋

也五始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元者氣之始春

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

位者一國之始也此五者在乎且三審己而行之正

統以統理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

則趨舍省而功施普銑曰國家所任官得賢

太平之功畢施聖人之德器用利則用力少而

就效衆濟曰亦如賢人於國則不費人力故工

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苦

矻矻如國之用愚人如淳曰矻矻健作貌及至巧冶

善曰戰國策蔡

濟曰

謂

善曰

春三曰

公即位

也元者氣

之始春

者政教

之始公

即位

也此五

者在乎

且三審

己而

行之正

統以統

理

五臣

善曰戰

國策蔡

濟曰

謂

善曰

春三曰

公即位

也元者氣

之始春

者政教

之始公

即位

也此五

者在乎

且三審

己而

行之正

善曰戰

國策蔡

濟曰

謂

善曰

春三曰

公即位

也元者氣

之始春

者政教

之始公

即位

也此五

者在乎

且三審

己而

行之正

統以統

巧治也良曰巧治善鑄劍人也干將劍名撲劍未
也鑄亦刃也水斷蛟龍陸刺犀革忽若箠

泥畫塗善曰胡非子曰負長劍赴榛薄析兕豹

義曰刺章充切如淳曰若以箠掃於泥灑之處也音逐塗路也銑曰刺斬也犀獸名革皮也箠掃也

泥灑地也塗泥也言以利劍斬斷蛟犀忽若以帚掃

如此也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

崇臺五層日延袤茂百丈而不溷者工用

相得也善曰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目

師也般若之族多伎巧者也史記曰蒙恬築長城延

正也削度也延長也袤廣也溷亂也言巧拙之理且

臺五層長廣百丈而規矩不亂者工用庸人之

御駕馬亦傷吻斃策五臣作而不進於

行曾喘膚汗人極馬倦向曰御駕也駕劣

而言人駕劣馬則傷馬口勞鞭策而不進行曾喘

人繫刑法國既及至駕齧膝乘去旦善曰

良馬名也駕則旦至故以為名銑曰驂亦駕也

王良執靶霸韓哀附輿善曰張晏曰王良執

復作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之加其精巧也音義或

曰靶音霸讀也銑曰王良韓哀古善御者與車

也縱馳騁駑馬勿心如影五目靡非良曰靡沒也

御縱馳騁奔馳忽如過都越國蹶如歷塊善曰遺

疾也言過都國疾善曰遺追奔電逐遺風善曰遺

疾者也翰曰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

哉人馬相得也良曰八極八方也遼遠也言此

得之勢也使聖主得賢良馬良御何其遠哉此人馬相

臣而用之亦如此也故服絺綌五目之涼者

不苦盛暑之懣燠五目襲狐貉五目之煖者

不憂至寒之淒滄五目何則有其具者

易其備善曰論語曰當暑者纈絺綌孔安國曰絺綌

也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翰曰懣燠

也襲衣也狐貉裘也淒滄寒之甚也夫服葛衣之

涼不苦盛暑之熱衣狐裘之煖不憂至寒之甚者蓋

有具而易為備也故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

國有賢臣亦無憂也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喻受之開寬

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善曰應劭曰嘔

喻和悅貌嘔一夫竭智附

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

也良曰為人君當竭盡智力託附賢臣必立仁惠之策

故賢臣歸之擇人求士必樹霸王之迹也索樹伯迹

也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圖五目空之

隆善曰韓詩外傳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識之

曰無以魯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食

猶恐失天下之士也文子曰法實刑緩則齊相設
圖空虛濟曰提提隆盛也餘同善注

庭燎之禮故有臣合之功善曰詩外傳曰齊桓公設庭燎為

士之欲造見者其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人有以九

九見者相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

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其年而士

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

士皆自以為不及君故不至也九九薄能而君猶

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相公曰善乃禮之暮月四方

之士相深而並至矣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

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又子曰桓公九九合諸侯不以兵

管仲之力輸注同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

逸於得人人臣亦然善曰呂氏春秋曰賢士勞

也為人臣亦助君勤求賢良是以忠矣昔賢者

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

陳見悃苦誠則上不然其信義曰郭璞三倉

也向曰揆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

行心良曰賢目不見信用雖進仕於朝不得施用是

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

自鬻南宮子飯牛離此患也善曰魯連子曰伊

湯得意故尊卑舍爵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文子曰
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孟子曰萬章問
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不
然好事者為之也呂氏春秋曰南宮飯牛車下望相
公而悲擊牛角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

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

職得行其術翰曰關去卑辱奧於深諱而

升本朝離蔬釋躄脚張善曰而身膏梁張晏

曰奧幽也潔狎也辱汗也如淳曰奧音郁應劭曰離此蔬食釋此木喬瓊按喬以繩為屨也國語樂伯請

公族大夫晉博公曰夫膏梁之性難正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

難正也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

資員說悅士銑曰剖分也符者所以諸侯與天子分

承命而行之錫賜壤土也言賢人能立太平之功天子乃分符賜土以為諸侯光其祖考傳業子孫此則

便賢士有所資益而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

有賢明之臣五日虎嘯而谷五日風冽

龍興而致雲氣五日雲從龍風從虎管輅別傳曰

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

二數相感故能運風翰曰君聖然後可見賢臣君

暗則賢人皆隱如虎嘯感風而清龍起感雲石隨也

列清蟋蟀俟秋吟浮游出以陰

善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名世謂之蜻蛚也毛詩傳曰蟋蟀渠略也又蟲

魚疏曰渠略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向

曰蟋蟀蜻蛚皆蟲也俟時而鳴知陰以出言如賢人待明君而仕知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善

明時而見也乾卦之辭也龍以喻大人言龍飛在天喻聖人之德顯故天下萬物而利見之王肅曰大人在位之日也

統曰初九潛龍勿用今飛在天則時以通泰故詩曰大人起治萬物而萬物利見之大人則天子也

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長曰皇天也鄭玄曰思

願也願天多生賢人於邦良曰皇美也故世平多士謂眾賢也言思美眾賢生於此國

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

君齊曰文武文王武王也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

臣明明在朝穆穆列布善曰尚書曰厥后惟明明又曰則以穆穆

在乃位翰曰明明穆穆皆美也列布謂分布職位也聚精會神相得益

章雖伯牙操籟五呂作號鐘蓬五呂作逢陽子鸞

鳥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善曰晉灼曰籟音迭蓬之蓬二

十四鐘各有音奏聲之不常故曰籟鐘瓊以為鐘曰奏伯牙之號鐘馬融長笛賦曰號鐘高調號鐘

名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擊鐘也且漢書多稱假或以蓬為號不得便以迭蓬到其音也孫卿子曰

善蓬門善服射者也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蓬蒙漢書曰黃帝鼎成

龍迎黃帝黃帝上騎小日侍龍龍稱黃帝黃帝

之弓百姓仰望黃帝龍號故名其弓曰鳥號良

曰聚其精爽會其神理君自道合加以相明上下不疑德義詣和則雖伯牙操琴蓬門子鸞其音韻全

紀弓矢必中亦未足功喻此君呂之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

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良曰俟上下

俱欲權五呂作裁然交欣翰曰上下謂君臣也言君臣相欲也千載一會論說無疑向曰君目之道不疑雖左翼

乎如鴻毛遇順風薄乎若巨魚縱大壑

善曰春秋保乾圖曰神明之疾於倍風吹鴻毛

曰言君且道合如鴻毛遇風一舉千里如大魚游

於大川得其性也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

翼飛疾負沛大水

止曷令不行齊曰胡有皆何也化溢四表橫被無

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良曰化滿四方被于無窮而遠方

夷歸我君德以貢獻土物而萬祥必至也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

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輪曰言賢君為君耳目

君不徧窺望也因從祥風朝德與和氣游

太平之責塞復游之望得善曰為君之道冀太平而優游

今已太平是責塞也今已優游是望得也史記祖公曰今王已出善責塞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

向曰天子恩德真祥風和氣翔游於四方則太平之理永充於天下人人乃得優游之望也責求也

塞充也 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善曰

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

鏡曰遵法場境也言法自然之道致心恬淡之義游於無為之境以治其身而天下正也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

垂拱永永萬年善曰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濟曰雍容閑和兒言天子靜思乃閑和垂衣拱手天下何必偃仰詘信五呂

自治祿福 永長 若彭祖嘔吁虛虛呼吸如喬松眇然

絕俗離世哉善曰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彭祖壽考

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
接以上高山又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至崑崙
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 翰曰言我化理天下人
歸大道壽考無疆永永萬年何必謝於彭祖七百之
壽壽高松千年之仙絕於俗 詩曰濟濟多士文
離於人世哉言不足尚也

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向曰濟濟盛貌多士衆賢也寧

安也言此衆賢文王得之以安今信此言可以安也

趙充國頌

善曰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遣美充

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揚子雲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 先零猖狂侵漢

西疆

善曰漢書曰諸羌先零慕然先零羌別號漢書宣紀曰元鳳元年西羌反 翰曰聖明神

靈也我宣帝也龍廣大其德奄有諸羌而稱 漢命在背叛侵於西疆也戎大也先零羌名也

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

音 協韻 善曰毛詩曰追厥虎臣 闕如虓虎 漢書曰昭帝時擢充國為後將軍漢書曰遣後將軍趙充國擊

西羌毛詩曰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又曰徐方震驚 良曰虎臣即充國也言其猛如虎也充國為後軍將

軍故曰後將軍惟辭也六師 既臨其域喻 五且 六軍也震懼也言羌人懼之 作論

以威德

善曰漢書曰充國至西部都尉府欲以威 信詔降罕开乃上疏曰因田致穀威德兼

行 濟曰臨羌人之城宣喻天 有守矜功謂之 子威德以示之欲令其降也

酒泉太守辛武賢也奏宣帝請擊罕开帝使與充國
共討之充國喻之使降賢謂充國曰論其使降不

擊之故云弗克克勝請奮其旅于罕之羌
也奔功自說有能也請奮其旅于罕之羌

善昭曰罕羌名也蘇林曰在金城南武賢言但擊罕
先寒自降也向曰辛武賢請震其兵衆以擊之

奮也天子命我從之鮮陽善曰應劭曰直
善昭曰罕羌名也蘇林曰在金城南武賢言但擊罕

陽善昭曰罕羌名也蘇林曰在金城南武賢言但擊罕
先寒自降也向曰辛武賢請震其兵衆以擊之

國封營平侯屢奏封章言屯田之便不從武賢之策
良曰守節謂守忠勇也屢奏封章請進表言勝捷

之專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音剛善曰
也料敵制勝威謀靡亢法曰水因地而

制兵因敵而制勝李奇漢書注曰制而也
料計靡無亢極也言計其前敵制度靡否其兵威

謀不可遂克西戎還師于京善曰漢書曰京
非當也遂克西戎還師于京國書云凡無

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請罷軍
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輸曰克勝也鬼方賓

服罔有不庭善曰毛詩曰內蠻下中國晉及鬼
方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尚書曰惟周王四征弗庭

向曰鬼方謂遠方也罔無也言無有不臣伏於帝庭
也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

于雅善同銑注銑曰宣謂周宣王也方謂制解
士方叔也虎召穆公名詩小雅大方叔杜止

其車三千大雅云王命召虎或卒四方美
其賢有中興之功可以為天下儀則也在漢中

與充國作武起起相相亦紹厥後五臣作
曰毛詩曰起起武夫公侯干城尚書曰武王曰勗哉

夫子尚相相良曰時漢建精至陵建乃官帝即位
時稱中興也起起相相武戶也班固贊美帝比

德躬宗周宣之王故充國亦可以紹周宣之臣也

出師頌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字伯

女弟為和帝皇后安帝立騭為虎

黃中郎將討上蔡侯涼部叛

羌搖蕩西州詔騭將兵擊之

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騭西屯

漢陽征西校尉任尚與羌戰

大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騭為

天將軍既至大會羣臣賜以

乘馬

史孝山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沛

國史岑字孝山以文章顯文章

志及集林今書七志並同皆載岑出

所頌而流別集及集林又載岑和熹

鄧太后并序計莽之末以說和熹百

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

武中興頌明帝問被書郎此與誰等

對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則莽末之史

岑明帝之時已云前世不得為和熹

之頌明矣然蓋有二史岑字子孝音

仁王莽之文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

且書血散亡未詳孝山留甲諸家以

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非也騭則

鄧后之兄元舅則騭也 翰曰文章

志及今書七志並云史岑字子孝出

師頌史籍無傳此頌蓋後漢安帝舅

鄧騭出征

西羌之頌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

向曰茫茫廣也

業人神攸贊

五臣作讚

非始也攸所也

映素靈夜歎皇運來授萬寶增煥

五

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應

劭曰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下也又曰高祖夜經

澤中有大蛇當徑按劍斬蛇蛇分為兩後人至蛇所
有一姬夜哭人問姬姬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當道
今者赤帝子斬之也 濟曰五曜
五星也宵夜也歎則哭也餘注同 歷紀十二天命

中易 善曰漢書曰漢起元高祖終于孝平 西零
三莽之誅十有二世也 良法同

不順東夷遘逆 善曰西零即先零也 濟乃
曰西零西羌也遘作也

命上將授以雄戟 善曰子虛賦曰建干將之雄
戟 向曰上將鄧鷹也授謂

天子授與之也 相相上將寔天所啟 善曰相
相戰兵器也

左氏傳晉侯賜畢萬魏卜偃曰以是始賞天啓允
之矣 銑曰寔實啓開也言實天所開其忠勇也

文允武明詩悅禮 善曰毛詩曰允文允武昭格
禮樂而敷詩書

禮樂而敷詩書 憲章百揆為世作措 善曰
良曰允信也

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措 向曰揆度措則也 昔在

五臣 津惟師尚父 善曰尚書曰武王伐紂
作盟 師度孟津毛詩曰維師

尚父時惟鷹揚諒彼武王 向曰武王伐紂
次盟津太公為師盟津河也尚父太公也 素旄

一麾渾一區宇 善曰鷲子曰武王伐紂乃命太
公執之一麾軍士而破紂軍天下以定 蒼生更

始朔風變律 五臣作楚 善曰蒼生猶黔首也尚
書曰至于海隅蒼生朔北方也楚南

方也文記于貢罔祭曰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
而天下治新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何也夫商

殷之詩者生長之音舜樂好之故天下治也夫北者
敷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故身死國亡 良曰蒼生

言述也更始謂新立法制以便利下人去紂暴虐之
理也謂天子居南面而稱尊故北風以變化於南

理也謂天子居南面而稱尊故北風以變化於南

言王 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善曰毛詩小雅文也鄭玄曰薄

伐言逐出之而已 向曰獫狁北狄也薄詩人歌

之猶歎其艱況我將軍窮城 五臣曰極邊

鼓無停響旗不斂塞澤雲活遐荒功銘

鼎鉉 音之協韻 善曰禮記曰夫鼎者有銘銘者

自成其名焉周易曰金 我出我師于彼西

澤於遠荒而功銘於無功 遠邊鼓旗不捨宣帝

謂鄧騭也我師謂天子之軍也西疆西戎也

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

陽 善同翰注 翰曰天子餞送都陽也伯長也

贈之路車乘黃路車馬車也乘黃 介珪既削

列壤酬勳 善曰毛詩曰錫爾介珪以作爾賢 向

將封騰焉諸侯也列 今我將軍啓土上郡 善曰

曰建邦啓土也 錢曰啓 傳子傳孫顯顯令

善曰毛詩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又曰令問令

稱其善故 酒德頌

酒德頌

劉伯倫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劉靈字伯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

為狹著酒德頌為建威參
軍卒以壽終 向注同

有大人先生 向曰假 以天地為一朝萬期

為須臾日月為高牖八荒為庭衢 錄曰

廣大也以天地開闢已來為一日也萬歲 行無轍

跡居無室廬 善曰老子曰善行無轍迹馬融琴

廣同所自置 韓曰潛隱守愚時人不 幕天席

地縱意所知 往也 止則操卮執觚 如 動

則挈盃提壺 善曰說文曰盃酒器也苦闔切

唯酒是務焉知其餘 不其餘事也 有

貴介公子搢紳處士 善曰左氏傳曰伯也

子園寡君之貴介弟也司馬相如詩禪書曰因雅搢

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緇赤白色 聞吾風聲議

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 向曰介 其所以 聞我好酒之聲議論我所以得失也 乃

奮袂攘衿怒目切齒 善曰北征賦曰遂奮袂而

曰天下遊士莫不瞋目切齒 良 陳說禮法是

非鋒起 善曰春秋感精符曰禍亂鋒起君若贅旒

相競逐而起 先生於是方捧嬰瓦 為 承槽 五

從 銜杯 五臣 漱醪 善曰劉熙孟子注曰槽者齊

生不聽二人之說飲酒自若也醪濁酒也奮田騶踦其舉踞據據枕麴

藉糟善曰漢書曰朱博遷琅邪齊部舒緩博奮踦抵几曰觀齊兒欲以為俗耶又曰弱能難結

箕踞銑曰奮動騶騶也踞踞展足倚據而坐也藉鋪也言動騶展足倚據而坐旋復枕麴鋪藉而卧也

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善曰毛詩曰君子陶陶向曰陶陶和樂

兀然而醉豁五臣作况爾而醒靜聽不聞

雷霆之聲熟視不覩五臣作見泰山之形不

覺寒暑之切肌利五臣作嗜欲之感情善曰

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俯觀萬物

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五臣無浮善曰廣雅曰擾擾亂

三豎侍側焉如

螺果贏力之與蝥名蛉音靈善曰一家公

類蠃之變類蛉也法言曰蝥蛉之子螟蠃祝曰類我

以則膏之矣逮哉二三子之化也仲尼也李軌曰螟蛉

桑蟲也螟蠃蜂蟲也肖蠃也蠃子取桑蟲而

蝻二三子受學仲尼之化也言此二穴待我之側何

如此蟲言見之漢高祖功臣頌

陸士衡

相國鄼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

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
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
梁王昌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大
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縮長沙文
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
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
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
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
淮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傳寬車
駱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蕭野君高
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
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穰嗣君薛叔孫通
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
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
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
者也

五目無此序頌曰

芒芒

五目作茫茫

宇宙土坎

楚

下黷波振四海

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

善曰天以清為常

以靜為本今上參下言亂常也參不清澄之貌也

國語射父曰民神異業而不可不敬賈逵曰黷也

波振塵飛以喻亂周書曰乃辯九服之國春秋元命

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三寶之說交錯同端

也波振塵飛謂兵戈不息四海五岳九服皆謂天下

也排徊謂人無主不知所從也三靈天地赫矣高

人也言天將惡秦濁亂故清平之君也赫矣高

祖肇載天祿善曰尚書曰天祿永終沈跡中

鄉飛名帝錄善曰中鄉即中陽里也漢書曰高

五帝出受錄圖向曰高祖中陽里人尚書璇璣鈴孔子曰

鄉也飛名帝錄謂預應圖識知預飛名在其中慶

雲應輝皇階授善曰漢書范增謂項羽曰

龍威五色此天子氣也擊之於失春秋孔演圖曰天

帝七百二十歲而授火言漢之歷運為周木德所授

也銑曰慶雲瑞雲也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善

皇階謂天位之次也龍興泗濱虎嘯豐谷

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漢書曰高祖為泗水亭長淮雨

子曰虎嘯而谷風至漢書曰高祖居沛豐濟曰龍

興言如龍飛於天得高位也虎嘯謂天下英雄皆相

應如虎嘯風生也泗濱謂高祖居泗水亭長也豐

邑高祖所居邑也形雲晝聚素靈夜哭善曰漢書

於芒碭山澤間已后衣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后曰

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求得季形丹色也素

靈即高祖紀老嫗哭所殺白蛇詳見出金精仍

師頌素靈夜敷注良曰形丹紫色

類朱先以渥善曰漢書郊祀志曰秦襄公自以

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為瑞又作畦時祠白帝少昊

金德也味光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向曰

金德也味光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向曰

金德也味光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向曰

金德也味光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向曰

金德也味光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向曰

金德也味光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向曰

金德也味光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向曰

金德也味光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向曰

金德也味光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向曰

金德也味光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向曰

金德也味光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向曰

金德也味光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向曰

金德也味光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向曰

金德也味光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向曰

金精秦也朱光
漢也澤流也
萬邦宅心駿民五臣作效足善

尚書曰宅心知訓又曰俊民用章曹植與陳琳書曰
驥駟不常一步應良御而效足翰曰宅居也言天

下之人讓高祖寬仁之德常居於
心故羣賢如駿馬足以效其用也
堂堂蕭蕭公王

跡是因善曰蕭何為丞相故曰公論語曾子曰堂
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向曰此蕭何

也堂堂盛覽言高祖因之而
升帝位也王者天子之通稱
綢繆散后無競惟

人善曰毛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
親密負敵聖后君也聖君則高祖也惟辭也言其

無後競於人能安而
浚之也謂留三秦
外濟六師內撫三秦善

漢書曰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漢王數失軍向
常與關中卒無涉故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故為

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濟曰六師
六軍也高祖留何守關中漢王以給關外軍也向別

安百姓也高祖封秦三將
霸王秦中故謂之三秦
拔奇夷難邁德

振民善曰漢書曰何進信漢三以為大將軍
布反上自將擊之何便問相國何為曰為上

在軍前脩百姓善曰谷錄邁德周易曰君子以
德民育德良曰何拔韓信為將遠平天下行其德

思振給於下人體國垂制上穆下親善曰周禮
夷平邁行也曰作三建

國體國經野班固蕭何述曰營都立宮定制循文然
重威則上穆刑約則下親翰曰能體國家輕重以

約法三章使君臣上下和穆
而相親也垂下也制法也
名蓋羣后是謂

宗臣善曰固漢書贊曰蕭何曹參位冠羣后聲
施後世為一代之宗臣張晏曰宗臣國所宗

也向曰尋后謂諸立功者高祖論何功第一
故曰名蓋也何為羣臣之尊故曰宗臣宗尊也
平

陽樂道在變則通善曰論語曰貧而樂周易
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銑

曰此謂曹參也好黃老之術故曰爰淵爰嘿有

樂道臨事能變通而合於理也

此武功善曰莊子曰淵默而雷聲毛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濟曰爰於淵沈嘿靜也言

於事好沈靜而為理也

長驅河朔電擊壤東善曰漢書曰秦

將王離圍鉅鹿參擊王離軍成陽南大破之又擊三秦軍壤東破之文穎曰壤東地名也班固漢書述曰

長驅大舉電擊善曰漢書曰

雷震良注同協策淮陰亞跡蕭公善曰

曰魏王豹反參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濞大破之又從韓信擊趙大破之又從韓信擊龍且大破之又曰謁者郭秋曰位次蕭文成作師通幽

何第一曹參次之翰注同

洞冥善曰漢書張良終諡曰文成侯又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老父出一編善曰諡是則為王者師向曰此謂張良也

則為王者師良曰言以三寸舌定帝

小師幽頃謂受其法於黃石公也

永言配命因心則靈善曰毛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維此王季因心則

衷銑曰言配合天命其策因心而出則如科靈無不

窮神觀化望影五臣揣情善曰周易曰

中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史記太史公曰虞舜斷事揣情為趙畫策鬼谷子曰測深揣情

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寧善曰漢書曰漢王與良西入武關良曰臣聞秦將屠者賈豎易動以利全行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聽之良曰此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又曰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項羽意乃解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良曰言其觀察事變見其形影已能揣度其情無不知耳故雖鬼神亦不能隱謀萬物亦莫能遁形也翰曰寧安

也註與隨難滎陽即謀下邑善曰隨難滎陽見下文漢書曰

漢王兵還至下邑漢王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英布是魯將彭越反梁地此兩人

可急使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句曰願食其勸封六國良隨後難之下文

備矣高祖兵還至下邑高祖曰吾欲取關已東誰可共功也良謀曰燕布韓信彭越可以破楚必矣

陽下邑並是地名銷印甚忌廢推齊勸立善曰漢書曰項羽急

圍漢王滎陽願食其曰誠復立六國後楚必歛社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行佩之良曰誰為陛下書

此計者陛下大事去矣且楚唯無強六國復據而從之陸下焉得而臣之漢王曰趣銷印韓信破齊欲自

立為齊王漢王怒良勸漢王固封之班固漢書或張良曰推齊銷印驅致越信錄曰項羽數侵奪漢軍

於滎陽漢軍乏食願食其謀立六國之後以助高祖從其計令請印良乃發八難教高祖令廢遂用良計

急令銷印甚教也韓信破齊使使請於高祖欲假封齊王高祖欲不聽良與陳平俱說高祖請立信為王

便乃使良授信齊王印此為勸也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

從風五侯允集善曰漢書曰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彭越期會擊楚至固

陵不會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今能取唯陽以北至穀城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

信則楚易敗也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擊布隨劉賈皆會項羽敗自刎淮南子曰施于寡妻至于兄弟

天下從風漢書曰漢王用良計諸侯皆至史記曰漢部五諸侯兵東伐楚又蘇秦曰梁從風而動濟曰

國陵地名三王謂韓信彭越黥布也皆會垓下共破項羽故曰從風羽死烏江而董翳揚喜馬童呂勝揚

武等五人各得其一体高祖乃封五人為列侯是謂五侯允信集至也霸楚定喪

皇漢凱入

善曰周禮曰師有功則愷樂良曰霸楚謂項羽也寔實也喪亡也皇大也凱

入謂戰勝凱歌而還其國言漢勝而入其國也

怡顏高覽弭翼鳳戢

託跡黃老辭世却粒善曰史記良曰懶弃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導引輕身

翰曰謂功成名遂身退也怡和弭止

戢藏也言良和顏高覽神仙之事退歸靜理如鳳之止羽翼不見也良時託跡黃帝老子之術却粒謂絕穀也

曲區逆遇宏達好

謀能深善曰西都賦曰大雅宏達論論曰好謀而成

向曰此謂陳平也宏大達通也

游精杳漠神跡是尋銑曰平常好道術玄理也

重玄匪

與九地匪沈善曰重玄天也鄭折子曰九地之言平妙知天道地理

則天地非為深沈也

伐謀先兆擠濟曰匪非與深也

響首于音

言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善曰音將伐其謀先其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

合謀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又曰灼灼淮陰靈
高帝勃平馳至宮哭殊哀 良注同灼灼淮陰靈

武冠世 冠首也言其靈武為世之首 策出無方

思入神契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神妙無方蔡邕
謀策所出無極思與神 奮臂雲興騰跡虎噬 何曰

奮振也言其心勇疾如雲 陵險必夷摧剛 五臣

起猛烈若虎之噬噬蓋也 脆 善曰呂氏春秋曰凡兵之用也攻亂則脆 齊曰

脆 善曰呂氏春秋曰凡兵之用也攻亂則脆 齊曰

夷子 肇謀漢濱還定渭表 善曰漢書蕭何謂高

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漢王乃拜

信大將軍信說漢王曰今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

而定也漢王喜遂聽信計舉兵出陳倉定三秦 良

何曰必欲爭天下非信不可與計事高祖乃與謀事

謂水 京索 各既扼引師北討 善曰漢書曰漢擊

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荊京索間齊

趙魏皆反與楚和以信為左丞相擊魏 濟注同

濟河夷魏登山滅趙 善曰漢書曰信遂進擊魏

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

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信誦北舉燕趙還輕騎一千

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登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
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後趙空壁爭
漢鼓旗奇兵馳入趙壁皆拔旗立漢赤幟趙
卒見之大驚遂亂走禽趙王歇 同注同 威亮
火列 五臣 勢踰風掃 善曰孫子曰兵以詐立以
利動合而為變也故其疾
如風侵掠如火則彼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此用
兵之法也 銑曰亮信踰過也言其威武信為猛烈

破敵之勢過於拾代如遺偃齊猶草善曰漢書曰信進擊

代禽夏說關與李奇曰代相也孟康曰音焉預邑名

出漢書曰信發精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逐渡河

取取楚如捨遺論語曰草上之風必偃濟曰假代

齊二國如捨遺物於二州肅清四邦咸舉善曰據

州之齊魯齊州齊代屬青乃眷北燕遂表

東海善曰漢書曰信用廣武君受發使燕燕從

多為反漢之國不為假王以強之其勢不定請自立

為假王假王乃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左氏傳三使獨

定公賜齊侯命曰世昨太師以表東海杜預曰表顯

也翰曰眷向也信既破趙將北伐燕季左車燕後

帝休兵然後可也遂表東海謂立克滅龍且子爰

取具旅且救齊與信夾維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

龍且善曰固知信性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壘水大

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劉項縣命人謀

是與念功惟五月德辭通絕楚善曰銑注

權在信乃說信曰當今時兩主懸命於足下足下為

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故去劉項將命也人謀謂

通說信反漢為楚王三分天下信曰我幸得事項王

數年官不過執戟故歸漢漢授我上將軍言聽計用

肯之不祥此則念己之功推高祖彭越觀時攷迹

之德辭崩通所說絕楚王之望

五日作匿光人具爾瞻翼爾鷹揚善曰杜預左

韜跡

藏我與韜古字通也毛詩曰赫赫師尹人具爾瞻又

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濟曰韜藏匿隱也陳涉初

起或人謂越曰豪傑相立叛秦公可效之越曰兩龍
方闕且待之此謂觀時藏跡隱光也後高祖擊昌邑
越乃助之言其有英雄之才天下所瞻望翼爾
擊揚威凌

五臣 **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在魯**

善曰漢書曰漢使人賜越將軍印綬使下濟陰以擊
秦大敗楚軍拜越為魏相國漢敗彭越皆亡其所

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往來為漢三游兵擊楚
善於梁地項籍封越為梁王都定陶禮記孔

為鼎銘曰即宮於宗周 良曰楚域謂項王也
曰良銘宮居也項氏既滅高祖封越為梁王初為相

善曰兵略定梁地後封之故 **列列黥布眈眈其眦**

善曰漢書曰黥布姓英氏項梁定
五日作眈音類 善曰漢書曰黥布姓英氏項梁定

會稽布以兵屬之周易曰虎視眈眈 向曰
名

冠彊楚鋒猶駭電 善曰漢書曰楚兵常勝功冠
諸侯者以布數以少敗衆

銳曰初布為項羽將功冠諸侯其鋒銳
真息如雷雷之驚也彊楚謂項羽也 **觀幾蟬允**

悟主革面 善曰漢書曰漢王使隨何說布而
行說何歸莫准項子曰齒欲不食三

十日而說周易曰小人革面以從君也 濟曰言布
見幾去楚歸漢亦如蟬脫去其殼也覺漢上仁明故

改操而來北回事 **靡彼梟風翻為我扇** 善曰
之悟覺也革改也 靡彼梟風翻為我扇 漢書

曰上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 良曰肇始也彼謂
項羽也鳥惡鳥也我謂漢也言始在項羽處沐梟鳥

之風後乃翻飛而來 **天命方輯王在東夏** 善曰
為漢助也扇助也 天命方輯王在東夏 東夏

即陽夏也漢書曰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 **矯矯三**
翰曰輯運也王在東夏謂布為淮南王 矯矯三

雄至于垓下 善曰三雄韓信彭越英布漢書曰
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英布皆列兵

采鷲布隨劉賈會圖羽按下毛詩曰矯元凶既

矯武臣向曰矯矯雄勇貞按下地名

夷寵祿來假善曰元凶謂項羽班固漢書張湯述曰既成寵祿亦雁各懸

元凶則項羽也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

不臧舍福取禍善曰左氏傳楚子曰保大定功班固漢書張湯述曰子孫遵業

全祚保國毛詩曰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左氏傳劉子

曰能者泰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濟曰安於大

位不能全福者非德不可也言布謀及不善張耳

之道卒見其禍矣保安祚福孰誰臧善也

之賢有聲梁魏善曰漢書曰張耳大梁人也魏少時及魏公子母忌為客毛

詩曰文王有聲良曰聲譽士也罔極目詒

從伊魏善曰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

少不敢前後王項出鉅府責餘餘

二三其德又曰心之憂矣自詒伊戚論曰

此言陳餘交不固也到無極窮也言士之結交當堅

踰金石至於無窮豈可二三其德終易其心俯思

相誅伐此所以自遺其愧也貽遺伊其也

舊恩仰察五緯善曰漢書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強立我我欲之楚

首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先至必王耳走漢

戰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遂歸漢此思舊恩也五緯

五星也高相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秦分野言耳空

此而歸脫跡違難披榛來泊改策西秦報

辱北楚善曰漢書曰漢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耳

趙并陘斬餘泚水上追殺趙王歇於襄國泚音極

錄曰脫遺也跡違難謂與陳餘戰敗歸漢也榛草木

叢生也泊至也言耳奔馳披冒叢榛之路來至秦中
高垣遺耳與韓信擊趙是為改策矣與韓信破趙斬
陳餘於泚水上是報辱也
悴葉更輝五目枯作耀

條以肄善曰以木為喻也漢書曰漢立耳為趙王
毛萇詩傳曰斬而復生日肄濟曰謂耳

敗走已如悴葉枯條矣而高祖厚
遇之是謂更有耀光而復生也
王信韓彭宅

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善曰漢書曰
韓王信攻韓

善王尊孫也漢立信為韓王上以信壯武乃更以太
原郡為韓國從信以備胡都晉陽毛萇詩曰燕圖爾

又相愛也班固漢書孝哀紀曰婉變董公惟亮天工
向曰結與高祖同日生微時相愛及貴結出入帝目

內婉變相親見
我皇高祖也
跨功踰德祚爾輝章善曰

曰馬等臣知上欲王縮皆曰縮可王上乃立縮為燕王
章印章也魏曰跨度踰過祚福爾也言其功則

所勳上爵已過其德蓋上心
所慮故福汝輝榮之寵章
人之貪禍寧為亂

云善曰漢書曰高祖崩縮遂將兵眾亡入匈奴死胡
中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鄭玄曰天下之民

言王之政欲其亂亡也
濟曰言人志貪
禍乃為亂亡之道謂縮為叛亡入匈奴

吳芮之

王祚由梅銷功微勢弱世載忠賢善曰

曰天下之初叛秦吳芮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
攻南陽遇芮之將梅銷與備攻析酈上以銷有攻武

關故德芮徙為長沙王高祖賢之詔御史長沙
王忠其著之甲令言義曰銷呼左切酈持益切

肅荆王董我王軍善曰漢書劉留將二萬人
騎數百擊楚孔安國尚書

傳曰董督也
翰注同
我圖四方躬薦其勲善曰漢書
曰漢王追

項籍至固陵賈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勃庸親作

周勃反楚佐賈 向曰勃多薦進勳功也 庸親作

五臣 作祚勞舊曰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啓淮瀆

善曰漢書曰高祖子弟弱昆弟少欲王同姓以鎮天

下詔立賈為荆王王淮東毛詩曰鋪敦淮瀆 銜曰

庸用祚福也賈則高祖從兄故用親也祚勞者謂加

福於功勞之目分楚地而為荆國也 濟曰厥其字

居也言往踐其荆國之居也啓 安國遠親悠悠

開也淮水為在荆地瀆水瀆也

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劔永

言固之 善曰漢書曰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

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誣陵善事漢王漢王長

者母以老母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劔而死

毛詩曰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良曰此則思 淑人

君子事王懷二心故自殺可謂明且慈也

君子寔邦之基 善曰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

不忒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

基 翰曰淑美寔寔邦國基本也言

義形於色 義形於色

憤發于 辭主亡與亡末命是期 漢書

曰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

項籍至固陵賈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勃庸親作

周勃反楚佐賈 向曰勃多薦進勳功也 庸親作

五臣 作祚勞舊曰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啓淮瀆

善曰漢書曰高祖子弟弱昆弟少欲王同姓以鎮天

下詔立賈為荆王王淮東毛詩曰鋪敦淮瀆 銜曰

庸用祚福也賈則高祖從兄故用親也祚勞者謂加

福於功勞之目分楚地而為荆國也 濟曰厥其字

居也言往踐其荆國之居也啓 安國遠親悠悠

開也淮水為在荆地瀆水瀆也

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劔永

言固之 善曰漢書曰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

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誣陵善事漢王漢王長

者母以老母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劔而死

毛詩曰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良曰此則思 淑人

君子事王懷二心故自殺可謂明且慈也

君子寔邦之基 善曰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

不忒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

基 翰曰淑美寔寔邦國基本也言

義形於色 義形於色

憤發于 辭主亡與亡末命是期 漢書

曰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

鏡曰此謂周勃也木素寡少也曾是忠勇惟帝攸歎善曰

漢書曰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濟注同雲我為靈丘景

逸上蘭平代禽豨奄有燕韓善曰漢書曰陳豨反

勃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縮反良曰豨

馳逸疾也雲馳景疾者言其用兵之機速也寧亂以武蔽死呂以權

滌穢紫宮徵帝太原善曰漢書曰高后崩呂

丞相平誅諸呂左傳樂桓子謂范宣子曰夫剋亂在權漢書曰勃已滅諸呂遂共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

帝勃曰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勝公入宮戴少帝出乃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郵張衡羽獵賦曰閉

閭闔兮坐紫宮實惟太尉劉宗以安善曰漢書曰惠

太尉曰也時勃為挾功震主自古所難

言其懷挾守社稷之功震動君主自古所難為也

勳耀五日上代身終下藩善曰漢書上曰丞

率列侯之國乃免丞相就國薨濟曰勳功也言勃

也善曰漢書曰張揖竄毋毋陽道迎延帝幽藪善曰范曄後漢書

祖立為沛公高祖善曰漢書曰張揖竄宣力王室匪惟厥武搃干鴻門披

闈帝宇聳顏請項掩淚寤主善曰漢書

公先入定咸陽以待大三大王聽小人之言與沛公

公先入定咸陽以待大三大王聽小人之言與沛公

有隙自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高祖嘗病
急其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會乃排闥直入
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
天下已定又何備也高帝笑而起尚書帝曰余欲宣
力禮記子曰操干而不山立武王事也班固漢書贊
曰金曰碑以篤敬悟主忠信自著 翰向注同 曲

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

善曰漢書曰酈今其進其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
略地漢書谷永謝王鳳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
以加 銑曰此謂酈商也兄謂食其言其因食其乃
進用於高祖也初陳勝起兵商以數千眾屬高祖略

地攻去俾率爾徒從王于 振威龍蛇 脫音奪 攄武

征也俾使爾徒從王于 振威龍蛇 脫音奪 攄武

壙城六師寔因克荼禽黥 善曰漢書曰燕
軍從擊荼戰龍蛇破荼軍音義云曰龍蛇地名也音
案漢書曰商又從擊黥布兩陣以破布軍又曰布軍

善曰漢書曰燕 王荼反商以將

有裕 善曰毛詩曰猗猗耶猗又曰此今兄弟綽綽
有裕 良曰此謂夏侯嬰也猗美也綽裕言

其才器 戎軒肇跡荷策來附 善曰漢書曰
實也 上降師為師

公以嬰為大僕常奉車 翰曰戎軒兵車也肇始荷
負也謂高祖初起時以嬰為大僕嘗奉車故云始跡

也負策謂負韉策以奉 馬煩轡殆不釋擁樹

皇儲時又平城有謀 去聲協韻 善曰漢書
曰嬰從擊項籍漢二不

利馳去見孝惠善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蹶兩兒棄之
嬰常收載行而擁樹馳習灼曰今京師謂樹小兒為

擁樹漢書曰平城之難冒頓乃開一角高帝出 穎

欲馳嬰固請徐行弩皆持滿外卿卒以得脫 奮

陰銳敏屢屢為軍鋒 良曰此謂灌嬰也銳精
敏達也鋒謂為先鋒也 奮

戈東城禽項定功

善曰漢書曰項籍敗垓下去嬰追項籍至東城破之

所將卒斬籍

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

引淮光啓于東

善曰漢書曰嬰渡江定吳還定淮北呂氏春秋曰順風而

呼聲乃加疾所因便也左氏傳宋向戌曰光啓寡君厚臣安矣濟曰言嬰乘其風勢假藉聲譽為渡江

破吳都定豫章會稽還定淮北

陽陵之勳元帥

是承

善曰漢書曰傅寬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屬相國參殘博翰曰此謂傅寬也勳功也元

大也大帥謂曹參也言承奉九師之令以定齊地遂封勳爵

信武薄伐揚節

江陵夷王矜國俾亂作懲

善曰漢書曰靳歙別定江陵身

得江陵王致維陽上林賦曰揚節上浮毛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向曰此謂靳歙也從高祖擊項羽

善曰夷平矜盡俾使懲也言平定江陵禽其王盡得其國使

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

謀退守

五日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狐即

倉敖庾據險三塗

善曰漢書曰漢王數困榮陽成臯計欲指或臯以東

屯鞏維以距楚酈食其曰願足下急進兵收取榮陽據敖庾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

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刑制之勢則天下歸矣老子曰天網恢恢班固漢書述曰陳湯誕節救在三哲尚

書曰爾有嘉謀嘉猷杜預左氏傳注曰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翰曰此謂酈食其也恢恢大也誕大節

度令善圖謀也向曰名都謂榮陽也食其勸高祖急收榮陽是也濟曰食其勸高祖守白馬之津距

飛狐之口據敖庾之粟也白馬津河也飛狐輜軒塞名也敖庾倉名三塗山名規守即就也

東踐漢風載祖身死于齊非說之辜善曰

漢書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上使酈食其說齊齊王田廣以為然罷歷下兵守備漢書曰韓信聞食其下齊

乃襲齊王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已乃烹食其銑曰轡軒輕車也東踐謂東行向齊也

皇寔念言詐爾孤善曰漢書曰高祖舉功目思食其封其子為高梁侯

翰注建信委輅被褐獻寶善曰漢書高祖踐輅見虞

將軍曰呂頤見上言便耳虞將軍欲與解衣解曰呂衣帛衣息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於

上上召見良曰此謂費祜也委棄也輅庶車也費祜本為輅車者乃棄車涉褐衣以見高祖獻說令都

長安可謂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大寶也

定都鄆錫善曰漢書婁敬謂上曰陛下取天下

心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也固漢書婁敬謂上曰陛下取天下

後夫還京定都聲類曰銓所以稱物也向注同

柔遠鎮邇寔敬攸考善曰毛詩曰柔遠能通以定我王爾雅曰

考成也濟曰安遠也抑抑陸生知言之貫善曰毛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漢孝武詔曰詩云

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應劭曰言變政復禮合於先王舊貫選善也銑曰此謂陸賈也抑往制勁越

抑昂藏貞言賈善為言說也貫通也

來訪皇漢善曰漢書曰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

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爾雅曰訪謀也翰曰制約也勁疆也皇大也高祖

使賈往約南越王尉佗而賜之印初尉佗見賈頗有驕傲賈與之言尉佗蹶然而起謝賈稱臣受漢約而來歸漢之德附會平勃夷凶翦亂善曰漢書

訪歸也

危劉氏陳平患之賈說平曰天下安注意於相危注
意於將將相和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向不交權太
尉深相結平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太尉勃亦報如
之則呂氏謀益壞及誅呂氏賈頗有力焉 良曰平
謂陳平勃謂周勃會猶接也謂其能安國家定社稷
可以附接於陳周之間矣夷平前代也謂與陳周謀
也 呂氏 所謂伊人邦家之彦 善曰毛詩曰所謂伊
人於焉道遙又曰彼

已之子邦之彦兮班固漢書王尊贊曰尊實起起邦
家之彦 向曰伊辭也伊人猶言此人也彦美也

百王之極舊章靡存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
漢承百王之弊典引

曰鼻倫敷而舊章缺 統曰此謂叔孫通也言漢承
百王敝極之時而禮儀舊章皆無存者通乃復脩之

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穆嗣制禮下肅上

尊 濟曰朗明昏暗也 翰曰漢拜通為博士号為
穆君也言其制禮儀下勤而上尊各有分也

穆穆帝典煥其盈阡風晞三代憲

流後昆 善曰漢書叔孫通曰臣願獨尊諸生與
自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

曰臣願帝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其儀就皇帝
尊出房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高帝曰今日知

為皇帝之貴也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毛詩曰
穆穆天子之顯其盈門包咸論語注云三代夏殷周也

尚書曰垂裕後昆 向曰穆穆美也煥盛也 良曰
晞望也憲法也三代謂夏殷周也言所制禮儀之風

晞望與三代同盛而法 無知敬每獨昭 五月
晞於後嗣昆猶嗣也 作昭奇跡

察倅蕭相貺同師錫 善曰蕭何進韓信無知進
陳平故曰倅也漢書曰陳

平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後上封平平曰非魏無
知吾安得進上乃賞魏無知 向曰此謂魏無知也

察明敏造倅比也貺猶慶也師猶衆也錫舉也言其
昭遠獨有奇跡謂蕭陳平於高祖則亦比蕭何進用

韓信而天下定慶同堯時象舉舜而洪隨河辯達

水理書云師錫帝曰有鐵在下曰虞舜隨河辯達

因資於敵紆五臣作舒漢披楚唯生之績善曰漢書

為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

天下可萬全隨何曰呂請使之往說布布歸漢毛詩

曰擊水東注維禹之績銑曰黥布本屬項羽則漢

之敵也而何說之背項羽而歸漢乃定天下是因資

於敵也舒成也披毀也楚則項羽也唯音董

生之績謂唯何之功也生者有德之稱音董

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善曰

曰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

王曰項王無道放殺其主三軍之衆為之素縞東以

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於是

為義帝發喪兵皆縞素擊楚之殺義帝者論語素王

受命載曰河受圖天下歸心向曰袁生秀即沈

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切大略

淵回元功響百效邈哉惟人何識之妙善曰

曰袁生說漢王曰願君出武關漢王必引兵南走三

深壁令傑陽成無間上得休王不復走策陽如此則

雙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

撰其計出軍宛葉間羽乃聞漢王在宛葉引兵南漢

書曰司馬遷述曰大略孔明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

功輔呂殿肱長曰秀即謂賢明也沈深也言其深

心照見事理也向曰袁生謂高祖曰分諸將引入

襄地而使自分兵相救而楚威權自於撓也大略

也南振謂南入楚也撓亂也言其大謀略如淵回之

深大功如壘是應之速效猶應也邈遠也惟人猶此

也紀信誑項軺以焦軻是乘攝齋五臣作齋

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善

同

翰曰項羽急攻滎陽漢計無所出紀信曰事

高祖降項羽以此高祖得與數十騎出矣項羽遂烹

殺信軻軒輕車也攝齋攝衣也謂高祖所服衣也

雖身隨煙滅而忠烈之名與風與也周苛慷慨

五臣心若懷冰善曰應劭風俗通曰

作概心若懷冰言人清高如冰之潔形可以

暴志不可凌善曰漢書曰楚國漢

陽楚破策陽欲令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

虜矣項王怒其苛良曰秦露也言其壯志見於外

善曰謝承後漢書黃向對策曰

甯爾後嗣是應有雷義陳重出則雙升漢書曰昔

王成以交死王事封為高景侯又曰襄平侯紀通

功曰表曰襄平侯紀通又成以將軍從定三秦

高平侯然則通非信子也機之此言與晏同誤也

曰曰軌跡身信升高導誰庸用膺當也言紀信周苛

忠貞之節俱沒於項羽信勇壯之迹雙高也高祖念

此二人已死誰可封汝功乃後嗣以當也謂高

祖封信子通為襄平侯周苛子成為高平侯

地王臣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

長悲侯公伏軾皇媪來歸是謂平國

寵命有輝善曰毛詩曰行道進中心有違漢

漢復使侯公說羽歸太公媪漢書項羽傳曰歸漢

王父母妻子漢書音義曰媪母別名也楚漢春秋曰

上欲封侯公匿不肯復見曰此天下之辯士所居傾

國故號平國君銑曰王心有違謂高祖父母並為

項羽軍所執也高祖懷思長悲侯公為高祖往說羽

父母皆得歸漢封侯公為平國君故去寵命有輝也

也

也

也

伏軾謂乘車而往也皇謂高祖父也高祖即位為太

皇媼謂高祖母也女老曰媼此上三十一人頌

此下摠述震風過物清濁效響昔堯之治天

其事也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奚

仲為工師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眾若風之過蕭忽

感之各以清濁應物也輪曰言風動過於萬物之

平無清濁皆應聲響亦如功臣各效其才以成大業

大人于興利在攸往善曰周易曰巽小亨利

曰大人君子也利在攸往弘海者川崇山惟

壤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

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眾向曰

弘大志高壤土也海所以大者眾川成之山所以

高者積土成之言帝王成功亦須眾贊成之也

護錯音衮龍比象善曰漢書曰舜作韶樂

樂之義也衮龍服王者之服也比象日月明眾哲

者諸色備也謂高祖居尊位禮儀也日月明眾哲

同濟天網善曰毛詩曰明明魯侯崔

向曰同濟天網謂同濟天下離亂若整綱紀網羅也

劍宣其利鑿獻其即善曰廣雅曰鑿鑿也鑑謂之鏡

機如獻鏡之明文武四充漢祚克廣善曰尚

被四表孔安國曰充充也充溢四外也毛詩曰克廣

德心向曰眾賢文武之道四方充滿故漢祚能廣

也克攸攸攸遐風千載是仰

扶負

東方朔畫贊

并序

夏侯孝若

善同鏡注 銑曰臧榮緒晉書云夏侯湛字孝

若燕國人也美容儀才華富盛早有名譽與潘岳友善時人謂之連璧為散騎常侍此贊為當時所重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

善

漢書曰朔為太中大夫又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漢書地理志無厭次縣而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疑

魏建安三年

唐曰范曄後漢書曰獻帝改興平三年為建安元年今文魏疑誤也

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

善曰

平原郡有樂陵縣也 曰又為樂陵郡人也

向事漢武帝漢書具載

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

世不可以富貴也

五日

故薄游以取位

善曰

孔子曰老軸博古而達今王肅曰博達古今而好道

周勿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又曰變通者趣時者也王逸楚辭序曰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 銑曰濁世謂武帝奢侈無度也故薄游以取下

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

善曰論語曰直道而事人鮮朝曰鄙衍以頡頏而取世資 向曰苟出謂且隨其事勢亦不可以直道言

非用直時也頡頏自縱見傲慢也

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

諫以明節

善曰家語南宮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班固漢書贊曰朝正諫似直

良曰又以傲慢理不可以垂教後人故直諫武帝以明其大目節也

明節不可以

久安也故談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朝談諧遠占其

事淨淺字書曰談謂也口回切孔安國尚書傳曰諧和也史記太史公曰王翦偷合取容翰曰正諫恐

禍及身故不可以為也談諧取潔

五目其道而

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

而不離羣

善曰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班固

漢書東方朔述曰弛張沈浮周易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無常非離羣也

銑曰質謂天性文謂外飾亦所以亂俗而隱也若乃遠心曠度瞻

智宏材

善曰楊子雲解常曰雖其人之侗力儻

瞻智良曰曠寬瞻多宏大也

博物解類多能

善曰文記曰魯仲連新傳曰儻之畫策古氏傳聖侯聞子產

之言曰博物君子也周易曰觸類而長之論語太宰

曰夫子聖者與其多能也翰曰侗儻謂奇少也

合彘以明筭幽贊以知來

善曰周易曰夫爻者何也言乎變者也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又曰神以知來智以藏

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

贊猶通也

百家衆流之論

善曰左氏傳曰左史倚相趨過

八索九丘漢書曰陰陽家流者蓋出於羲和之官圖

河圖也緯五緯也謝承後漢書尤明圖緯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銑曰圖緯謂圖議天文也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

之數善曰莊子曰支離疏鼓策濶楮足以食十人

使朝射之連中輒賜帛逆逆刺也 濟曰又有表惠

之辯支離卜也覆謂射覆逆謂逆刺豫知前事也數

也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善曰

曰醫經者原人血脉經絡而用度箴石湯火之所施

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

向曰計乃五目有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

數也其功善曰孔安國尚書序曰研精覃思周易曰不

習無不利 良曰究盡也言皆不常習尚盡

其妙理謂天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聞於

性而知也心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

善聞不忘於心 翰曰言諸術皆經於目則誦

誦不忘近過於耳而夫其明濟開豁呼包含

謂於心謂明惠也弘大陵轉呼卿相呼嘲呼哂呼豪傑呼籠呼尊呼靡

犯黷也嘲哂謂戲弄也 欽曰謂豪傑之人所懼

無敢前與之通言者 朔皆籠罩在於心胃也 鉅籍猶

殘暴也言不畏貴出不休顯賤不憂戚五目

感 濟曰出進也言進入於仕不戲萬乘若五目

求其榮貧賤則不憂也感亦憂也反視儔列如草芥善曰十洲記曰朔弄萬乘懷

歸已視之如草芥

世儔列謂同類者草芥

良曰萬乘天子

物也雄節邁倫

高氣蓋世 善曰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

最高也

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

五

五

作也。善曰孟子曰聖人之於人亦類也出於其類
技於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莊子曰子
桑戶孟子友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未葬孔
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陰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
曰是惡乎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
之外者也而丘也遊方之內者也司馬彪曰方常也
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 向曰言其才器超拔羣
類游於常俗之外 談者又以先生嘘虛吸急冲

和吐故納新

善曰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此
謂吹歛也冲和謂真氣也吐故謂吐其濁
氣納新謂得其清氣言養生存神也 蟬蛻龍

變委業俗登仙

善曰淮南子曰至人蟬蛻蛇遊忽
從之列仙傳曰宋方朔武帝時為郎宣帝時棄去後
見會稽 齊曰蟬蛻謂脫世也

神交

五呂作變化靈為星辰
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化逍遙高誘曰
造化天地也應劭風俗通曰東方朔是太白星精黃
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越為
范蠡齊為鸚夷子言其變化無常也 向注同 此

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

此國

善曰此國謂樂陵也其父為樂陵郡守史傳
不載難得而知也 良曰忽恍謂幽微也

僕自京都言歸定省

善曰京都洛陽也毛詩
曰言告言歸禮記曰凡

為人子之禮昏定而晨省

觀先生之縣邑想

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

五月作象

善曰楚辭曰馮翼遺像何以譏
齊曰路寢謂廟也遺象謂所畫形象也

逍遙

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

焉銑曰道遙謂徘徊也祠宇亦廟也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遁居貞善曰矯矯輕舉之貌也毛詩曰矯矯武臣周易

曰肥遯無不利又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向曰

矯矯高克肥遁隱貞正也言其樂隱於俗而

居其退不終否進亦五臣不避榮善曰周易曰

否故受之以同人 銑曰退無臨世濯足希古

振纓善曰楚辭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

隱如古之漁父濯足振纓也言隨時清渥而無滓

既濁能清善曰論語子曰溼而不緇老子曰孰

能濁而徐盈 翰曰溼黑泥也滓穢也言其在俗

無滓伊何高明克柔善曰尚書曰沈潛剛克

克能也疊上句以自問無滓能清伊何視汙若

浮善曰班固東方朔述曰懷肉汗毀弛張沈浮

謂不以爲恥樂在五臣必行處儉五臣罔

憂善曰周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銑曰處樂

也跨世陵時遠蹈獨游向曰跨越瞻望

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善

莊子曰孔子見老聃而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何

規哉孔子曰吾乃於是乎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

乘乎雲氣而養正陰陽余口張而不能嚼予有何規
於老聃哉良曰言湛思往代之事於是想朝遠跡也爰於也蹤跡也向曰邈邈遠也獨龍謂如龍變化屈伸小大不常也染迹五目作跡朝

隱和而不同善曰史記東方朔曰如朝所謂避俗於朝廷間也論語子曰君子和而不同

同良曰染近於俗隱跡於朝與俗和光而不同其道也栖遲下位聊以從

容善曰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不可得而治也尚書曰寬而有制從容

以和濟曰下位謂朝為太中大夫也我來自東言適茲邑

善曰茲邑謂樂陵也毛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爾雅曰適往也銑注同 苟問墟墳

企佇原隰善曰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允企伊佇向曰企佇謂望立也高平曰原

下濕曰隰也謂朝墟墓徒存精靈永載

載藏 民思其軌祠宇斯立翰曰下人思其軌則立祠廟於此也

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向曰寺司也言其有官司主其寢廟也圖畫也

周旋五臣作游祠宇庭序荒蕪善曰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

銑曰東西廂曰序 榱棟傾落草萊弗除善曰呂氏春秋曰農夫弗除良曰榱椽也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濟曰肅肅清也清泉言其

豈於此居 是居弗形悠悠我情五臣本作精善曰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

心翰曰言不見朝真形使我悠悠遠思也精猶思也 昔在有德罔不遺

靈向曰自古有德之人無不遺其神靈以示後代天秩有禮神監孔

明善曰尚書咎繇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毛詩曰祀事孔明 銑曰秩次也言天下之次

毛詩曰祀事孔明 銑曰秩次也言天下之次

序有祭祀之禮則神彷彿五臣作風塵用垂
頌聲良曰言騷騷聞其高風
清塵故此用垂頌聲也

三國名臣序贊

表彥伯

善同濟注 濟曰檀道鸞晉人
春秋云袁宏字彥伯陳郡人也
為東郡守三國魏吳蜀也名臣謂有
賢才立功業垂名於後代者也序贊
者言并序也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

善曰漢書成帝

詔曰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為之立君以統理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為

臣以佐之

善曰墨子曰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為天子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

天下是以選擇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

善曰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

西京賦曰若歷世而長存又曰繼體承基 翰曰三

德之與武功

善曰孔叢子曾子謂子思曰舜禹指讓湯武用師非相詭乃時也尚

書武王曰稱爾文比爾干矣 均樂動輦儀注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也 向曰舜禹指讓文德以興湯武

干戈武功以取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

善曰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間宰匠萬物之形漢書鄒陽上書曰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音

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為鈞 毛詩曰維清緝熙元首

經略而股肱肆力

善曰尚書各終歌曰元首明

哉股肱良哉 向曰元首君

也經略經營也股善本無雖善本無遭離不同且善本

無且跡有優劣善曰王命論曰遭遇異時禪伐

優劣殊迹良曰遭離猶逢過也言捐至於體分

冥固道契不隊五臣所扇訓革千

載其揆一也善曰言至於君臣之體分既固於冥

華戒也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翰曰至於為

君之體為臣之分冥應之理堅固道合之義不墜皆

風靡振於後代雖訓教改於千載其故二八升而

理天下一也契合扇振革改揆理也故二八升而

唐朝五臣作堯盛伊呂用而湯武寧善同註

元八愷用之於堯時也成湯得三賢進而小

白興五臣顯而重且霸善曰三賢謂管仲鮑

牙隰朋也五臣外魏武子贊於孤偃也中古凌五臣遲斯道替

矣善曰替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為下

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

眾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善曰呂氏春秋

乃昌高誘曰上君也下臣也向曰謂私行請託以

求其官策翰曰圓天也謂君也言君御下不信於

謀而求策也於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

亂而時不治故蘧審以之卷舒柳下以

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又曰審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

又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之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史記曰魯連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

隱於海上 銑 善本 長世之中保持明 善本 節君

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

也 善曰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保名節論語比考識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刺秦美新曰地合靈

聖史記曰樂毅賢好女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王以為亞卿 向曰

燕昭王與樂毅相得 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

一驥 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者騏驎獨

車上吳坂遲延負輓而不能進見伯樂仰而

之知伯樂知己也 言曰伯樂善相馬首驥良馬也

情一遇相馬者千年不得一良馬不遇明主而賢亦

無知也 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材

於斯為貴 善曰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應劭曰顏頰也漢書上曰夫連籌於帷

帳之中夫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也鎮國家撫

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

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 高祖雖不以道勝 人之傑也 銑曰控猶用也

御物羣下得盡其忠 向曰道勝謂以道御物勝征伐也羣下盡忠謂

言必用計 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

其業 良曰蕭曹謂蕭何曹參也三代夏殷周也靜言雖才不及三代之臣而百姓不失其業

亂底人抑亦其次

善曰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靜亂無懃於行又劉子

謂趙孟曰蓋遠績禹功而大庇民論語子曰抑亦可以為次也 翰曰言蕭普佐高祖靜息禍亂底育生

人抑亦次三 代之君臣也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

思治則默不如語

善曰毛詩序曰下永思治也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 向

曰顛沛謂亂也君子當亂代見身則不如隱也恐遇害也 向曰理萬物當作法教垂其禮制故尚語不尚默

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時

難遭時不難遇君難

善曰論語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莊子謂魏

王曰士有道德而衣弊履穿此所謂非遭時者也文子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之百不萬一以不出求不萬一其至化所以千載不一也 向曰不

道為難遭平時為難也 說曰遭平時亦不足

為難逢遇明君是為難也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

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

善曰孟子曰齊人

如乘勢雖有鐵基不如待時漢書賈誼上疏夫萬

歲一期有生之通塗

善曰頌子新論曰夫聖人

歲一期蓋甚言之以避下文也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其解者且曰暮遇之也 驗曰有生謂生

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

善曰東觀漢記太

史官曰耿況彭寵

俱遭際會順時承風列為蕃輔志孝之策千載一遇也博奔論曰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周易曰

亨者嘉之會也 向曰嘉善也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 銑曰慨 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

常覽見國志

濟曰志謂三國志也

考其君臣比其行事

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

五臣無也字良曰各得一時

之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

善曰文子

曰必有獨見之明然後能懷道而行左氏傳子

產曰吾以救世向曰魏曰荀或字文若也

論時

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

善曰尚書曰有夏昏

德民墜塗炭向曰天下禍亂人如在塗泥炭火之中言文若所能則不過魏武帝也

故委

面霸朝豫議世事

銜曰委質北面以事魏朝

舉才不

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

齊曰言或舉賢良用之於朝不自出操

為已明鑒故久而益明也

筆壽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

定

良曰要功謂貪功也言畫筆不貪為己功故有至其辨主而後定也

雖亡身

明順識亦高矣

向曰或有直言於太祖太祖恨之飲藥而死是亡身也欲匡漢

故云明順也

董卓之亂神器遷徧

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

也為者敗之也時卓偏遷獻帝於長安也

公達慨然志在

向曰言

致命

善曰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字公達慨然壯勇見公達見獻帝危故志

存致其命以臣漢室也

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

向曰言

其名也

至如身為漢隸而跡入魏幕

濟曰隸官也軍府曰

源流趣

五臣作取

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

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

五臣有且通字

名教有寄乎

善曰言文若殞身既明仁義之道且寄迹於名教之地也良曰源

流謂本也取舍謂進退也言攸之本志臣漢亦與荀或同也

善曰謂其與或志同或之死矣而攸則存焉是為殊致而不同也哲智也

言各象志貞寄在此二子之身夫仁義不可

有不明則時宗舉其致善曰莊子曰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向曰宗尊也

致理也言仁義既明則時人尊塞其妙理慕而行之謂苟或生理不可

全故達識攝其契善曰鷦鷯賦曰生生之理足矣銑曰攝行契義也言全

至以匡時難故達識相與弘道豈不遠哉善曰君子行其義事也崔生高

論語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良曰言崔生高

三旬相與廣此旨道豈不深遠哉弘廣也崔生高

朗折而不撓善曰管子曰夫王溫潤以澤仁也

折而不撓勇也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

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善曰鍾會與吳主書

曰執笏之心載在名策左氏傳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禮記曰君之南鄉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荅君也

濟曰言琰有高明勇直之志義心臣漢所以策名入仕蓋為漢主當位魏君北面為臣不然則不苟求於魏氏也霸朝謂漢也陽君位也后謂君也若

乃一旦進爾玉君臣易位則崔子所有以不

與魏武所有以不容善曰漢書曰羣臣謹奉天子

良曰壘謂國壘也君且易位謂魏武欲取漢位也崔子不與謂琰不許也太祖以琰有怨謗之詞遂賜死此則崔子不許而魏武夫江湖所以濟舟亦

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

善曰孫卿子孔子曰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則載舟亦能覆舟 銑曰仁義人之本故曰全身今琰以義

見禍是所以亡身也如江湖濟舟亦所以覆舟也然而先賢玉摧於前

來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

束物五臣者乎善曰漢書公孫攬曰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 翰曰言先賢

謂古者忠義之士言以義見亡如王之摧碎也來哲謂後智也亦以仁義舉袂而怒之以亡矣豈非自出天性之懷發於中心而

孔明殷相俟時而動遐

想管樂遠明風流善曰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

唯博陵崔叔平穎川徐元直與亮交善謂為信然周易曰君子處器於身時時而動琴賦曰體制風流莫

不相讓 向曰蜀相諸葛亮字孔明也靈相未進時也俟待也亮未見用之時身自比才如管仲樂毅故

於前代可師而行 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

罰不濫沒有餘泣善曰論語曰為國以禮孝經援神契曰得萬國之推心人

說喜無怨聲蜀志曰廖立為長水校尉誹謗先帝於是廢立為庶人徙汶山郡聞諸葛亮卒垂泣曰吾終為左推矣左氏傳聲子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 銑曰謂亮死國人皆泣也沒死也雖

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善曰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

也及其臨終顧託五臣受遺作相劉后授

之無疑心武侯處五臣之無懼色善曰蜀志曰先主於

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

力

力繼之以死又勅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尚
書曰成王將崩作顧命班固漢書述曰博陸堂堂受
遺武皇 翰曰先主臨終顧託後事於亮亮受遺詔
輔佐後主先主授之不疑於亮亮受之又無懼色此
君臣不相疑阻也劉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
后先主也武侯亮也

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善曰春秋元命

苞曰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主 向曰先主勅
後王云汝與丞相從事如事父而後主納亮之義無
猜貳之情也繼體謂後主也言此君

臣之間實可讚詠也際間良實也 公瑾卓爾

逸志不羣總五臣角料主則素契於伯

符善曰吳志曰孫策字伯符江表傳策令曰周公瑾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毛詩曰總角匪

兮 銑曰吳將周瑜字公瑾卓爾高兒 良曰總角謂童子之髻也料變也後策與瑜同年少小總角之

則參之分於赤壁善曰吳志曰曹公入荆州權遣

赤壁初一交戰公軍披退 翰曰晚即謂此年也

奇謂用兵也奇策也參分謂參謀與分職於軍事赤

壁江陵江口山名謂瑜 惜其齡促志未可量

善曰吳志曰瑜還江陵於道疾卒時年三十六 濟
曰言瑜早卒故惜其年促其志深遠未可測量也

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善曰國語曰使張老

曰張昭字子布亦吳臣也 輟哭止哀有翬蓋之

功善曰吳志曰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張昭謂
左氏傳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君戴天子 向曰

孫策臨終以弟權託於昭昭率羣臣立而輔之權悲

夫未視事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伏哀感以
詳正夫之情乎權乃止陳兵而出也翼戴謂輔佐也

神情所涉豈徒寒言愕而已哉善曰周易曰王曰蹇

蹇匪躬之故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千人之諾不如一
士之愕愕東觀漢記戴馮謝止曰臣無蹇愕之高而

有狂諛之言字善曰愕直
言也然曰蹇正愕直也然而杜門不用登壇

受譏善曰吳志曰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至查
東陸淵為燕王昭諫權不聽昭忿言不用彌

疾不朝權恨之士塞其門昭又於內以上封之江表
傳曰權既即尊位諸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節表

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夫
慙伏地流汗然而登壇即位之時也白曰善注夫

一人之身所照五日未異而用舍五日之

間俄有不同沈沈跡跡濤濤擊遇與不遇者

乎功曰善注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功曰善注子曰沈沈中無孟子曰志士不志在濤濤

漢書曰楊雄以為遇不遇命也
向曰初遇之用也

妻以內外交武之事及其不用有此議辱此則一人
之身好惡所明亦未異也而用之則延譽檢之則譏

辱更史之間何其不同沈沈棄於濤濤遇時與不遇

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善曰家語孔子曰
諸侯之有冠禮有

自來矣 向曰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

有自古來也功善曰子夏毛詩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吟詠情

性以風其上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
神明雖大曰自回歸所託或乖鐵曰雖詩頌大
意同歸其理所

許之事或
有乖異也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良曰
君子或出或處各得其道出則進忠於君風軌德音

為世作範不可廢也

濟曰言古人善風高跡者其德音為天下作法

度者不可廢而不送故復撰序所懷以五臣為之讚

五臣作贊云

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

文若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

字公達龐統字士元張昭字子布袁漢

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

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子瑜徐

懿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顧

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

王經字承宗陳泰字玄伯

五臣本無此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

平聲協韻善曰火德謂漢也班固漢書高紀

賈曰旌幟尚赤協于火德曰大過大者過也向注同

洪颺扇海二溟

揚波

善曰揚波喻亂也一浪謂南浪北浪皆海也

虬虎

雖驚風雲未和

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向曰虬龍也雲從龍風從虎

言未和者君臣未相應也也言驚者動而求應也

潛魚擇淵高鳥候

柯

善曰周書曰美為士者飛鳥歸之蔽於天魚歸之歸之滂於淵左氏傳曰仲尼曰鳥則擇木水豈

能擇鳥翰曰言目之求君如游魚之擇淵飛鳥之求柯條也潛游也高飛也候求也

赫赫

三雄並迴乾軸

善曰潘岳為賈謚陸機詩曰三雄鼎足

雄謂三國之王也乾天也言其競天下若運轉天軸萬物震動也

良曰赫赫盛兒三

采松竹

善曰國語聲子謂子木曰若杞梓皮革莖實遺之韋昭曰杞良才也孫子曰真人在冬則松竹也

向曰杞梓木之良材也松竹貞堅也並比於賢人也言三國之君競收采賢士也

不及栖龍不暇伏谷無幽蘭菊無亭菊

善曰香草善鳥皆喻賢也

英雄君子也言其在山谷之間思濟時難故不暇栖伏也亭秀也言無

變知微探賾

五臣作賾奇

賞要

善曰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又曰

賾素隱鉤深致遠

道也日月在躬隱之彌曜

善曰孔子曰孔子

公往帝之曰子其意者脩身以明汗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

明映心鑽之愈妙

善曰孫卿子曰君子通則文而明窮則約而詳論語顏淵

曰鑽之彌堅

向曰言其有文也文明

滄海橫

流玉石同碎

善曰孟子曰當竟之時鴻水橫流尚書曰火炎焮焮罔玉石俱焚

海橫流言天下逆亂也玉石同碎謂善人凶人俱見危難也

達人兼善廢已

存愛

善曰孟子曰古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謀解時紛功

濟宇內

善曰老子曰解其紛

始救生人終明風

既

古代反善曰魏志曰太祖進爵國公九錫備物

以彰殊勲密以咨或或以為太祖本與義兵以匡朝
留壽春魏氏春秋曰太祖饋或食發之乃空器也於
是飲蔡而卒 翰曰風繁節繁也謂不順太祖取漢

位公達潛朗思同著日蔡 善曰法言曰擣里之
智也使知國若葬吾

也疾為著蔡也 良曰此謂荀攸也公達字也即明
也蔡龜也著以一龜以筮言思慮潛明有如卜筮預

見其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跡遵

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 善曰魏志曰
荀攸與議郎

何顯等謀殺卓垂就而覺收顯收繫獄顯憂懼自殺
微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班固漢書述曰子明

光光發迹西疆蔡言揚復碑曰景念不延遠此顛沛
向曰言思慮運用而無極也動攝羣會謂總統攝眾事

也 濟曰遠遇也 魏志曰 魏曰言其雖遇亂代
也 濟曰遠而有所定處之此時益如通泰言其深

勇大 惛惛幕裏筭無不經 善曰魏志荀攸自
從太祖征伐常謀

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左氏傳右尹革曰
祈昭之惛惛 翰曰惛惛安靜兒幕裏謂軍中也言

在軍中籌筭事 理無所不經也 亶亶通韻跡不整停雖懷

尺壁顧咄連城 莫曰史記趙惠文王得和氏璧
秦昭王聞之使人遺惠王書願

以十五城易壁 向曰亶亶連也言善謀所進如音
察聲韻通和而事跡不整停滯也 魏曰尺壁謂趙

之和氏壁秦欲以十五城易之者言攸之才 知五臣
可實過於十五城之價故顧而咄之咄笑也 知作智

能拯 五臣
作極 物愚足全生 善曰魏志曰魏國初建
攸為尚書令從征孫權

薨太祖每稱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
伐善無施勞知可及愚不可及新序温斯子曰古者

有愚以全身莊子曰可以全生 向曰言其內智等
能極於物而外兒似愚能遠害全身矣則其智可及

其愚不
可及也
郎中温稚器識純素
善曰魏志曰魏國初建漢為郎

中令莊子曰聖人貴純素之道唯神是守素也者謂其無所雜也純也者謂其不磨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向曰比謂表煥也
貞而不諒通而能

郎中言也純素謂與眾不雜
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毛詩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汪若萬頃之陂

曰真正也諒信也言其能行正道邪言不信通達物理而能堅固恂恂敬也汪汪大也軌則法度也
志

成弱冠道敷歲暮
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二十歲也敷布也歲暮謂年老也
仁者必

聿其暮薛君曰言君之年歲已晚也
勇德亦有言
善曰論語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

也
雖遇履虎神氣恬然
善曰魏志曰呂布擊表術於阜陵煥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煥作書罵辱備煥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煥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煥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煥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煥侘日之事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周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列子曰至人者神氣不變

也言其雖遇危懼之時神氣不易也恬然謂安也
行不脩飾名跡無愆
善曰班固漢贊曰雋不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

向曰德行天性故不待脩而名跡無其愆失
操不激切素風愈
五

作
鮮
良曰志操不待激勸切瑳自有
邈哉崔生

逾
魚
純素之風雖在濁世愈鮮明也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體正心直天骨踈朗牆宇高嶷

魚力反善曰蔡

邕度侯碑曰朗鑒出於自然英風發於天骨論語子貢曰夫子之牆數仞

而明朗若牆宇高不可窺見其內也嶷高見忠存軌跡義形風色

善曰公羊傳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銑曰謂曹公每欲窺奪漢位琰每責之義見於風神顏色也形

也**田樹芳蘭剪除荆棘**善曰芳蘭以喻君子荆棘以喻小人

曰芳蘭謂忠賢之士也樹立也人惡其上時不容

荆棘謂逆亂人也翦除言殺也哲善曰左氏傳曰伯宗之妻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

不容智士言琰才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

塵霧務猶振霜雪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忠果正直志懷霜雪

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

也曹公視之琰詞色運極道消碎此明月善

魏志曰琰為中尉太祖為魏王勸訓琰表裏還盛德

太祖怒於是罰琰為徒隸使人視之辭色無撓太祖

遂賜琰死周易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景山恢誕韻與道

合善曰相子新論曰君子其志玄遠而與道合

良曰此謂徐邈也景山字也恢誕大也其思如

音韻和理與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善曰周易

之器三輔嗣曰成形曰器列子文執謂叔龍曰吾見

萬物不專存一理方寸之心如和而不同通而

不雜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莊子曰純粹而不雜

不雜

善曰魏志曰大

而徐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

聖人達白太祖甚怒度遠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

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循慎偶醉言

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

陽御叔罰於飲酒曰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

然宿瘤以醜見傳日以醉見織帝大笑顧左右

曰名不虛立後為光祿大夫薨 同同善注 長文

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保厥后惟

竟其心鬼厥若捷于市 銑曰此謂陳羣也長文

身也格至也言其善心終始不移 齊曰戴輔也元

帝也格至也言其志比擬伊尹佐輔德不戴致也元

如堯舜 民未知德懼若在己嘉謀肆庭謹

言盈耳 善曰魏書曰羣前後以數陳得失羣為司

成帝曰父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謹言論語子曰洋洋

乎盈耳哉 翰曰言天下之有未知聞君德者是聽

臣之過故懼若在己也 良曰嘉善也肆用也 王生

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 善曰

言德

哉秦初字量高雅器範自然標 後才 准

無假全身由直跡考 烏 必偽處死匪難

理存則易 善曰魏志曰曹爽見誅徵侯亮為

大鴻臚數年徙太常中書令李豐謀

欽以之輔政誅大將軍以玄代之大將軍微聞事下
廷尉玄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班固漢書揚
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史記太史公曰非死者
難處死者難 鏡曰秦初夏侯玄字 濟曰器量法
度出於自然為人標望准的無所假借也範法也
良曰全立也由欲也洿濁也匪非也言人之立身皆
欲正直及至履跡濁世必從虛偽而玄終始不變衆
義所疾身臨誅戮解色自若義心所切以為處死非
難但正直理存死則 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
易矣玄竟以此被誅

合徒厲容身靡寄

善曰范曄後漢書李熊
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

波蕩匹夫橫議苟悅漢紀論曰以六合之大一身之
微而匹夫無所容豈不哀哉 翰曰萬物波蕩謂天
下亂如波浪之沸湧也孰任其累謂誰堪其敗也言
人共善也 向曰六合謂天下也靡無也言天下大
難善邪且衆故求明君以容 君親自然匪由名
其身竟無所寄託字見謀密

敬勤授玉既同情禮兼到

善曰孝經曰
資於事父以

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鏡曰此謂
王經也言君親至尊下之事上自天世之道辭由名
教所冀以為浮偽敬愛其君與父 烈烈王生知
同也言經盡善下之節情禮不失

死不撓教求仁不遠期在忠孝

善曰虞經
春秋曰

而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沉尚書王經
以請常侍王素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
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世語曰王沉王
經曰清河王經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
案松之曰經字彥緯今六承宗蓋有二字也班固漢
書述曰樂昌篤實不撓不諛論語子曰仁遠乎哉我
欲仁斯仁至矣 翰曰烈烈謂威勇貞王生謂經也
撓曲也言求其仁不遠者必在忠孝之 玄伯剛簡
中得之矣言經忠孝仁道具於身也

大存名體剛斷簡大也言能斷割大事志在高

構增堂及陛善曰漢書言堂上書曰人主之尊

遠地則堂高陛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

高大構成增也堂喻君也陛喻羣目也言端委

秦志在尊崇其君及整治羣目使有等差立

虎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善

千寶誓紀曰高貴鄉公之獄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

故大常陳泰垂涕入文王侍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

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

次乘言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以不言為待

中轉左僕射薨左氏傳曰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

外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良注同銑曰臨危

之關必致命盡死以告日月盡禮正堂堂孔明

基宇宏遠善曰論語子曰堂堂乎張也

明宇也堂堂盛與基宇並為仁矣濟曰此謂諸葛亮

猶器度也宏大邈遠也器同生民獨稟先覺

善曰孟子子曰伊尹天之生斯民使先覺覺後覺也子

天民之先覺者也向曰言形與生人同而獨稟先

寤之理知帝王之道可標從才榜風流遠明

管樂善曰孫綽子曰聖賢極其標榜有大力矣

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

許也唯博陵崔叔平穎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

然翰曰標榜諸葛見古人之風流遠明管仲樂毅

之才以初九龍盤雅志彌確苦角反善曰周

自比也初九龍盤雅志彌確易曰初九潛龍勿

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確乎其不可拔潛

龍世方言曰未升天之龍謂之蟠龍向注同百

六道喪干戈迭用善曰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

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

善曰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

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

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

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

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

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

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

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

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

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 濟曰四千六百一十七歲
為一元一百六歲曰陽九之厄言漢道喪亂遭此之
厄迭遞也干戈 苟非命世孰掃 五百 雲霧 莫
用言亂也

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
世者廣雅曰命名也爾雅曰天氣下地氣不應曰霧
孔安國尚書傳曰雲陰氣也武公切今協韻音夢
良曰千年一聖人出五百年一賢人生聖賢未出其

中有命世者謂亞於賢也孰誰也雲霧昏濁氣也以
喻亂也言其若非命世之賢豈能掃除天下之亂

宗子思寧薄言解控 善曰蜀志曰劉備漢
景帝子中山靖王後

也故曰宗子也解控謂彼有急而控告於己己能解
之左氏傳王子伯駢曰無所控告經預曰控引也

善曰宗子謂先主也寧安也控急也言先主思安天
下故薄言求於亮以解海內懸急之災先主漢之孫

宗子釋榻中林欐為時棟 善曰亮為丞相
榻曰時棟

後漢書曰林宗與謝靈運仲明書曰足下時
林宗 向曰程去也榻衣座人之服言去榻衣棄林

野蓬蓬然而起為棟梁之目也 士元弘長雅
見言其為國之要如屋之有棟

性內融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嚴遵雅性高厲 翰
其惡愈大遠 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

地融明也 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

矣勝涂未隆先生標 五百 之振起清風

善曰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六韜曰聖人
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周易曰終以知始始以知終

胡廣書曰建洪德流清風 鏡曰備多塗道標立也
言天下喪亂多時而勝殘去殺之道未能有盛者統

之為政乃立此道 綢繆哲后無妄惟時 善曰毛
振古人之清風

終東薪毛長曰綢繆猶繅絲也周易曰無妄之行窮
之災也 良曰綢繆恩密免哲后謂先主也况妄

時謂當窮災之時也易无妄
卦云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風夜匪懈義在緝

熙善曰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又曰維清維熙
熙善曰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又曰維清維熙

急隨義在和明
政治以平天下
三略既陳霸業已基善曰

曰劉璋既還成都先主尊為璋北征漢中統說曰陰
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素無備務大

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揚懷高沛璋之名將各
材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賊諫璋使發遣將軍還

州將軍未去道真相聞諒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
張東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

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廣
都此中計也還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

也若沈吟不去將致人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
即斬懷沛還向成都

注公瑾殖五目根不忘中王曰正豈曰摸五

護按實在雅性亦既羅勒負荷時命推

賢恭己久而可敬善曰尚書事卒司馬遷書曰推賢

進士為務論語子曰君子其行己也恭又曰晏平仲

善與人交久而敬之翰曰此謂蔣琬也公琰字也

植立根本善曰此言琬立性之本不忘忠正之

道宜曰學比於古人實在雅性自然而有也鏡曰

為驅策如良馬之有絡控奉君主之命公衡冲

作達秉心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善曰

翻鄰國善曰蜀志先主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謀

戰又水戰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

當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

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議乘虛斷圍南軍敗

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

拜鎮南將軍濟曰不造謂伐吳軍敗也假關鄰國

謂降魏魏拜為將軍蓋假進能微音退不失

德善曰蜀志曰魏文帝謂權曰君舍逆効順欲追

蹤陳韓耶權對曰目過受劉氏殊遇降吳不可

漢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獲免為幸何古人

之可慕先主羨問至魏羣臣咸賀權獨否後為車騎

將軍卒濟曰微美也進能美音者謂音諫先主也

遠不失德者謂不得已降魏而志常在蜀也自諸葛

亮至此並蜀臣凡四人六合紛紛民心將變鳥擇高梧

臣須顧眄善曰左氏傳曰仲尼曰鳥則擇木木

豈能擇鳥翰曰此謂周瑜也紛紛

亂也鳥謂鳳鳥也鳳擇梧桐而栖言為人君公瑾

擇地而都而賢臣須顧眄乃為用也

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

崔寔本論曰且觀世人之相論也徒以一面之交交

歲否之次良曰公瑾瑜之字也朗明也獨見猶獨

新也銑曰披草謂出自草澤而求明君桓桓魏

也定交一面言一見不疑乃委而任之

武外託霸迹志掩衡霍恃戰忘敵善曰

二山在吳之境向曰桓桓武兒霸迹謂漢朝也言

其外託事漢以示天下而志欲掩取兵困恃其戰勇

輕志異敵也此所謂武者欲卓卓若人曜奇

明周瑜赤壁破魏軍之功也

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善曰淮南子曰

夫道絃宇宙而

章三光高誘曰三光日月星也銑曰若人猶此人

也言瑜破魏於赤壁也曜奇謂耀明奇策也赤壁江

口也參三也三分者言三國也

宇宙天下也隔謂各據一方

于布擅名遭世

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

善曰吳志曰張昭彭城人也

木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上昭南渡江孫策創業命召為良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避秦撫翼俱走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必敬止左氏傳鄭成公子也請息肩于晉 翰曰此謂張昭也子布字也擾亂也 良曰撫猶飲也言其如鳥斂翼於鄉間且不見其才能及避難於江東遂投奔 王略威夷吳魏

同寶遂獻宏謨

五臣本

匡此霸道

善曰

釋寘曰九有咸夷始失其政史記商書曰吾說孝公以霸道其意欲之 濟曰略道也威夷險阻也兵魏先同起兵以平天下故云同寶 桓王之薨大業也贊助宏大也霸道謂兵也

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

善曰吳志曰

第權託昭昭率羣寮立而輔之東漢書曰欲以妻子託朱生 翰曰孫權即任遠也孫策為長沙相王言策之薨時帝業未安而策把臂託昭以權為後也言以昭為親矣大業帝業也純安也

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寔由老

臣 善曰吳志張昭謂權曰昔太后相王不以老臣

實實也老才為世出

世亦須才

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 翰曰賢才為亂世而生亂世亦須賢才而靜亂言君目相須乃成其

業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跡

草萊荷檐

善曰吳志

權說權曰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陸機謝平原表曰振影技

迹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淮南子曰雲臺之高高
誘曰高際於雲故曰雲臺 向曰君不可猜於臣也
銑曰此謂魯自肅也子游字也昂昂出羣子貝
雲臺喻帝業之高也荷擔謂賤者之事 子瑜都

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善曰都

貌都閑而雅性長厚也謝承後漢書曰朱皓德行純
懿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鄭玄曰無犯顏色諫也
論語曰事父母幾諫也 濟曰此謂諸葛瑾也子瑜

字也都美長善也 良曰毅剛也言其能諫而不犯
逆顏色正 將命公庭退忘私位豈無鵲鷦固

慎名器善曰吳志曰建安一十年擢遣使蜀通好

將命者出毛詩曰公庭萬舞毛詩曰鵲鷦在原兄弟
急難左氏傳仲尼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翰曰

私位謂兄 伯言寔寔立目作寔以道佐世出

能勤功入能五臣狀替善曰周易曰王曰寔寔

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無可而替不獻能而
賢 向曰此謂陸遜也伯言字也寔寔直也出為將

帥勤事而有功入則獻替其可否獻進
也替廢也謂事有可者進之否者替之 謀寧社

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戾善曰老

其銳解其紛吳志曰遜為必相太子有不安之議遜
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

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
責讓遜遜憤恚致卒 銑曰寧安挫抑也言折挫前

敵之鋒銳也然卒以正直格君主之疑以忠讜而得
其罪 元歎穆遠神和形檢五臣如彼白珪質

無塵焉善曰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

之玷不可為也東觀漢記杜詩薦伏湛

曰自行束脩訖無毀玷 良曰此謂顧雍也元對字也穆美也檢整也言其志思美遠神理清和形貌嚴整珪玉無瑕 立上五臣以恒一作行匡上以漸善曰吳志曰

所宜輯密以置若見納用則歸之上不用終不宣潔 有恒也三下也王其君清不加染 清不加染 濁不加染

善曰言得清濁之宜也 向曰清不增絜者謂心清而不自恃故不絜也濁不加染者謂時濁而不隨邪 故不仲翔高 五臣作貞 亮性不和物善曰吳志曰

多見毀謗 銑曰此謂虞翻也仲翔字 好好是不羣 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嘆五臣

過孫陽放同賈屈善曰吳志曰翻數犯顏諫

及神仙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俗有仙人也權責怒非一遂徙翻交州珍固漢書贊曰

大雅卓爾不羣韓子曰龍之為靈也擾柔可抑而騎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寸之處若嬰之則殺

人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不幾矣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楚辭曰驥蹄

踏於弊輦兮遇孫陽而得代王逸曰孫陽伯樂姓名也孔叢子高對魏王曰驚驥同轅伯樂

為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為之歎息漢書曰天子以貢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乃毀誼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 被讒放逐作驥 誼追傷之因以自諱 濟曰性不容非故曰好是志多正直故曰折而不屈 翰曰屢摧逆鱗謂犯顏直諫也黜謂遭棄逐也良馬比於賢人也孫陽古之善相馬者言賢臣不為君主所知乃遺逐逐則歎過於良馬之不過孫陽也是同乎賈誼屈原身沒於荒裔也上

自周瑜至此並善曰毛說說眾賢千載一遇善曰毛

曰說說眾多也使陳切千載一遇已見上善曰毛文句曰此摭述三國之美也說說眾賢也善曰毛

高衢善曰騶騶賦曰假高衢而騁力鄒陽驥首天路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鄒陽

上書曰蛟龍驥首奮翼枚乘樂府詩曰天路隔善曰毛

無期良曰良臣遇君如龍之整轡以游天路善曰毛

也高衢亦天善曰毛路也驥舉也仰挹玄流俯弘時務善曰毛

曰挹輿也善曰毛向曰玄天也臣仰君之流澤也善曰毛俯下也弘安也名節殊途雅

致同趣善曰周易曰殊塗同歸嵇康贈秀才

則殊道事君之善曰周易曰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

義亦同趣理善曰周易曰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

在躬用之不匱善曰周易曰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

也非比族也不在善曰周易曰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

比於日月不可息也善曰周易曰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

行之可強毛詩曰孝子不匱毛義曰匱竭也善曰周易曰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

翰曰日月著天下人瞻之不落仁義在人用之善曰周易曰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

終身不匱也善曰周易曰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

麗著墜落也善曰周易曰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

擊節懦夫增氣善曰羊秀衛公誄曰仰瞻

答太祖曰承宗之日撫掌擊節孟子曰聞伯夷善曰羊秀衛公誄曰仰瞻

文選卷第四十七

文選卷第四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注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

銑呂向李周翰注

符命

司馬長卿封禪文

揚子雲劇秦美新

班孟堅典引

文選卷第四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注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

銑呂向李周翰注

符命

司馬長卿封禪文

揚子雲劇秦美新

班孟堅典引

封禪文

司馬長卿

善曰史記曰長卿病甚武帝使所忠往求

其書及至長卿已卒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

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言

濟曰封者封泰山禪者禪梁父皆築土為壇因高

以事天告王者之功成銘於金石以示後代

知其盛德也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之

善本無之字

生民

善曰

張揖曰昊穹春夏天名郭璞爾雅注曰伊發語辭也

銑曰伊惟肇始也昊穹天也

歷選列

辟以迄於

五目注

善曰文韻曰選數也辟君也

率

邇者踵武迹聽者風聲

善曰漢書音義曰率循也邇近也踵

蹈也武迹也迹近也近者蹈其跡遠者聽其風聲良曰踵繼也言歷選列代之君則循其近者繼跡可

知遠聽者但聞風聲善惡而已

紛紛滅而不稱者不

可勝數也

善曰無也字

善曰張揖曰紛紛亂

言衆多也言自古之君衆多其湮沒

繼韶

五臣本

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

善曰文

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繼封禪於太山者七十有二人也管子曰封太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家

昭明夏大也自古之君有繼明大道崇其號

罔若

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

善曰應劭曰罔無也若順也淑善也

瞻誰也服虔曰無有始善而後不昌者又無逆失而能存之者罔與罔同翰曰言為君之道無有順美而不昌盛者誰復有逆失之道而軒轅之前遐

哉邈乎其詳不可五目本得五目本聞已

鏡曰軒轅黃帝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

遐邈遠也詳求也五目善曰漢書音義曰五五帝也三三五

作見可觀也善曰漢書音義曰五五帝也三三五書曰元首明哉

帝三皇之道六經典籍之所傳股肱良哉善曰尚書益稷之文也因斯以談

述美惡亦可見也維漢辭也君莫盛於唐五目本堯臣莫賢於后稷后

稷創業於唐五目本劉發跡於西戎善曰漢書音義曰

稷堯臣周之始祖劉發善曰漢書音義曰文王改制爰周

劉后稷曾孫文王善曰文頌曰邇至也行道也隆大行越成

色太平之道於是成也如淳曰越於也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

郵大越逾也言文王改制遂為西伯於周大盛大道善始善終哉

也莊子曰善始善終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

遺教於後耳善曰言周之先王創制垂業於慎故軌迹夷易易遵

周所以無惡者亦更無異故軌迹夷易易遵

端蓋慎守先王之遺教故軌迹夷易易遵

其規模又謹其遺教也良曰言

也善曰夷易皆平也言周之軌迹于易易可遺奉也二易並盈故切尚注同 湛恩

參鴻易豐也善曰湛源也雁鴻皆大也言湛恩廣大易可豐厚也 湛音沈 濟曰

豐備也言深恩大而備用也 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

順易繼也善曰張揖曰垂懸也統緒也理通也文王重易六爻窮理盡性懸於後世

其道和順易結而明孔子得鑽其後而表其辭 翰曰憲法也 是以業隆於祿

祿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

卒善曰孟康曰祿祿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輔成王以致太平功德經於文武者遵法易

攸張揖曰經於也卒終也爾雅曰元始也 翰曰祿稱嬰兒衣也言成王之位在於禮祿而周公攝政以致太平崇盛之功出於文武二君也度其發始之理終見美德盡歸於周矣冠於后君燦燦元始都美攸

所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良

尤甚也言周禮雖已盡美未有殊甚絕遠之跡可考量於今者今謂漢也 然猶躡梁

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善曰顯號尊名謂封禪也 大漢之德逢五臣

蜂涌原泉沕沕滴聿曼羨善曰張揖曰逢遇也喻其德盛若遇

原泉之涌出也服虔曰滴泉兒徐廣曰沕沒也立必反音義或曰曼羨廣散也 翰曰漢火也言漢之盛

德若火原泉之涌出滴濶不絕 旁魄莫四塞雲

布霧散善曰張揖曰旁魄布衍也 翰曰旁魄通

所不上暢九垓來下滌八埏延善曰孟康曰暢達也垓重也

至

所不暢九垓來下滌八埏

汴流也延若筦珽地之八際也言其德上達於九重
之天流於地之八際 銑曰八坡謂八方也言聖化

上達九重之天 懷生之類霑濡浸潤 善曰

下流八方之極 氣之類皆被恩澤 濟曰 協氣橫流武節焮

萬物皆沾天子之德澤 善曰協氣和氣也橫流多也焮逝遠也 濟曰

漸 善曰協氣和氣也橫流多也焮逝遠也 濟曰 協和也威武之節如疾風之逝也焮疾風也

通陟 五臣本 遊原遐闊泳 音詠 沫 音

善曰孟康曰通近也原本也遐遠也闊廣 也泳浮也思德比之於水近者游其原遠

者浮其沫 向曰通狹近也遐闊遠也泳 浮未波也言天子惠澤近者遊其原流遠

者浮其 首惡鬱沒掩 五臣本 昧昭

折 支列反 善曰孟康曰始為惡者皆湮滅掩 昧喻夷狄比化之也 蘇梁傳曰諸侯不首惡 翰

曰天下冰仁憲之續澤則大惡之積者皆自消滅 潤味之人皆變而為明也首大鬱積也昭晰明也 昆

蟲聞 苦懌 善本作 回首面內 善曰文穎曰聞 澤皆樂也章昭

曰回首面內皆謂 天天下之仁德也 然後園

駟虞之珍君羊徽 逸 麋鹿之怪獸 善曰言

在於苑囿之中毛萇詩傳曰駟虞義獸有至信之 德則應也漢書音義曰徽無也逸麋鹿得其奇怪者

謂獲白麟也 良曰園養獸也駟虞瑞獸 也徽遮也麋鹿麟也天子有德祥瑞畢見 導

莖六穗於庖犧雙貉 共抵 禮之獸 善

鄭玄曰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於庖厨以供 際祀服虔曰犧牲也 貉角也抵太也武帝獲白麟角 共一本目以為牲 銑曰言擇嘉禾之米用之於 獲 屬用麟以供祭祀也明至德所感有此瑞也

周餘珍

五目無珍

放龜于岐

善曰文穎曰周放畜餘龜於沼池之中至漢得

之於岐山

之旁龜能吐故納新千歲不死向曰獲得也珍寶也放畜也

招翠平黃乘

龍於沼

善曰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也禮

樂志曰警黃其何不來下余吾渚注小

中出神馬故言乘龍於沼

鬼神接靈

圍語

賓於間

閑館

善曰

諷曰是時上末神得上郡之巫長

女子能與鬼神交接療病輒愈神君有似於古靈圍禮符之於間館舍中濟曰靈

圍猶所居之處也是符武帝求神仙禱鬼神之事故說神接於所居而方士巫人之輩賓禮之於間館之

奇物請詭倣

湯儻窮變

善曰漢書音義武曰儻窮變

也內奇博之物請詭非常卓然絕異窮極事欽哉符

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敢道封禪

向曰欽美

臻至也言武帝美哉眾瑞至此尚謙德薄不敢述封禪之事

蓋周躍魚隕航

休之以燎微夫斯

善本作此字

之為符也以

登介丘不亦愿

女乎進讓之道何其爽

歟

善曰應劭曰航舟也休美也尚書旋機鈴曰武得兵鈴謀東觀曰魚入舟俯取魚以燎也服虔

曰介丘丘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泰山封禪不以慙乎小雅曰心慙曰愿張揖曰進周也讓漢也爽差也

言周末可封禪為淮漢可封禪而不為為讓翰曰隕落航舟也休美也燎謂祭天也微無也介丘泰山

也愿慙爽差也言周武之伐紂濟河有魚躍落于舟正以為瑞乃以祭天且無如我漢家諸瑞以為符應

乃登泰山不亦慙乎進讓之道又亦差矣謂武帝時群臣請封泰山帝讓之 於是大司

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

善曰漢書音義曰泰山

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幾

向曰自帝

三若知此辭之則是泰山無七十二人之記而梁父

之禮亦無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

幾何之跡說者尚何五臣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

善曰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但作一時之榮畢

世而絕者則說無從顯稱於後世也翰曰言自昔

之君若辭天命不崇封禪之道亦當各取一時之榮

皆度其世則屈指而說者尚可得稱有七十二君矣

言武帝不可讓也夫脩德以錫符奉命五臣以行事

不為進越也向曰錫賜符應越踰也言天子脩

德則天賜以瑞應也天子乃奉瑞

應以行封禪之事不為苟進以踰禮也故聖王不替而脩禮地

祇謁敬天神勸功中嶽善曰漢書音義曰謁

告也敬誠也言不廢

修禮地祇告誠天神之義也張揖曰蓋先禮中嶽而

而幸太山向曰替廢謁申款誠也言聖王之德不廢

則脩禮於天地神祇以申其誠也將有事以章至

於泰山必先禮中嶽以其處中而尊也

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

濟曰章明也至尊天子皇皇哉斯事善本斯

也浸潤也黎元百姓也作此策

無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不善本作業不

字可貶也願陛下全之善曰皇皇美也卒終也貶

損也卒或為本張揖曰願

以封禪全其終而後因雜措紳先

皇大也不亦大也賤輕也

生之略術使獲曜善本日月之末光絕

從火

炎焮

以展案錯措事

善曰漢書音義曰案官也

親日月未光殊絕之明以展其官職設錯事業也

說曰摺紳先生謂經儒之人也略教絕遠矣照展申

案官錯致也言雜用經儒之士行其教術使得天子之惠如日月之光遠照也以展其官司以致其事業

猶兼正列其義被夫飾厥文作春秋

一藝云將龍舊六為七據之無善本作窮

善曰孟康曰猶因也春秋者正天時別人時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別人時敘述大義為一經也

服虔曰舊為六經漢欲七經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翰曰春秋之義正天時列人義故將欲被飾文辭作述此理以為一經將繼舊六經以為七經行之於終古謂漢欲使諸儒著書也藝經也襲繼也據猶謂終古也

行也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飛

謂終古也

善本作莫聲騰茂實善曰莫古飛字也

世之後激揚大漢之前聖所以永保鴻名

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向曰永長也鴻大也言古先聖帝明王所以長

保大名為王者之宜命掌故采心奏其儀而

覽見焉善曰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者用此道也於

是天子沛善蓋切然改容曰俞乎朕其

試五尸哉善曰張揖曰沛感動之意也許皆切係

我也言我誠仕哉乃遷思迴慮然也朕公卿之

議詢封禪之事向曰總詩大澤之博廣

符瑞之富善曰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下四音

油廣博也符瑞之富請班班之獻以下三音言符

廣大之富饒也翰曰詩者歌詠美德也大澤謂天

子之惠澤遂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善曰漢書音義曰油油雲

行貌孟子曰油然作雲

向曰天子之德如天甘露時雨厥壤可游

遊遨也言祥瑞靈祿故可遊遨也齊曰滋液滲

澆何生不育善曰論文曰滲下澆也又曰澆水

嘉穀六穗我穡曷蓄翰曰言非唯雨

之我泥似布護之已向曰潤澤非唯徧我下人而

萬物熙熙懷而慕思五音名

山顯位望君之來善曰周書王子晉曰萬物熙

乎侯不邁哉善曰李奇曰侯何也言君何般般

班之獸樂我君圃五臣本白質黑章其

儀可嘉善曰謂瑞也春以考異郵曰虎班文者

翰曰般般雜色兒樂游也是時有瑞獸

見名曰騶虞身被白黑文也章文也

穆君子之能蓋聞其聲今親其來

去聲

善曰漢書音義曰收和也穆穆也言容態和且

穆穆也言容態和且穆穆也言容態和且

善曰漢書音義曰收和也穆穆也言容態和且

從天瑞之徵

善曰文穎曰其道何從乎此乃天瑞之應

應蓋天瑞以示

茲爾

善本作

於舜虞氏以興

善曰文穎曰百獸率舞則騶虞在

濯濯之麟游

彼靈時子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

善本作

帝用享祉

善曰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

善曰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

善曰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

三代之前蓋未嘗

五臣本

有

向曰三代謂

宛宛黃龍興德而升

善曰文穎曰起至德而

宛宛

采色炫

縣

耀

五臣本

炳燿

向曰龍

正陽顯見覺悟黎

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

善曰文穎曰陽

傳祭其比類或以漢土意

則宜有黃龍之應於成紀

見乃覺悟下人知天子之德也又於書傳所載黃龍

厥之有章不必諄諄

善曰漢書音

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孟子萬章曰舜之有天下執與之孟子曰天與之曰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不濟曰厥其章明也言天以其有德示之祥瑞不必衆言以美其道也諄諄衆言也

類託寓喻以封巒 善曰漢書音義曰寓寄也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喻封

禪 翰曰言依祥瑞之類託寓其披藝觀之天人 事當諫喻以封山之事巒山也

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其合聖王之德兢兢

翼翼 善曰尚書曰兢兢業業毛詩曰小心翼翼爾雅曰翼翼敬也向曰披覽藝文圖書

以觀國家之事天意人事已相交會 銑曰上下謂百姓百官也言其相起發意信欲答天子之德而天

子猶兢兢而懼翼翼而 恭恐天下未致和平故曰於 音烏良曰興 歡美之辭也

必慮衰安必思危 善曰太公陰謀机之書曰必慮衰安必思危存不忘去向

曰此言天子能致和平化尚猶恭懼此興而慮衰安而思危也是以湯武至尊

嚴不失肅祗舜在假 格典顧省闕遺此

之謂也 善曰徐廣曰假大也湯武雖居至尊嚴之位而猶不失肅祗之道舜所以在於大典

謂能顧省其遺失言漢亦當不失恭敬而曰省也祭天是不忘敬也不封禪是遺失也毛詩曰湯降不遲

上帝是祗 向曰祗敬也濟曰假大也大典謂重位也言舜居重位常自顧省察恐政治有所闕遺言

武帝亦然也

劇秦美新 并序善曰李充翰林論曰楊子論秦之劇稱新之美此乃計

其勝負比其優劣之義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之號曰新

楊子雲 善曰王莽潛移龜鼎子雲進不能辟戟丹墀亢辭鯁議退不能

草玄虛室願惟全真而反露才以耽寵
詭情以懷祿素餐所刺何以加焉抱朴
方之仲尼斯為過矣 翰曰劇甚也王
莽篡漢位自立為皇帝國号新室是時
雄仕莽朝見莽數害正直之臣恐已見
害故著此文以秦酷暴之甚以新室為
美將悅莽意求免
於禍祚本情也

諸吏 善曰漢書曰左右曹諸吏皆如官所加或列
侯將軍卿大夫 良曰謂諸官也此雄自稱

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

陛下 銑曰謂
莽也 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

數蒙渥恩 五臣本
作惠字 拔擢倫比與羣賢並

位 善本無
位字 愧無以稱職 濟曰渥澤惠恩比類也言
蒙澤恩拔於倫類與羣臣

並位自愧無才以
當職事也稱當也 臣伏惟陛下 善本有
以字 至聖

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 善曰書曰若時登
庸又曰欽明文思

翰曰庸用也欽敬也尚庶幾
也言敬明之德庶幾於古道 作民父母為天

下主 善曰尚書曰天子作人
父母又曰為天下君 執粹精 善本作
清字 之

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

貳地兼並神明 善曰難蜀父老曰勤思乎參天
貳地周易曰聖人以神明其德

良曰參合也言明德方於天厚德
比於地如更有一地故云貳地也 配五帝冠三

王開闢已來未之聞也 善曰尚書考靈
耀曰天地開闢 臣誠

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 向曰新德謂莽
之德也罔無也 往

時司馬相如作封禪文善本無一篇以彰

漢氏之休臣嘗善本作有顛眴縣病恐

一旦先犬馬填溝壑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眩感也

記丞相翟青曰臣不勝犬馬之心疾也犬馬雄自謙賤比於莽所乘玩之犬馬也言有

疾疾恐二朝先於大馬而死填於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泉

善曰左氏傳鄭伯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齊曰章見也敢

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善曰莊子余州子曰今於道秋

毛之端萬分未得處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天地未開萬物睚眦而不定也爾雅曰權輿始也

靈光殿賦曰鴻荒撲略厥狀睚眦西京賦曰睚眦

也字林曰睚眦目也或玄而萌或黃而牙善曰言天地方

而生萌芽也易曰玄黃者天地之雜也玄黃

剖判上下相嘔音吁善曰言天地既開玄黃

也易曰天玄而地黃禮記曰天地上下相與嘔

也言天地之氣相蒸爰初生民帝王始存

言初有生民之時帝王之義始存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父子

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疏曰天地既分是育在乎

萬物乃生其人則有帝王存焉蓋時治也

混混茫茫五臣本作之時覺善本作聞罕

漫而不昭五臣本作察世莫得而云也善曰

善曰天地未分豐聞罕漫不明之貌也言天地肇開

君臣始樹善惡罕漫而不昭察故世莫得而云也

子曰混茫混沌之氣也厥有云者五百無上罔

物不得明察後世顯於犧善本皇善曰罔無也顯明也伏羲為三

皇者也同無也中莫盛於唐虞通靡

尼不遺用春秋因斯發善曰司馬遷書曰

疏曰孔子不見用於世言神明所祚兆民所

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善曰言有新

明所祚兆民所託良曰孔子作春秋皆言神明所

託而罔遺獨秦崛起西戎郤

荒岐雍之疆善曰交朝曰秦自非子為嬴

外也疆界也因襄文宣靈之僭跡善曰史記

卒襄公立文公立卒德公立卒宣公立又司馬遷

善曰皇因立基五百本孝公茂惠文奮昭

善曰皇因立基五百本孝公茂惠文奮昭

善曰皇因立基五百本孝公茂惠文奮昭

禮官博士卷其吉而不談來儀之

鳥肉用之獸狙狝獲而不臻善曰來儀鳳也肉角

也諺文曰狙犬豕人也又曰獐犬不可親附也

甘露嘉醴景曜沒侵潭淫之端潛

善曰嘉醴醴泉也景曜景屋有光曜也浸潭謂滋液

大蒂經雲負巨狄鬼信之妖發善曰

星也穀梁傳曰星孛入北斗孛之為言播蒂也步內

漢書音義曰經謂星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史記始

皇本紀曰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漢書曰秦始皇

有大人身長五丈夷狄服出於臨洮鬼信謂告祖龍

神歇靈液善本亦海水羣飛二世而

亡何其劇與其善曰經猶結也言神靈散

喻萬民羣飛言亂也世胡亥也為趙高所殺劇甚也

靈潤滋液不降福也帝王之道兢兢乎不

可離已善曰尚善曰兢兢兢兢也

天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

極妖愆善曰貞正也言既正且明故祥瑞格回

貞明者多祥瑞邪而暗昧者多妖愆也上覽古

在昔日有馮心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

始開學校定刑法也歷紀謂歷代之紀及圖書經典稍益與秦餘制度項

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善曰其秦政制度及項用爵號雖知

運古而猶襲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襲猶因也良曰言漢繼秦餘近項用爵起之號雖知其違於古

不便於人而猶因而襲之未能盡除絕也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

網弛而未張善曰為襲秦項故闕者不補弛也濟曰典則弛廢也道

極數殫闇勿心不還善曰言天道既極曆數又殫故闇也而誠不能自還

也既曰漢道已極歷數不還善曰大新王莽也莽字巨君帝還資后土顧懷王皇后之弟子也言上帝

還而資助后土顧眷而懷歸言天地福佑之也向

曰上帝天也后土地也言奉之為結氣也實其猶夫

能至治道極數盡於散不還故大新受命玄符靈

上天還祥以為資助地祇眷顧而懷之契黃瑞涌出善曰玄符天符也靈契地契也黃瑞謂王莽承黃虞之後黃氣之瑞

也漢書王莽曰予前在攝黃氣蒸蒸以著黃虞之列

雲涌出而瑞之漚善本洑勿涌津川流海

於時也漚善本洑勿涌津川流海

漚音處良曰言祥瑞多如川流雲動風偃

霧集雨散善曰言眾誕彌八折五臣上陳

天庭善曰八折猶八埏言下終八折上列天庭

萬國從化如風偃草霧露潤集布散天下大廣於八方之培德聲二陳於天庭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

辭讓云爾善曰言威聲如雷光景若日也易曰雷為雷炎光曰景也飛響震聲也塞乎天

海所及遠也天淵達於天下塞於深淵項岱曰上

之聲天下所仰如日景在天矣盛之光萬國歌謠於

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善曰尚書曰

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善曰尚書曰

創億兆規萬世善曰分天之符合地之契言

奇偉侖善曰言接瑞所以成臻者由

天祭善曰言接瑞所以成臻者由

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四十有八章善曰

漢書曰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

行下土非新家五臣本其疇離之善曰假至

若夫白鳩丹鳥善曰假至

素魚斷地方斯蔑矣善曰吳錄曰孫策使張

白鳩之祥然古者此鳥未詳其本尚書帝嚳曰太子

發渡河中流火流為鳥其色赤素魚白魚周以白

也

也

也

魚為瑞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地當徑高
劍斬地分為兩道也鏡曰湯有白鳩丹鳥之跡
王有白魚之祥高祖有斬白受命甚易格來
之應比之於此為顯也

其勤善曰格至也言恭德盛故受天命甚易令眾
瑞咸至甚勤也翰曰格至勤多也言祥瑞

末現甚也昔帝續祖皇王續帝五臣本無隨

前踵古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亡五臣本

豈如善本作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

善曰論語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又曰殷因於

夏禮而損益可知也委亦積也向曰續繼也踵追

也昔者五帝繼跡三皇三王繼跡五帝皆隨前事追

其後約乃亡之豈如新室旁作穆穆明且也

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為也善曰

言新室所以旁作穆穆勤勤懇懇者以秦之所為為

也故欲勤修德政也尚書曰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

言恭勤勤懇懇整治非秦皇自用心驕逸夫不勤

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善

言不勤勤則不能當先王之意不懇懇則覺德不和

也尚書曰篤前人成烈毛詩曰有覺德行左氏傳注

曰禮和也良曰前人謂先王也若不勤勤則前王

不當天心矣不懇懇則悟大德不和其他也善悟也

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
囿翺翔乎禮樂之場善曰言以文雅為囿以禮樂為場
虞之絕風善曰言以文雅為囿以禮樂為場

曰詹嗣紹繼也言禮樂法
制有所失絕者皆繼之
懿律嘉且里金科玉

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炳煥
善曰作照耀

靡不宣臻
善曰律六律也嘉量斗斛也

龜曰兆神靈尊之也古文先王之典籍也宣播也

至也 翰曰懿美也律謂正時月之節者神也

下筮也言此諸事於國政之要皆美而正之也

也言如此明德言之無所不至臻至也

式軫軒旂旗以示之
善曰

式用也漢書一葦立大夫御車服職冕各有差軫軒

皆車也尚書人傳曰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軫鄭玄

曰如今憲車也周禮曰交龍為旂熊虎為旗 向曰

用也軒車也旂旗名也車服有差以示百官

節有揚和鸞肆夏以節之
善曰大戴禮曰行以和

節曰鸞和皆金鈴也漢書音義曰肆夏詩樂也步則

歌之以中節 銑曰揚動也和鸞為金鈴以節車行也

肆夏樂名步則施蕭鼓袞冕以昭之
善曰言

歌之以中節也尚書曰蕭鼓紉紳周禮曰公

差亦明貴賤也尚書曰蕭鼓紉紳周禮曰公正嫁

善曰漢書曰莽請考論五經定

娶送終以尊之
善曰漢書曰莽請考論五經定

娶禮 良曰正天下吉凶之禮

以知人親九族淑賢以穆之
善曰漢書莽詔曰

之次序 姚媯陳曰王子之

同族也尚書曰惇敘九族五姓世世

復無有所與 翰曰淑美穆和也夫改定神

祗上儀也
善曰漢書曰莽奏定南郊 良欽脩

曰改定祭神祗之禮使得其中

百祀咸秩也
善曰漢書曰莽奏定羣神之禮尚書

召誥曰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銑曰

欽敬咸皆秩序也謂敬

明堂雍臺
五臣本

壯觀

作辟雍壯觀

壯觀

壯觀

壯觀

也善曰漢書曰莽奏起明堂辟雍 向九廟長

壽極孝也善曰九廟一曰黃帝二曰虞帝三曰

曰齊南伯王七曰元城孺王八曰陽平頃王九曰新

都顯王漢書曰王莽置壞孝元廟獨置孝元廟故殿

以為文母養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養士卷切與饌

同 銑曰天子七廟莽加黃帝虞舜二廟是為九矣

又置長壽宮以為 制成六經洪業也善曰漢書

文母養食之堂 經然經有五而又立樂故 北懷單于廣德也

善曰漢書曰莽重賂匈奴使上書慕從聖制 若復五

以誰嚮太后 濟曰懷來也單于匈奴也 爵度三壤

受爵者爵五等地四等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 向曰若順也五爵公侯伯子男也

三等 經井田 善曰漢書曰莽令天下官田口井其

與九族周禮曰九夫為井 良曰方 臣馬法

今更名天下奴婢曰 方甫刑 善曰漢書曰莽令

私屬皆不得賣之 律今嚴禁尚書曰

王作呂刑孔安國曰後為甫侯 良曰方 臣馬法

比也甫刑尚書篇名言制刑法以此之 臣馬法

善曰馬法司馬穰苴之法也謂或出車一乘或 獨也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字之苗裔也齊景公以 為將軍將兵并燕晉之師其後田和因自立為齊 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威王大 夫追論古者司馬法而附穰苴其中因號曰司馬穰 臣兵法 良曰臣正也司馬法兵章之事將正 也 恢崇祇庸燦德懿和之風 善曰周禮曰 和祇庸孝友爾雅曰懿德美也 翰曰恢大德和之風 用燦盛懿美也 漢費良游而用之此盛德美和之風

也廣彼措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善曰措紳之人也漢書賈山上疏曰古者工誦箴諫

王傳言諫過也向曰措紳儒生也言廣用也

誦之道也塗道也振路為之聲充庭瓊瓊

之黨漸階善曰毛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

振鷺鳴也皆喻賢人也充俾前聖之緒布流

衍而不韞積善本作為韞字善曰論語子貢曰

積善成德也言使前古聖帝之業分散流廣與行於時而

郁乎煥哉善曰論語曰郁郁乎文哉

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

塞神之望濟曰允信美滿也君羊公先正罔

不夷儀善曰尚書曰皋公既皆聽命又曰亦惟先

正無不端平有文苑先冠賊罔不振威

紹少典之苗著黃

虞美之裔善曰史記曰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河

帝典闕者已五臣

補王綱弛者已五臣

張炳炳麟麟五

豈不懿哉善曰麟麟光明也麟與麟古字

蓋美 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而

浴侯衛厲揭善曰言風之要荒濯沐善曰言風之

者稍淺故京師沈潛而要荒濯沐也論語曰

浸則揭 曰被及在風雷濡澤者則帝

矣沈潛深也 良曰甸內謂近都邑也而

風也 侯衛垂之荒遠疆地屬深露也揭浸露也

遠者漸淺也 而述善本作 前典巡四民述四

嶽善曰言帝前與而巡 四民至於四嶽也管子

曰士農工商四民若國之正民也尚書曰二月

東巡狩至于岱宗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八月西巡

狩至于西嶽十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嶽也

禮也 四民四方之民也述至也言法前代帝王之典

禮也 四民四方之人間百年歲農務至于四嶽中業祀

儀壇封泰山廣善曰言 禪梁甫斯受命者

之典業也善曰典常也言封禪之 禪梁甫者常業也

家漢書音義項岱曰梁父者泰山下小山也 向曰典常也 蓋受命日不

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善曰受命謂高祖也言高

祖受命而不封禪始皇不受命猶有事乎泰山言俱

失也史記曰始皇之上泰山中吸登暴風雨 向曰

言自古有受命為君者四方之寧營營不暇惜日不

足亦不及有事於封禪則其高也或不受天命祥瑞

之應猶或登山有 况堂堂有新正丁厥時

禮者則始皇也 宗嶽渟庭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

受五臣 命之臻焉善曰言莽既受命故岳瀆之

神皆設壇場而望來祭也堂

堂盛也晏子齊景公曰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 向

曰堂堂盛兒丁當厥其也 銑曰高山深海外瀆之

神皆設壇場以祭之而望新君之海外遐方信

延頸企踵回面內嚮五臣作向喁喁恭如也曰

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延頸舉踵矣論語

素王受命識曰莫不喁喁延頸歸德翰曰企舉踵

足也回面內向謂順服善本無帝者雖勤讓

惡鳥可以已乎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惡猶於何

已止也言天下傾心帝者雖欲勤為辭讓宜命賢

不事封禪之禮可以止乎言不可止也三為一龍衣

哲作帝五臣本無帝字典一篇奮善本作

以示來人摛之罔極善曰言宜命賢智作帝典

也謂堯典舜典良曰宜作帝典一篇述至德令振

堯舜之典合三篇以為一書善本行於時以示來世

於臣下之心使無極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

也摛舒奮振罔無也善曰魏巍高大也論語子曰魏巍乎其有成功

栗尚書曰栗栗危懼臭許馨香含甘實

巍巍高大之德履其謹敬之道也栗栗謹敬也臭又馨香含甘實

善曰言明德比於馨香甘實故臭而含之向鏡

曰令天下常臭聞馨香之譽含甘美之實德鏡

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善曰易曰剛

精也翰曰鏡鑒也聆聽也則百工伊凝庶績言天下

二十五
陸生強軍言補

越熙善本越熙庶績成熙又曰庶績其凝喜與古熙字通

越熙善本越熙庶績成熙又曰庶績其凝喜與古熙字通

理以助君之安人也地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
為臣道提統也整理也
試哉良曰言封禪盛事此天下之上則也近可試為之

典引并序蔡邕曰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法也引者伸也長也尚書疏堯之

常法謂之堯典漢紹其緒伸而長之也

班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毅杜

班固對此贊以過秦篇為非是也

蔡邕注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毅杜

矩展隆郝五臣本作郤字萌等召詣雲龍門善

范曄後漢書曰賈逵字景伯為侍中七略曰尚書即北海展隆然七略之作雖在哀平之際展隆壽或至

求平之中 翰曰謂帝 召固等六人詣此門小黃門趙宣向曰小黃門官者

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

贊語中寧有非邪銑曰天子令問固等云太史司馬遷贊始皇語中何

處有非也 寧猶何也臣等對曰善本無等字曰字此贊賈誼過

秦篇向曰司馬遷秦始皇贊中全述賈誼此篇以明秦事言善本作云字向

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翰曰僅劣也言若劣

得中庸之人以為輔佐秦亦未滅謂是時無賢佐秦之社稷未宜絕

也此言非是翰曰固對此贊以過秦篇為非是也即召臣入問

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五臣本無

將見問意開寤耶七字臣具對素聞知狀銑曰既有此對天子召入更問

之固終秦聞此論為非也固又具對詔因曰司

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善曰司馬遷書曰通

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之故反

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良曰帝言司馬遷以

陷刑故乃反微其文譏刺司馬相如誇行無

節濟曰謂私於卓氏女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

向曰周備也至於疾病而遺忠翰曰謂將死之時述天子之德遺其忠

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

不遺細微善本作微細字緣事斷誼動有規矩

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良曰刻治也聖人論云司馬

臣固頓首

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翰曰被學謂為

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

學官也最舊言父也浸深極深也畢

善本又有頓首二字

大正三十三百八

美新典而無善本作實向四惟思然皆游揚

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

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自

朽不及前人至觀隨和者難為珍五臣無此一段不勝區區竊作典

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齊曰

美也言不足以言天子之美明之猶樂善本無啓

發憤懣善本作覺悟童蒙銑曰樂謂樂光

揚大漢軼聲前代五臣本作世字良曰軼

響於前世聖齊明王也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

固愚戇頓首頓首曰太極之元兩儀始

分烟烟因焜焜於云反蔡邕曰易太極是生

貌也翰曰太極混也氣之初也元有沈而奧

始也兩儀天地也烟焜天地之氣

有浮而清蔡邕曰奧濁也言兩儀始分之時其氣

重濁而沉深為地有浮也言混純氣有沈浮交錯

庶類混成蔡邕曰地體沈而氣外天道浮而氣降

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老子曰有物混成

其肇命民主五德初起蔡邕曰民主者天子

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之德自伏羲已下帝王相代各

五德謂五行也言帝王以五行相承乃初起是法也同于草昧玄混之

中蔡邕曰易曰天造草昧混猶屬濁翰曰天地初開至理無名之君則同經于草創冥昧玄混

之踰繩越契窳參而亡無詔者系不得

而綴也蔡邕曰言結繩書契已往其道寂莫亡聲莫能以相告故易系不得綴連也綴知銳

切翰曰踰越常理寂寥無言而厥有氏號紹後世之君系之不連綴也詔言也

天闡繹亦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

上哉復乎其書猶可善本無得而脩也

蔡邕曰所依為氏也號功之表也號太昊曰伏羲炎帝曰神農黃帝曰軒轅少昊曰金天顓頊曰高陽帝

嚳曰高辛堯曰陶唐舜曰有虞大紹天闡繹宗紹天地

嚳曰高辛堯曰陶唐舜曰有虞大紹天闡繹宗紹天地

亞斯之世善本作通變神化函含光而赤

曜翰曰亞次也言次此太昊已上變通神化其尤不見則難可知也若夫上稽

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

綽善本作者莫崇乎陶唐善曰翼法也言

之則下能承龍之法也龍法龍圖也春秋合誠圖黃

帝德冠帝位鑽曰稽考乾天降下也龍翼謂龍飛

也炳明卓高筭冠首也陶唐堯也言上考天道則

下承龍飛利物之道則明著於典謨以為百王之首

高大有虞亦命夏后稷契配載越感湯武

殷肱既周天迺歸功元首將授漢劉

蔡

曰天有五行之序堯與四臣各據其一行而堯為之正四臣已備故歸功元首之子孫而授漢劉也高祖始

於沛公起兵入關後為漢王以即尊位故遂曰漢也春秋左氏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劉累者在夏為

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君程氏成王威唐宣王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其後士會奔秦而復歸

其子留秦者為劉氏以是明之漢為堯後善曰尚書曰熙帝之載尚書咎繇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翰曰堯位不授其子禪舜舜亦不授其子而禪禹禹契佐治能廣堯事夏氏之後遠成湯之業湯復遠成

武王之祚夏桀周悉有至深股肱備也則堯之道廣知舜禹賢聖之資以至於此而天乃歸功於堯而授

漢命以為天子也熙廣載俾其承三季之荒事越遠也元首謂堯也

末值元龍之災孽孳懸象閭而恒文乘舜

倫數而舊章缺

善曰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章昭曰季末也三季王

梁紇曰王也易曰元龍有悔窮之災也又曰易曰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尚書曰帝乃震怒弗弔洪範九

疇彛倫攸斁左氏傳曰季桓子命載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向曰俾使也三季謂夏殷周之末也言

漢承三代荒亂之末值元龍悔窮之災日月孳孳星辰乖錯常理敗壞古書虧缺聖教喪矣而漢能備之

易去元龍有悔窮之災也孽亦災也懸象恒文日月星也孳常倫理斁敗也舊章古書也

命之聖使綴學立制

善曰玄聖孔子也莊子曰夫虛靜恬淡玄聖素

王之道也春秋孔演圖曰玄丘制命帝外行也

曰言漢室既興先命習玄聖之教者使綴於學綴立其制度補其缺治其亂

哲

善本作詰蔡邕曰相助也慈受命為祖繼中為宗皆不毀廟之稱也言仲尼之作亦顯助也

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

宗揚明其昭詰之德 向曰宏亮舉表立相助迪
顯哲智也言大舉洪業立助相宗贊揚前古以臨
哲之跡謂 備哉粲爛真聖 善本作明之式
聖王之道 善本有也字 向曰古道既備 雖臯首髮衡且

善本有也字 向曰古道既備 雖臯首髮衡且
粲爛然其有文章也式法也

密勿之輔比茲 善本無 褊矣 蔡邕曰茲孔子也
善曰謂臯臨后真

阿衡周且也密勿偏儻也 饒曰褊小也言古道之
與守由孔子神明之法式則雖臯陶之徒儻儻同心

為之輔佐功成德 是以高光二聖宸 五臣本
廣此此亦小也 翰曰同蔡注言有德也域所也

居其域 蔡邕曰言高祖光武如北辰居其所而衆
星共之 翰曰同蔡注言有德也域所也

時至氣動乃龍見淵 善曰易曰見龍在
田或躍于淵 向

曰天命既至則候時而動其出也如龍潛而見天下
聰明而人利舉之似龍躍於淵自試欲飛之意也

海內雲蒸雷動電燄 必
日拊翼未幾欲 海內雲蒸雷動電燄 必

良曰效德 胡縊 善曰王莽皆先已諫天
下

其誅 蔡邕曰言二祖即位胡亥王莽皆先已諫天
之所為先除也 善曰史記曰始皇崩趙高

立子胡亥為太子襲位為二世皇帝後陳勝等反趙
高乃使閻樂誅二世二世自殺漢書曰王莽地黃四

年十月漢兵從宣平城門入城中少年朱弟等恐見
漢兵私燒其空門呼曰虜王莽何不出來降莽避火

之漸喜衆兵上臺南人杜吳殺莽軍人裂莽尸 向
曰高光二聖感靈之盛故胡亥死而王莽誅分數謂

身首相離也言天子亦不臨而殺 然後欽若上
之者皆已自誅縊而死泄臨也

下恭輯 善本作 羣后正位度宗 善曰宗每
善本字

善本字 羣后正位度宗 善曰宗每

也言二王既除亂諸侯推而尊之然後敬順天地泰
播諸侯王位居尊也善曰易曰君子正位凝命
而曰欽敬若順也敬順天地之義集其諸侯正位而
就其尊號也謂即天子位也羣后諸侯也度就宗尊

也
有于德不台

五臣本作息字兼有嗣字

淵穆之讓

善曰

淵穆深美之辭也善曰尚書曰舜讓于德不嗣
漢書音義章昭曰古文台為嗣翰曰二聖既除暴
亂諸侯推而尊之乃將讓于有德者自謙不能嗣於
古先聖帝明王之列此深美之讓也淵深穆美也

靡號師矢敦奮搗之容

蔡邕曰矢陳也敦勉也毛詩曰矢於牧野

善曰言漢取天下無名號師衆陳兵詰誓勸勉秉旄
奮麾之容搗與麾音義同銑曰靡無師衆矢陳敦
勉也言二聖取天下無號令兵衆陳列勉勞奮
擊指搗之容也蓋以威德自定也搗與麾同蓋

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

善曰

曰膺膺天命又曰允恭克讓向曰言當天心之正
理以膺天命授堯堯能讓歸功之運也言堯允恭克讓
漢受其福也蓄苗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

去爾

蔡邕曰謂火漢之德也蓄聚也善曰尚書曰火曰炎上孔佐即孔子也能表相祖宗故

曰佐翰曰蓄蘊皆積也言漢德之盛如火炎上有
其光明孔子垂詩書禮樂以助相於時大陳王道亦
如輔佐漢室矣禮樂既盛故去蘊也洋洋乎若德良曰洋洋美
帝

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

蔡邕曰本事曰誥戒事曰誓濟曰

誥誓謂尚書也言漢帝之鋪觀二代洪纖之
儀則尚書所載亦不及也鋪觀二代洪纖之

度其頤責可探也

蔡邕曰洪大也纖細也善曰

鋪布也言布觀殷周二代大小之度其幽深
之跡亦可探究也洪大纖細也曠幽深也並開

迹於一篲

善本作篲字

同受侯甸之

五目本服

弈世勤民以方伯統牧

善白言殷周二代初皆微開迹於一篲並

受夏殷侯甸之服勤勞治人或為方伯或為統牧也論語曰雖獲一匱相子新論曰湯武則久居諸侯方

伯之位德惠加於百姓紀年曰武乙即位周王季命為殷牧師也 翰曰湯及文王累世開迹自於甲微

如起一篲之士以成其山漸為諸侯弈世勤勞以撫下人為一方之長統養百姓也篲土籠也侯甸諸侯

之國也伯長牧養也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

討韋顧黎崇之不恪

蔡邕曰韋象韋顧已姓之國皆夏諸侯黎崇殷

諸侯也湯文王誅之毛詩曰韋顧既伐又曰既伐于崇作邑於豐書曰西伯既戡黎 善曰乘因也言因

其命賜以彤弓黃鉞乃始征伐也 向曰湯文二王皆承夏殷之盛用討不敬也孤弓也黃鉞金飾鉞也

韋顧黎崇皆國名也皆不敬天子之命湯文奉命征之恪敬也

至于參三

夏京遷鎬

皓

亳

善曰參五謂參五分之也言殷周參五而分華夏之地然後

始京遷於鎬亳也論語曰參分天下有其二以殷事殷解朝曰四分五割並為戰國毛詩曰考卜惟王宅是鎬京毛

萇曰武王作邑於鎬京尚書湯誥曰王歸自夏至于亳孔安國傳曰湯遷於亳 良曰周后稷至公劉建夏亂

去邠之誦一也至太王為戎狄所逼遷于岐二也又居鎬三也殷湯至盤庚凡五遷都故曰三五也天子所居

曰華夏京大也鎬亳地名

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

邑

蔡邕曰天邑天子邑也 善曰北面臣位也虎螭如

離徐廣曰離音義訓並與螭字同 回書曰肆子敢求爾于天邑商 濟曰湯武王自北面臣位用龍虎之兵

攻成桀紂以升天子之位也螭龍也言其兵猛如虎威如龍也師兵也革改也天邑天子之邑也是故

聖漢魏魏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

虞育夏甄殷陶周蔡邕曰言測度漢本至唐乃任舜育禹化契成

稷皆為之父母模範也善曰楊子法言曰甄陶天下其在和乎李注曰坳埴為器曰甄陶向曰矧况也泝上也况我大漢以堯為基上溯源流以至深遠乃孕育舜禹而作為殷周矣謂舜禹堯臣也契湯之先祖亦事堯也

稷周之祖亦堯臣也故如孕而生之育而長之甄陶而成也甄謂以工燒器也然後宣二

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蔡邕曰宣編也襲因也高祖光武為二祖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孝明曰顯宗三祖重光天下四宗盛美相因而起也善曰尚書

上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良曰緝熙明也神靈日照

光被六幽蔡邕曰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尚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向曰言天子神靈

如日照天下也六幽謂天地四方幽遠之慶仁風翔乎五曰海表

威靈行乎鬼區蔡邕曰鬼區絕遠之區也善曰尚書曰方行天下至于海表鬼區即鬼方也毛詩曰章及鬼方毛萇傳曰鬼方遠方也說曰區方也鬼方蠻夷遠國也隱

善本作亡無回而不泯微胡璩五曰日本而不

頤善曰頤養也何細而不養言皆養也濟曰邪惡者無不絕而殺之微細者無不安而養之隱惡三邪瑣細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

與蔡邕曰言明定天地人之道明登天之功非堯莫能與也尚書曰昭登于上善曰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地道焉三才而兩之良曰三才天地人也昭明登成績功也言明定三才明成其功非堯不能與鋪聞遠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道

善曰言布聞古之遠策聖德在下之訓作漢不能弘道毛詩曰明明在下毛萇詩傳曰文王之

德明明在天下謂天之下也

翰曰鋪布也遠策謂古之典策有所闕遺者也在下之訓謂政教流訓於

下也言布倫古者闕遺之策使問於天下政教流訓於時則非漢德不弘其道也

至於經

緯乾坤出入三光

蔡邕曰言使日月星辰出入以其期亡臆臆側厖

盈縮之異也

善曰言漢之道能經緯天地出入三光也淮南子曰覆天載地結宇宙而章三光也

經緯猶政治也三光日月星也使其出入躔次不出其道

外運渾元內靈

豪

五臣作毫芒善曰言漢道外則運行於渾元內則

外則運行造化之氣內則渥恩霑於微細也渾元造化之氣毫芒物之微細也

性類循五

作脩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

善曰考口品物咸亨

牛也品物謂萬物也亨通也言物得所其已久矣

盛哉皇家帝世德

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亡與元

蔡邕曰四表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善曰言漢之德能臣古之列辟其功又為百王之君也良曰帝世

謂與堯繼世也翰曰德臣謂有德之臣也列辟謂百官也功君謂有功之君也百王謂諸侯王也皆得

真才能榮名鏡照于宇宙則天子之道尊榮自古帝王無與敵者元敵也乃始虔肇

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

蔡邕曰肇亦勞也善曰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禮記曰王者功成作

樂治定制禮向曰虔敬也肇勞也言漢有此威德乃猶謹敬勞謙戒慎自貶其成功之議自抑其安定

之理不敢論制作至於遷正黜色賓監

平之事煥揚寓內

蔡邕曰漢承周後當就夏正月為年首高祖又以十月至霸上因而不改至武帝太初始改焉賈誼公孫臣等議以漢土德服色尚黃

至光武中乃黜黃而尚赤立殷後曰紹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而監二代矣於四者宣揚海內制作之事猶木章也善曰禮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也改正朔易服色銑曰遷正改正朔也黜色易服色也賓監謂光武封殷後曰紹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客禮之所以敬視此二代之禮樂也則禮樂渙然盛揚於天下也監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

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

蕙死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爾五

人而進曰蔡邕曰慎而無禮則蕙善曰優謂優游也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

毛詩曰二事大夫莫肯夙夜尚書曰內有百官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向曰言禮官既不能傳述帝道三公岳牧之官皆欲進言於帝

也三事三公也寮官命皆也陛下仰監唐典

中述祖則向曰高祖俯蹈宗軌銑曰俯下也世宗武帝封

禪之軌躬奉天經善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良曰孝者天地之經言天子

身行惇睦辨章之化洽善曰尚書曰惇敘九族九族既睦平

章百姓辨與平古字通也翰曰惇厚巡靖黎

蒸懷保鰥寡之惠浹祖頰反蔡邕曰懷安也保養也善曰巡靖

巡狩而安之也毛詩曰日靖四方尚書周公曰懷保小人惠鮮鰥寡濟曰巡謀天下衆庶之人懷安鰥寡之徒其惠燔善本作瘞懸縣字沈肅祗

浹也浹洽也元

羣神之禮備

善曰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度懸祭川曰浮沈

向曰此言祭天地山川也肅祗皆敬也

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

魏

蔡邕曰貌恭體仁則鳳皇來儀善曰尚書曰鳳皇來儀家語子夏曰商聞山書曰羽蟲三百

有六十而鳳為之長

銑曰來儀鳳也言感天子之德乃與常鳥之族集於闕下觀魏皆闕也

肉

角馴毛宗於外圍

蔡邕曰視明禮修則麒麟來應善曰廣雅曰麒麟狼題

肉角家語子夏曰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良曰肉角麟也乃與常獸之類馴於外圍之中馴順

也毛謂獸也養獸之處曰圍

擾緇文皓質於郊

蔡邕曰思睿信立則

白虎擾善曰騶虞也

輸曰擾游緇黑皓白也郭外曰郊此謂騶虞瑞獸黑文白質也

升黃

輝采鱗於沼

蔡邕曰聽德知正則黃龍見善曰禮記曰黃龍在宮沼濟曰此

善曰龍也天子有甘露則甘露降

甘露宵零於

善曰善曰

於茂樹

蔡邕曰鳥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也善曰楚辭曰鸞鳥軒翥而翔飛向曰三足鳥

三足軒翥

善曰善曰

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

善曰善曰

圖合謀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

善曰善曰

日月邦畿

善曰善曰

卓犖方州洋溢乎要荒

善曰善曰

善曰善曰

昔周

善曰善曰

侯之事耳

姬有素雉朱鳥玄拒黃葵

善曰善曰

素雉白雉也太公金匱曰武王代殷四夷聞之

賞越裳獻白雉重譯而至尚書帝覽曰天子登渡河

中流火流為鳥其色赤毛詩曰誕降嘉穀惟鉅雅

大雅曰鉅黑黍也韓詩久傳曰貽我嘉穀

君臣

勤色左右相趨銑曰謂周之君臣喜會其濟

濟翼翼峨峨如也善曰毛詩濟濟多士又曰小

詩曰奉嶂峨峨向蓋用昭明寅畏承聿

懷之福蔡邕曰毛詩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亦以寵靈文武貽燕五且後昆履以懿

鏢善曰鏢善曰鏢善曰

其為身而有顯五且本無而有辭也向曰成

勤恁而旅力以充厥道蔡邕曰恁思也旅陳

命之事漢亦宜勤思陳力以受封禪之

之金勝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蔡邕

宗廟金勝之所在東序牆也尚書曰顯瓊瓊

在東序流演也飾書皆有亡之事尚覽之以演禍

福之驗也向曰答開也恭館置金勝之所也金勝

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絨之以金書云天球河圖在東京

亦以寵靈文武貽燕五且後昆履以懿

鏢善曰鏢善曰鏢善曰

其為身而有顯五且本無而有辭也向曰成

勤恁而旅力以充厥道蔡邕曰恁思也旅陳

命之事漢亦宜勤思陳力以受封禪之

之金勝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蔡邕

宗廟金勝之所在東序牆也尚書曰顯瓊瓊

在東序流演也飾書皆有亡之事尚覽之以演禍

福之驗也向曰答開也恭館置金勝之所也金勝

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絨之以金書云天球河圖在東京

序東廟也秘寶則河圖也此二物皆可以占夫圖

書曰亮章天哲也蔡邕曰亮信也章明也言河

之使視而行之翰曰亮信章明哲智也言孔

先命聖乎也蔡邕曰繇道也言孔子先求道誠

命聖人信而行之也孔體行德本正性也

行正性習堯所履逢吉丁辰景命也蔡邕曰

吉當此時者皇天之命也良曰丁當也景順

命以創制蔡邕曰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應乎

爽以和神蔡邕曰治定作樂以和人神因

三靈之蕃頌祉展放唐之明文善曰三

人也已見陸機高才功臣頌尚書旋幾今日平制禮

樂放唐之文翰曰封禪者所以答天地人之多福

廣帝堯之明德矣蕃多祉茲事體大而允寤

寐次於五臣本心瞻前顧後善曰允信也

事體大武張大信能寤寐常止於聖心不可忘也大

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

向注同豈蔑清廟憚勅天命也五臣本無

乎善曰蔑輕也憚難也勅正也言封禪之事皆述

祖宗之德今乃推讓豈輕清廟而難正天命乎毛詩

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尚書曰勅天之命翰曰言天

子可以瞻前顧後封禪之事皆以光揚宗廟以保洪

業以示萬代豈復輕祖而難告伊考自遂右乃

天者乎清廟祖考廟也勅告也

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善曰伊維也遂古遠

方也戾至也言自遠方以來至於此也楚辭曰遠古之初誰傳道之古封禪者七十二君今加之二漢是

七十有四人也有尚注同不俾而假素罔光

度五臣作慶字而遺章善曰言前封禪之君有天

吉之以光明之度而遺其篇章號曰言自古君王

有天命不使封禪而後物素牒無大慶之瑞亦妄遺

跡於書傳俾使罔無今其五臣本如台貽而

獨闕也善曰尚書曰夏罪其如台孔安國傳曰台

之德者我安可是時聖上固五臣垂精遊

神苞舉藝文濟曰將脩屢訪羣儒俞

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善本饋善本覈胡

仁義善本作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

蔡邕曰斟酌飲也有覈食也肉曰肴骨曰覈水深曰

淵水本曰源叢木曰林澤無水曰藪言六藝者道德

之深本而仁詎之叢藪也天子與羣儒故老斟酌看

懷而行以天應之至也詩曰洞酌彼行潦又曰肴醴

惟旅向曰斟酌飲也饋覈食也言與羣儒故老求

遺德之深源尋仁義之林藪以望符瑞之至亦如飲

食以求其醉飽也饋肉既感羣后之謹辭又

五臣本

尚注同

善曰言前封禪之君有天

號曰言自古君王

有天命不使封禪而後物素牒無大慶之瑞亦妄遺

跡於書傳俾使罔無

今其五臣本

如台貽而

獨闕也善曰尚書曰夏罪其如台孔安國傳曰台

之德者我安可

是時聖上固五臣

垂精遊

神苞舉藝文濟曰將脩

屢訪羣儒俞

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善本

饋善本

覈胡

仁義善本作

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

羣后百官也謹已悉盡也五絲卜辭也碩大也言成
 百官之正辭知其可以也又盡卜者之六慮以知也
 也將絝五臣本作萬嗣揚洪輝奮景炎
 曰揚奮皆振布之意善曰絝使也絝與絝古字通
 也翰曰伴使洪大輝光奮振景明炎盛也言將使
 萬世揚漢德之大元扇遺風播芳烈良曰扇
 振大漢之明盛也烈業
 也久而逾善本作新用而不竭翰曰德刺
 不厭故雖久而逾新也汪汪乎丕天之大理
 其德廣遠故不竭也
 其疇能巨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文選卷第四十八

州學司書蕭鵬 授
 鄉貢進士李大成 授

左從政郎光州學士教授張之淵 授



Handwritten text, possibly a date or signature, located in the upper right area of the page.

Small handwritten characters or a mark located in the lower right corner of the p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選卷第四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注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

呂向李周翰注

史論上

班孟堅公孫弘傳贊

于令升晉武帝革命論

晉紀總論

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

公孫弘傳贊

班孟堅

論曰凡史傳之末作一贊以重論傳內人之善惡命

曰史

贊曰

良曰贊亦論之通稱

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

漸之翼困於燕雀

善曰李奇漢書注云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

翼之材也弘等言皆以大材初困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鶴之志

銑曰此三人進趣相類故連言之鴻水鳥也此三人皆有大材如鴻鳥之羽翼然皆初困俗人所薄燕雀小鳥喻俗人也

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

善曰

曰公孫弘少時家貧受豕海上年四十餘乃舉春秋武帝初即位召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徵賢良

文學對策拜博士遷丞相又曰卜式以田畜為事式以食出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上拜為中郎遷御

更大夫韋昭漢書注曰遠迹謂耕牧在遠方也向曰同善注言皆在高遠之迹以牧羊豕也時謂衡賢

丞補大夫也 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

宴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

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

枚生見主父而歎息

善曰漢書曰武帝為太子聞枚乘名及即位乘

已年老適以安車蒲輪徵乘又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武帝時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上書闕下朝奏暮

召入見謂曰公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濟曰是時武帝時也四夷四方之夷也賓服也制度禮法也闕缺

也不及如前人不
能及也餘同善注
羣士慕響異人並出卜

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古豎善同良

曰芻牧謂牧羊也拔擢皆舉用也桑弘羊洛陽賈豎子也以善心計為侍中衛青其父

奴僕日磳出於降虜善曰漢書曰衛青其父鄭季與陽信長公主家

僅衛媼通生青青姊子入宮幸上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又曰全日磳本匈奴休屠王子王降漢後梅昆耶

王殺之將其眾降日磳以父不降没入官輸黃斯

亦曩時板築飯牛之明已善曰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

營求諸野得諸傳嚴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悲擊牛角而疾

歌矣鏡曰同善注言此數漢之得人於茲為

盛儒雅則公孫弘重仲舒倪寬善曰漢書曰倪寬治

尚書為侍御史上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篤行則石建石慶善

漢書曰石奮長子建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良曰篤厚也厚行謂孝謹也質直

則汲黯卜式善曰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潁陽人

言郡國不便鹽鐵船有筭可罷濟曰質正也直講汲黯謂武帝曰陛下內多嗜慾卜式數言郡國不便

帝皆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善曰漢書曰韓安國所推

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此皆天下名士又曰鄭當時字莊陳人也為大司農每朝候上

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進之上唯恐後

銑曰推舉也安國所推舉皆當時能士鄭當時常四郊置驛以迎定令則趙禹張湯善曰漢書曰張湯遷太中

天下賢士

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又曰趙禹
爨人至中大六聲音部 銳同善注 文章則司

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善曰楚辭曰臯

禰滑稽如脂如韋王逸曰轉免隨俗也漢書曰枚臯
字少孺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以故得踈黷 向曰

相如與史遷同姓 應對則嚴助朱買臣善曰漢書

曰嚴助為中大夫與朱買臣並在 歷數則唐都

落下闕善曰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方士唐都邑郡

郡閭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武帝時友人

同縣譙隆為附待詔太史更作太初歷拜侍中辭不

受風俗通曰世有落下闕 協律則李延年運籌

則桑弘羊善曰漢書曰李延年中山人坐法

羊以心計為侍中 濟曰 奉使則張騫蘇武

善曰漢書曰張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去十

三年得還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

將以不乏封騫為博望侯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也武

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徙武

北海無人處杖漢節牧羊武留匈奴十九歲乃還 將

帥則衛青霍去病善曰漢書曰衛青字仲卿

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 向 受遺則

霍光金日磾善曰漢書曰武帝病篤霍光曰如

行周公之事光諫曰磾日磾亦曰臣不 其餘不可

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

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

善曰國語曰祭公謀

其緒 良曰其餘謂諸道術者勝盡也興起也言定

作功業制度後代無能及武帝也統紀纂繼洪大也

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

續脩大業謂 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 善曰六

脩武帝故事 六經也漢書武帝詔曰察吏民茂才異等 翰曰六

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章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

善曰漢書曰蕭望之修 齊詩事同縣后倉乘立

賀字長公從京房受易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為郎至

少府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至長信少府韋賢

修詩傳子玄成至丞相嚴彭祖字次公與顏安樂俱

事睦孟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為太子太傅穀梁慶

有尹更始為諫議大夫 銑曰蕭望之脩齊 劉向

善同善注言此六人並以儒術進為著職也 王褒以文章顯

向曰王褒劉向以文 章諫諍見幸於帝 將相

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

善曰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孺宣帝即位為大 司馬車騎將軍村延年字幼公為大僕給事

中宣帝任信之即奉駕入給事中 濟曰趙充國討 西羌有功封營平侯魏相邴吉于定國皆丞相并有

名 治民則黃霸王成龍共遂鄭弘召信 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

之屬 善曰漢書曰黃霸字次公為揚州刺史宣帝 以為潁川太守王成為膠東相政甚有聲宣 帝最先褒之龔遂字少卿宣帝以為渤海太守又資 富實獄訟止息鄭弘字釋卿為淮陽相以高第入為 右扶風召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 曰召父韓延壽字長公為東郡太守吏民畏愛號之

之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尹翁歸字子况拜東海太守
東海大治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守京兆大尹登
擢伏如神嚴延年字次卿為涿郡太守道不拾遺張
敞字子高河東人守京兆尹抱鼓籍鳴市無偷盜
良曰言此數公皆在
職平直而有聲譽

皆其功迹見述於後世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于令升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于寔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

國史遷散騎常侍卒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二年評論切中

咸稱之善 號曰論者論革

命之事革改也言改魏命歸於晉故史官作此論以論之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

非人事也 善曰尚書曰俟天命淮南子曰二

曰俟待謝序也言帝王必待天命而後興且有代序興廢皆非人事所能致也

時興建不同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變一文

朝三而改尚書大傳曰文質再而復言帝王之興或以文或以質其立不同也

之有天下者栢皇栗陸以前為而不有

應而不求執大象也 善曰莊子曰獨不知至

栗陸氏若此之時則至治也淮南子曰天地大矣

而弗有老子曰執大象天下往良曰栢皇栗陸上古帝王號為謂為理而不自有其功應請應德而不求其報象法也言如此之理但教淳素之大

黃世及以一

五臣本

民也

善曰父子相承以

克曰昔帝纘氏有不材子杜預曰帝纘黃帝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 翰曰世及謂父子相承也言

如此以一人之心

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

魏外禪順大名也

善曰謝靈運晉書禪位表曰夫唐虞內禪無兵戈之事故

曰文德漢晉外禪有翦伐之事故曰順名以名而言安得不借稱以為禪代邪靈運之言似出于此文既

詳悉故具引之

湯武革命應天人也

善曰周易

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向曰湯伐桀武王

伐紂以啓其昏暴天人厭之故應而伐 高亮爭

伐定功業也

善曰漢高祖及光武也仲長子昌言曰高光二祖之神武遇際會而

不能得管子曰禹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放紂以定

湯功也 齊曰高祖光武

各因其運而天下

隨時

隨時之義大矣哉

善曰周易

無時字

隨時之義大矣哉

曰隨元亨

敬其事則

五臣無

命以始今帝王受命

而用其終

善曰尚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孔安國曰將即政故至文祖廟告也

魏志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位于晉嗣王左

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孤突數曰

時事之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命以時卒闕其

事也 翰曰古者謂堯也事謂萬機之事也始初也

今謂陳留王也終謂終 豈人事之于其天意

乎

銑曰言終始不同豈

惟人事邪乃天意也

晉紀總論

向曰此論自宣帝至愍帝合其善惡而論之是名總論矣

于令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

運而仕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陶謙奏記於朱馬曰將軍既文且武應運而出

英雄也碩大也應運謂應聖人之期運也仕謂魏武為漢丞相時懿任文學掾

值魏大

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

于寶晉紀曰魏武帝為丞相命高祖為文學掾每與謀策畫多善

服輿軫驅馳三世

善曰于寶晉紀曰魏文帝即位為丞相長史明帝即位遷

驃騎大將軍 翰曰輿軫車也魏萊輿也二代謂文

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

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

善曰管子曰聖君任

法不任智任數不任說尚書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銑曰言宣帝志性深阻如城府之深固也又能寬綽容納於物數術也御使也言任數術之人使

愚咸懷小大畢力

善曰尚書穆王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東觀漢記太史官

曰明主勞神忠臣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

引州秦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

魏志曰鄧艾字士林義陽人也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以為掾遷尚書

郭頌世語曰初荊州刺史裴潛以州秦為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由此為宣王所知歷充

州刺史 濟曰隙卑細貌也善武而秦 故能西

善文言宣王能委任之各盡其事也 擒 善本不 孟達東舉公孫淵 善曰于寶 晉紀曰淵

城太守孟達反高祖親征之屠其城斬達魏志曰公 孫淵為遼東太守景初元年徵淵遂發兵進於遼

自立為燕王三年遣司馬宣王征淵斬淵 首洛陽 良曰孟達為金城太守擒執也 內夷

曹曰爽外襲王陵 善曰于寶晉紀曰高祖與曹 爽俱受遺輔政爽驕恣舊

高祖乃奏事永寧宮爽兄弟以侯歸若有司奏爽 門張當辭道爽反狀遂夷三族又曰高祖康寧

王陵于壽春初陵以魏主非明帝親生且不明也謀 更立亮王彪陵聞軍至面縛請降高祖解縛反服

之送之京都飲藥 神略獨斷征伐四克 善曰魏 而死 翰同善注 神略獨斷聖王之法也法言曰湯武相征伐四

曰兼聽獨斷聖王之法也法言曰湯武相征伐四 克也 魏曰神略言智如神斷決也四克謂克於四

方 維御君后大權在已 善曰春秋孔安國曰 天子執國諸侯得之

大權成 向曰維持御使也羣后衆 官也雖柄言國柄在已謂高祖也 屢拒諸葛

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 善曰

漢書曰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左 氏傳官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濟曰

諸葛亮蜀將也節制言亮軍士有節度制法也支亦 拒也輔車之勢謂吳與蜀為援助而宣王能拒之

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

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 善曰于寶 晉紀曰世

宗景皇高祖前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又曰太祖文皇 帝母弟也世宗嗣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同易

日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良曰屢數也亦邊也 關象法也言晉之興盛大法從此始立也 善曰繼

業謂相繼以成市業者也
玄黓且亂內欽誕冠外
善曰元寶

書今李豐推太常身侯之謀發大將軍世宗聞之乃遣王羨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隊放惡言勇士

築投之之夷三族又曰場列刺史文欽自晉夷死後隲懷異志乃為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自帥中軍討之欽敗得入死又曰鎮東大將軍諸葛誕或于我太祖親率六軍東征拔之斬誕首也三族也 魏曰善

注**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
向曰潛謀玄豐也幾微兆見也**淮**

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

烈
善曰左氏傳曰咸黜不端尚書王曰公劉克篤前烈 濟曰淮浦許洛謂欽誕也震動咸皆

言皆黜異心圖謀之**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

蜀
善曰子寶晉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粗部

姜維於谷中使鎮西將軍鍾會自驩谷東漢書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下推轂曰闔以內寡人

馳之闔以外將軍制之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

送鍾會鄧艾為將征蜀破一得蜀地名也**三關電掃劉禪入臣**
善曰

吳志劉禪曰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張瑩漢南記曰蜀有陽平江關白水北為三關于寶晉紀曰

鄧艾進軍城北蜀主劉禪面縛與觀詣蜀門范曄後漢書書忠說中騎將軍皇甫嵩曰旬月之間神兵電掃

八臣謂怪也餘同善注**天符**
善本作**人事於是**

信矣
善曰東觀漢記耿純說上曰天時人事已可知矣**始當非常之**

禮終受備物之錫
善曰于寶晉紀曰天子命太初為王左氏傳之魚曰備物典策 魏曰**名器崇**

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

向曰崇高也周公代成王攝政伊尹夏賢

臣輔太甲放於桐宮故云權制嚴也

至於世祖

遂享皇極

善曰世祖武帝也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極大中也

濟曰享當世皇極天子位也

正位居體重言

慎法

善曰周易曰君子正位居體也法言曰重言慎行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良曰正位

天子位也體謂得中正之體而重其言語慎其法令

仁以厚下儉以足

用

善曰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毛詩序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

和而不

弛寬而能斷

善曰論語曰君子和而不同韋昭國語注曰弛寬也尚書曰寬而栗

新猶天地

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

毛義曰周易舊邦其命惟新周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人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

善曰毛詩曰無念爾祖

脩厥德

句曰建德脩治也言武帝脩先

腹心不

同公卿異議

善曰腹心謂近臣也異議謂張華

而獨

納羊祜之策以從

衆

善曰于寶晉紀曰征南大將軍羊祜來朝上疏云以國家之盛強臨吳之危樊軍不踰時刻可

必也上納之而未宣立氏傳變武子曰善鈞從衆夫

善衆之主也從之不亦可乎良曰上納其策以從

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

羣議

衆人之善

善本羣議

而杖王杜之決

善曰于寶晉紀曰咸寧五年龍

且寶時運宜征伐上將許之賞奇昂等畢諫以為

不可張華固執之杜預亦上疏上先納羊祜之謀

又謂張之決乃發認諸方大舉也杜預武帝年

王濬杜預舟二峽介馬桂陽秦翰之粟命之曰

預舟之役劉淵林蜀部賦注曰三峽巴東永安縣有

駝山相對民謂之峽左氏傳曰晉郤克與齊侯戰于

說齊侯不侯介馬而馳之漢書曰有桂陽

郡高帝置之銑曰三峽山名桂陽郡名

二時江湘來同善曰于寶晉紀曰咸寧五

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

渾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太康元年

四月王濬設謀入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與禰降于

濬毛詩曰淮夷來同也向曰役謂舉師役夷吳

也三月一時江湘吳險固也來同謂並歸晉

蜀之壘垣通三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

域班正朔於八荒善曰漢書曰賈捐之曰堯舜

善曰考議曰正朔所加莫不歸義甘泉賦曰八荒協

兮萬國諧濟曰夷平也壘垣軍壘也吳蜀俱帶

山故云勝塞也堯也虞舜也舊城謂舜禹太平

之域也班布也正朔謂歷數也八荒八方也

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善曰禮記子

同文車同軌良曰太康武帝年

號也吳蜀平故云同文同軌也

糧棲敵行旅草舍外閭不開善曰東觀漢

七年商賈重寶單重露宿牛馬放牧道無拾遺

子曰昔容成之時置餘糧於敵首蔡邕胡廣碑曰

糧棲乎畎畝毛詩曰召伯所茇毛萇曰芟草舍也

記曰外戶不閉謂之大同翰曰餘糧棲畎謂禾稼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之穗於田畝之中不收如鳥之棲宿耳舍
宿也 行旅草宿間門不閉言無盜賊也 民相遇

者五臣無如親其匱乏者取次具於道路

善曰禮記孔子曰昔者大道之行也人不獨親其故

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善曰莊子孔子曰

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雖

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

生百世善本作代之一時矣善曰東觀漢記詔曰吏

獲神契曰天下歸往人人樂生論語曰百世可知言

濟曰言雖未洽上古太平之風然亦足以武皇既崩山陵未乾

揚駿被誅母后廢黜善曰漢書霍光將軍

承平元年詩太傅揚駿遷太后楊氏于永寧宮受廢

為庶人居於金墉城 良曰山陵未乾言時近也駿

為太傅作亂被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

以二公楚王之變善曰下齊晉紀曰太子太傅

行廢立之事楚王孫殺太宰汝南王亮大保衛

率以二公既云楚王孫殺太宰汝南王亮大保衛

雲宣詔免肆付廷尉瑋以矯詔宗子無維城之

失誅 韓曰夷誅也族門也助而闕伯實沈之卻歲構善曰毛詩曰

城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沈居曠野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闕伯實沈

干戈相討言諸王兄 師尹無具瞻之責與

隊三戮辱之禍日有 善曰毛詩曰赫師尹

善曰毛詩曰赫師尹 至乃易

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謬 善曰

善曰 晉曰惠帝永康二年禪位于趙王倫倫以兵

上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安宮中書令譚播去

史竄星變事當有免 濟同善注 民不見德唯亂是聞

善曰左氏傳卜偃曰民不見德唯戮 朝為伊周

是聞 良曰人不見為德但聞為亂 夕為桀跖

善曰莊子曰施不及三王天下大賊 善惡陷於成敗

善曰李寶勳 致譽者於勢利於且輕薄干紀之士後

善曰李寶勳 致譽者於勢利於且輕薄干紀之士後

善曰李寶勳 致譽者於勢利於且輕薄干紀之士後

善曰李寶勳 致譽者於勢利於且輕薄干紀之士後

善曰李寶勳 致譽者於勢利於且輕薄干紀之士後

善曰李寶勳 致譽者於勢利於且輕薄干紀之士後

善曰李寶勳 致譽者於勢利於且輕薄干紀之士後

善曰李寶勳 致譽者於勢利於且輕薄干紀之士後

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

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自漢書

前三一上為鈞四鈞為石左氏傳曰晉將敗之役魏

也言亂人獲者更執國政天子禁兵不得自專言兵

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揚善曰于寶晉惠紀曰

武勇以西赴益州兵不樂西征李辰因之誰囑百

劉淵王彌撓善曰李辰石冰二人

之於青其異善曰于寶晉紀曰劉淵遷離石遠謀

劉淵王彌撓善曰李辰石冰二人

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

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善曰于寶晉懷紀

天子蒙塵於平陽又愍紀曰劉曜寇長安

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

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善曰管子曰不

四維不張國乃滅土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

齊曰失權為樹立繼嗣失權宜也非才謂不得人也

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

此也

不遺一民同善注 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

不哀哉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劉曜入于京都六宮幽

胡張平為妻 翰曰虜後 夫天下大器也君羊

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

也 善曰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

可入及六善任牧養者耳同易曰愛惡相攻而吉凶

羊情偽相滅福利害生六韜曰利害相襲猶階環之

無端 鈔曰大器天子之器也羣生萬人也 若積

畜養也 攻言也言愛惡利害相傾是其常勢 水于防燎火于

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執動者未可以

爭競擾 濟曰言治天下之器者當用大道

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打其大患而

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 善曰禮

記曰聖 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

不謂浚己以生也 善曰左氏傳子產高壽於子

西以告宣子曰毋寧使人謂

子曰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杜預曰浚取也

善曰上德謂古之賢王也生善浚取也言聖王布德 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

嵐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

善曰毛詩曰鵲彼晨風

風鬱彼北林孫卿子曰川淵深而魚歸歸之刑政至而百姓歸之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國家者士人之居也

銑曰感而應之謂聖德之正而人歸之也晨風鳥也林茂鳥歸之淵深魚趣之君有德則人附之此

晉相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

義向曰聖人應天順人隨運以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

斷刑罰以威之善曰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毛詩序曰君臣上下動無禮

文左氏傳叔向詒子產書曰嚴斷刑罰以威其民濟曰設禮文以防君子者刑書以威小人謹

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善曰孝經曰示之以好惡

知禁謝承後漢書曰朱雋宣國威靈審示求

明察以官之篤焉愛以國之故衆知向

方善曰左氏傳叔向曰猶求聖哲之主明察之官

忠信之長慈惠之師禮記曰樂行而人倫方翰曰求明齊之人以為官人君厚慈愛之惠皆樂

其生而哀其死善曰鴟冠子所謂悅其教

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善曰孟子

國行仁政民悅之猶解倒懸也老子曰安其居樂其

俗趙岐孟子章指曰治身勤禮君子所當守語曰子

路治蒲孔子曰此其恭節以信故其人盡力廉恥

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胃懷善曰管子四維故

三曰廉四曰恥禮記曰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故

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

論語子張曰上見危致命又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一濟曰言人被君之化具有危難則授命而

死終不求生傷義也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

作亂之事乎善曰漢善淮南王安上疏曰陳勝呼之以犯綱紀而為亂子言不可也良曰

千犯也紀綱也言人各守節義安可呼之以犯綱紀而為亂子言不可也基廣則難

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

遷善曰文子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本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安翰曰傾崩也理

節謂政教有條理節度也膠也言君布仁惠之基根深廣又不失理節則人心固結而不可遷也

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

僻王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善曰左氏傳曰今王時新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王賴典刑以維持之也

不遷故長久向曰言積之累代有天下者中

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

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

本也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樂

便工為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

死亡乎為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

今這封而美言之故曰延陵季子也善知樂入其國

聞樂聲則知存亡長短之期也然樂則體人之情所以昔周之興也成稷生於姜嫄而

安危也

天命

王臣作下

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善曰

厚曰

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良曰姜

也

后稷母名也后稷周之祖先播殖百穀以養

人而天下皆蒙之而文王武王承

至仁之後故能成功而王者也

故其詩曰思

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

爾極

善曰

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周公思先祖之

民乃粒

天下無不於此得其中者言反其性

克能也

言后稷有功能配天而食蒸衆也極守也言

衆民蒙播殖之教

又曰實穎實粟即有節

皆於后稷而得中

家室

善曰

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穎垂穎也鄭

於節就其家室無變更也

后稷教世種黍稷竟政封

善曰

實是也粟嘉成也

後者居竟以有功封之

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

云邠之幽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糗糧

于橐

于橐

善曰

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橐小山

以處其民

別於大山者也鄭玄曰由原而升

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民居

濟曰陟升也嶽小山

也

以至於大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自

姓之命杖策而去之

善曰莊子曰太王亶父

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

毛詩大雅文也左傳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毛萇曰光大也鄭玄曰載始也始使之顯著也銑曰克能類言也言能明能善為君長始賜光大之德於子孫也載始錫賜也至

于文王備脩舊德而惟新其命

善曰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鄭玄曰太王國於周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向曰備具也舊德謂王季之德也言文王脩王季之德而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

翼翼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小心翼翼恭順之貌也昭明也聿述也懷思也謂能明事上天又能述思多福向曰翼翼恭勤貌昭明也聿述也懷思也謂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

厚仁及苴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

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

善本有者字善曰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由此觀之謂已上事也仁及草木謂澤及行也睦親也黃耆黃髮老人也言能親九族用黃髮之言以成福祿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

善曰禮記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玄毛詩箋曰法度莫大於四教翰同善注尊師傳

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

道

善曰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覃兮毛萇曰葛所以為絺綌給女功之事煩辱者也銑曰師傳女自傳母也澣濯洗浣之衣也煩辱謂備其功之事以教天下為婦人之道使恭儉勤勞也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

邦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刑法也鄭玄曰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又能為正治於家邦向曰刑法也寡妻嫡妻也言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又能正理於國家是以

漢濱之女守絜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

一之德善曰毛詩口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鄭玄曰女雖出將漢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

由貞絜使之然也毛詩曰肅肅免置施于中林耕耕武夫公侯腹心鄭玄曰亦言賢濟曰言能化之使

有絜白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

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善曰

六月序也鄭玄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良曰天保詩篇名以下諸詩也內謂諸侯也言並以禮

化中國采薇詩於是無是子天下三分有二

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

曰天命未至善曰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

已矣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會於武王郊祀下者八百諸侯史記曰武王至於孟津諸侯皆

曰帝紂可伐武王曰天命未至也翰曰言文王為西伯三分天下二分屬又王文王猶事紂武王伐紂

八百諸侯不期而至武王曰天命未可也言能以謙退之道而人歸焉以三聖之智

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

保大定功安民和衆善曰琴操曰崇侯諫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

武王曰獨夫受法惟作威孔安國尚書傳曰湯順天

應人逆取順守左氏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銑曰三聖謂文王武王周公

也天下之人曰心離於紂故曰獨夫也名教
謂號令也保安也謂安定大功以和衆也 **猶著**

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
善曰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

善也。曰著明也大武武王樂也容盛也雖有大武之功孔子猶曰未盡善也
及周公

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

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

善曰先詩七月序也 濟曰遭變謂管蔡流言也陳列也謂列先祖之德於詩也農謂播殖之事女工謂

序也
故自后稷之始其基靜民十五王而

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

而康克安之
善曰國語曰靈王二十年設洛開王欲墮之太子晉諫曰后稷始基

也如以韋昭曰其始也靜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脩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

五王謂后稷不窋鞠陶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俞公非高圉亞圉公組大王王季文王也十八者加武王

成王康王井上十五 良曰十六王至武正也始居王位也十八王康王也克能也
故其積其樹本

言積仁至此始能安理天下者
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

纏綿也
五臣無也字 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經緯禮律王肅家語注曰經緯猶織以

成之也國語祭公諫父曰勤恤民隱 翰曰節理謂以節度理人也恤憂隱微也纏綿遠也言文王結其

本根
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

及其安民
五臣 善曰
立政者其揆一也
春秋

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
文又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左傳楚子曰夫武
安民和衆豐財尚書有立政篇孟子曰先聖後聖其
揆一也 銑曰言周上代有文有質雖其不同安人
為政度之一 致也揆度也 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

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 善曰禮記孔子曰昔者魯

公伯禽有為為之 向曰烈盛也百王謂先代之帝王捷急也三代夏殷周也盛急如此蓋取天下為己而不為人也 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

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 善曰

左氏傳司馬侯曰或乃多難尸子曰便事以立官也以固其國 濟曰多難謂四方未靜也桀傲也言族在用人兵戎其英雄誅其傲慢以 受遺輔政屢屢遇

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 善曰魏志

曰齊王芳字蘭明帝崩即皇帝位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以太后令遺芳歸藩于齊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也良同善注言齊王不明不得如太甲反位於亳也亳太甲都也

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 善曰魏志曰

魏字士彥齊王發即皇帝位魏長春秋曰帝自出討文王擊戰鼓出雲龍明賈充自外入帝師潰騎督成倅弟濟以牙進帝崩于師尚書曰推子沖人弗及知又周公曰朕復子明辟 翰曰齊王發立高貴鄉公尾後舉兵相府誅文王不克舍人成濟以戈中帝崩於車也冲童也昔周公攝成王政後復子明辟而高貴童昏不得如成 王反明君之位 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

三善作分八百之會也 善曰二祖景文 銑曰一祖謂太祖文皇帝代

桓武皇帝并言二者但取其逼近也禪傳也
是其

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

寡純德之士鄉之不二之老善曰景福殿賦曰武創元

基尚書曰昔君文武則有不二心之臣 向曰言立根本急速不如先代武王寡少也純厚也不二謂不

二心之風俗淫僻取尚失所學者以莊老

為宗而黜六經善曰于寶晉紀劉弘教曰太康以來天下共尚無為貴談莊老

少有說事 濟曰淫過僻邪也言風俗過邪以高尚為恥辱而人失所 良曰黜退也莊老放誕為德六

經以莊老為本言學者皆重放誕而退莊老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

名檢善本作檢 善曰王隱晉書曰王衍不治經

元唐以來以儒術清儉為僻俗 魏曰虛薄虛談也名檢法度也行身者以放濁

為通而狹節信善曰劉謙晉紀應瞻表曰以容放為夷達王隱晉書曰貴

遊子弟多祖述於阮籍同禽獸為通又傳玄上疏曰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也 翰曰時以放情濁

行者為通而以節信為褊狹也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

居正善曰鄭玄毛詩箋曰祿仕者苟得祿而已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 向曰苟且之容而進

仕者則貴之居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

勤恪善曰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望空者空顯以台衡之量尋丈謹案日以蘭蕙之器

齊曰望空謂不識是非但望空者白而已恪謹也是以目三公以蕭杌

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善曰于寶晉紀云言君上之議

虛談也蕭初未詳 良曰言時名目三公皆蕭初自
放 概無為名無標著上議以正朝廷者則家虛

之 劉頌 屢言治道傳咸母糾邪正皆謂

之 俗吏 善曰于寶晉紀曰劉頌在朝忠正才經政

行又曰尚書郭恪出赴妹葬疾病不辭左丞傳咸糾

之尚書弗過王隱晉書傅玄曰論經禮者謂之俗生

說法理者名為俗吏 翰曰屢數也理道謂理人之

道糾彈也言此二人論至道彈邪正時皆謂之俗吏

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

夫文王日具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

者蓋共嗤點 五臣以為灰塵而相詬

病矣

善曰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具弗皇暇

以事一人鄭玄毛詩箋曰言時人骨肉無相詬病也

詭文曰詭取也 向曰嗤笑黜辱也言文王仲山甫

之勤者皆共笑辱輕之 由是毀譽亂於善

惡之實情匿心奔於貨欲 善本之塗選

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 善曰謝承

強上疏曰苟寵所愛私擢所幸不復為官選人反為

人擇官也 濟曰言毀譽善惡皆不知其實也惡邪

也欲貪也選者不復為官擇 而秉鈞當軸之士

賢為官者但擇所利而趨 身兼官以十數 善曰毛詩曰秉國之鈞四方

當無處中括囊不言 良曰秉執鈞平軸重 大極

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有五臣

善曰漢書解故曰機事所總號令攸多誘廣曰

機密之事翰曰要善也言大任者極其重重皆少

能錄人善政故機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微之事多失也

超越不拘資次善曰崇譚論曰非勢家之子

言貴戚子弟皆不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狗資次而超道

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悠悠周流之

貌風塵以喻行辱也晉諸公讚曰人人望品求者奔

競向曰悠悠逐貌風塵喻微俗列官千百無

讓賢之舉善曰孫卿子曰天子千官諸侯百官

統曰言官雖多無子真著崇讓而莫之首育能讓舉賢人也

善曰于寶晉紀曰時禮讓未興賢者多生帶少府劉真

著崇讓論孫盛晉陽秋曰劉真字子真平原人

曰疾時貪競而子稚制九班而不得用善曰

得君不能省察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善曰孫盛晉

書曰劉頌字子稚轉吏部尚書為九班之制裴頠

有所駁翰曰作九班之制以別尊卑為裴頠所駁

事不見從其婦女莊擲織維善曰孫盛晉

校尉傳咸勁直正厲果於從政先後彈奏百寮王戎

多不見從其婦女莊擲織維善曰孫盛晉

糾百僚多其婦女莊擲織維善曰孫盛晉

不見從其婦女莊擲織維善曰孫盛晉

婢僕善曰禮記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

與漱櫛織筭織維見下句向曰櫛梳也織

理繒帛也言皆未嘗知女工絲枲善曰禮記曰女子十年

未嘗知女工絲枲善曰禮記曰女子十年

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善曰禮記曰女子十年

不出執麻枲治絲麻織

無組糾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毛詩曰乃生女子無非無儀酒食是議濟曰絲治蘭也臬蘇也謂緝績也中饋謂祭祀之具言食祿之家婦人皆不嘗知此事矣先時而婚任情而

動故皆不取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

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

有黷亂上下

善曰爾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禮記曰婦將有事大

小必請於舅姑又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美也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勝之以

逆媵禮記曰婚禮者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尚書說命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良曰禮男三十

而婚女二十而嫁先時不依禮而早婚娶也反易剛柔謂陵夫之政媵亦妾類黷亂上下謂不恭也父

兄不

善作弟字

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

責之聞四教於古倍貞順於今以輔佐

君子者哉

善曰禮記曰古婦人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列女傳宋鮑叔宗曰

貞順婦人之至行也詩序曰后妃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翰曰不氣不非俗以為是也四教四德也貞順者婦人之志行也言為淫逸妬忌天下禮

也貞順者婦人之志行也言為淫逸妬忌天下禮也

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

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

離其薪燎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若積大水而失其隄隄矣銑曰鑿契箕也言禮

法刑政既壞欲望為理其猶構室而去其薪積水而決隄防畜火而離薪燎也國之將亡

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

善曰左氏傳齊仲孫謂齊侯曰臣聞國之

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故觀阮籍之行

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五臣有也字善曰

禮法代以為達人則知禮教崩弛也弛廢也察

庾純賈充之事五臣而見師尹之多僻

善曰于寶晉紀曰賈充饗寮官庾純後至充曰君行

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有小市井事不子是以

後世俗言然乃相為伍伯又曰充之先為市魁故考

以戲答良曰同善注師尹大臣也僻不正也

乘吳之功而善無知將帥之不諱善曰

晉紀曰王渾愧父造江而王濬先之乃表濬還詔不

思郭欽南箕成此貝錦射曰考校也王渾與王

之謀而悟戎狄之有覺善曰于寶晉紀街史

欲彌痼歷古為患今西北郡皆與戎居若百年之後

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盟津及平

吳之蓋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置馮翊平陽帝弟

覽見傳立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善曰于

傳立上書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

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又上謂劉毅

曰朕方漢何主對曰相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愈

已為治方之相靈不亦甚乎對曰相靈嘗官錢入於

之論而觀寵賂之章善曰于寶晉紀司隸校

諸流行所宜深絕又曰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作錢神

論左氏傳曰取卽大鼎千宋臧哀伯諫曰官之牛

路彰也 濟曰核考也言民風國勢如此難

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善曰賈誼漢書

能不及中庸論語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

父矣何晏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公羊傳

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受何休曰引文王者文

王姓受命制度也 良曰中庸謂非賢非愚之才守

文謂守常平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

得之於聲樂善曰左氏傳曰初平王之東遷也

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又曰季札來聘

請觀樂仗工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論同

注范曄又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善曰左氏傳曰范曄反自鄢陵之役使其祝宗析死

死無及於范氏之福也漢書賈誼上

疏曰可為痛哭者一也 銑同善注又況我惠

帝以蕩五臣蕩之德臨之哉善曰臧榮緒晉

衷字正度武帝前太子即皇帝位毛詩曰蕩蕩上帝

下民之辟 向曰晉室禮樂崩壞賈誼曰帝諱

之且猶不濟況我惠帝故賈后肆虐於六宮

以放蕩之禍而臨之乎

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

特繫一婦人之惡乎善曰于寶晉紀曰賈庶

取后在宮不恭雖而甚妬忌有孕者輒殺子或以手

執搥之子隨刃墜又曰韓壽妻賈午實始助亂 濟

曰賈后惠帝后肆縱虐殘也六宮中宮也言六者取

象坤數也韓午壽妻賈后妹也相助為妬忌姪亂事

也言晉室不道而致敗壞懷帝承亂善有之得

豈獨繫賈后一婦人也

位羈於疆臣善曰于寶晉懷紀曰大傅東海王越總共輔政良曰承亂謂繼惠

帝之亂也羈束也疆臣謂東海王越也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

虛名善曰于寶晉紀曰洛京傾覆秦王業避難密南越許穎豫州刺史閻鼎以天下無主有輔

立之計翰曰洛陽傾覆秦王業避難於許豫州刺史閻鼎立以為主後遷於長安也言徒廁天子之名

而無天下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

雄不能取之矣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

名也銳曰去謂去晉然懷帝初載嘉禾生

手南昌善曰徐廣晉紀曰太康五年八月嘉禾生南昌九月懷帝生毛詩曰文王初載

天作之合載猶生也向曰載年也嘉禾瑞穀也南昌郡名均言乳者又云

豫章有天子氣善曰于寶晉紀曰初建昌者言豫章廣陵有天子氣

曰望氣者謂占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善曰

侯之人人也毛詩曰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史記太史公曰遊興

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

之權皆卒於傾覆善曰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立為皇太子賈后無

子妬害甚廢太子為庶人送太子于許昌宮之別坊矯詔使小黃門孫憲害太子趙王倫既殺賈后帝

詔證通為愍懷皇太子又曰武皇帝男允字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孫秀既害石崇等以懼允允遂

圍相府相國趙王倫閉門允兵四勝陷後無前倫度偽去有詔助淮南王王下車受詔遂言允又曰

字章度封成都王拜越屯驃校尉趙王倫篡位願謀舉義兵迎天子倫死後廢太子暉立穎為皇太子

方慶穎歸蕃遣曰傲殺之於鄭文曰又字士度封長沙王并步兵校尉齊王固相國改縛至上前以此左右斬之河間王嗣位廢太子立成都王發先誅入出征連戰敗走遂誅之韓曰同善注言此數王誅幾豈非命也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

善曰于寶晉惠紀曰詔豫章王熾為皇太子弟皇帝崩太弟即位崩蓋曰孝懷皇帝尚書曰天位艱哉劉

向之五臣識去滅亡之後有少而善作水

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善

賴明按愍帝蓋秦王子也善有得位於

長安善本又有固秦地也善曰于寶晉傳曰

太子本吳孝王之子出為秦獻王後皇帝崩太子于

南陽王為右丞相是得朋也而西以南陽王為

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善曰于寶

琅邪王劭曰今以王為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

右丞相南陽王督陝右諸軍事上諱業故改鄴為

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

皇極不建禍辱及身善曰尚書考靈耀曰

也皇極大中也向曰徵祥謂識與嘉禾也豈

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

道弘人者乎五臣作也字言曰毛詩曰上帝

皇天於我懷帝有二心乎何其先降溥耀之靈
祥瑞而速滅亡哉應由人不能弘道

采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善曰

與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嗣為琅邪王愍帝
于平陽陟皇帝位國語史傳曰黎為高辛氏火正以
溥耀敦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
嘗不章韋昭曰溥大也耀明也 良曰黎為高辛氏
火正有溥耀之德故其子孫昌盛也烈業也渝變也
晉承黎之後故云然言天子業未變故大命再集其
東晉也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蔚宗翰曰配至尊名為皇后者
昌世明為海內小君也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

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

一御女善作
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

體天三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

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

展頌官分務各有典司善曰禮記曰舜葬於
蒼梧之野蓋三妃未

之禮也鄭文曰帝嘗立四妃矣舜后妃四星其一明
為正妃餘三小者次妃也帝堯因為至舜不告而
不立正妃但立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
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妻十二則夏制也以虞夏
及周制差之則則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
及周人上正帝嘗立正九妃又三九二十七合八十八
及增之合百二十一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婦也嬪
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

及增之合百二十一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婦也嬪
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

及增之合百二十一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婦也嬪
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

及增之合百二十一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婦也嬪
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

之法教九術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

神敘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女御書

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

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也統曰夏官以上略其

禮制不載此文向曰闈宮中房也四教謂志德婦

言婦容婦功序理也言此百二十員布官分掌各有

典掌頒布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善曰毛詩曰

務事也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

史不記其過其罪殺之濟曰皇后有女史之官彤

管赤管筆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善曰

列女傳曰齊孝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

也孝公遊於琅邪華姬從後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

驛馬載姬以歸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翻耕

下堂必從傳母保阿遲退則鳴玉珮環今立車無輪

不敢受命也曹大家曰玉環珮珮玉有環良曰保

之環珮玉為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窮死

而不淫其色善曰毛詩序曰開離樂得淑女以

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窮

究思賢才翰曰后妃之德當輔佐君子求賢善

言哀思也思得淑女以配君子使不淫其色也所

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善曰禮文帝典諸

六宮法宣陰教率脩古義又禮記有內則篇

曰皇后主陰政也內則禮篇名主嚴婦人法則

房肅雍險詖險詭字不行者也善曰毛詩

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又曰后妃內有進賢之志

而無險詖私謁之心向曰肅敬也肅和也險詖謂不

行險詖私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安

起姜氏請偃言善曰列女傳曰武王負其子

如耳曰周之康王晏出朝關雎

起姜氏請偃言

預見虞貞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
之列女傳曰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宣王嘗
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乃脫簪
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
禮而晏朝 齊曰關雎詩國風之首諷刺后君嘗
迺康王晚朝内人誦關雎詩以刺王宣王晚起姜后
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使君王失禮晏朝以見君王樂色志德也
及周室東遷

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善曰史記曰平王東

徙維色周室微諸侯以強并弱良曰東遷齊桓

有如夫人者六人善曰左氏傳曰齊侯之夫人

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齒姬生武孟少

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藤生昭公密姬生懿公

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

太子雍至有寵於衛赫姬因言人寵以屬於公亦

晉獻升戎女為元妃

善曰左氏傳曰初晉侯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

冀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

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

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

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自縊而死

說曰驪姬戎人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遠也善
之汝元大也
五子齊武孟等冢嗣晉太子也 向曰五子齊桓公
五子也桓公死五子爭立為亂冢嗣晉驪姬諸太子
申生奔於新城自縊 爰速戰國風寘念慙薄通
也冢長邁遇屯難也

情任欲顛倒衣裳

善曰毛詩曰綠兮衣兮綠
衣黃裳鄭玄曰今衣黑而

賈寰論亂嫡妾之禮也 濟曰爰於逮及也戰國時

周秦之間也憲法愈益也詩曰東方未明蕪倒衣裳
刺為淫亂失 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
明暗之節

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

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善曰營秦之時凡有

七國秦并其六國政內職皆備置之而爵列八品

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

又有美人良人八子長使少使之號焉 良曰以寵

寵受至破國亡身者不可勝數也弛廢也防備也言

皆輕禮廢備重色之所由秦之時并六國兼秦七也

後自驕大備置內職之數八品謂皇后妾美人良人

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

力之切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啓運高祖惟薄

也 論曰漢因秦制尚書傳曰啓運高祖惟薄

不脩孝文衽席無辨善曰漢書曰高祖時戚

常留守希見大戴禮曰古者大臣坐污穢淫亂男女

亡別者不曰污穢曰惟薄不脩漢書考文實皇后景

帝母也上幸七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

指子新論曰文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

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

千增級十四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因秦之禮

凡十四等 向曰簡少也武武帝元元帝也言至二

帝更增淫逸之費掖庭宮名三十宮人數也武帝

嬖好嫖賤容華充衣各有爵位而妖倖毀政之

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

麗取倖毀敗王政符亂國之過者前漢史詳悉矣

及光武中興斷雕為

朴

言曰漢書班固曰漢興破觚為圓斷雕為朴

六宮

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

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

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

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

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已

善作以字

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

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

詳求淑哲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采女按采者擇也

庭丞相工閱視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長壯狀

擊有法相者載入後宮 翰曰詳計也謂計人口多

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

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

善曰禮記曰外言不入於

閫內言不出於閫 鐵口令善闔門限也言后妃之

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

善曰如淳漢書

改正后妃之制

賜愛方來豈不休哉

善曰毛詩曰貽厥孫謀濟曰制法貽遺厥其沐

美也言其始儉約之

雖御已有度而防閑

未篤

善曰詩序曰魯桓公不能防閑文姜

善曰詩序曰魯桓公不能防閑文姜

故孝章以下漸用色

善曰

善曰詩序曰魯桓公不能防閑文姜

授善曰

善曰

隆好合遂忘消蠹自古雖王幼時難

善曰

善曰

王家多豐委成家宰簡求忠

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

善曰重器神器

善曰

唯秦

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

富於嬴國

善曰史記曰秦武王取魏女為后

善曰史記曰秦武王取魏女為后

姓羊氏號宣太后又曰穰侯之富富於王家魏人范

善曰史記曰秦武王取魏女為后

漢仍其誤知患莫大改東京

皇統屢絕權歸女王外立者四帝臨朝

者六后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安皇帝諱祐父清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安皇帝諱祐父清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安皇帝諱祐父清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安皇帝諱祐父清

惠靈皇后立靈帝太后臨朝稱制
靈帝家屬從其景又曰靈帝皇后於南宮
位太后臨朝董卓遷於永安宮
外立謂非正嫡也四帝謂安帝也
右謂鄧太后問太后靈太后嘗與皇帝和帝也六
太后此六后皆執權勢立開弱之主也

歲莫大不定策惟亦帝委事父兄貪孩童
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

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纒

縲紲於園犴之下
善曰縲紲後漢書
上蔡書曰縲紲亦曰縲

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論語子
曰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
曰拜宜獄 良曰帝帳也復童小兒也言皆長
曰故立小兒為帝抑却也任重謂任國事也遠也

事則之深則禍敗速至縲紲也
縲紲索也縲紲世園犴獄名

湮滅連踵傾軛

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
善曰運命
曰前鑒不遠

覆車繼軌下隱晉書曰劉儵商貨繼路嵇康與山巨
源書曰禽鹿長而見羈則赴蹈湯火衣袂後漢書朱
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梗鳥烈火之上用之不廣
必見焦爛也 善曰踵足也軛車轅也連足繼路以
喻專權覆亡者多也赴蹈謂奔競也

終於陵夷大

運淪亡神寶
善曰漢書張辟之曰秦陵夷立千
二世天下上朝史記作陵遲漢書

哀帝詔曰尚書曰考終命言大運一終也
既曰陵夷微也淪亡滅也神寶喻國位也

詩書所

嘆略同一揆
善曰毛詩曰蘇厥宗周衷妣戒之
毛長曰咸厥也尚書曰古人有言

故考列行
此嘆與嘆略同一理耳揆理也
五臣

迹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

正號者並列乎善作篇齊曰行迹謂所行

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

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

見善有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

善曰私恩謂相順外立即位以私恩尊其母后以此

者則隨他事附出不同此篇良曰追尊謂全非經

奉宗廟祭祀而死者後追尊者他事謂不尊皇太后之事

也係繫也言外戚無別事者則數皇太后追之續繼

文選卷第五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注

唐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

李周翰注

史論下

范蔚宗後漢二十八將論

官者傳論

逸民傳論

迹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

正號者並列乎善作篇齊曰行迹謂所行

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

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

見善有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

善曰私恩謂相順外立即位以私恩尊其母后以此

者則隨他事附出不同此篇良曰追尊謂全非經

奉宗廟祭祀而死後追尊者他事謂不尊皇后之事

也係繫也言外戚無別事者則數皇后而追之續繼

文選卷第五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注

唐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

李周翰注

史論下

范蔚宗後漢二十八將論

官者傳論

逸民傳論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

恩幸傳論

史述贊

班孟堅漢書述高紀贊

述成紀贊

五原本無贊字

述韓彭英盧吳傳贊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

史論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翰曰光武用二十八人同

計議以定天下至明帝時思念文武將帥之臣皆畫形於雲臺擘脩

漢書作此論於下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

十八宿未之詳也

善曰中興謂漢有王莽篡位後光武復興為中興也天有

二十八宿將以輔君治化者也漢為王莽所篡至光武復之故云

中興

然咸能

感會風雲奮其智勇

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史記太史公

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

向曰咸智也

稱為

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

善曰李陵書曰其如佐命立功之士也

濟曰稱為佐命者亦是者志操才能之士議者多非先武不以功

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善曰謝承後漢

書序曰中屠蟠英姿磊落潘岳楊肇誅曰茂績惟嘉良曰議論也言當時有論者非先武不任功臣理事也績功

委棄也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

輔曰原本圖謀算計也言本先武深謀遠計應為功臣之材多不兼備故不用若乃王道

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勲賢皆

序如管隰之迭升相世先趙之同列文

朝可謂兼五臣本無兼字通矣善曰左氏傳寺人披曰齊桓公置射鈞而

使管仲相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公有鮑叔牙隰朋以為輔佐又曰晉蒐于被廬命趙衰為御

先軫杜預曰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銳曰王

道謂周道也衰微庸用勲功也管仲隰朋俱齊桓之

伯先軫趙衰俱晉文之輔降自秦漢世資戰

力至於翼扶王五臣本有室字皆武人屈五臣本作崛起

亦有鬻南繒屠五臣本作盜字狗輕猾之徒善曰漢書曰淮嬰賊

陽馭繒者也高祖為沛公以中涓從後剖符食穎陰

至丞相又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高祖為沛公

以舍人從後封舞陽侯或崇以連城之

賞或任以阿衡之地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千

毛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

濟曰連城之賞謂韓信彭越也阿衡謂倚平天下事也謂丞相蕭何周勃之屬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

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戮五臣本不

其然乎善曰李陵書曰昔蕭樊因執韓彭菹醢

也蕭蕭何樊樊會也縲紲謂拘繫自茲以降迄

也信韓信越彭越也菹醢戮殺也平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

縉五臣本紳道塞賢能蔽壅善曰司馬相如

縉紳先生之略折臣贊曰縉赤色紳大帶也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

乞至也除高祖至武帝皆以勲臣為宰輔摺紳道塞

謂賢才壅塞不得通也怨善曰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漢書曰蕭望之署

為其懷道無謂委身草莽者

亦何可勝言善曰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

亂世舍德懷道而死者衆天下莫知貴其不故光

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善曰班固漢

懲強秦之敗大啓九國可謂矯枉過其正也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士不過

大縣數四所加五臣本有特進朝請而已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封雍奴侯邑萬戶

為執金吾鄧禹字仲華為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

縣耿弇字伯昭封好時侯食二縣以列侯奉朝請賈

復字君文封膠東侯食六縣以列侯加位特進蔡邕三公下孟康漢書注曰律春曰朝秋曰請良曰

六烈業也言立高功大業所封
不過四縣加位不過特進而已觀其治平臨政

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

者乎善曰論語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翰曰言光武政平法明得刑法之中

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銑曰格取也言取功臣而任之其傷也則

甚何者良曰蓋自發直繩則虧喪恩舊撓

情則違廢禁典善曰范曄後漢書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為貴

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

傷恩私以恩則違憲向曰喪傷撓曲也言於公法

於私則廢與憲真忠傷恩私曲情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

人或未五臣本賢參任則君羊心難塞並列

則其弊未遠善曰言選德者切於差務用功

列於朝則茲戮相仍故云未遠濟曰若選有功

無功若選有功則無德參三也若三分而任則最

不滿中半並列其政之弊則不遠矣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

相權善曰言宜功而不尊德此功權於德任德而

於是子衡平濟曰校考不慈也言流功臣之中考

取勝者相與制其權宜為恩舊腹心也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

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善曰漢書曰程方違為相峻文深誼中傷老尤

多良曰秩祿允信元大也以高祿重禮信若建武之世善曰建武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

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

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

善曰范曄後漢書郎嶺上疏曰漢吳延慶號令天下
翰曰建武光武年號也數公謂鄧禹吳漢等也均同
也休咎善惡也其餘謂鄧吳之外功臣也優饒
也寬科謂寬法也完全慶福也後謂子孫也昔

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五臣本郭

伋亦議五臣本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

甫等任善同銑注銑曰留侯張良也漢初定天

語也良曰此人謀反耳上曰何故而反良曰陛下
此屬取天下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仇怨故
相聚謀反上曰為之奈何良曰陛下收素不悅意一
人封之則定矣於是乃封雍齒衆曰雍齒巨

無慮矣郭氏謂光武曰選補衆職當備天下
可專用南陽人帝甚納之鄭興上疏於光武曰
流言惑曰朝廷欲專任
功臣功臣任則位謬也夫崇恩偏授易啓私

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

不其然乎善曰班固漢書引曰崇恩德以撫海內
仲長子思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向

曰言崇舊恩偏授其任則易開私情
之失至公無私均被天下則賢路廣開也永平中

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

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

融卓茂善曰顯宗明帝後漢書曰三書字類
卿潁川人封山桑侯拜為漢野大將軍位

次與諸將絕席又曰李通字次光南陽人封國始侯
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封安豐侯為衛

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為密令世祖即位以茂為太傅 向曰永平明帝年號顯宗明帝廟號合

三十二人故依其善本無本第係之篇末以

志功臣善本無次云爾濟曰係繫也言以

官者傳論善曰官者養也養隨人使

用之尊重故集為傳論 良曰周以

為閹人今謂之宦者官比郎中古者

范蔚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

位之側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天文宦者四星在帝

四星也皇位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

守中門之禁善曰周禮曰閹人掌守王宮之中

女宮之戒善曰周禮曰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

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善曰周禮曰寺人王之

曰王之正內謂路寢月令仲冬五臣有命閹尹

審門閹謹房室善曰禮記文也鄭玄曰閹尹主

掌治王之內政宮舍誠出入及關閉之屬也重閉外

內門 良曰閹尹閹官也閹亦門也審謹閉之者類

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善曰

示雅曰巷伯刺幽王左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毛
萇曰巷伯內小臣也 翰曰小雅詩篇名巷伯官中
之讒故有此刺之 然官人之在王朝者其

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

關中人易以役養乎 善曰老子曰未知牝牡

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全長也漢書曰元帝以石顯

以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應劭漢

官儀曰掖庭後宮所處中宮謂諸中人 銳曰體非

淫氣謂無陽道也良善也中人謂宮人也養使也

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勳

貂管蘇有功於楚及晉 善曰左氏傳曰呂却畏

人殺諸見公見之以難 告文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

杜預曰勃鞞披也文記以勃鞞為履貂一新序曰楚

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以我義違我以禮

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

申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

嘗有得焉必速遺之 向曰稍漸也 景監繆賢

言漸廣材能者而用之餘同善注 景監繆賢

著庸於秦趙 善曰史記曰商鞅入秦因孝公寵

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奏者未得宦者令繆

賢曰臣舍人蘭相如可使 濟曰景監繆賢皆閹人

也監進商鞅於孝公以成霸業繆賢進蘭相

如於趙惠文王而趙彊盛是著功也庸功也 及其

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 善曰左氏傳

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

孝公奔宋杜預曰寺人內關官豎刁也史記曰豎貂

為豎刁並音濁公氏傳曰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

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為之用牲加書

得之而聘告平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常有馮太子死公徐聞其罪乃烹伊尹良曰弊惡也同善注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

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

給事殿省善曰范曄後漢書朱穆曰案漢故事中常侍或用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及高后

稱制乃以張嬙為大謁者出入卧内受

宣詔命善曰漢書高后紀曰太后臨朝稱制禁罷

亦行故曰稱也漢書劉澤傳曰生求事呂氏所幸大

謁者張釋嬙如淳曰奄人也呂后紀云張釋劉澤

張嬙然則張釋字子幼今漢書或為釋嬙誤也

謁者子昌言曰官聖傳近房卧之内交錯婦人之間

親倖善曰漢書曰孝文時官至於孝武亦愛

李延年善曰漢書曰孝武帝數宴後庭或潛

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官人主之善曰

曰蕭望之以武帝遊燕後庭故用官者非國舊制仲

長子昌言曰至於武皇遊燕後庭置中書之官領受

軍事漢書解故曰機事所摠元帝之世史游為

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善曰漢書曰

帝黃門令史游作黃巴輿服志曰禁門曰黃閣其

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辜焉周之

禍損穢帝德焉

善曰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

中尚書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興石顯忤後皆

焉望之自殺堪廢綱不得復進用 中興之初官官悉用閑人

堪被廢不見進 不復雜調他士 善曰如淳漢書注曰調選 至

永平中始置負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

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據

權威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諱肇肅宗子

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當以

舊典輔斯職焉 濟曰永平明帝年號祚福也竇

太后兄也權柄威力也言專據國柄有威力於天下

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

反善曰史記曰景帝居禁中如淳漢書注曰

本為禁中蔡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衛不得入

故曰禁中尚書曰元惡大愆 良曰言禁中

憲執權內外官僚皆不得親近所近者

後憲謀不軌中常侍鄭衆謀 遂身分主之封起

誅之憲惡也大惡則憲也

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 善曰漢書曰

鄭衆字李產南陽人和帝初竇憲圖作不軌

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封鄼鄉侯

鞞曰綱善

善曰

卿則大

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 善曰

善曰

年號延平

委用漸大而其負數稍增

善曰

曰同善注

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

善曰

稍增

五

善曰

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御署之職

侍中服飾御九卿署司 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

機勢遠 善曰立殤帝太后臨朝 朝臣國議

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

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 善曰范曄

穆曰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

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 良曰言婦人執政無

與朝臣參斷制令所出不過房闈 手握王爵口

合天憲 善曰范曄後漢書諫議大夫劉陶上疏

天憲非所以崇尊顯之高世守和平之隆祚 閹牖房闈

非復掖庭永巷之職 五臣本

之任也 善曰漢書曰掖庭八丞又曰永巷

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相之策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孫程字稚卿涿郡人安帝時為

中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

北鄉侯為天子十月北鄉侯疾篤程謂濟陰王謁者

長興渠曰王以嫡統遂至廢黜若北鄉不起共漸江

京事乃可成渠然之北鄉薨程與十八人謀於西鍾

下皆截衣為誓斬江京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封

程浮陽侯又曰順帝諱保安帝之子又曰曹騰遷中

常侍相帝立騰以定策封費亭侯大長秋 向同善

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 善曰范曄

漢書曰單

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魏郡人左怡河南人唐術

穎川人栢帝呼超怡大室謂曰梁將軍元弟專國余

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

以五人遂定其議帝問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獲

悉誅之超封新豐侯漢武原侯瑗東武侯怡上蔡侯

衛汝陽侯五人同日封故俗謂之五侯 濟同善注

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

屏氣 善曰屏氣言恐懼也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

不屏氣 良曰言內外之官 或稱伊霍之勲無

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

善同朝注 翰曰伊尹 霍光皆先代輔佐之臣 雖時

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

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善作龍光三族直情

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海曰

陳琳璣曰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 銑曰迴山海

變霜露言氣勢盛也三族謂母族妻族家族也五宗

謂上自曾祖 下至玄孫 若夫高冠長劔紆朱懷金者

布滿宮闈 善曰故乘兔園賦曰高冠痛焉長劔

樂不可量也李軌曰朱紆也 向曰高冠長

劔武夫之服金印也闈宮門布滿言多也 苴

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 善曰尚書

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封諸

侯各取方土其以白茅以為社漢舊儀曰郡國銅虎

符三 濟曰苴裏也王者以茅裏五色土封諸侯虎

謂金虎符也南面謂諸侯南面稱孤也言如此十數

人府署第館基善本作基字列於都鄙子弟支

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紉霧縠之

積盈閃五臣本作物音刃珍藏善曰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韓子曰楚人

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紉臣瓚曰紉之細

密如堅冰也子虛賦曰織羅垂霧縠良曰第館宅也都鄙皆國也支附謂親屬也天下州國之官過半

是闈人親屬統緒也縠紗也冰者牆也媛侍兒歌如冰之潔潔者如霧之輕物滿也

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善曰左氏傳子西曰今聞夫差宿有妃嬪

嬪御焉杜預曰妃嬪貴者也漢書曰初爰盜為吳相時從盜盜私盜侍兒文穎曰婢也仲長子昌言曰為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曲而迭起左氏傳晏子謂齊侯曰高臺深池撞鐘舞女良曰嬪媛嬪御也侍兒侍

也綺室綺帳也狗馬帥彫文土木被緹繡

善曰漢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繡屬僕倖傳曰董賢起大第闕下土木之功窮極伎巧柱檻衣以綵錦翰曰彫畫也土牆

木屋也言皆被以緹繡之文皆剝害胡黎競恣

五臣本作極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

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五臣本無皆字身

薰子以自衒達善曰班固漢書曰司馬遷述曰嗚呼史遷薰骨以行刑章昭曰

古者府刑必薰合之銑曰張黎庶人也援引謂舉附也權彊謂闈人之黨也言有任人託附闈官以求

進者或自衒薰其形體同於同敝并相濟故其伎

關人以自衒露而求聞達

有繁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同惡相濟尚書曰暨賢附勢實繁有徒向曰弊惡也繁多也

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差

毒志士窮棲冠劇緣間搖亂區夏善曰東

注曰山居曰棲劉驥與李子堅書曰下車負乘劇

賊未禽韓詩曰讒言緣間而起濟曰蠹亦敗也

盡毒病也窮棲謂深隱也寇暴劇甚也言閭

官為暴之甚緣其間隙起其讒言動亂於國

雖忠

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孛

戮善曰向善曰孛則孛戮汝良曰懷怨也奮

發謂出怒言也孛子也謂諫者并子見戮

因

復大考鈞黨轉相誣染善曰東觀漢記曰

帝時故大僕杜密故

長樂少府李膺各為鈞黨尚書曰下本州考治上

二明諸常侍曰何鈞黨諸常侍對曰鈞黨入即

黨人即可其奏朝曰考謂極學也鈞黨

凡稱

善士莫不罹善曰本

昭國語

善曰東

善曰懷怨也奮

善曰東觀漢記曰

善曰下本州考治上

善曰何鈞黨諸常侍對曰鈞黨入即

善曰朝曰考謂極學也鈞黨

善曰本

善曰本

善曰本

善曰本

善曰本

善曰本

善曰本

善曰本

善曰本

善曰本

餘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袁紹勒兵斬趙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張驥投河而死尚書曰今予恭行天

之罰左氏傳君子曰周任有言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

濟曰龔行謂奉行天子命罰也芟刈也夷殺也無餘言摠盡初表紹起義兵誅董卓斬趙忠捕宦官無少

長悉斬之然以暴易亂亦何去及善曰史記伯夷歌曰登彼西山

兮言采其薇以暴易亂兮不知其非良曰袁紹雖誅閭宦之暴而自為亂故云易亂亦何云及謂不可

及於政道也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善同翰注

曰大將軍梁冀欲立清河王以下宦者曹騰說魏冀曰君若立長禍必及身遂立桓帝是昏弱者魏

武因之遂遷龜鼎善曰尚書曰寧三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命左氏傳曰

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銑曰龜國寶鼎大器有命帝位也遷讓移置於龜也

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矣五臣無

字善曰左氏傳曰晉荀息父及楚子戰於必楚子見左廣將從之乘弱蕩戶之曰吾以此始必以此終

向曰言始以閹官得位亦以閹官師及國謂曹操即騰之孫

逸民傳五臣本論向曰謂自放逸不為無傳字時俗所拘穠道不呈

雜居無名王侯不為榮利不能動為逸

范蔚宗善曰何晏論言注曰逸民言節行超逸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善曰易曰艮下乾上

矣哉孔子曰遯逃也謂去代不求利是其大也

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善曰周易上九爻辭

曰事謂幽寂之事也 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 潁陽之

高 善曰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呂氏春秋

許由遂之潁水之陽 良曰許武盡美矣終全

孤竹之初 善曰論語曰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平於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取之義 自茲以降

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

匪一 善曰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 西征賦曰

謂許由伯夷以下也 風流謂隱居之流也 彌繁言漸

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 善曰

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又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 向曰謂迴避避濁代以全至道也

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

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 善曰言

隱居以鎮心之躁競或去彼危難以謀已之安全也 又曰言或垢俗時俗以動其槩或疵點萬物以發其

清槩猶操也 齊曰鎮壓操動圖然觀 五臣本 謀垢穢也槩節槩也疵病激絮也 無觀字 其

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 善曰莊子

下讓其友比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 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舜之門 不若是而已 又曰就

藪澤與開曠此 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 閉眼者之所好也 齊曰畎畝耕稼之事 憔悴謂枯槁也 豈必

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

善曰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覺鳥獸禽魚
自來親人爾 良曰言隱者豈親樂山水哉言特稟
耿介之性也 故蒙耻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

之節千乘莫移其情 善曰列女傳曰柳下惠
死妻誄之曰蒙耻救民

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斃兮史記曰魯仲連謂新
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連蹈東海死耳又曰魯連下聊

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 翰曰蒙冒
黜退也言柳下惠冒恥以救人也雖三遭退而不進去

其國魯連為齊却燕軍齊欲爵連連乃逃於
海上言雖封千乘之國亦不移其隱逸之情 適使

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 善曰論語曰長沮
桀溺耦而耕孔子

過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
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

也漢書賈誼上書曰胡越之人雖死不相為者殺胃
然也 說曰適向也矯直也言直易二賢之性迥其

去就彼與此 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 善曰論
語曰子

擊擊於術有精實而過之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
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已又子貢曰有美

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末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
沽之哉我待價者也 向曰硜硜堅勁貌沽名謂沽

賣其名也 然而蟬蛻 蹈埃之中自致寰區
之外 善曰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
濟曰隱者去塵俗之內致寰區之外有知蟬

之蛻形耳粟區 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
國之封域也

善曰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遊
及偽之生飾智以權愚設詐以巧上 良曰浮利策

華之言去鄙俗之人異於 荀卿有言曰志意脩
脩飾智詐以逐榮華之事

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 善曰荀卿
子曰志意

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 善曰荀卿
子曰志意

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翰曰荀卿子隱者也驕輕也言重內者則輕外

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相慕義

憤甚矣善曰東觀漢記曰柏榮溫恭有蘊藉明經義文穎曰謂寬博有餘也銑曰微弱篡

奪也向曰蘊藉寬和貌憤怨也言王莽篡漢當時寬和之人皆怨而去之是時裂冠

毀冕相攜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善曰

范曄後漢書曰胡剛清高有志其值王莽居攝解其木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矣隱於屠肆之間左氏

傳王使詹相伯辭於晉侯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李

憲源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而去焉濟曰言

明高潔之士怨莽之篡揚雄曰鴻飛冥冥

善曰裂冠冠冕相攜善曰結言曰

著何慕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善曰結言曰

人河難焉末哀白慕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人執燧欲何所施巧而取焉喻賢者深居亦不罷累

亂之害今慕或焉察良光武側席幽人注司由卜鳥也冥冥尚也

求之若不及善曰國語越王夫人去箕以席而

而坐班固漢書公孫弘贊曰上少欲用大武求之旌

如不及幹曰言先法測席是愛幽人不至矣

帛蒲車之所徵貴彼相望於巖中矣善曰言相士或旌以帛也漢書曰武帝以枝乘年矣乃以安車蒲輪微服周易曰貞于丘園未帛箋爰

銑曰旌相賢之表識帛未帛蒲車招隱之車也若薛方

逢善曰漢書曰薛方字江萌聘而不肯至子容王莽以安車迎

方方因使者辭謝曰竟舜在上下有集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

莽說其言不強致也出桓即位徵方於道病卒范曄後漢書曰逢萌字子康北海人也王莽後其子字萌將家屬入海客於遼東光武即位徵萌託以老耄遂歸東西語吏者曰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使嚴光周黨駕歸連轡不起以壽終向注同

王霸至而不能屈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嚴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車駕即日幸其館先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

子度不可相助為政邪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吾竟若德集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又曰周黨字伯况太原人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于滎池後復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囊皮纒頭巾符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又曰王霸字仲儒太原人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

所不友

以病歸隱居

羣方咸遂志士懷仁

善曰

郭象莊子注曰一方得而羣方失論語子曰志士人無求生以害仁禮記曰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仁

則天下歸心者乎

善曰論語子曰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

曰君舉逸人則天下之人歸心也

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

以成其節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字章皇帝又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建初六年

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以疾乞骸骨又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建初中將作大匠任

陳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悲歸隱身漁釣終於家

自後帝德稍衰

邪孽當朝處子耿介

善本與

與卿相等

列善曰東廣微補亡詩曰堂堂麋子楚辭曰獨取金而不隨俗向曰稍漸也邪孽謂閹宦之屬也

子謂隱居不仕之人耿介謂執節守度也屠取也列行列也至乃抗憤而不

顧多失其中行焉善曰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濟曰高

抗憤怒而不回顧者亦失其順中之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善本作

同夫作者列之此篇善曰莊子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

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奔逸絕塵而矐乎若後耳司馬彪曰言不可及也論語子曰作者七人包咸曰七人

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蓑儀封人楚狂接輿良曰絕塵謂絕塵離俗往而不反者則周末七人列於

宋書謝靈運傳論

沈休文善同翰注翰曰約惟靈運傳嘉其文章意因為此

傳論於下以敘文章利害是非焉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

柔迭用喜愠分情善曰漢書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有生之最靈者也又

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剛柔不同史記曰况懷五常含好惡鄭玄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書傳

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以取法禮記曰何謂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銑曰靈異也迭更愠恨也夫

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善曰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嗟嘆

之不足故永歌之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六音向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則歌詠也

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

善曰鹿鳴之什說者六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
濟曰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
曰頌四始謂國風大雅小雅雖虞夏以前遺文
并頌也攸所也紛披言多也

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善曰虞書有帝庸作歌夏書有

五子之歌已前不見歌文古猛虎行曰稟氣有豐約受形有短長良曰虞舜夏禹也觀見也受氣懷靈

謂人也理人理也言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人理古今無異也

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善曰幽厲之時多有諷刺

在下祖習如風之散如水之流故曰彌著翰曰歌詠樂也太古已有樂則知歌詠從生人始也周室既衰怨刺之詩隨其風流彌加明著

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善曰孫卿子曰君子卷源導清則流清陸機大

善賦曰播芳塵之馥馥賦曰屈原作離騷宋玉著九辯並楚人也道引酒本也賈誼相如並前漢文章之士振舉也

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英辭兩下吳越春秋樂師謂絃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陷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三雲長焜亮不可及向曰英美也言美辭可以潤澤金石也薄瑱也迫雲天

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

楊班崔蔡之徒善同濟注濟曰愈益也楊班班固崔駰蔡邕此六人並漢朝

文章異軌同奔迺相師祖善曰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

雖清辭麗曲時發良曰

軌迹奔行師法祖述也言已

上六人迹雖異同行於時

雖清辭麗曲時發

雖清辭麗曲時發

乎篇而燕音累氣固亦多矣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燕

也累猶負也 翰曰言文章清麗之句時時有之燕穢累重固亦多矣

若夫平子豔

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

善曰平子張衡

字也 銑曰豔美也言張平子文章之美無能繼其音響

至于建安曹氏基

命三祖陳王咸著苗盛苾深

善曰續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

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魏志曰明帝青護四年有司奏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明

皇帝為魏列祖也 向曰建安獻帝年號曹氏基命謂魏太祖始封魏王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陳王

武帝子植也咸皆蓄積也言三祖及陳王皆積盛才於懷也

甫乃以情緯物

善曰

字以文被質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言始將情意以緯於文 濟曰甫始也續猶

繼也 以文被質

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

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

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

體

良曰二班謂叔及子孟堅也情理謂得事之實也氣質謂有力也三變謂形似情理氣質

並

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

相慕習原

善本作源字

其風流所始莫不同

祖風騷

善曰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向詞賦皆體則風騷詩摠百家之

言騷流即風流言如風之散如水之流廣雅曰祖也 良曰擅專也映也原本也漢魏以來才子風

流者同祖述詩騷也 是風則詩國風也

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

詭善同詭注說曰似但詭變也言祖述降及元

康潘陸特秀善曰續晉陽秋曰逮乎西朝之末

向曰元康晉惠年號潘安仁陸士律異班賈體

變曹王縛首星稠繁文綺合善曰論衡曰

縹緞又曰或能陳得失奏便宜應經傳文如星月若

谷子雲唐子高者並為高第漢書宣帝曰辭賦譬如

綴平臺之逸鄉音采南皮之高韻善曰漢書

廣治雖陽城為複也自宮連屬於平臺二十餘里招

延四方豪傑逸習譚司馬相如之文商及魏文帝所

遊也高韻謂應徐之文也良曰同善遺風餘烈

事極江右善曰史記曰宣王漢文也與之風獨扇為學窮

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

於乎字善本作此善曰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弼何晏好

道窮盛也柱下謂老子為周柱下史制道德經五千

言博也七篇謂莊周著書內篇有七也言中興之

後人承正弼何晏之風學者義理盡於莊老殫盡也自建武既暨于義熙

歷載將白善曰建武愍帝年號義熙也雖比鄉音

聰辭波屬雲委善曰答賓戲曰馳騁如清波傳

命決曰雲委霧散殊錯涉長統昌言曰妙句雲布孝經鈞

曰屬續委積也言文章成多也莫不寄言上

德託意玄珠

善曰孫綽子曰莊子多寄言運德不德是以有德莊子曰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

所由良曰上德謂無為之化也玄道麗之辭

無聞焉耳善曰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適履公平傳

不為美辭者也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

大變太元之氣善曰續晉陽秋曰許詢有才藻

角又加以三世之辭而風馳之體蓋矣詢綽並為一

謝文示自此作者悉化之至義熙中謝綽始改之

改之仲文即仲文革改也孫綽許詢以莊老為宗仲

泉而後舊體遠宋氏類謝騰聲靈運之

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

秀垂範後昆善曰興會情興所會也鄭玄周禮

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為河內太守明密法令也尚書

日垂裕後昆向曰顏頰延年也謝謝靈運也標高

方並軌迹範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善

楚辭曰跪敷衽以陳辭陸機樂府篇曰商榷為此歌

濟曰衽襟也推略也言布襟論心商榷前人文藻之

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

音協暢善曰文賦曰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

石絲竹匏土革木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

也協合暢通也翰曰言顏色音聲各隨物宜所適也欲使宮羽相

變低昂舛節銑曰宮為君羽為事低昂高下也舛背也言官羽之聲相變則高下

也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

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向曰一簡謂一

行言一行之中音韻輕重悉須相避不可同聲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至於先士茂制五臣本作制諷高歷賞善曰言諷

以為高歷載辭人所共傳賞濟曰先士謂先代子

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善曰曹子建

詩曰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王仲宣七哀濟同善注子荆

零雨之章正長朝風之句善曰孫子荆陟

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良同善注並直舉實情

多歷年代善曰尚書周公曰禮陟配天雖文

體稍精而此秘未覩銑曰稍漸也此秘謂

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

由思至向曰天成謂天資而成與文理張蔡善曰

玉曾無先覺潘陸顏謝云之彌遠善曰

亦先覺者是賢乎濟曰張衡蔡邕曹植王粲

年謝靈運言此數人曾不先覺天成之妙

路零雨被秋草王正長雜詩曰朝風

而去之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

如曰不然請待來哲善曰西征賦曰如其

善者蓋約自謂也有以得此天成

恩倖傳論

善曰約言當時遇幸者皆
即時好官又以晉宋之間
皆改門戶不任才能改作此論
南曰恩愛倖親也謂以親愛而
榮寵也晉宋之代官以承藉而
非才能故約若此傳以論得失

沈休文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五臣本蹈道則

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善曰莊子曰天下盡

也曰論履也言人之所生其類類同履道則

子違之則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

起為周師傳說去為殷相善曰尉繚子曰太

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戰國策范雎謂秦

王曰呂尚之遇文王立為太師尚書曰高宗夢得

乃香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

凌立作相向曰呂望初晉牛於朝歌市後魚於

管自卑賤之役而相於辨周故知君子小人不常

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善曰家語曰子
路南遊於楚
幽仄唯

才是與善曰尚書曰明明敷反陋良曰揚墨

豪家三族咸亦為之言無貴賤之異也子虛賦曰幸
待宿衛丁有餘年 濟曰豪勢謂權勢之家言並逐

才而 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 善曰二塗
謂士庶也

言任子不居職庶族不涉清階 良曰稅 漢末

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

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 善曰國語
曰右稷始

蓋靖民尚善曰太王肇基王迹列子曰子華之門徒
皆世族也 翰曰魏武帝曹操也倉卒事急迫也魏

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以平人才
高下而不直取承籍之子孫也 因此相公遂

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

以才品人 善曰言魏晉二朝咸遵魏武之法傅子
曰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

正平人 才之高下各為輩目州置州都而選其善
鏡曰法猶也言本立九品以取人才後人相循遂為

代資魏晉之主無能改易也州都
郡上魏置之以選人才之優劣 而舉世人才

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 善
曰

人才不其懸殊故因世資以成貴也 向曰言舉人
蓋少知高下者假憑藉世族取相侵陵以成駕御也

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

仰 善曰言法壞之漸也都正既皆俗士不能校其
材藝乃隨時斟酌定其品差 濟曰言州郡都

正皆俗士不能甄別好惡但斟酌門族時
宜品錄聲望多少隨聲望之事而高下也 劉毅所

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 善曰臧
榮緒嘗

書曰劉毅為尚書左僕射上疏陳九品之弊曰上品
無寒門下品無勢族言勢族之人不居下品寒門之

子不居上班濟曰同善注言勢族不居下 歲月

品寒門不入上班也言如此則失才實矣

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言衣冠之族皆居二品之中 自此以

還遂成卑庶善曰衣冠以外皆同下糾 自此以

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

級善曰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與臣隸隸曰僕僕曰

而為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

然有辨善曰太玄經曰君子之道較 夫人若南

面九重與善曰楚詞曰豈不鬱陶而思 陪奉朝夕義隔卿士

之任且有司存善曰論語曾子曰蓬豆之事則

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

建泰始主威獨運善曰爾雅曰狎習也沈約

難通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善曰禮記

婦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貴戚

婦姑妹也近習天子所親幸也 翰曰宋武帝明帝

翰曰宋武帝明帝

翰曰宋武帝明帝

翰曰宋武帝明帝

事無獨用權柄不外假藉於卿士也為刑政既
多不能遍覽故寄於近習之臣糾雜言多也 賞

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

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 善曰莊子曰車軌結于千里之

來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于轂 結

曰言國權及王命出納並在近臣掌握故百官皆方

軌輻湊而奔之也輻湊 人主謂其身卑位薄

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

虎威 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亦有虎

去此乃治矣以國策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

畏昭奚恤也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

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命我長百獸今子

食我便是逆天命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

後對百獸之畏我虎不知百獸之畏也而走也

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

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其實畏王之甲兵也

有獸之畏虎 向曰言天子但見近臣之職位卑

不知已擯在於彼矣如鼠之賤矣為穴於社則人不

敢搖之是憑社以貴也同善注今百僚畏近臣為天

傾天下未之或悟 五臣本作寤 挾朋捕黨政以

賄成 善曰左氏傳曰襄十一年王朝卿士王叔陳生

與伯與爭政大夫瑕禽曰今自王叔之相也

以賄成 齊曰嫌疑專擅也寤覺也挾

者構於牀第 善曰西京賦曰所惡成

第之言不踰闕杜預曰第第也 良曰鈇鈇鈇斧也

簡使公也伏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善曰

鐵鉞於外也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善曰南金

北毛毳來采心方艚但素練丹珀善本作至

皆兼兩音亮善曰北毛毳猗貂之屬虎魄也色赤

金荆揚所貢故云南金毳衣北方所出故云北毛毳也

船載貨而與之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

石未或能比善同向注良卿之家皆勢傾天下晉朝王愷

石崇皆富擬王者然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

善曰太宗明帝也法言曰聖人之權倖之徒懼

五臣本憚丁宗戚良曰言諸王親屬皆畏懼倖之臣欲使幼主

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

弟宗王相繼屠戮五臣作戮子小反善曰

弄權於下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國曰勦截截

絕謂滅之也翰曰幼三謂明帝孤獨也言倖倖之

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善曰寶祚猶

曰忘厭也言人厭宋德非一事也寶祚謂國命也

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

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向曰嗚呼嘆辭言倖

獨帝道挾王行威傾覆
國家是亦可哀故歎之

史述扶贊三首

班孟堅濟曰固脩漢書自傳而重述其旨

述高紀第一五百本列在後

毛詩之趣也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善曰漢書曰劉向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

帝隆及于周在秦作劉良曰皇大纂繼緒業

天生德聰明神武善曰項公曰聽於無聞

於子周易曰古之聰明神武而不殺者夫

曰寔實也機謀暗合秦人不綱網漏于楚

項岱曰秦重斂殘人天下叛之政取言人耳綱以喻

綱網無綱無所成故漏也言秦人不能數其綱維令

網目漏也於楚謂陳涉反而不能誅故高爰茲發

祖因而起銑曰綱謂綱紀也餘同善注

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善曰爰於地高

祖初送徒經豐澤奮旅衆也神母謂所斬蛇邊見

老母突去我子白帝為赤帝子斬焉漢火德尚赤故

舉朱旗向 粵子 蹈秦郊嬰來稽首善曰

蹈履也嬰謂秦王子嬰也稽善曰

首謂降於漢濟同善注 董命創制三章是

紀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人者死傷人及盜應天順民五星同

者抵罪紀綱紀也五臣

善同翰注 翰曰高祖西入關五星聚項氏時換

於東井東井秦分是應天地景也 黜我巴漢 善曰漢書曰長明背約更立沛公為

既曰同善注 西土宅心戰士憤怨 善曰尚書

長安也 西土謂蜀也宅居也言蜀人皆居心

於高祖征戰之士 乘釁 善本字 而運席卷二

秦 善曰左氏傳士會謂晉侯曰會聞用師觀壘而

動春林握誠圖曰諸侯水散帝卷冬爭恣志

未破三秦如席卷也羽封章邯為秦王司馬欣為

王董翳為翟王俱封 割據河山保此懷民 善

保室也懷歸也言漢據河山之國民懷歸者能保

山協注割據於此保守懷民之人 股肱蕭蕭日社

稷是經 善曰禮記衛侯公曰有柳莊者求寡人之

王參為高祖手 爪牙信布腹心良平 善曰毛

王之爪牙又曰剋剋武夫公侯腹心 善曰韓信英

布皆武臣也高祖有韓英如戰之有爪牙矣張良陳

平為高祖 恭行天罰赫赫明明 善曰尚書曰

天之罰毛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向

曰天罰言順天罰惡也赫赫盛之貌 述成紀第十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 善曰項伯曰皇皇

威儀之盛如珪如璋 善曰項伯曰珪璋玉

曰顯顯曰昂如珪如璋
良曰珪璋玉名
闡闡恣趙朝政在王

關關闡門之內也門內恣趙昭儀姊妹以元舅侍中
對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領尚書事
韓曰闡闡

中門也趙謂趙飛
王謂帝舅王鳳
炎炎燎火光
五臣作亦允不陽

善曰項岱曰允信也內損於飛燕為外身墜於王鳳等
信不得陽也張晏曰天子之威盛若燎火之陽今委

政王氏不亦熾乎
銚曰天子之盛當如燎火之
陽今內蔽飛燕外委王鳳信不得陽也陽明也

述韓英彭盧晉天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
善曰漢書曰韓信家貧
從下鄉商曰亭長寄食

亭長苦之乃晨炊蓐食食特在不為具食信知之自
絕去又曰黥布姓英少時嘗受刑而王及坐法

成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是
越亦狗
善曰

盜芮尹江湖
善曰漢書曰彭越常漁鉅野澤中
為盜沛公攻昌邑越助之說苑曰

管仲故城陰之狗盜漢書曰吳芮秦時鄱陽令也其
得江湖間心號曰鄱君音義曰尹正也
濟曰苟且

盜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割有齊楚跨制

淮梁
良曰驪騰也雲起龍騰言與高祖相
感而為侯王也齊楚韓信所封也
紹自

同開
胡曰鎖我北疆
善曰應劭曰開音杆句楚汝
布各里門曰開
善曰盧

與高祖同而高祖封
德薄位尊非祚惟殃

善曰周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左氏傳舟之
僑曰無德祿殃也
銚曰祚福也言德薄而居

尊位非為福乃為殃也
吳克中心信皆嗣乃

長
善曰漢書曰芮為長沙王夢子志嗣自芮後傳
位五世無子國除
何曰克能也言吳芮能看

思信之行故五代
嗣位長沙王也

後漢書光武紀贊

范蔚宗

銑曰光武皇帝名秀
修漢書作此贊以美之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

善曰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

布曜魯靈光殿賦序曰遭漢中微盜賊奔突
炎火也大漢火德也中微謂曹王莽篡也
大盜則莽也移國謂兼九縣風迴三精霧塞
善曰三精國而盜也

孝經授神契曰天地至實精不兩明宋均曰天精為日地精為月河圖曰以德布精上為眾星良曰九

縣九此三精日月星也
謂振動不安霧塞謂昏暗

民賦淫詐神思反

德世作大祖誕命靈貺自甄

善曰尚書曰我文考誕膺

天命春秋元命苞曰三靈之賦交錯同端與玄
善註注曰甄表也 翰曰言民賦王莽淫詐而思

漢室談大貺賜也言光武大受靈貺
命神靈賜福祚而自來也而成也 沈機先生

物深略緯文

善曰說文曰機主發之機也周書曰經緯天地曰文矣 銑曰沈機

尋邑百萬狼虎為

羣羊長穀雷野高旗

善曰漢書曰劉聖公為天子以

先武為備將軍 昆陽光武令王常留守光武出收
兵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旌旗

輻車千里不絕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
武圍城數重光武遂進尋邑亦遣兵合戰光武奔之

首數千級光武乃與敢死士三千人衝中堅羣
陣亂遂殺三尋為子曰紂虎林百萬殺梁傳曰長

五百乘范甯曰長穀兵車也東都主八曰文與
擊音蘇沒切 向曰同善注雷謂如雷之聲於野也

聖機也此言英威既振新都自焚善曰漢書曰莽封為

新都侯又曰更始兵到城中少年子弟自燒室門善曰漢書曰莽封為

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莽避火宣室火輒隨之善曰漢書曰莽封為

曰英威謂漢之兵威也同善注 虔劉庸代紛紜梁趙善曰漢書曰莽封為

也孫整也庸蜀謂公孫述也代燕謂彭寵也梁三劉善曰漢書曰莽封為

更始光武乃違劉禹引兵西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善曰漢書曰莽封為

始大司馬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善曰漢書曰莽封為

也澧定擾亂也謂朱鮪據洛陽赤眉擾長安也 神善曰漢書曰莽封為

旌乃顧遞行天討善曰漢書曰莽封為

也金湯失險車書共道善曰漢書曰莽封為

神農之教雖石城湯池無取者不能守也禮記子曰善曰漢書曰莽封為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 向曰言賊之金城湯池善曰漢書曰莽封為

失險固而破也車同軌 靈慶既啟人謀咸贊善曰漢書曰莽封為

善曰靈慶謂天符也易報辭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善曰漢書曰莽封為

玉弼曰人謀謂眾議西都賓曰天啓之心人其之謀善曰漢書曰莽封為

濟曰靈神慶福啓開成皆贊助 明明廟謀赳赳善曰漢書曰莽封為

也言人神皆共助成帝業也 雄斷於 赫有命系我隆善曰漢書曰莽封為

廟算也楊雄連珠曰兼聰獨斷聖王之法也毛詩曰善曰漢書曰莽封為

文選卷第五十

州學司書蕭燭校對

左連功郎新昭州平樂縣尉劉燾嚴燮校勘

左從政郎充贛州州學教授張之綱覆校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選卷第五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注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

呂向李周翰注

論一

賈誼過秦論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

過秦論

賈誼

善曰應劭曰賈誼善言第一篇

論秦之過此 輸日誼有過秦二篇

論秦之過此 第一篇也

秦孝公據殽

五臣本作峭

函之固擁雍州之

地

善曰韋昭曰峭謂二殽函函谷關也史記張良曰關中左殽函右龍蜀濟曰秦至孝公益張盛故

故先述之峭山秦塞也函谷關名擁據也

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

席卷天下苟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

吞八荒之心

善曰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爭志安張晏曰酷遊囊也言

能苞含天下也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良曰周室天子之國也括盛也猶囊盛而結之以箝八方也言

皆盡欲取之

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

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關諸侯

善曰

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始將連橫高誘曰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橫文穎曰關西為橫衡音橫

曰商君衛鞅也說孝公而封於商號為商君關西連兵曰衡諸侯謂關東六國於是秦人

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善曰李斯上書曰孝公用商鞅之法獲楚魏之師舉

地千里向曰拱手取言易也西河魏地名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

善曰史記

曰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武王立卒立異母弟是昭襄王也濟曰沒死也惠王文王武王昭王也

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

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

善曰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

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

濟曰漢中巴蜀皆地名舉破也膏腴土田良沃也要

險阻也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

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

締交相與為一善曰文穎曰關東為從張晏曰

約也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

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善曰史記曰平原君趙

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君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

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善曰言諸侯約

為從欲以分離

秦橫也向曰關東連兵曰從

言關東諸侯為約離散秦之衡也

兼韓魏燕趙宋

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善曰呂氏春秋曰

齊攻廩丘趙使孔

青將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齊人書尸二萬以為二

京甯越謂孔青曰苦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彼得尸

而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然甯越趙人也徐尚

未詳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始將連橫呂氏春秋曰

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

所以安周高誘曰杜赫周人也

向曰韓魏燕趙宋

衛中山皆國名

翰曰

齊明周最陳軫召

滑

樓緩翟

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

善曰

策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齊今之為

已未地於東周也高誘曰齊明東周臣也戰國策曰

周最周君之子也仕於齊故齊使之也宋林曰最才
 勾切戰國策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
 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韓子
 干象謂楚王曰前時王使召滑之越五年而能成之
 史記范蠡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而郢江東滑音
 依字戰國策曰秦王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
 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齊楚戰王交
 制之高誘曰樓緩魏相也翟景未詳史記曰蘇秦之
 弟厲因燕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
 子為謝遂委質為齊臣又曰樂毅賢而好兵為魏昭
 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
 昭王以為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留
 亞卿也

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

善曰史記曰吳起衛人也

詳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堯兒良貴德武二人者皆天
 下之豪士也兒五分切戰國策曰韓魏之君朝田侯
 曰田侯宣王也史記曰廉頗趙奢之良善也趙惠文王
 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又曰趙奢者趙之良將也
 田部吏也秦伐韓趙王令趙奢將而破之嘗以

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

五臣本

關而攻

秦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叩與為韻言秦地

百萬善曰仲開函谷關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

師遁逃而不敢進

善曰九國謂齊楚韓魏燕趙

及中山善曰中山謂大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

天下諸侯已困矣

善曰李巡爾雅注曰於是

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

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

音曾善曰卒昭曰大拍曰擗左氏傳曰秋虜彌建大
陣之輪以為營濟曰軍數曰北百萬言多也櫓大

猶言流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

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

享國之日淺國家善本無無事善曰史記

卒子孝文王立卒子莊襄王立公羊傳及至始皇

奮與六世之餘烈善曰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

孝公王昭皇六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

亡諸侯善曰以馬喻也說文曰振舉也史記曰始

稱東周西周始皇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若

扑浦以鞭笞天下善曰臣瓚以為短曰敲長曰扑

謂稱始皇帝也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

為桂林象郡善曰音義曰百越非一種若今言

為桂林象郡韋昭曰桂林今鬱林象郡今百越

之君俛首係計頸委命下吏向

俛低也係頸自係其頭委命乃使蒙恬北築長

城而守蕃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

下吏言任性命於獄官也

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

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

首善曰史記李斯曰請廢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民曰黔首

銳曰百家言經史隳名城殺豪

俊善曰應劭曰壞城恐復阻以為已害向曰墮壞也收天下之兵聚之

咸陽銷鋒鋦的鑄善本作鑄以為金人十二

以弱天下之民善曰如淳曰鋦箭足也鄧展曰

天下兵聚之咸陽以銷鋒鋦為鍾鍊金人十二重各千

石置宮庭中鋦或為鍊音巨秦所都也鋒疑兵刃也弱然後踐華為城因河

為池善曰服虔曰斷華山為城美大之也晉灼曰

取其高深廣大而言也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

為固良曰疊上文也十萬曰億不測言不可量測也良將勁弩守要害

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善曰誰何問

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廣雅曰天下已定

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

善曰金城言堅也史記張良曰關子孫帝王萬

世之業也善本無也字善曰史記秦始皇曰朕

萬世傳之無窮向曰金城始皇既沒餘威震

千里取其堅固而廣大也

于殊俗

濟曰沒死也殊俗遠方也

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

子氓

善本作

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

善曰史記曰陳勝字

涉陽城人勝為王曉為張楚西擊秦禮記曰儒有蓬戶甕牖韋昭曰繩樞以繩高戶為樞也如淳曰此古文氓氓人也良曰樞戶樞也謂以甕為牖以繩擊戶氓隸賤稱遷徙之徒謂涉為成漁陽之徒也

言涉至材能不及中庸

善曰方言曰庸賤稱也言不及中庸庸人也

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

頓之富

善曰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入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

產積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孔叢子曰荷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

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牾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涇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興富猗氏故曰荷頓也

向曰陶朱公猗頓皆富躡足行伍之間俛

起阡陌之中

善曰如淳曰躡音疊音義曰俛音免如淳曰時皆卑屈在阡陌之中

翰曰言在兵行伍而起於道路謂涉行至斷遇雨不得已而舉事也躡足驅馳也俛下也阡陌道路也

率罷弊

五臣本作疲散

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

秦

濟曰時兵皆疲於行役斬木為兵揭竿為

旗善曰埋蒼蒼曰揭高舉也巨列切莊子曰揭竿求諸海也良曰斬木兵器而無鋒刃揭舉竿為旗

而無旌

天下雲會而響應羸糧而景從

善曰

莊子曰今使民曰其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方言曰羸擔也音盈 然曰如雲之會如響應之應羸糧擔軍

糧也景從如影之隨形也 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

矣向曰自涉之起封達諸侯高祖入關破秦竟始於涉也且夫天下非小

弱也雍州之地殺五臣本作峭函之固自若也

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耨棘

矜中不銛息於鈎戟長鍛所也善曰孟康曰耨

棘戟也言鋤柄及戟槿也權巨巾切如淳曰鈎戟似

才刃下有鐵橫上鈎曲也說文曰鍛鍛有鐔也濟

曰耨鈎柄也棘矜戟也以鈎柄為之銛利也鈎戟鍛皆兵名謂九國時兵器也謫戍之衆

非抗於五臣本無於字九國之師也善曰通俗文曰罰

良曰謫戍謂涉戍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

非及曩時之士也善曰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前廟論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及六國之將相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

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

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善曰莊子曰大樹其絜百圍司馬彪曰絜

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

百有餘年矣善曰鄧展曰招猶舉也蘇林曰招音翹良曰招舉也九州之數秦

有雍州餘八州皆諸侯之地朝同列謂六國諸侯嘗與秦為列國皆使朝服也然後以六

合為家殺五臣本作峭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

廟隳

五臣本作隨

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

善曰春秋考異郵曰君殺妻誅為天下笑濟曰一夫謂涉為首唱也天子七廟隨壞也死人手謂秦王子嬰為項羽所殺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

東方曼倩

善本作精字善曰漢書曰朔又設非有先生論

良曰非有謂無有也言無有此先生而假立之以仕吳之事而明

君臣之義以諷焉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

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欲

先人之功寄于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

嘗敢怠也

錢曰先人先祖也衆賢羣臣也夙早也興起也怠墮也

今先

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

善曰率然輕舉之貌向曰率然猶忽然

也高舉者敬之也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

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

聽鐘鼓之音虚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

年于茲矣

善曰呂氏春秋曰越王欲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

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高誘曰靡曼好色也流議猶餘論也翰曰嘉善也靡曼好兒也流議猶餘

論也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

不善本無不字為先生取也善本作先生不取也蓋懷能

而不見臣善本無臣字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

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齊曰殆近也非有先

生伏而唯唯良曰唯唯故聽之辭也吳王曰可以談

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

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善曰於戲戲辭也於音烏戲音呼可乎哉

言不可也言談說之道何容輕易乎於戲嘆也可乎言不可也再言之者所以言談之難

何得輕易而為之夫談者有悖蒲忽於目而佛於耳

謬於心而便於身者善曰韓子曰聖人之教危國以忠佛耳字書曰

佛違也佛扶勿切或有悅於目而善本無

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

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善曰論語孔子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先生試言寡人將覽于直善本無

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

王子比干直言於紂善曰尸子曰紂必利雖

比干猶諫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五臣本

之必利也

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

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藥除主之禍

也翰曰懲傷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方誹君

之行無人臣之禮善曰如舊曰漢書注果

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五臣

於為天下笑善曰鄭玄禮記故曰談何容

易濟曰紛然多竟蒙被無是以輔弼之臣瓦

解而邪諂之人並進春秋考異遂及飛

廉惡來革等善曰史記曰中滴生蜚廉黃廉

刺說苑子石曰昔仲惡來革長鼻耳崇侯虎頰紂

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二子身死板之野良

曰飛廉善走者也其子惡二人皆詐偽巧言

利口以進其身善曰論語子曰巧言令色鮮

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

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

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親近

讒夫銑曰地廢也言詩不云乎讒人罔極

交亂四國此之謂也善曰毛詩小雅文也故

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喻喻况終無

益於主上之治

善本作

即志士仁人不忍

為也

善曰愉愉煦煦和悅之兒也孝經鈎命次曰

曰志上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將儼五臣本然作

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

下以損百姓之害

善曰拂與弼同翰曰則

得於邪主之心潛於衰世之法故養壽

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

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

風亦可以樂而亡心死矣

善曰尚書火傳曰子

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

壤室編蓬戶尚彈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

發憤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

後世稱其仁善曰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如

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

於是吳王懼句善本然易容捐薦去几危

坐而聽善曰懼敬免也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危

為去几自貶損也捐奔薦先生曰接輿避世箕

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

其身者也善曰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尸

以此免也 良曰接輿避世佯狂而歌者也箕子避紂漆身佯狂也使遇明王聖

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

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

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

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

太公釣於渭水善本無水字之陽以見文王善曰

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六韜曰文王卜田史布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

熊非熊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女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 銑曰負鼎俎是

恥辱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

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

以廣其下善曰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本仁祖義善本褒

有德祿賢能誅惡亂摠遠方統類美風

俗此帝王所由昌也善曰戰國策蘇代說齊王曰桓仁者王立義者

霸 向曰本祖皆以仁義為先摠集也類法昌盛也上不變天性下不

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

王翰曰應天順人故謂不奪奪也倫理也臣子之職既加矣於

是裂裂善本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

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

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

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

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深下交頤善曰穆然猶默靜

思貌也孫子兵法曰令發之日士寢者涕交頤穆然默然也倦下也雅思也曰嗟乎

余國之不亡也縣縣連連殆哉世之不

絕也善曰說文曰縣縣微也善雅曰殆危於是

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

惠施仁義賞有功躬善本作躬節儉減後

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善曰

論語顏回問為邦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省庖廚去侈靡卑

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

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

斂省刑罰銑曰明堂布政之宮鄭聲淫樂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

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善曰孫卿

子曰萬物得宜事變得應向曰晏安和洽也國無災害之變民

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

空虛五臣本作囹圄虛空善曰文子曰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向曰囹圄獄也虛空謂無囚

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

芽

善曰禮記曰鳳皇麒麟皆在郊藪又曰天降膏露鄭玄曰膏猶甘也尚書大傳曰德光地序則

朱草生也郭外曰郊萌芽草初生也

翰曰言祥瑞並至

遠方異俗之人嚮

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

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

善曰呂氏春秋曰治亂存亡如可見如不

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

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貞

五臣本作損

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善曰毛詩小雅文也

四子講德論 并序

王子淵

濟曰四子謂微斯文學虛儀夫子浮游先生陳立子

也褒當假立以為論端也

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

布之詩又作傳

善曰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衆序聞王褒有俊才

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傳如淳曰言王政

中和在官者樂其職國語所謂宣布哲人之令德也

名曰曰子講德以

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天子曰蓋聞國有

道貧且賤焉恥也

善曰論語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今

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

善曰距躍

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涉始於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一躍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涉良曰距止也

躍行也趨進也有日謂多日也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

善曰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銑曰懷寶謂懷德也是伯牙

去鍾期而舜禹適帝堯也善曰廣雅曰適避也向曰伯

牙善鼓琴鍾期聽其音而知其意遂相與交也舜禹之賢遇帝堯有道而事之也言夫子遇平代而不出

有如鍾期去知音之友舜禹迷有道之君適迷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

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

蠲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

千里攀鴻勳則翔四海善曰說文曰蚊蠲齧人飛蟲也莊子曰蚊蠲齧

膚蚊亡云切寅莫衡切爾雅曰東西趨謂之序文子曰寅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翰曰越過也東西廂曰序驥良馬也僕雖頑器善本作器頑字願從足下雖

然何由而自達哉濟曰驚也文學子曰陳

懿誠善本作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

卿之門善曰春秋說題辭曰秉懿誠之義思至忠之功高誘淮南子注曰本朝國朝也良

曰懿美誠信也話善言也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

乎公卿善曰禮記曰介紹而傳命銑曰介紹傳命也文學曰何為

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于齊桓善曰呂氏春秋曰甯戚

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淮南子曰甯戚

越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商秋聲也

向曰甯戚飯牛望桓公而為商歌於車

越石負芻而寤晏嬰女善曰晏子春秋曰晏子之晉至于

者晏子曰吾子何為者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

何為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矣見使將歸晏子曰何

為為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餒之地吾是以為僕也晏

子曰可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而贖之因載而

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絕晏子使

人應之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曰臣聞之士者

誦乎不知已而申乎知已吾三年為人臣而莫吾知

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

我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嚮也見客非有積素

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向注同

累舊之歡皆塗觀卒遇而以為親者也

五臣本無也字翰曰觀見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

其好嫫姆母倭於媿古善譽者不能

掩其醜善曰慎子曰毛嬙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

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孫卿子曰閭釵子奢莫之媒也

媿西施皆美婦人也媿倭媿皆醜婦人也苟有至道何必介紹

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

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

答歎辭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

特獨也五臣本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善曰矰類

作斷韓詩章句曰曼長也鄭玄周禮注曰結織為矢

矰之矰矰高也列子曰蒲苴于弋弋弱三賦乘風而

振之遠變錫於青雲錫曰公輸班至巧者也與斧柯不與其刃則不能有所制也滿宜子善戈射者也與曼矰不與其引則不能發射也言事必故膺相須而成也曼長也結綴於矢謂之矰也故膺

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

恙曰而善至有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善

說文曰擊擊也擊與撇同也疋設切向曰泮水而擊法不知乘舟之縱逸涉由而行不依道之疾疾者言履仁義之行求賢良之友則功業易立聲名易致也膺膺騰躍撇擊也衝蒙謂衝突蒙龍也

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

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翰曰敬

於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

于西州濟曰素水也有二人焉乘輅

而歌倚觀五而聽之善曰輅車也白虎通曰名車為輅者何言所以

步之於路也包咸論語注曰觀者輅端橫木以縛輓也良曰輅車也規轆端木也詠歎

中雅轉運中律嘽闌緩舒繹曲折不失

節善曰禮記曰聲謂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氣

康樂齊曰中合也雅大小雅也轉運聲之變問歌者為誰則所謂浮

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之士相見之

禮友焉善曰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贊冬禮注同禮文

既集善曰韓子曰禮有文禮者文學夫子降

義之文向曰謂禮畢也

席而稱曰俚

力紀人

不識寡見

五臣本

聞

善曰劉德漢書注曰俚鄙也

目

曩從末

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

善曰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莫不

普金

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

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

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

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聲天人並

應屢降瑞福

善曰如淳漢書注曰太上天子也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

曰太上謂主也股肱謂臣也并大也

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

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

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

晨風文侯諭其指意

善曰論語曰南容三復白珪孔子以其兄之子

妻之韓詩外傳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

立之以為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傳趙倉唐

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諾於是遂求北犬晨

鳴齋行倉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再拜獻之文侯曰

喜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馬也即見使者文侯曰中山

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

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亡鷓彼晨風鸞彼晨

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志我實多此自以

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欽知其君視其所使中

君不賢惡能得賢傳遂廢之子訢召中山君以為

良曰白珪之玷尚可磨斯言之

師不可為諭曉也餘同善法

今吾子何樂

詩而詠之也銑曰言古人詠詩皆有所適今子所歌復何尚也先生

曰夫樂者感人心善本作密字深而風移俗

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

道得也善曰禮記曰樂者聖人所作也其感人深又曰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君

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

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善曰子思子曰臣以

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正則體備心庸則身勗也向曰節止趨進也

好惡不形五臣本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

宣故美玉蘊於砥武砥夫凡人視之

快也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善曰

論語注曰蘊藏也戰國策曰白骨疑象武夫張揖漢書注曰武夫石之次玉者廣蒼曰

良工理玉之工也和寶謂如下和所獻寶精

鍊善本作藏於鑿善本作庸人視之忽

焉巧治鑄之然後知其幹也善曰精鍊也金曰鍊不

耗故曰精鍊也說文曰鑿銅鑄璞也璞與鑿同公孫翰曰精鍊金也百鍊不耗故曰精鍊鑿璞謂金

石相和未理者也忽焉不識負巧治理金之工也幹體也況乎聖德巍巍

蕩蕩黎善本作氓所不能命哉善曰

大哉堯之為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成功廣雅曰命名也良曰言物尚如此况天子之

德不誅歌其何以知之哉是以前代名也是以刺史推而誅之

揚君美德善本作德美深乎洋洋用不覆載

紛紛天地寂寥善本作聊字宇宙善曰言所覆者廣也紛紛衆多

之貌也寂聊曠遠之貌也統曰洋洋盛兒罔無也紛紛衆多兒寂寥曠遠言君德之多而及於遠

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

以加茲善曰爾雅曰究窮也郭璞曰謂窮盡也是

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善曰論語子

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翰文學子曰書云

迫一人使四方善曰尚書曰迫一人有事四方若上使

不是乎孔安國曰迫道也乎信也濟曰迫道也一人天子也言道天子行德化使四方之人信順如卜筮

夫忠賢之臣導王志承君惠據盛德

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

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善曰瀾水波安瀾以喻太平

乎也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良曰據舒也洪長也瀾波也安瀾言靜也比屋可封謂太平之人

也愚謙辭惑疑也浮游先生色勃皆溢善曰論語子

色勃如也統曰勃怒也皆溢怒目精出於目睚也曰是何言與善曰孝經

言與向曰怪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

廟建為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

于大雅

善曰毛詩周頌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詩大雅

序曰丞民尹百甫美宣王也詩曰吉甫作誦善著清風翰曰周公清廟之詩為周頌之首吉甫尹吉甫也

也大雅詩篇名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

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

乎王道濟曰偽詐也殆也故自刺史之來

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

德莫不霑濡江眉耆耆之老善曰履

晉有白黑雜色良曰濡潤也咸愛惜朝夕

濟須史觀大化之溥流良曰溥

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

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善曰感發謂情感於中發言為詩也

曰皇澤天子惠澤也豐沛言多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

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

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

不足善本作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也善曰樂動也聲儀文也此巨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

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

却寒廓乃欲圖六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

得不亦遠乎

善曰僂度之言無限也韓子曰有尺寸而無僂度又曰前誠無緣而

忘僂度也馬融論語注曰罔誣也大人謂天子也周

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向曰罔無

之僂度尺丈也把握言把握之缺也寒廓廣

大也大人天子也極極權也方伯諸侯也

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

先生詳之 善曰戰國策曰荆軻見太子太子垂

行潦 善曰戰國策曰荆軻見太子太子垂

暴集江海不以為多鱮 善曰左氏傳曰君子

並逃九戩 善曰左氏傳曰君子

域不以為虛 善曰左氏傳曰君子

預曰行潦流潦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

百川歸之而不盈爾雅曰鰓鱮郭璞曰今泥鰌也

似立切郭璞山海經注曰鰓魚似鮪毛詩曰九

之六不為一物而腐也行潦是以前許由匿堯

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歸

文武不以卑 善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

逐之箕山之下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

不能據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

善曰毛詩

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為蟲可白使黑汙黑使白左

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善曰青蠅能變白黑也而不能污其實三邪可亂於

賢聖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

向曰實正誠
采詩以顯云德歌詠以董其

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縷善曰縷猶曰董正也

論王言如綸其出如綽音弗鄭玄曰言出彌大也

魚繳也王言之也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善曰

毛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二客雖空

計沮與議何傷善曰言二客雖於計室塞於

也爾雅曰室塞也齊曰一客謂文學與夫

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

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臣五

本無焉字善曰論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良曰微少巨大措致夫子曰否否不

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善曰巨氏春秋

動矣善曰枹善曰鏗善曰鏘善曰而介士奮竦善曰左氏

獲抱而鼓鄭玄周禮注曰介被甲也向曰雷霆

也潛底幽隱處也枹擊也鏗鏘聲也介士甲士也

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

生亦勿疑也善本無也字善曰言護前敵之

事欲感動前敵之心耳二於是文繹復集乃

始講德善曰馬融論語注曰繹文學夫子曰

昔成康之世君之德歟善本臣之力也

善曰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九合諸侯臣之力耶君之力耶與音余濟曰問同成王康三也

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鳥有甘棠之

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善

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良曰聖智謂成康也甘棠謂邵伯也統曰雲從龍風從虎

皆相感而生蟋蟀俟秋吟浮蟋蟀由出以

陰善曰周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也謂之蜻蛚也向曰皆感事而至

矣寥戾風聲蟋蟀蟲名俟待易曰飛龍在天利

見大人嚙聲相應仇偶相從善曰周易曰同聲相應

然相求水流濕火就燥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

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彈傾耳

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

善曰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濟曰彈盡也淑善也故千金之裘非

一狐之腋亦大厦善本之材非一丘

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五臣無也善曰

管子曰廓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孤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給爵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

良曰狐白裘以狐腋下毛為之而價千金也大厦屋也丘山也略智也蓋君為元

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

而無臣春秋刺焉

善曰公羊傳曰宋公惠楚人期戰于之陽宋師大

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難雖文王之武亦不過此也何者曰

惜言其王德而無王佐也

說三代以上皆有

師傳五伯以下各自取友

善曰說苑郭璞曰帝者之臣其

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僕也向曰三代夏殷周也五

伯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公宋襄公是也

齊桓有管鮑隰突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善曰左氏傳曰隰叔牙奉公子小白又曰齊桓

衛無之子有鮑叔牙隰朋以為輔佐說苑郭璞曰齊桓

威甲不以其車管仲之力也

又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晉文公有咎

五臣本作舅

犯趙衰

楚取

威定霸以尊天子

善曰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

頡魏武子司空等子杜預曰狐偃子犯也司空季子齊臣曰季也左氏傳曰先軫謂晉侯曰報施救德取

威定霸於秦穆有王由五穀攘却西戎始

開帝緒善曰韓詩外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

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繆公然之於

是告內史王廖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

人也將柰之何王廖曰君其遺之女樂以娛其志然

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廖以其女樂二列遺戎王

史記曰百里奚秦走宛秦繆公聞百里奚故重贖

之恐國事大悅又曰秦繆由余謀伐戎王年國十二

遂霸西戎春秋傳曰五帝虞緒宋襄曰緒業也

濟曰王王繆由由余
五幾百里奚也緒業也楚莊有孫叔子反兼

定江淮威震諸夏善曰韓詩外傳曰沈令尹進孫叔敖於莊王叔敖治楚三

年而楚國霸左代傳曰楚子圍鄭子反將右晉師我鄭及楚師戰于邲晉師敗績邲步必切良曰孫叔

敖也諸夏中國也句踐有種蠶世善本庸剋滅彊吳

雲會稽之恥善曰漢書曰江都王問董仲舒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蠶謀伐

吳遂滅之孔子稱越有三仁寡人亦以為越有三仁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

千人接於會稽又曰句踐自會稽歸附循其土民代吳大破之吳王自殺也說曰句踐越王名種文種

蠶范蠡吳善伐越棲於會稽稽山竟以成吳故云雪也魏文有段干木

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善曰呂氏春秋曰孟嘗君問曰圭曰

魏文侯名過相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

侯師子夏友曰子方枘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相公

也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史記魏文侯弟各

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璜璜翟璜也成魏文侯弟各

也弓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侯之過其廬而賦秦

徵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

皆聞無乃不可如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止向燕

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善曰

更說曰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齊於是識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為魏使

於燕燕昭王以為亞使樂毅伐齊破之追至于臨雷齊濟王走保於高潛與閔閔翰曰夷平也燕破

齊齊閔王走保善曰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

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善曰

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羽翼輔佐也
濟故有賢聖

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

不足乎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攘除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

藝佩禮文良曰純深也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言皆以美事喻衣服也屢

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駁茂

銑曰倫等也是以海內歡慕五臣本作勤慕字莫不風

馳雨集襲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溥詠德

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向曰風馳雨集言疾

至浴殮閉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

能善曰條猶理也廣吉音義曰暢通也偃

息匍匐乎詩書之門五臣本無游觀乎

道德之域濟曰言以詩書道德為門咸絜身

修思五臣本作修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

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

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

善曰濟濟多士已見上文若乃美政所施

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

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

增奉五臣作休以厲貞廉善曰漢書宣紀曰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又

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祿薄其益吏奉什五也銑曰空陳蠲除苛細綏安也

減膳食卑宮觀善曰宣紀曰令太官檢膳省幸又曰郡國宮觀勿復修聖省田

官損諸苑善曰宣紀曰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人踈繇役振乏

困善曰宣紀曰吮人還歸勿算恤民災害不違游

宴善曰宣紀曰今天下領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向曰恤憂是暇也

憐縗經之服事善曰宣紀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亦無壽之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人殺傷人他皆勿坐又曰百如遭縗經凶災而吏踈事傷孝子之心自今有大父喪父母喪者勿踈事翰曰

闕憐辜罪也縗經居喪之人也服辜謂服役事

惻隱身死之腐人懷

愴子弟之縗匿善曰宣紀曰今繫者或以掩鼻若飢寒死獄中朕上其痛之文曰

自今子首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坐齊曰惻隱傷痛也愴愴悲歎也身死腐人謂經拷掠或飢寒死獄中者子弟縗匿父兄之罪而見縗縗者也

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

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善曰子曰

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善曰毛詩大

禮悌大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

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群小憎惡仁

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削

善本作峭字大理峻法善曰廣雅曰峭急也謂嚴急也峻與峭同良曰刻削謂損害

也峻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

酷虐狼摯虎攫懷殘棄賊善曰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

義者謂之殘翰曰言皆如狼虎之暴也摯持也攫亦持也其所臨泣善本作

莫不肌慄善本作飢懼伏吹毛求疵並施

螫毒百姓征公五臣本作恒無所措其手

足善曰韓子曰百之人君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垢而察難知方言曰征公惶遽也論語

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松章容切濟曰深戰也言如蛇蝎之螫毒於人者恒惶懼兒措置

嗷嗷愁怨遂亡秦族良曰嗷是以養

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

其蠹保民五臣本作人者除其賊善曰文子曰乳犬噬虎伏

雞搏狸又曰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也夫養禽獸者必除豺狼又況牧民乎又曰木林生蠹還自食人生

事因自賊良曰狸能害雞豺能食獸蠹以傷木賊以亂人故大漢之為政

也崇簡易尚五臣本作上寬柔進淳仁舉賢

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善曰孝經曰民用和

淳深也今四海善本作海內字樂業朝廷淑清天

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

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

猛服也是以北狄賓合五臣本邊不恤

寇甲士寢而旌善本作旗仆也齊曰張武

也賓服於會恤憂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

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善本作先匈

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善曰毛詩曰因時

夷狄之天性僑五臣本蹇習俗桀善本暴

力相高善曰史記曰匈奴業在攻伐事在

獵射善曰史記曰匈奴兒能騎羊走

箭飛鏃善曰史記曰匈奴逐水隨畜

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騫周流曠

野以濟者欲善曰史記曰匈奴向曰畜居也如鳥獸

之集散其耒耜見弓矢鞬馬播種則扞

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獲胡劉則顛

倒殪伊什也言所以於弦也鄭玄禮記注曰

弓托也音夫史記曰匈奴射狐兔用為食

此如中國之務農也耒耜耕器也播布也拊掌

用之蔽手以持弓者也奔馳追之則奔遁釋之

則為寇

善曰史記曰匈奴利則進不利則退不若漁走良曰道逃寇賊也

是

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抗士

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

善曰毛詩曰六月猘

屢戎車既飭四牡駢駢載是常服猶猶孔熾我急

孔熾我急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復日

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

王臣本無

賀字善曰宣紀曰日逐王先賢揮將人衆來降鄭氏曰禪音纏束之纏又曰單于稱臣使弟壹珍朝賀

三月向曰靈神也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

接編典結計沮頰焦齒臬矐前髮

懸首文身裸袒之國

善曰編結即錄也漢書中

曰解辨髮別左衽又曰匈奴有罪小者軋音義口刀

其面蓋沮頰也焦齒未詳又曰大宛深目多鬚蓋

其也懸首蓋彫題也山海經曰彫題國在鬱林南

輸曰竹發夷種類也編結編髮也沮頰刻面也焦

齒也文身縷身也裸袒不衣也靡不奔奔走貢

獻懼忻來附娑娑嘔吟鼓腋善本作而

笑齊曰靡無也娑娑舞夫鴻均之世何物

不樂飛鳥翕翼泉五臣本魚奮雷躍善曰

孔安國尚書傳曰洪大也鴻與洪古字通毛長詩傳曰均平也毛詩曰鴛鴦在梁或其左翼鄭文曰明王之時人不驚駭也韓詩曰鴛飛疾天魚躍于泉薛君曰魚奮樂則踴躍於泉中良曰鴻大均平也翕翼

奮躍樂和氣也

是以刺史感懣

莫本

舒音而詠至

德鄙人黥

於感

淺不能究識苟遵所聞

未克

善本作剋字

殫焉

善曰黥不明也烏感切

向曰鄙人

先生謙辭也黥不明也殫盡也

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

于盛德

善曰毛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終日仰歎怡

擇而悅服

文選卷第五十一

明專 齋論 李 蔭 校對

鄉貢 進士 劉 菲 校勘

左 吳 曰 實 大 學 事 禮 記 司 禮 蕭 倬 覆 校

文選卷第五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注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

呂向李周翰注

論二

班叔皮王命論一首

魏文帝典論論文一首

曹元首六代論一首

文選卷第五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注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

呂向李周翰注

論二

班叔皮王命論一首

魏文帝典論論文一首

曹元首六代論一首

韋弘嗣博奕論一首

王命論一首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處遣王莽

收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魏羣據龍輝泉蓋問處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

班叔反

向曰此論帝王所以興者必

武即位而魏頭據龍輝泉欲有分割二字之意彪時在魏處以魏舉必見禍亂故著此論以明天命所歸莫有其悟也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

爾躬舜亦以命禹

善曰論語文也尚書帝曰來禹子懋乃懷嘉乃丕績

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孔安國曰曆數謂天道也元后天子也爾雅曰命告也翰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以命禹而禪之

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

善曰

王之祖也契成湯之祖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

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良曰暨及載行也此言有天下者必資積德累行之祖也皆以佐堯舜有至美之德奕世而行故至成湯武王而有天下

異時

五臣作世字

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

五臣

本作

其揆

一作一揆

焉

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

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善

漢書賈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荒氏其後也荒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出奔秦

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帝系曰帝亮封于唐為火德漢書賈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地著符旗幟尚

赤熒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始起沛澤則

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善曰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有

大地當徑高祖乃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

驅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地當道今者赤帝子

斬之又曰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由是知所殺

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也由是言之帝王之

赤帝子殺吾白帝子符應也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善曰春秋河圖歷命

翼天德清明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豐功厚

三代咸有顯德故天祚之司曰懿美也

利積累之業善曰史記崇侯虎曰西伯積善累

功厚利以利於天下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

澤加於生民善曰孝經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

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善

孟子萬章曰堯薦舜如何曰使之主祭百神享之使

之立重事治而百姓安之易乾鑿度曰三者天下所

歸韓詩外傳曰三者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

不紀而得倨起在此位者也善曰世運五

之世也不紀不為人所記也春秋元命苞曰三德之

運應錄次相代堯倉曰端時起也燭與函同濟曰

匹夫也 俗見尚祖興於布衣不達

其故善曰漢書曰高祖曰吾以布衣取天下家語孔子曰舜起布衣而終以帝也 鏡曰言人

不達高祖起於布衣所以為道遭暴亂得奮其劍

善曰道猶遇也漢書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 游說之士至比天下

於逐鹿幸捷而得之善曰漢書魏蕭曰秦失其鹿劉季逐而得之時

人復知漢乎太公六韜曰取天下若逐野鹿得鹿天下共分其肉 翰曰言游說之人務以口辯乃比爭

取天下勢如逐鹿於野至有捷急者則先得之 不知神器有命不可

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

子者也善曰豈招曰神器天子重符服御之物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孟子

曰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 向曰神器帝位也

惡世人以為高柱自布衣亦欲効之以捷急之勢取

之所以天下多為亂臣賊子欲懷惡逆之意也 若然者豈徒聞於天

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

饑寒道路善曰說文曰饑飢也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饑流隸流移賤隸也左氏

傳曰人有十等與臣隸也饑或為瑾荀悅曰道瘞謂之瑾也 良曰無菜曰饑無穀曰饑流隸謂逃流賤

隸之也 思有短褐之龍衣擔石之蓄善曰韋昭曰短為短短為短

也毛布曰褐短下管切說文曰襲重衣也字林曰襲大篋也晉灼曰無一擔與一斛之餘 鏡曰短褐蓋

衣也襲重衣也擔謂一擔之重石謂一斛 所願不

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善曰韋昭曰一斤蓋一金孟子謂滕文公

笱之子不乘帝王之重善曰音義曰笱竹筥也受一斗論語

子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易曰鼎折足覆公

餗速不勝其任也善曰爾雅鼎卦之辭也說文曰鼎大器也以喻重任餗鼎中之珍饈喻王位也言鼎折足則覆鼎中之物言非其材而處其任則如此

也當秦之末五本作時豪傑並起善本無並起二字共

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

家婦而世貧賤今善本無卒富貴不祥

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

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善曰史王

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

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

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翰曰陵母為要羽所

擒獲也良曰陵母見漢使傳言與陵也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

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

以固勉陵五百本無陵字翰曰陵母恐陵為母

親以絕陵望使其後果定於漢陵為漢宰

固心於漢也相封侯善曰史夫以匹婦之明猶能

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五百本作幾善

無爭

稱匹夫何言其夫妻為偶也鄭玄周禮注曰發備會也全宗祀於無窮垂

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善曰張晏

曰冊書史記也晉灼曰至周春秋考紀也孟子曰

當責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此之謂大丈夫也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善曰

春秋史書春秋曰道德於此窮達一也左嬰母知廢陵母

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

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

體貌多奇異善曰漢書曰高祖為人隆準而龍

三曰神武有徵應善曰徵應謂四曰寬明而

仁恕善曰漢書曰高祖寬五曰知人善任使

善曰高祖任張良以運加之以信誠好謀遠

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五臣本已

善曰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從諫如順流趣時

如鄉音起善曰左氏傳叔向曰齊桓公從善如流

時利也響起言疾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善曰

漢書酈食其欲立六國後漢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

漢王輟食吐哺曰聖儒幾敗乃公事拔足揮洗

揖酈歷生之說善曰漢書曰酈食其求見沛公

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
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 鏡曰雲

食其初見高祖高祖方洗足鄼生曰足下必欲滅無
道秦不宜倨見長者高祖乃輟洗起謝之納其說也

披足揮洗謂止洗 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
足也揖敬從也

善曰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成卒婁勃說上曰陛下
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

安 翰曰高祖既定天下以家在關東意欲都洛陽
納成卒婁勃說言遂遷都長安故言斷懷土之情也

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 善曰漢書曰上欲
廢太子立戚夫人

子趙王如意呂后不知所為張良曰願上有所不能
致四人令太子為書拜辭安車請以為客令上見之

則一功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懸布歸愈欲易
太子及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

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煩公幸卒調護太子竟
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良曰高祖愛趙

王如意欲廢太子而立如意是時南山有四皓者四
賢人高祖召之久不至後乃來與太子游太子入朝

高祖而四皓為侍高祖遂以太子為賢而 舉韓
不廢也以不立趙王故去割肌膚之愛也

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 善曰漢書曰蕭
何為韓信於漢

王於是漢王齎成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又曰陳平
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使參乘監諸將 濟曰行

陣謂軍旅之間也亡命 英雄陳力羣策畢舉
謂自楚逃歸於高祖也

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 善曰莊子
許由曰我

為汝言其大略 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
廣雅曰略法也

矣初劉媪老妊而高祖而夢與神遇震

電晦真有龍蛇之怪 善曰略粗略也漢書曰
高祖母媪嘗息大澤之

改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往視則見蛟龍據其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說文曰妊孕也如蔭切

曰劉翳謂高祖母初妊謂有娠也言高祖母初妊高祖夢與神合雷電晦暗父太公往視則蛟龍在於上

遂生及長而多靈有異於眾是以王武

感物而折契呂公觀形而進女善曰漢書曰高祖常

從王媪武負貫酒時飲醉外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怪異此兩家遂毀契

高祖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李相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也翰曰高祖微時嘗從王媪武負二

人賒酒既醉時二人見其上有怪異此兩家遂毀契券不取其財也沛令客呂公見高祖奇兒乃妻以女

即也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約王雲而知

所五百本處善曰漢書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

居上常有雲氣故從於魯傳季說文曰厭塞也於將

厭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每獨游地至處常有雲氣呂

后望雲乃知高祖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

則五星聚善曰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有大蛇當

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若赤

帝子斬之蛇曰分斷也高祖初入關五星聚於東井

也東井星名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

人力也善曰漢書韓信謂高祖曰且陛下天授非

布公喜常以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

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

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

五者謂五行相承也取舍五百本不厭斯位符瑞不

同五臣本斯度善曰韋昭曰厭合也一飽而苟

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

善曰左氏傳曰息侯伐鄭君子曰不量則必喪

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善曰左氏傳曰趙盾

孟曰保家之主也莊子弟子問於莊子遇折足之

凶伏斧鉞之誅銑曰折足之凶則英雄誠知

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

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觀莫逾善曰左

下無觀觀杜預曰下不敢望上距逐鹿之警古

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為二母

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

矣善曰韋昭曰幾望也今本作冀尚書曰四海

其天命覺寤人事畏如此斧鉞之禍以自警戒超然

遠見淵然深識收王陵陳嬰之事以為明鑒之分絕

韓信黥布之逆無為窺覷之心也距絕也逐鹿謂上

貪不可冀謂勿貪帝位終不可冀望

典論論文一首

魏文帝

向曰文帝典論二十篇兼論古者經典文事有此篇論文

章之體也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

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伯仲喻兄弟之次也言勝負在兄弟之間不甚相踰也班超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徐令彪之少子也

班超也武仲傳毅字也休意也言其文美不能自

也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

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

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

見之患也

善曰東觀漢記曰吳漢入蜀都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汝降後兒老母萬數一

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義宗室子孫故皆更職何忍行此杜預左氏傳注曰亨通也亨或為享翰曰帚謂除地之帚也言家有弊

破之帚自以為寶重者乃通比於千金此則不自見之甚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

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

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

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

所假咸以自騁驥駉於千里仰齊足而

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

善曰呂氏春秋曰所為責讓者

為其一日千里也毛萇詩傳曰田獵齊足尚疾也良曰驥騄良馬也

以比賢才之俊逸也蓋

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

善曰呂氏

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已然後任人楚辭曰美內怨已以量人王逸曰量度也銑曰審己之才以度前人則無不相

服之累也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

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

善曰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

亦有斯累漢書地理志曰故齊詩曰子之遷兮遭我乎徂之間兮此亦其舒緩之體也翰曰齊俗文體

舒緩言徐幹文章時有如粲之初征登樓槐緩氣然亦是學之儔也

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

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

濟曰初

魏賦征思玄猿漏卮卮酒器也言此諸文雖張衡蔡邕亦不過之如作

諸文不勝於此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

兩曰陳琳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

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

理不勝辭

善曰漢書東方朔枚臯不長持論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

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銑曰言文美理弱也至於雜以嘲

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

良曰揚雄班固之儔也

常人

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

已為賢

翰曰賢遠者謂其不分別文章傳聞遠者為善不則貴之也向聲謂向其聲譽而為

也夫文本同而未異蓋奏議宜雅書論

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

向曰銘誄述人德行故不可虛也麗

也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

備

翰曰四科謂奏議書論銘誄詩賦也通才謂諸事皆能通備也

其體文以

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

聲言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

善曰蒼頡篇曰檢法

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

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善曰桓子新論曰惟人之所獨曉父不能以

之子弟亦不能以教弟也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可朽

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

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

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

翰墨見意於篇籍不

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

故西伯幽

而演易周且顯而制禮

不以隱約而希五臣本務不以康樂而加

思善曰周易曰隱約者觀其不顯懼也濟曰隱約失志貌康安也知移也言文章之道不以通

塞移也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

時之過已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雖得而易失孔叢子孔子曰

不讀易則不知聖人之心必不良曰已時句也而人多不彊力

貧賤則懾五臣本於饑寒富貴則五臣本

流於逸樂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最恐懼也賈逵國語注曰流放也遂營目

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遊五臣本於

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

善本無亦字志士之五臣本大痛也善曰古詩曰忽隨物化

以為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融也著論謂徐幹著中論二十篇

六代論一首善曰論夏殷周秦漢魏也

曹元首善曰魏氏春秋曰曹罔字元首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

稚罔翼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為弘農太守少帝齊王芳也

銑曰魏氏春秋云曹罔字元首少帝族祖也時屬天子幼稚遂著此論冀感悟曹爽也六代

者夏殷周秦漢魏也

昔夏殷周之五臣本歷世數十而秦二世

而亡何則善曰紀年曰凡夏自禹以至于桀十七王殷自成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

太戴禮曰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二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何殷周有道而長秦無道而暴也良

三代之君與天下曰設疑問之辭也發後文也

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齊曰三代夏殷周也與天下共民者

謂建立諸侯與之共理同有其利也故天下有難則諸侯同憂秦王獨制其民

故傾危而莫救翰曰秦不封諸侯故莫有救者夫與人共

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

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

與人共治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孝宣帝稱曰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善

班固漢書贊曰昔周召相其治兼親疎而

兩用參同異而並進向曰親疎者謂天子之宗屬親疎者異謂異姓

也言並封為諸侯親而用之合而進之共治天下也參合也是以輕重足以

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

生善曰賈誼過秦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二十郡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以法割削諸侯則逆節萌起

翰曰輕重謂大小之國也并兼路塞謂不相侵劫也逆節謂不遵王命也及其衰也相

文帥禮善曰齊桓晉文向曰及周室衰微有齊桓公晉文公帥禮以伐不義奉於周室也

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

宰

善曰左氏傳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

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又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將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

卿吾役也為宋役亦職也二伯怒曰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歸諸京師

銑曰苞茅祭藉之草也楚人不貢苞茅不遵王命而齊桓公帥師伐之定王時晉帥諸侯築王城宋宰仲幾不受命晉文公戮之也

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

良曰弛廢也肅整也

言齊桓晉文匡輔王室使紀綱廢而更張諸侯悌叛復得敬懼也

二霸之後浸

五臣本

以陵遲

善曰漢書曰二伯之後浸以陵遲齊曰二霸即桓文二君也言二君

稷後復陵遲敗亂也

吳林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

鼎新而畏迫宗姬

善曰左氏傳屈宋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

池又曰楚子嚭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翰曰負恃也方城山名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言其欲有篡周之心而猶畏懼

同姓之國宗也 茲情散於匈懷逆謀消於唇

功同姓之國不敢為茲逆也 斯豈非信重親戚

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

善曰班固漢書

述曰公族蕃滋枝葉碩茂 自此之後

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

楚鄭兼於韓

善曰史記曰越三句踐自會稽歸

殺又曰魏武侯韓哀侯趙宣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又曰楚考烈王伐城魯又曰韓哀侯滅鄭并其國

同善 暨乎戰國諸姬微矣齊曰暨及也 唯燕衛

獨存然皆弱小周同姓也 西迫彊秦南畏

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恤亡不暇相憂也 至

於王報簡 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

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暨于王報降為

庶人用天年終號立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四海內無主四十餘年 鉞曰王報謂周

也秦據勢勝之地騁五臣本 誦詐之術

征伐關東蠶食九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據勢勝之地騁但

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刃取勝賈誼過秦曰九國之 遁逃而不敢進良曰誦欺也蠶食者言如蠶之食

葉漸至於盡也九國謂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也 至於五臣本 始皇乃

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善曰尚書曰天位艱哉唯

固漢書贊曰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 齊曰曠曰謂積德而作長也若彼謂周

也用力若此謂秦也言秦雖欲疆取周室然豈非 豈非

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

繫于苞桑善曰老子曰有

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班固漢書贊曰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深根固本為

不可拔者也周易否卦之辭也鄭玄曰苞植也否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成其賊亡矣其將亡矣而聖

子自繫於植桑不亡也王弼曰心忘將危乃得固也 繫于苞桑謂叢生之桑也謂根深而相連取其固也

危亡者繫之於上取其難拔之義也言秦觀周

之敝大將五臣本以為小弱善本作見奪於

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善曰班固漢書

意周之敗以為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

削去五等史記李斯奏曰置諸侯不便始皇於是分

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也向曰秦皇觀

周所以為焚者乃以勢弱而諸侯奪其國也遂廢五

等諸侯之爵置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

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

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蕃衛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謂皇帝而子孫為匹

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寸土蕃翼之衛莊子曰

尋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銑曰毗佐也仁心不加於親戚

澤不流於枝葉良曰枝葉譬猶莖

股肱獨任胃腹浮舟江海捐弃楫櫂觀

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

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豈不悖哉善曰法言曰浩浩之海濟極

通俗文權謂楫也通泰曰天下已定始皇之心以為

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是時溥于

芟刈猶以刀斷之也朕股手足也捐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于

有餘歲

五臣本作人字

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

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

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

所聞也

善曰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監上為左右相田氏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子

徐州遂殺之又曰晉莊公卒六卿強公室卑六卿謂

說氏中行氏智氏及趙韓魏也論語亂滑讖曰陳滅

齊六卿分晉尚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彼聞

翰曰齊相田常殺簡公專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

封邑至常曾孫和遷康公於海濱康公卒呂氏因此

絕祀晉昭公卒六卿專征盡滅晉族而分其地為十

縣越言不封子弟終恐有此禍亂

無人輔弼帝室何以救其敗亂也

始皇聽李斯

偏說而絀五臣本其義至於善本無身死

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

手託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善曰史記曰趙

胡亥丞相李斯陰謀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

而更詐為丞相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

書賜公子扶蘇死向曰黜退也言退淳于之義也

姚曰始皇遺詔使太子扶蘇與妻會於咸陽趙高道

矯詔賜太子死而立胡亥此謂託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也託猶假也

至今五臣本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尅五臣本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

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目

幽深宮委政護賊善曰史記曰二世尊用趙高

申法令乃行誅大臣及諸公

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善曰史記曰二世齊望夷宮欲祠淫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婿咸陽令閻樂謀易上樂前即謂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願得妻子為黔首閻樂寔其兵進二世自殺也 善曰時關東諸侯起兵爭欲亡秦趙高懼之二世不知二世以此責讓高高懼誅乃陰謀使咸陽令閻樂帥千餘人殺二世二世曰乞為王樂不許又願與妻子為黔首終不遂乃郡國離心遂自殺於望夷宮也成殺也遂乃郡國離心

衆庶潰叛善曰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左大傳曰人逃其上曰潰 翰曰潰也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善曰史記曰吳廣為假王擊秦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謂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吳陳奮其白旗劉項隨而斃之 向曰陳勝吳廣先舉兵叛秦其後高祖項羽起兵項羽殺秦王子嬰也向使始皇納

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銑曰裂分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

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良曰三代夏殷周也

扶首尾為用濟曰常君定主謂五等諸侯代代相繼也枝葉相扶則諸侯之於帝

聖也如木枝葉相扶持覆蔭也首尾為用雖使子

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

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

得措其手足哉翰曰言封子弟為諸侯縱使子孫失道人且無成湯武王之賢

者雖奸雄有謀逆之事謀未發而身已殺戮矣何故得有陳勝項羽復得置手足以為亂哉區區小貌故

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眾善曰曾子曰烏合之

衆初雖相散後必相吐也向曰五年之中而

成帝業善曰漢書曰高祖五年斬羽東城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自開闢

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

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

力理勢然也善曰莊固漢書贊曰漢無尺土之階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

示嘗有焉何則古代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秦之殘骸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

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

圖危劉氏善曰漢書曰太后崩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專兵秉政謀作亂賈逵國語注曰

權秉節攝字也而天下所以不能字有傾動百姓

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疆大磐石膠

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

於外故也善曰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所謂磐石之宗也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後

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曰鄒秦曰以膠固之衆當無

合之勢漢書宋昌曰諸呂擅權專制太尉卒以威之

內有宋二虛東牟之親外畏是齊代之強又曰齊悼

惠王聖高祖六年立又曰齊悼惠王子章高后封為

東虛侯章弟興居為東牟侯說曰磐石大石膠固

言堅固也東牟侯劉興居朱虛侯劉章與諸侯共誅

諸呂廷迎代王而立之是為文帝向使高祖踵

此則諸侯內外之勢疆盛故也

二秦之法善曰王逸楚辭忽先王之制則

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良曰傳謂

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

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侷京室故有吳楚

七國之患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戒亡秦

小者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制同京師濟曰跨也

權侷京室謂權勢之盛同於天子也景帝時吳楚

國反謂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代趙王

邊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賈誼曰

諸侯疆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

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翰曰言多立諸侯

少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

不從善曰漢書賈誼上疏之文至於孝景猥

用晁朝字錯之計劃黜諸侯親者怨

根蹶者震恐五臣本吳楚唱謀五國從

作怒

五臣本

吳楚唱謀五國從

作怒

五臣本

吳楚唱謀五國從

作怒

五臣本

吳楚唱謀五國從

作怒

五臣本

吳楚唱謀五國從

作怒

五臣本

風兆發高祖覺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

之不漸故也善曰漢書曰制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乃景帝即位錯曰高帝

初定天下諸子弱故大封同姓今吳謀作亂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於是方議削吳吳王恐因欲發謀舉

事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吳先起兵膠西膠

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猥由也銑曰猥頓也削

謂削退其土良曰吳楚先起謀反之意故云唱

景謂高祖封地廣文帝能漸削之是寬所謂末

之過制也景帝黜削過急是不漸也

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

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善曰左氏傳楚子問於申無字曰

有大城何如對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杜預曰折折其本也濟曰此諸侯地之廣而疆帝室

而身者如末大根小必折也是也身小難掉也

在於身者也欲掉之尚猶不以其心况諸侯疆且

非已體之尾何掉發謂難以禁止也

恩之命五臣本作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

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善曰漢書主父偃說上曰

今諸侯或連城數十願陛下為諸侯得推恩分子弟

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

有自諸弱矣上從其計又班固贊曰武帝施三父之

德而下推恩之令使諸侯推分三世以封子弟不行

漢書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遲資費漢故租稅不得輸於國家或以酎金免

地不豫猶不輸也政事謂國家也

割或以無後國除漢書曰列侯坐獻黃金

六人漢儀注王子為侯侯感以口爵黃金於漢

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太祀曰飲酎飲酎受金小不

亦兩色惡者王則酎侯免國漢書曰趙哀王福

子國除說曰酎酒也莫諸侯助祭飲酎獻金金

免國或以無後嗣者除其國也至於成帝王

氏擅朝良曰成帝舅王鳳為大將軍執政劉向

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

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王臣本遠母

黨專政排壞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

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善曰漢書劉向上疏之

也濟曰公族天子宗族兄弟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

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善曰漢書曰成

帝即位向數上

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

不能盡用然嘉其言常嗟美之向曰稱引謂稱主

事之至乎五百本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

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

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綬貢

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

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善曰班固漢書贊曰

中外輝微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詐謀既成遂據

南面之尊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屢數唯恐在後

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史記曰齊簡公

立田常監上為左右相田氏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

執簡公于徐州遂殺之漢書曰王莽廢漢藩王廣漢

王嘉獻符命封秩策侯又曰郵鄉侯閔以莽篡位獻

神書言莽得封列侯郵音吾 銳曰異姓謂王莽為

相鳩殺平帝立中山王予嬰為少主自比周公攝政

實為齊田常殺簡公之亂也高拱謂拱手而盜取天

位一朝稱臣於莽解印璽受調奪其位也貢奉謂以

漢社稷上歸於莽猶懼不得為臣妾者恐殺也廣陵

王嘉獻符命封郵鄉侯此皆權誅所以苟取免患

而已豈不哀也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

之間而叛善本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

五臣本無以字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良曰徒俱

奉社稷於王莽者其為叛逆賴光武自皇帝擬

平但權勢輕弱不足以定亂也賴光武自皇帝擬

不世之姿善曰村焉論都賦曰于時聖帝兼不世

也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翰曰成

質篡也絕謂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

絕社稷也謂成逆秦之失策龍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

僥倖無疆之期何曰言光武不封建子弟踵亡

國謂秦也不封建子弟以居帝位傳於無至于相靈

窮者也則以謂無疆之期疆猶窮也至于相靈

關善本作聖執衡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桓帝立苗

帝時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曹節矯朝無死難

詔誅武等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朝無死難

帝時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曹節矯朝無死難

詔誅武等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朝無死難

詔誅武等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朝無死難

詔誅武等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朝無死難

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

權於下善曰班固漢書序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本末不能相

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

並爭善曰張超賤曰中外雲擾萬夫鼎沸銑曰本末謂君臣也御制也身手猶親戚也鼎沸

也謂亂也宗廟焚為灰燼辭宮室變為榛士

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五臣本安處悲

夫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燼火餘木也良曰謂董卓為神焚洛陽宮室也秦藪謂草木荒也

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

略善曰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

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充豫善曰魏志曰太祖武皇帝

沛國譙人為兖州牧後太祖遷都於許許屬豫州東掃除凶逆翦滅鯨鯢善曰左氏傳曰楚子

名取其鯨鯢而封以為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以喻不

義之人也翰曰鯨鯢大魚吞食小魚者以喻不義

也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善曰魏志曰天子東遷敗於曹陽太祖乃

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還維董昭勸太祖都許漢書潁川郡有許縣向曰董卓遷獻帝於西京而曹公

迎帝都於許昌然許昌屬潁也邑州通而言也德動天地義感人神

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

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

長策觀前夏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

晏子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 魏亦不封子弟也 五代夏桀周秦漢也 子弟王

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

閭不聞邦國之政

良曰空虛謂有其封名寔無其地也有不使之民謂不使其理人也竄致也 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

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

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之業也

善曰左氏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濟曰磐石大石也此之至重不可轉易也宗盟謂同姓諸侯盟會

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伯諸侯皆

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

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

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疆榦弱枝

備萬一之慮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徒吏二千石於諸陵蓋亦強榦弱枝也 今之

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

向曰名都之主謂六州刺史也 偏師謂佐於大軍也 帥將也 而宗室有文者

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

人之上錢曰言宗室文武位卑也 使夫廉高之

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

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

禮也善曰衡軛也言王者之御羣百

驛其足也良曰衡謂車上夫泉竭則流涸

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

濟曰此喻帝室微弱不封諸侯亦如泉竭根朽不得其所也故語曰百足之

蟲至死不僵扶五百本之者眾也此言

雖小可以譬大善曰魯連子曰百足之蟲至斷

諫微書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且痛基

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

為之有漸建之有素善曰文子曰人主之有

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安也壁言之種樹久則

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

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

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

育哉善曰尚書曰厥土黑墳孔安國曰色黑而墳

起也鏡曰黑墳肥土也言樹移於本必枯

稿不暇繁育其枝葉也喻天子不封子弟是以優其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

本雖居尊重之位獨憂天下猶不救目前所見誰與

言於遠

父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善本無以字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翰曰逸樂也設備立諸侯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奕論一首

善曰系本曰烏曹作博許慎說文曰博局戲也六著十二

棊也揚雄方言曰圍棊自關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奕

韋弘嗣

善曰吳志曰韋權字弘嗣吳郡人為太子中庶子時蔡頴亦在

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後為中書僕射孫皓誅之裴松之

曰權本名聖史為無權改之也翰曰吳志云聖曜少好博奕屬文同善注非

者圍棋也

蓋聞

善本無聞字

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

沒世而名不稱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故曰學

如不及猶恐失之

善曰論語孔子之辭向曰好學樂道如奔逐於物志恐

不及者猶恐夫之况於存日乎

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

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

五臣本作建

也銑曰悼傷邁過也

勉精勵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

歲月累之以日力

五臣本作經之以日力良曰操志也日力謂以積日力也

若寧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

栖遲道藝之域

善曰三氏春秋曰寧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

何為而可以免此苦耕也其友曰莫如學季三十歲則可達矣寧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

將計吾將不致自十五歲而周成王師之漢書曰董仲舒修春秋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此濟曰寧越

常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以免此勞友曰莫如學季三十歲可以達矣越曰他癩吾不寢他食吾不食

積年十五以當三十年足矣後遂為周成王師董生董仲舒也下帷讀書三年不窺後園篤亦勤也漸漬

猶漫潤也栖遲謂優游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

有日昃待旦之勞

善曰尚書周公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

用咸和萬民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雖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翰曰西伯

文王也姬公周公也文王自朝至於日昃不遑暇食用備其德以安先王周公亦夜得曙以憂政事也

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

可以已乎

向曰十萬曰億載年也已上言勤道之心不可止也

歷觀古

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

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

五臣本作墮

其業窮

困不易其素

銳曰素猶心也

是以卜式立志於

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圉圉終有榮顯之

福以成不朽之名

善曰漢書曰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入山牧羊十餘年

羊致千餘頭又曰黃霸字次公淮陽人遷丞相長史宣帝欲褒先帝夏侯勝曰武帝不宜為立廟樂勝坐

非議詔書霸坐阿縱勝不舉功皆下賦勝霸說久繫
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冬講論不急良曰十式
以耕作收羊為業後勤學累官榮貴黃霸以罪繫獄
是特少府夏侯勝亦下獄霸願受經
勝乃授之霸後為丞相因固封也故山甫勤

於風夜而五百本吳漢不離公門豈有

游惰五百本哉善曰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

日吳漢字子顏南陽人節出及諸將多薦舉者再三

召見其後勤勤不離公門上亦以其南陽人漸親之

濟曰仲山甫周相也夙夜勤政以事一人吳漢後

漢光武之臣常勤勤不離公門公門職事之所也

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五百本博奕發

事弃業忘後與今良弱曰蓋明繼以指燭

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

迷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

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翰曰

之饌謂滋味也韶夏雅樂也至或賭及衣物徒

意弛而忿戾之色發向曰棋子也弛然其

所志不出一丁神萌切五之上所務不過

方罫古之間善曰方言曰投博謂之枰皮兵切枰

類也及為之上者張置疏遠多得道而為勝中者務

相絕遮要以爭便利下者守邊趨作罫白生於小地

猶薛公之言黠也反也上計取吳楚廣道者也中計
塞城絕遮要爭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
越作罪者也更也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罪中死勝
某皆生 統曰棋局線道也罪線之間方曰也

敵無封爵之必負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

六藝用非經一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

者不由其道善曰廣雅曰階因也良曰求之

於善本無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善曰劉向

略觀圍碁法於田兵怯者無功貪者先亡漢書曰孫

子兵法八十二篇吳起三十八篇濟曰孫吳謂兵

法也考之於道也娶則非孔氏之門也翰曰孔

以變詐為政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

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善曰尹文子曰以智

退取與攻劫殺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

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向

擊木投石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

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

而何暇五曰本博奕之足耽善曰左氏傳任

其盱食也非固漢書述曰矚茲一人日盱忘食

日致養父母也良曰盱日晚也言勤於王事不暇

也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

作章也濟曰夫然猶如此也言能如此養於親納忠

字奉於君故得孝友之行立於世貞純之名彰

著方今大矣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

務在得人善曰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班固公孫弘贊曰漢之得人於茲為盛翰曰乾

心也乾勳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

則處龍鳳之署善曰熊虎猛虓故以譬武龍鳳五彩故以喻文尚書曰如虎如

龍如熊如羆于商郊蘇武荅李陵書曰其於學人皆如鳳如龍向曰熊虎喻猛也龍鳳喻文章也署謂

文學之向也百行兼包五百本文武並驚善曰孝經鈞命

美曰引興擢舉學管百行博選良才旌簡髦

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旌表

也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科條也良曰程試謂呈

試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善曰

曰相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當出之士宜勉

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善曰廣雅使

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五百本君子之上

務當今之先急也五百本夫一木之

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濟曰勳

功也盟府謂掌諸侯誓盟之官也夫一木之

本無樛五百本孰與方國之封枯棗五百

本無樛五百本孰與萬人之將善曰部鄴淳藝經曰三百孰與萬人之將善曰部鄴淳藝經曰袞龍

之服金玉之樂足以兼棋局而貿博奕

矣善曰周禮曰三公自衮冕而下鄭玄曰衮龍九章衣也東都賦曰修衮龍之法服左氏傳曰晉侯以

樂之半賜魏絳始有金石之樂廣雅曰貿易之也向曰衮龍諸侯服飾也金石樂也兼并貿易也假

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

顏閔之志也饒曰顏回閔子騫有德行好學也用之於智計

是有良平之思也良曰張良陳平有計策也用之於

資貨實是有猗頓之富也善曰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第士也耕

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頓之南

其息不可計以與富猗氏故曰猗頓也齊田疇頓巨富人也信用以求資貨則富也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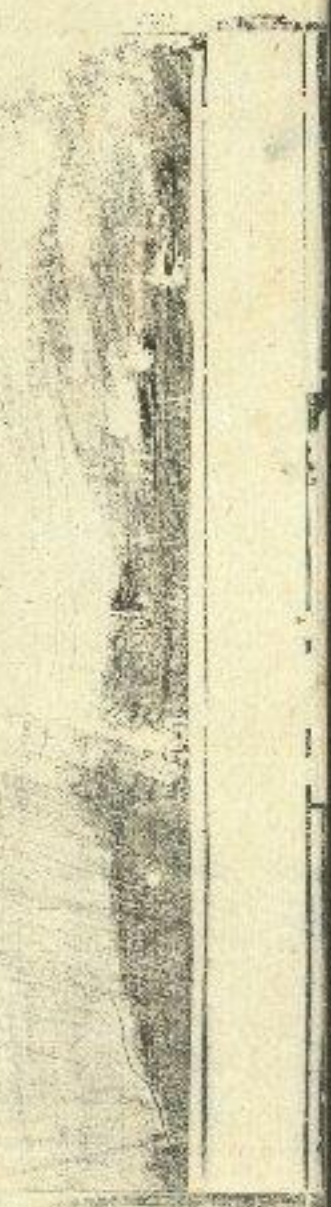
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知名

立而鄙賤遠矣

文選卷第五十二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TAIWAN, R.O.C.



文選卷第五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注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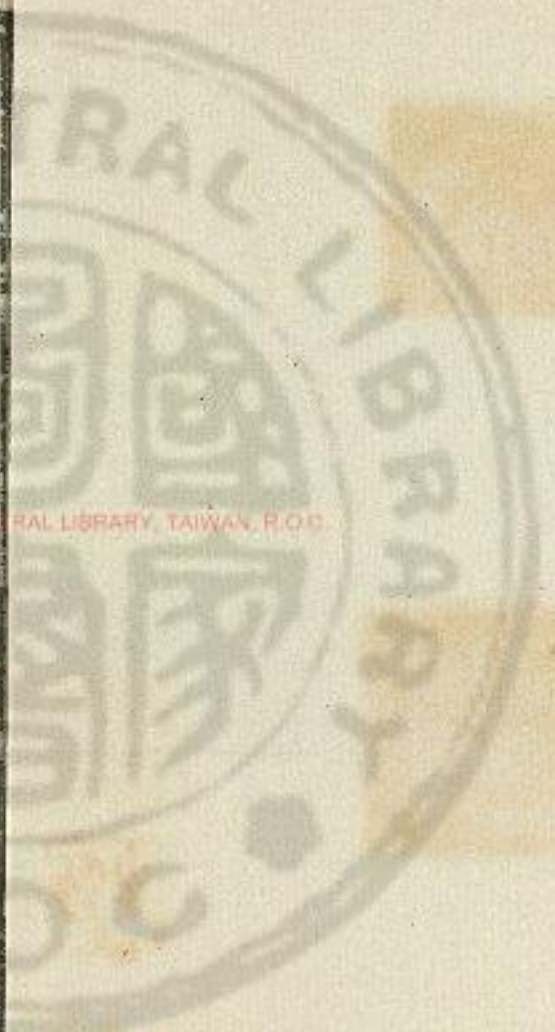
呂向李周翰注

論三

嵇叔夜養生論

李蕭遠運命論

陸士衡辨亡論上下二首



養生論

善曰舊喜為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藥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

嵇叔夜

世或有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

者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鄭玄禮記曰致之猶言至也

或云上壽百

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

五臣本作天

妄者

善曰養生經黃帝問天老曰人生上壽一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年不然者皆天耳

交曰言過神仙上壽

此皆兩失其情請

五臣本無請字

試粗論之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粗論也

夫神仙雖不目

五臣本作目不見然

見然

五臣本作則字 記籍

所載前史所傳較

角

而論之其有必矣

善曰廣雅曰較明也齊曰較明也其有必矣言必有神仙事也

似特受異氣

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稟

受也夫自然者不知其然而然老子曰道法自然 銳曰言神仙非學之所能成也

至於導

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

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

之

善曰天老養生經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為限節度護之可至千歲 翰曰導攝也 向曰

神仙則不可學攝養性命使致長年則有之矣而世人皆不知其精妙不得長年也何以言

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

渙然流離善曰漢書曰上問左丞相周勃曰天

錢穀出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媿不能對周易

曰渙汗其大號銑曰服藥不得汗也良曰愧懼

也言服藥求汗或有不得者或有人懼情終朝未

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

善曰毛詩曰終朝采綠終朝謂從旦至食時囂然飢

意也禮記曾子謂子思汲曰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

入口者七日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

懷辨憂則達且不瞑音名善曰古眠字韓子

夜分而聞有新聲者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新憂

書曰劉向曰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勁刷理髮實醇醴

夜也良曰閉目曰瞑皆言發顏僅乃得之善曰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

向曰勁刷謂梳也醇醴酒也言以梳理其髮壯士

鬚飲酒以發顏色其鬚髮豎面赤耳僅少也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善曰淮南子曰

丹刺秦王高漸離末如意為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

荆軻瞋目裂眦髮植衝冠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向曰形

於梳理者矣言怒亦攢性植豎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

君則亂也君則亂也

昏於上國亂於下也

銑曰精神急躁於腹中形類尖色於外如若暗

而國亂也喪失也

夫為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

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

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

善曰種曰稼言種穀於湯之世值七年之

旱終歸是死而彼一溉之苗則在後枯亦猶人處於俗同皆有死能攝生者則後終也孫卿子曰禹十年

水湯七年旱說文曰溉灌之也濟曰躬湯大旱七年若種稼於其世偏有一水之功者雖終見焦爛則

此苗必得一灌之潤而後枯死亦猶今養生雖終而歸於死必得一養之益也既灌也良曰誣輕也

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

傷身輕而肆之

善曰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墮陽養生要彭祖曰憂志悲哀

傷人喜樂過差傷人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翰曰侵損肆縱也

是猶不識一

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

善曰國語子餘

謂秦伯曰使能成嘉穀君之力也識養生之理欲求長年者亦猶不知苗有一灌之益

而直欲望嘉穀熟於旱苗終不可得也

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

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

之害生

善曰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

向曰形無神可恃則死也依存此皆相依憑也

銑曰神若無形則何所濟曰喜悲過甚則害生理之

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

良曰不為疆梁而本於柔

也謙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

然無感而體氣和平

善曰老子曰我獨泊然而未兆說文曰泊無為也禮記曰樂行血氣和平也

翰曰棲居也

銑又

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

俱濟也

善曰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為壽而已矣古詩曰服食求神仙濟曰呼吸吐

納謂服氣也翰曰形在外神在內不以憂喜亂之則相親而濟於長年也

夫田種者

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

五臣無

通

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

善曰泥勝之田農善曰上農區

四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一畝二千七百區丁男女治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也區音鄔

後切一曰謂區隴而種非漫田也銑曰上農區田謂穿坎為區廣深六寸相去七寸區中種穀一窠秋

收每區三斗計畝當百斛也

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

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

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

向曰相懸謂

斛也商農所以無十畝百斛之利者為守其常見不知變通故也亦如人之在生但是目前所欲不識養

生之理可

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

音名善曰

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博物志云食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又曰炎榆則瞑不欲覺也

曰豆謂大豆也言食大豆則身重食榆則多睡也瞑睡也

合歡蠲忿萱草

忘憂愚智所共

五臣本

知也

善曰神農本草曰合歡蠲

忿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曰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離了不相牽纏樹之惜

庭後人不念也毛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毛萇詩傳曰萱草令人亡憂名醫別錄曰萱草是今之鹿葱也翰曰蠲除也合歡萱草藥名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

世所識也善曰養生要曰大蒜多食葷害目又神農曰猪肉虛人不可以食又曰純

肉損人與猪同說文曰蒜葷菜也薰與葷同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蝨**山**處頭**

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於**齒居**

晉而黃善曰抱朴子曰今頭風著身皆稍變而白身氣虛頭皆轉化而黑則是玄素果

無定質移易存乎漸本草名醫云麝香形似麝常食栝葉五月得香又夏月食蛇多至寒香蒲入春患急

痛以刺去著矢溺中覆之皆有常處人有遇得乃勝殺取淮南子曰險阻之氣多癭謂人居於山險樹

水瀉臨其水上飲此水則患癭齒黃未詳**推**曰頸項也皆謂所食土地所宜而致之也

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

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

而無使明翰曰豈唯所食之氣害之使重**薰**開者亦有能變之使輕明者也

之使黃而無使堅斂曰薰之使黃則必**芬**疏亦能變之使堅也

之使香而無使善曰方言曰延年長也**哉**濟曰芬亦薰也言能薰

之使黃使堅使香則亦能使人延長明矣**故神農曰上藥養命**

中藥養性者善曰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久服

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養生總曰上藥養命五石練形六芝

延年中藥養性合歡**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蠲念萱草忘憂也

以通也良曰輔助也而世人又察良曰不察服食之理以養性也

唯善本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之

黃耳務淫哇烏佳石滋味煎其府藏醴醪善曰法言曰哇則鄭李

黍稷麥豆也滋味煎其府藏醴醪善曰法言曰哇則鄭李

其腸胃善曰莊子曰聲色滋味之於人

香芳腐其骨髓苦怒悖其正氣善曰

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音邃善曰

思慮銷

夫以

之性欲平又曰真人粹應劫漢書注曰粹

蕞爾之軀攻善曰左氏傳

者非一塗子產曰蕞爾

易竭之自五臣本而內外受敵

身非木石其能以乎向曰以百年易盡之身

其自用甚者濟

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

不勸以致之絕善曰素問黃帝曰有病心腹滿

時病七發曰百病成三法書杜欽上疏曰佩玉晏鳴

氣乏絕也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

難善曰莊子曰終天年不中道夭者是世皆知

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善曰方言曰悼哀也

生而又哀其促齡也向曰人皆笑之至於措身

失理亡之於微良曰有致養其身有失其理者積

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

從老得終悶若無端善曰莊子曰藏乎無端

也終謂死也言死者悶然中智以下謂之自然

不知其端緒之所由也善曰穀梁傳荀息曰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

中智以下也齊曰言中智已下謂漸然至死

為自然也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

知慎衆險於末兆善曰老子曰未兆易謀桓

限逢遇之初不慎衆險於末始之是由五臣本桓

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

之日五臣本為五臣本病之始也善曰韓子

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桓侯不信後疾迎

扁鵲臨逃之桓侯遂死史記曰扁鵲療簡子東過齊

見桓侯束皙曰齊桓在簡子前且二百歲小白後無

年史記自為外錯韋昭曰魏無桓侯新序曰扁鵲見

晉桓侯然此桓侯竟不知何國也向曰病甚至於

覺病方以為得疾之始則中智以下皆然豈預知攝

養之事也亦如理國先見安危理之於未亂國乃理

也餘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

之治五臣本作坤字 翰曰著盛也夫人之患害成於微小之間人所不知及將救之疾已盛矣故醫者無功療之也亦如國家當重賢良以理天下而人和年豐豈可輕棄而不用及國亂乃欲用之則無可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

俯察莫不皆然濟曰馳騁猶歷觀也域間也一切猶一時也言歷觀常人之間故有一時苟且之壽皆不曉養生長年之理則俯仰觀察莫不皆然言多也以多自證

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良曰有疾不先醫者皆以為疾狀多同通相證驗以自寬慰經於前卷後謂言天地之理皆如此也縱聞

養生五臣本作生字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

然向曰中智之人縱知養生之事則自斷於所見苟隨其欲謂養生之理不如此也其次

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鏡曰言狐疑之心雖少近不知養生之所由何如亦未定也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

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翰曰言服藥未至於

以尾間五臣有而字欲坐望顯報者善曰尚書

距川孔安國曰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畝廣二畝深二仞曰澮畝澮深之亦入海也莊子海若不盈尾間泚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可馬彪曰尾間水之從海水出者也一名沃焦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間者衆也水

驗志厭而將歇 中路則廢者 或益之以畝 古澮外而泚之 善曰尚書 澮泚澮

聚族之處故稱閭也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圓

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燃盡故名沃焦翰曰

沃澮細流也尾閭海水泄處也言人之服藥所

益如細流之進而乃多泄其精如尾閭之泄其

必難天而服藥不慎難求長或抑情忍欲割

年之如是矣顯報謂長年也

棄樂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

十年之後善曰說文云希望也穀梁傳荀息曰

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善曰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口

西謂犬子為猶願師古以為人將大行後在人前徒人不得又

來迎俟如此往還至于吹日斯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

豫或以爾雅云猶如磨善登木德獸名聞

人聲乃猶豫綠木如山上下故稱猶豫

心戰於內物誘

於外交辭相傾如此後敗者向曰嗜好之鑑真在

之後欲從其道恐復無驗兩事俱失故猶豫是也非未

定心爭於內嗜好之物誘目於外以情欲為交樂以

乖食為賒應二者相傾復

有敗孳孳生之事者戰爭也

夫至物微妙可以理

知難以目五臣本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

後可覺耳善曰淮南子曰豫章之生七年可知

乃可別耳延叔堅曰豫章與枕木相似漢七年

同類至七年桐條乃覺殊也養生之理亦與衆人同

道道成然後

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途意

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善曰

老子曰聽之不聞名曰希王逸楚詞注曰無聲曰靜

濟曰躁喧塗道也長生之

意欲速而望近以此莫能

有專志以相終而得之也夫悠悠者既未效

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

善曰論語語榮弱曰滔滔者天下

皆是也良曰悠悠者謂心遠於此道者效驗也

恃者以不兼無功

良曰人有偏恃一事者必不兼於他事故養生無功

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

翰曰追法術苟從名譽者必偏於小道沈

溺其心又不能成矣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

成也

向曰此類謂上所述也

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

虛靜泰少私寡欲

善曰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清必靜無勞汝形

無耗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

不營非欲而彊禁也

善曰左氏傳曰名位不固體亦異數

是心中實欲而彊自禁也謙厚味之害性故

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

善曰國語單襄公曰厚味實腊

毒也銑曰厚味滋味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

五臣本

獨著

善曰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莊子曰

外物不可必司馬彪曰物事也忠孝內也而外事咸不信受也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莊子曰

虛室生白向秀曰虛其心則純白獨著向曰言外物聲色之類欲以累其心者不存繫之於神氣以

其道著明也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

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

順

善曰莊子曰聖人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也邪氣不能襲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矣故曰聖

人不思慮不預謀也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王

孫曰一少之極也或指則也夫子曰亡之為道者養

以和持以適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

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

出其性老子曰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大順

鍾會曰反俗以入道然乃至於大順也翰曰道生

一故守之而不亂其心不亂其心故養和其神和然

其神理長年可濟故同乎天地之大理也順理也然

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善曰白虎通曰醴泉

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晞乾也綏安

晞以朝陽綏以五絃善曰毛萇詩傳曰晞乾也綏安

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晞乾也綏安

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晞乾也綏安

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晞乾也綏安

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晞乾也綏安

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晞乾也綏安

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晞乾也綏安

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晞乾也綏安

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晞乾也綏安

為自得體妙心玄善曰莊子曰天無為以之

足遺生而後身存善曰莊子曰天下有至樂

曰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莊子曰棄事則形

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者也

向曰忘其歡則形不勞故樂足若此以往怨可

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善曰聲類曰怨人心度物也史記曰始皇之碣石使

燕人盧生求羨門章昭曰羨門古仙人也列仙傳曰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

高山向曰言將與仙人比年爭壽則何為其無有

長年

運命論

善曰運謂五德更運帝王所稟

代宋均曰運錄運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

命者天下之命也

李善蘭遠

善曰集林曰李康字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

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政有美績病卒

注善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

善曰墨子

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莊子北海若曰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

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

善曰春秋河

倉嚴農黃三陽

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

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

也不介而自親

善曰介合也禮記曰介而

蓋道合也

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

良曰唱和相從

也道德玄同曲折不合

善曰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

為玄同論語比考識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

濟曰委曲相合有如符契

得失不能

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

也向曰不相疑故不信讒不信讒故君臣道成矣

其所以得然者豈

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感

之者運也

善曰所以能成君臣道者以此也

夫黃河清而聖

人生聖社鳴而聖人出

善曰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

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黃各三日

春秋潛潭巴曰望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向百姓歸

天辟之宋均曰望社之吾鳴則教令行教令明惟聖

人之能也向鳴之怒者聖人怒則天辟云矣湯起放

桀時蓋此祥也明與鳴古字通 翰曰黃河千年

一清清則聖人生於時也 良曰望社神祠也 君

龍見而聖人用 善曰易曰見羣龍無首吉又

龍潛之時道不用也喻君未升位也龍故伊尹

既見矣故用於時喻君功成於天下也

有莘 中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 善曰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湯立以為三公

毛詩曰賁維阿衡至右商王 向曰莘氏國名也媵

臣小目也阿衡衡平也商詩也言 大公謂濱之

殷有伊尹倚以萬事平於天下也 大公謂濱之

賤老也而尚父於周 善曰文選曰天公謂濱以

文王卜曰史補為卜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

羆非虎非狼非得公侯 天遺汝師王乃齊戒二日田

于渭之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毛詩大雅曰維許尚

也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 銑曰太公呂望

也周尊太公 故號為尚父 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

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 善曰

春秋曰九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始乎本而後

及末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于秦而秦霸

百里奚之處乎虞知非遇也其處於秦非加益也有

其本也其本也考定分之謂也 翰曰百里奚賢人

也初任於虞國虞君不用其言乃滅之乃之秦秦用

其謀而為疆霸蓋一人之身也用之國昌不用則國

亡也非在虞則賢 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

之說 善曰黃石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有一略

中略下略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曰讀此為

略

劉帝師向日以游於羣雄向日羣津向日其言也

張良漢臣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銑曰石堅水柔以柔投

合亦猶是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

水莫之逆也翰曰以堅投柔其勢必入故不逆也自以游於羣雄至莫之逆也善

本無此一段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

沛公也善曰漢善張良乃說項梁立韓成為韓王而漢善張良無說陳涉今此言之未詳其

本也良曰非拙巧之異也蓋與不識用與不用且陳謂涉也項謂羽也沛公謂漢高祖也然

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

之由神明之道也濟曰張良之說前後一也蓋前人不識離合之道也離合

之道若神明之相應合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錄圖事

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心哉善曰春秋考異御曰稽之

錄圖參於泰古易坤靈圖曰湯臣伊尹振鳥於春秋命曆序曰文王受丹書呂望佐昌發春秋錄圖曰

漢之一師為張良生韓之破漢以興春秋感指記曰西秦東觀詳襲鄭伯晉成同心德之殺谷反時老人

百里子哭語之六知泣血何益蒼頡篇曰格量度之地向日四擊謂伊尹大公百里奚張良也言此君

臣之道應乎天事合於人心其可則至於賢愚之間哉言不可至也格至也孔子曰清

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五臣本作欲字將至有

開必先善曰禮記文也鄭玄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善慾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

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為之生賢智之輔佐翰曰人之清明其志如神意之所欲事有開通者應必

先達君臣相合運命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善曰

所當者亦如之也 詩云惟 善曰

嶽 五臣本 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 若天

周之翰運命之謂也 善曰詩大雅文也箋云

傳曰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佐仲 豈惟

山甫及申伯為周之翰也 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

褻女也秋 五臣本 始於夏庭 善曰曰氏春

主之士也史記曰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禁止於

夏帝之庭而言曰余讓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

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發而蠱之乃吉於是布幣而

策告之龍亡而瘞在懷而去之比三代災之數發至

輒而諫之祭化為玄龜以入王後宮後宮童妾既亂

遭之既并而孕無夫而生一女子懼而棄之宣王之

時童謠厥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

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奔於

褒褒人有罪請入棄子以贖罪棄子出於褒是為褒

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后父曰侯怒攻幽王遂殺

幽王酈山下釐仕淄切 曹伯陽之獲公

孫彊也

善曰左氏傳曰初曹人

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且而求之曹

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

伯陽即位好畋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且言畋弋之

說悅之因訪政事說於曹伯從之乃替晉而好宋宋

叔孫豹之暱豎牛

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

也禍成於庚宗

善曰左氏傳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過婦人使私為食而

宿焉曾人召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余子長矣召而見之遂使為賢有寵長使為政田於

蕭丘遂遇疾焉賢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介而退弗進則置虛器命徹叔孫不食卒 翰曰

魯大夫叔孫豹入齊過庚宗婦人宿遂有子在齊夢天墜已有一人深目而顴喙命之曰牛助余乃勝之

後還晉過庚宗婦人見所有之子狀如夢中者豹以夢中命為牛因呼曰牛乃曰唯豹將歸魯寵而親之

便為豎後豹病置牛將為亂羣臣有進食者豎牛皆不進覆之以返空器叔孫遂餓死此則禍成於庚宗

矣睚眦也 吉凶成敗各以數至 善曰春秋考異郵曰吉凶

有效存亡出象王命論曰驗行事之成敗數曆數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曆數謂天道也 良曰謂連數至

也 或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 銑

介媒 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

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 善曰文謂文德即文王也武謂

武功即武王也言以文德受命者或七世九世而漸衰微以武功而興起者或六世八世而謀也 翰曰

河圖洛書聖人將興之應也文王受命九十七而終武三伐紂之時年八十六衰也文王沒也謀謂武王

謀伐紂也九十七當言九十一言七九及成王定八十六當言八六而言六八世言之倒

鼎於 五百本 邾邾卜世二十卜年七百天

所命也 善曰左氏傳王孫滿之辭也其世之多少年之短長皆天所命也七九六八即卜世

也杜預注曰邾邾今河內自幽厲之間周道

大壞 善曰言自成王至厲王凡有八世即應七而衰也毛詩序曰為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向曰幽王厲土無道不恤國事故大壞也二霸之後禮樂陵遲善曰

二霸齊桓晉文也自厲王不工于二霸之卒凡有九世即應九而衰也毛詩序曰也正義陵遲男女淫奔也

之薄之弊漸於靈景善曰自二霸之卒至于景王凡有六世即應六

而謀也尚書大傳曰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鄭玄曰文謂尊卑之差制也習文法

無固誠也翰曰文德之薄也辯詐之偽成於其弊漸生於靈王景王之世也

七國善曰言文薄既弊詐偽乃成也自景王至于七國凡有八世即應八而謀也良曰七國

謂齊楚燕趙韓魏秦也酷烈之極積於亡秦辯詐謂游說之士也

善曰言詐偽既成故加之以酷烈也解朝曰呂刑靡弊秦法酷烈也濟曰前漢之國則秦在其中今此

重言者謂吞滅六國獨擅酷文章之貴棄於天下也漢亡之故亡秦也

漢祖善曰言周人之教以文故漢承之以貴也漢書曰陸賈為太中大夫賈時上前說稱詩書

高帝罵之曰迺公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也仲長子昌言曰漢祖輕文學而簡禮義向曰漢朝初雖重

文章之上而高祖以武定天下志意輕乘儒士之言也雖仲尼至聖顏

冉大賢善曰家語冉有曰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通又曰顏回字子淵以德行者名孔子

稱其賢又曰冉求字子有揖讓於規矩之內閭以政事著名性多謙退

閭銀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善曰論語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孔安國曰閭閻中正之貌禮

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史記曰甚哉魯之衰也洙泗之間

閭閻如也相子新論曰過絕其端其命在天也良曰道之不行雖至賢揖讓規矩亦不能過絕澆浮之

端也閭閻和樂貌洙泗二水名孔子講道之所也

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

其末善曰周易子曰君子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

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而悟顏氏子之分也失

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

復行也法言曰晞驥之馬亦驥之乘晞顏之人亦顏

之徒也顏嘗晞夫子矣李軌曰希聖也言顏回嘗望

孔子也禮舍文嘉曰從容中道陰陽度行也鏡曰

孟孫二子體法顏冉故云體二志望孔子之道故云

希聖當衰弊之世雖體望聖賢之義不能綴繫其末也從容安樂之貌維繫也

天下卒至

于五臣本夫以仲尼

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善曰言小人之失在薄故孔孟

所不能援也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良曰卒

終也溺謂大道沈溺也援助也翰曰道不運會而

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善

史記曰魯定公以孔子為司寇季桓子受齊女樂不

聽政孔子遂行適衛衛靈公置粟六萬居頃之成禮

孔子於靈公孔子恐獲罪去衛也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

子西善曰史記曰楚昭王與師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

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

相封於周為子男五十里今孔子述三五之法明周

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國安得世世土方數千里乎

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卒王天下今孔子得據以仲

土讓賢弟子為佐非謀之福也昭王乃止

居之仁也而取讎於相魑音頤善曰史記曰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

弟子曰可以速行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

子何以仲尼之智也而五臣本屈尼五臣本於

陳蔡善曰家語曰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

其刺譏皆由諸侯之病若爾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

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蔡羹

不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善曰論語曰叔

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

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

焉人雖自絕也其何傷於夫道足以濟天下

而不得貴於人善曰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言足以

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善曰文子曰養生以

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

彌綸於俗善曰詩經曰若備之至通於神明周

廣綸理也言時君不能

用之使廣理於俗也

應聘七十國而不一

獲其主善曰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

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

若言不見用是不得其主而運不合也

蠻貊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

善曰蠻謂荆楚也

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

未之至封己養高尚勢動人主

善曰史記三

魚生假守

子揚朱曰孔子屈於季氏見辱於揚虎也

子道不行欲居夷夷夷即蠻也夏謂中國也屈其受屈於季氏辱謂見辱於陽虎並魯之公卿也

子思二子子思子思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
牛閔子顏回則具體而微劉熙曰體者四支股肱也
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
也國語晉叔向曰引薰以封已韋昭曰封厚也魏志
曰高柔上疏曰三事偃息養高者也 魏曰子思孔
子之孫也言子思望先聖之道欲先聖之體然而未
至聖道但為厚已養其高名能以權勢動於時君也
言其道不如孔子而時君反信之孔子有聖德而時
君不用此運命也希聖也 其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

而造門雖造門五臣本無雖造門三字猶有不得

賓者焉韓曰言子思游歷天下而諸侯皆結駟賓者至子思之門而諸侯尚或有不得

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五臣本無於字

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善曰論語子曰由也

分章矣未入於室也家語曰子夏孔子卒後西

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

問其言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

之人發於夫子陳羣論語注曰不得有非問之言

者也而曰西河地名肅也間非也言西河之人

言其道不如孔子而人乃信之蓋運命使之然也故

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

之五臣本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直

乎善曰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

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

害之乃毀誼於是天子亦陳之以誼為長沙王大傳

誼既以誼云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原

楚賢正也被讒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諷揚

雄反駁曰欽弔楚之相繫音義曰屈原赴湘故曰湘

景也統曰言此二人不達運命之理所為太過也

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

怨居之而不疑也善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

其心不怨居重任之地其心不疑也

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善曰漢書孫寶曰道不可誦身誦何傷也

濟曰抑辱屈損也言身可以受辱者推於運命也道不可損

者以待其時也則屈原沈湘賈誼發憤適足

以彰君之過而自損是不知道運命之理也

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命而忠義之名守之

不可失也譬言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

之斯為淵焉善曰管子曰水有大小

不流命曰淵水也曰水流曰川水深曰淵

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

善曰淮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去土潤謂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去土潤謂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去土潤謂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去土潤謂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去土潤謂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去土潤謂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去土潤謂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去土潤謂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去土潤謂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去土潤謂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去土潤謂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去土潤謂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去土潤謂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去土潤謂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去土潤謂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去土潤謂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去土潤謂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去土潤謂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去土潤謂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去土潤謂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去土潤謂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去土潤謂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去土潤謂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去土潤謂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去土潤謂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去土潤謂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去土潤謂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去土潤謂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去土潤謂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去土潤謂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去土潤謂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去土潤謂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去土潤謂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去土潤謂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去土潤謂

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去土潤謂

二也夫忠直之迹於主獨立之負於俗

理勢亦然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古人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

則窮達一也小雅曰迹犯也鄭玄禮記注曰負背也

始曰忠直之言必逆逆人主之意獨立清正則背於

俗類此事理之勢所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

堆出於岸流必湍之善曰廣雅曰秀出也論

衡曰風衝之物不得育

而先折也 濟曰岸則有堆阜而出於岸侵入於水

者故水流必先善曰史行高於人衆必非之記曰商

君說秦孝公曰夫有高人之行固見非於世也 向

曰德行高遠出乎羣俗故衆人嫉妬共為非斥亦如

木秀先折堆前監五皆本不遠覆車繼軌

而作然字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

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善曰

毛詩曰躬鑿不遠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

史記司馬遷曰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也班固漢書

贊曰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者也 良曰前

登謂行高忠直之心皆見非斥以成罪累如車之既

覆後來者復繼其跡而志士蹈志而不悔執直而不

跌者何為哉非所以好其死而惡其生蓋將以遂其

所志而成君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

求之名也

善曰家語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也

鏡曰言衛君之威以違志直涉風波之險道

怨墜落而死矣求成其名而歷謗議善本

冒衝也於當時彼所以處之甚益有筭矣善曰

司馬

遺書曰下流多誘誘者謂華曰弄計也 翰曰言忠
直之人冒險道歷誘議於當時所以甘剋危亡之地
盡有善計而 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進於君矣

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

呂尚之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

漢不求而自得不邀而自遇矣 善曰論語子夏

曰商聞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曰道之將行

也與命也論衡曰命吉不求自得富貴之命西京賦

曰不邀自遇 翰曰言道之將行命與貴合伊尹用

於殷湯呂望用於周文百里奚用於秦穆公張子房

用於漢高祖也 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

子恥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

矣 善曰論語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翰曰道

廢命賤豈獨君子羞耻之而不為政乎孟亦知

為之而必不得也 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蒨戚施之

人 善曰莊子曰原憲謂子夏曰夫希世而行比周

而友憲不忍為也司馬遷報任安書曰苟合取

容毛詩云燕婉之求蘧蒨不鮮又曰蘧蒨之求得此

戚施 銑曰希世也蘧蒨口求也戚施面柔也言人
有所作望得時世苟且求合到其心懷輕薄 惡
之性而詭則詐偽曰 柔和以求取於人意也 僂
仰尊貴之類逶迤勢利之間 善曰杜預注
氏傳注曰僂
仰伏也鄭玄毛詩箋曰蘧蒨觀人顏色而為辭 不
能俯又曰戚施下人以色故不能仰史記曰蘇秦使
遠迤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銑曰勳尊貴之
人則僂仰媚取其顏色而進行於勢利之中也逶迤
行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

如響

善曰毛詩曰巧言如流史記淳于髡曰舉心為者無是非好惡皆順而讚美之其如流之順也貴人之言無可否得失而應對之如響之應聲也

闕者為精神以向比月為變通

善曰周易曰變通者趣時

者也良曰闕者盛衰以為精神之明盛者向而附之衰者背而去之以此為見變通之妙

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

脫遺

善曰孟子曰大王居獨欲人侵之乃踰梁山邑于岐山下從者如歸市馬廣雅曰脫誤也

毛詩曰棄予如遺鄭玄曰如人遺忘忽然不省存也

翰曰言其逐勢所集如人歸市以求利也失勢者則棄之如人脫

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

善曰老子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貴

賢鄭玄儀禮注曰賢猶勝也向曰其言謂逐勢利

之人有言也言立忠貞之名而身致危亡困辱失其

官爵者也而我苟順人情以取悅媚且全其身以存

其榮則名與身孰親言身可親也忠直之名不可近

也得失誰賢言得者賢也榮與辱孰重言榮者重也

孰誰也珍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

貨賄淫其聲色

五臣本作也字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冒貪也畏曰

絜謂裝飾使其鮮絜也車徒謂車馬侍從也

善曰爾雅曰脉脉相視也鏡曰脉脉驕詐貌

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

善曰尸子曰我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

皆謂義之必利也史記曰中

生蜚庶蜚庶生惡來

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去
鼻决目崇侯虎順紂之心故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
子死牧之野翰曰言其但見龍逢比干忠諫而死
以為不如遂勢變通以全其身則不思飛廉惡來之
誦佞竟以誅滅矣
族謂家族皆誅也
蓋知伍子胥之鑄燭鏤

供於吳而不戒弗其無忌之誅夷於楚

也善曰左氏傳曰吳伐齊越子帥其屬以朝焉吳
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秦吳也夫使於齊屬其子

於鮑氏為王孫氏王聞之賜之屬鏤以死杜預曰屬
鏤劍名也左氏傳沈尹或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

護人也去朝吳出蔡使宋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子而
弗圖將焉用之子常曰是瓦之罪也乃殺費無極鄭

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其國也向曰費無忌楚之讒
佞人也屢害賢良昭王諫之夷滅也言邪佞之人但

知子胥忠死以為不如謂佞以全
乃不戒其無忌論猶必見從也
蓋譏汲黯之

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

也善曰漢書曰汲黯為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召為
主爵都尉又曰上以張湯為懷詐面欺使使薄

湯湯自殺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
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銑同

善蓋笑蕭望之跋
蕭躡利於前而不

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善曰毛詩曰狼跋其
踧躑躅折挫也絞縊以繩自繫而死也蕭望之為太

子太傅元帝即位望之以師傳見重石顯讒言顯
急令車騎圍望之第乃歎曰吾任將相年踰六十矣

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飲鴆自死天子聞之
大驚曰殺吾賢傳此為折挫於前也而後邪佞笑之

後成帝立以石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慙不食在
道而死後之邪臣又不懼見前事皆復

為之也石顯病死而言絞縊者誤也
故夫達

者之筭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

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

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

陪臣也善曰左氏傳三饗管仲管仲曰陪臣敢辭
杜預注曰諸侯之臣曰陪臣也 翰曰言

人立身在於有道不在富貴也周幽王厲王之必

無道雖為天子不如仲尼有進而為陪臣也

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揚

雄仲舒之闡其門也善曰漢書曰拜王莽為
大司馬又曰董賢代丁

明為大司馬揚雄自序曰雄家代素貧嗜酒人希至

其門又曰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文次

相受業或莫見其面也向曰王莽董賢皆漢朝
天子寵者仲舒謂董仲舒也揚雄皆漢朝

士也言其守靜其門闐然不喧雜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

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善曰論語
子曰齊景

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又曰顏淵問仁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家語曰原

憲不人字子思精約守節貧而樂道也 向曰四馬曰駟也其為實乎則

執杓而飲河五臣本者不過滿腹棄室

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

也

善曰桓公新輪曰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
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

江海之深也 濟曰人之為實理者則執杓飲水於

河中則河水雖多所飲不過滿腹棄室而濡灑於雨
中則雨水雖廣不過濕身而已此各知分守
理者也過此已外必不取矣濡濕也受取也其為

名乎則善惡書于五臣本史策毀譽

流於千載賞五臣本罰懸乎天道吉凶

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善曰淮南子曰三代之

之惡千載之積毀也廣雅曰灼明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善

帝都賦曰遊觀之好耳目之娛翰曰言人為善惡

流於千載豈可苟從一時耳目之為娛乎言不可也

警命駕而游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

陳矣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遠書曰三

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也向寒衣裳而步

曰此五都天下所湊會之處

汶問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善曰毛

詩曰子

意思我寒衣裳步汶公羊傳曰莊公會諸侯盟于柯

子曰願請汶陽之田如雲言多也錢曰寒衣裳

渡也汶水名水北曰陽丘山也言汶水北山推直

之下曰壤良沃此則知天下禾稼如雲之多推直

紉五臣本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

坻之積在前矣善曰漢書曰對也雖結服虔曰

林賦注曰紉髮後垂也紉即髻字也于子正文引此

而為髻字漢書曰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又於

乘上書曰夫漢轉粟西向不知海陵之倉毛詩曰

積穀也翰曰推髻以髮向後為髻蓋南人為之也

此此賤隸而使其守倉但見倉粟積多如山如坻在

前矣終非其有也敖庾五臣本而登鍾山

海陵並倉名作搆而登鍾山

藍田之上則夜光璆余璠之珍可觀

矣

善曰爾雅曰扱枉曰擻廣雅曰扱捕也並初合切淮南子曰鍾山之玉苑子計然曰玉英出藍

田許慎淮南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

衣襟也言掃衣襟以登山也鍾山藍田並山名皆出美玉也夜光與璠美玉名也

夫如是

也為物甚眾為己甚寡不愛其身而

也回其神風鶴為塵起散而不止

善曰呂氏春秋曰凡事之起皆無積而豐生塵散而不止喻豐生而不滅也

銑曰夫如是五都之貨汝陽之稼倉廩之積珍寶之美為衆多也而為己之所得者甚少豈可為志且苟

貪於榮祿賄貨者乎蓋須益於王而利於人也

曰夫人立身之本在孝與忠而行其道德去其邪惡是愛身也豈其專務

其神也且有身然後後矣神既不受其身空愛其命有

如塵起一散而

塵不復止矣

六疾待其前五刑隨

其後

善曰左氏傳曰昭元年晉侯冰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和曰是謂近女室公曰不可近

乎對曰天生六氣淫主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別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疢雨淫腹疾

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能無及此乎書曰惟勸五刑以成三德也

良曰六疾謂人稟陰陽風雨晦明六氣而生失度則為疾矣為人臣者失道亦如之五刑謂劓墨宮剕膺大辟也言其為邪譖而五刑常隨後也

為見身名之親踈分榮辱之客主哉

善曰言奔競之倫禍敗若此而乃尚自以為審見身名親踈之理此分榮辱客主之義哉言感之甚也

齊曰言邪佞逐利之人其利害攻劫奪取之事常在

其注右豈可自以為能見親踈分別其客主哉言非

也客主榮辱也以榮為主以辱為客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

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

曰義

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財理財正

辭禁人為

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

不以天下奉一人也

善曰淮南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為

天下掩衆暴寡故立天子以齊一之也

古之仕者蓋以官行

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

論曰古人所以入仕者以官為行義之本不以祿為利而貪其官位也冒貪也

古之君子

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

得也

向曰謂得官位也

原乎天人之性核

華乎

邪正之分

善曰呂氏春秋曰衆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違也

曰原本也核考也

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

筭其昭然矣

善曰爾雅曰權輿始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呂氏

春秋曰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管子曰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孫卿子曰先義後利者榮先利後義者辱也良

曰言自上至此論而筭之則天人邪正禍福榮辱之事皆昭然明

故君子舍彼取此

善曰言舍欲利而取仁義

也老子曰故去彼取此也

濟曰

若夫出處不

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

善曰周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

默或語 翰曰邦有道則出而仕邦無道則隱而處也言必不違此時矣道不合則不與之言故曰默道合則與之言故曰語不可失其知人之鑒也

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璣璇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

善言君子之性語默出處雖從其時而中心常不改其操似天動星迴而北辰常居其所而不改也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之北辰也尚書曰璣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璣衡王者正文之器可運轉者焉融曰璣璇渾天儀可轉旋鄭玄曰轉運者為機持正者為衡莊子曰北不運而輪致千里也句曰天之轉動衆星逐移而北斗恒居其所而不動也璣璇謂北斗柄也逐四時以指四方而衡星在七星之中不遷其處也有如車軸不轉而輪動焉故云執其中也以喻賢聖之人雖遇時各異而忘節不改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

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

於斯矣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詩傳曰燕安也翼勗也箋云貽猶傳也孫順也言傳其所

順以天下之謀以安其勗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論語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銑曰言明智安身遺其遠謀以安勗其子孫者則孔丘嘗為此事也哲智保安貽遺厥其先子康之先也與孔子同志為友故云吾先友也

辨亡論上下二首 善曰孫盛曰陸機著辯亡論言吳之所以亡也

陸士衡 翰曰辨亡者所以辨吳興亡之事也

昔漢氏失御女媧臣竊命 善曰姦臣謂董卓也荅賓戲曰三塗

蕪穢周失其御法言曰上失其政禍其基京畿毒

偏字內自皇綱弛紊王室遂卑善曰荅賓戲曰廓帝絃恢

皇綱劇秀美新曰皇綱弛而未張新序曰及定玉王室遂卑矣 濟曰弛廢紊亂也於是羣

雄蜂五臣本駭義兵四合善曰廣雅曰駭起也漢高祖曰吾以

義兵誅殘賊又魏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吳武烈皇帝慷慨下

國電發荆南善曰吳志曰漢以孫堅為長沙太守董卓專權諸州郡並興義兵欲

以討卓堅亦舉兵荆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比至南陽衆數萬人楚辭曰雷動電發 銑曰

玄烈皇帝孫堅也則權之父馬慷慨壯志也下國諸笑之國也電發言威如雷電也堅起兵於荊州故云

荆南也及權即皇帝權略紛紜忠勇伯世

威稜則夷羿五震盪盪兵交則醜虜

授醜善曰公羊傳曰權者天於經而後有善者也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書曰威稜倍乎鄰國李

奇曰神靈之威曰稜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夷羿收之以為己相杜預曰夷氏

也左氏傳曰兵交使在其間毛詩曰仍執醜虜箋云醜所格者之左耳也 向曰言孫堅權變之略為當

世雄伯也紛紜言多也夷羿古之善射者也醜衆也虜服也言其威稜則雖善射者必震盪而懷懼出兵

交戰則賊衆咸服而授戮也賦遂掃清宗祊謂殺而割取其耳以計功數也

蒸裡因皇祖善曰毛詩曰祝祭于祊毛萇傳曰祊廟門內之祭也爾雅曰冬祭曰

蒸尚書孔氏傳曰精意以饗謂之裡皇祖謂漢祖也

吳書曰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 翰曰皇祖謂漢祖也宗祊宗于時雲興之將帶州殿

起之師跨邑良曰雲興風起言多而勇也師時

呼闕斬之君羊風驅熊罷之衆霧集善曰

曰進厥武巨闕如燒虎尚書武王曰勗哉天子尚相如虎如貌如熊如罷翰曰鳴闕虎振聲也言兵

勇叫之勢若虎之振聲如風之驅走能罷亦猛獸霧集言多也雖兵以義合同

盟戮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善曰左

諸侯同盟於亳國語曰勗力一心實達曰勗力并力也左氏傳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便行人子羽與之

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圖之又衆仲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杜預曰阻恃也又君子曰史佚所謂無

怙亂也齊曰羣雄雖義以舉兵同為盟誓勗力以匡帝室將除暴亂然皆苞藏禍心欲行篡逆阻守疆

兵恃託除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善曰

師之法必以律齊之今則不然各恃兵怙亂不出也怙恃也給冠言喪其威權今言其執於寇也周易曰

出以律否臧凶左氏傳襄弘曰毛其決云是昆吾給之日向曰言羣雄之兵或無謀策之法喪失兵威

於成孰可取之敵也稔熟寇敵也忠規武節未有王臣本

此其著者也善曰漢書武帝詔曰躬秉武節

堅之盛也武烈既沒長沙相王逸才命世者盛也

弱冠秀發善曰吳志曰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

也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良招攬遺老與曰沒死也長沙相王謂孫策也

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善曰范曄

忠曰旬月之間神兵電掃翰曰招攬謂收集也遺老謂堅之老臣也述業謂述父業也絕曰類以少

兵犯衆敵也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

誅叛柔服而江外底

旨定

武子曰左氏傳隨

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詐伐之服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也二者立矣書曰震澤底定濟曰言前敵雖有守聖城之將亦攻而破之前敵不敢交鋒刃而與國戰也銑曰柔安底致也言叛者誅之服者安之

而江外

致定也飾法脩師則威德翕赫

善曰周易曰先王明罰飭

法趙充國贊曰喻以威德也良

賓禮名賢而

張昭為之雄父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

善曰吳志曰策以彭城張昭為謀王班固漢書曰班固請所賓禮皆名果又述曰賓禮故老吳志曰策從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二淮間人咸向之翰曰交雜也御用也彼二君子

皆弘敏而多高雅達而聰哲

向曰彼二君子謂張昭周

智也

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

集而

五呂本無而字

江東蓋多士矣

善曰周易曰方以類聚物

以羣分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銑曰言張昭周

翰來附孫策蓋以類聚等於符契相合而同氣相求

也用此二賢親而信之將北伐諸華誅鉏干

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

善曰

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又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乾于國之紀犯門斬關春秋合誠圖曰誅鉏民害也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繁欽辨惑曰吳人者以

船楫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燹緒晉書司徒王議曰夷庚未入乘輿旅館然夷庚者蕭卓之所崔駰

達旨曰攀台階闥紫闥也翰曰鉏除也干亂也紀謂綱紀也濟曰皇輿帝車也夷庚道也紫闥帝

宮也言欲襲迎漢獻帝
以平王運反其活座也
挾天子以令諸侯清

天步而歸舊物
善曰戰國策張儀謂秦惠王曰挾天子以令天下此王業也

也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翁方氏傳伍負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向曰挾持天子以號令諸侯清其帝室天步艱難也

也歸舊物除亂反正也
戎車既次羣凶側目

大業未就中世而殞
善曰漢書曰列侯宗室見致都側目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疏曰羣凶側目禍不旋踵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也向曰戎車兵車也次謂次於路也側目言懼其威也中世而殞言孫策不成大業而死也

用集我大皇帝以

奇蹤龍襲於逸執睿心因於

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

善曰吳志曰權

善曰尚書帝

善曰尚書帝

善曰尚書帝

善曰尚書帝

善曰尚書帝

善曰尚書帝

善曰尚書帝

善曰尚書帝

善曰尚書帝

之將用於朝而使者交乎道路閭巷也旌
類也求賢使者執之為君信也塗道也故豪

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驚異

人輻湊猛士如林善曰班固公孫弘贊曰異人並出文子曰羣臣輻湊張謀

曰如衆輻之集轂也漢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毛詩曰其會如林銑曰天下豪彥志士賢人聞吳

用賢之聲皆尋響而至如應於聲也望其光輝如影馳於形也故奇異之人如車輻攢湊於轂也猛士之

徒如林木之多也臻至希望景影驚馳於是張昭為師傅周

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

股肱善曰吳志曰權待張昭以師傅之禮又曰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為武威將軍南郡太守

二國名臣序贊曰周瑜字公瑾公瑾英達訓心獨見世出能員功入能員魯肅字子敬昂昂子敬拔逆

草萊荷擔吐奇乃揚雲臺毛詩曰起起武夫公俊腹心尚書曰命汝子翼作股肱心膂翰曰周瑜將也

陸公謂陸遜也為丞相機之祖也故不言名曰蒙將軍也疇

類也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相朱

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

周泰之屬宣其力善曰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

好游俠拜西陵太守又曰凌統字公績吳郡人也拜偏將軍又曰程普字德謀右北平人也領江夏太守

還蓋寇將軍又曰賀齊字公苗會稽人也為鄞春太守又曰朱相字休穆吳郡人也拜前將軍領青州牧

又曰朱然字義封朱治姊子也姓施氏初治未有子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為嗣為左大司馬右軍帥吳

志曰韓當字義公遼西人也遷昭武將軍又加都督之職又曰潘璋字文達東郡人也拜平北將軍襄陽

太子又曰黃蓋字公覆零陵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
編將軍又曰蔣欽字公奕九江人也拜右護軍又曰
周泰字幼平九江人也拜漢中太守奮武將軍尚書
曰子欲宣力四方 翰曰甘寧等十一人皆吳名將

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之以名聲耳

光國 善曰吳志曰諸葛瑾字子瑜三國名臣序贊
曰子瑜都長體性純懿都長謂體貌都弱而

性長厚也吳志曰張昭長子承字仲嗣少以才學
知為濡須督奮威將軍又曰步騭字子山臨淮人

也騭為討虜將軍召騭為主記權稱尊號代陸遜
為丞相誨門生手不釋卷蔡邕陳太丘碑曰紆佩金

紫光國 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
重動

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博以

風義舉正 善曰吳志曰顧雍代孫劭為丞相平
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皆賢能

子衡汝南人也權拜裨將軍亮即位遷揚州牧又遷
大司馬又曰呂岱字定公廣陵人也權拜上將軍亮

即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許慎淮南子
注曰幹疆也虞翻字仲翔三國名臣序贊曰吳志曰

翻性不協俗數犯顏諫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
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俗豈有仙人也權怒從翻交

州又曰陸績字公紀吳郡人也孫權統事辟為奏曹
掾又曰張溫字惠恕吳郡人也權拜議郎從太子太

傅甚見信重吳錄曰張博字叔方吳郡人也德量端
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以為車騎將軍出補海

昏令毛詩曰出入調諫 向曰器才器也 奉使則
幹舉也調議謀議以舉正國家之事也

趙咨沈珩 衡以敏達延譽 善曰吳志曰權
遣都尉趙咨使

魏帝問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
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

於凡品是其明也

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
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
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拜
騎都尉又曰沈珩字仲山吳郡人也權以珩有智謀
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
不嫌也曰何以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
若魏渝盟自有備豫文帝善之以奉使有稱封永衍
安鄉侯官至少府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術
數則吳範趙達以機五呂本作機字祥協德善曰
漢書注曰曆數占術也吳志曰吳範字文則會稽人
也以修曆數知風氣聞於部中權以範為騎都尉領
大史令又曰趙達河南人也修九宮一筭之術究其
微旨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呂
悅字林曰機祿祥也居木切天文志曰臣主共憂憂
其察機祥如淳曰呂氏春秋曰荆人冠而越人機今
巫祝禱祀之比也晉灼曰機音珠機之機濟曰
二人以天文行數知其機密災祥之事以合其意

合也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善曰吳志曰董襲字元世會稽

人也為偏將軍曹公出濡須口襲從權之襲督五

艘船往濡須口夜卒暴風樓船傾覆左右散走遠嗣

乞使襲出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

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

殯又曰陳武字子烈廬江人也累有功勞進位偏將

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

喪 鏡曰此二 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 善

吳志曰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權召為功曹志在補
察苟所聞見多不待旦又曰劉繇長子基字勣與權
為吳王基為大司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
權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左氏傳
士季謂晉侯曰詩云衿職有闕惟仲山 謀無遺議
申補之能補過也 向曰補君之過也

舉不失策

善曰廣雅曰諳智也東觀漢記象
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勳不失其中

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

衡矣善曰爭衡謂角其輕重也漢書公孫獲曰吳楚之王西與天子爭衡鄭玄周禮注曰稱上

曰衡 翰曰衡平也言與天下英雄爭平其功業 魏氏嘗善本作嘗字 藉

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善曰漢書晁錯曰戰勝之威氣百倍也

濟曰魏氏 浮鄧塞去之舟下漢陰之衆善曰孔安

國尚書傳曰順流曰浮鄧元水經注曰鄧塞者即鄧城東北小山也先後因之以為欲塞漢陰漢水之南也莊子曰子貢南遊於楚過漢陰也 銑曰鄧塞山名言浮舟於下漢水名也小南曰陰衆謂兵聚也

羽楫萬計龍躍順流善曰羽楫言疾也羽楫曰校鑊邪而羅者以

訂周易曰見龍在田或躍在淵 翰曰言銳騎千羽者謂其疾也龍躍順流言行速也 銳騎千

旅虎步原隰善曰李陵詩曰幸說不肖軀且當猛虎步 向曰銳利也五百人為

一旅虎步言猛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言布兵陳於此處也 謨臣盈室武

將連衡善曰包咸論語注曰衡輒也或車武將所駕故以連衡喻多也 喟然有

吞江濟古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

我偏師黜之赤壁善曰毛萇詩傳曰水涯曰澗也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

還喻與備井力逆曹公過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破退 翰曰言曹操喟然而嘆有吞吳國平一天下之

勇氣而周瑜為偏將擊之大敗走退也濟浦也宇宙天下也黜退也赤壁江口戰處也 喪旗

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善曰左氏傳曹刺曰吾祖其轍

亂望其旌靡鄭玄禮記注曰遁逃也 向曰喪失也轍車跡也言軍敗人亂遂失旌旗車行跡亂也收跡

謂收其敗餘之兵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

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

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

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善同向注向曰漢王謂劉備

也備是漢景帝之後故依憑先帝王之號也巴漢蜀中也壘軍營壁也蜀將關羽守荊州孫權襲破之取

荊州虜關羽劉備怨之遂伐吳備登馬鞍山吳將陸遜從諸軍四面蹙之上崩瓦解圖謀也湘西則荊州地也陸公即遜也西陵馬鞍山之東也大崩曰敗績

績劉備既敗遂濟于永安宮而劉備殂故云絕命

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吳曰吳曆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

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廿六沈溺者數千人吳曰後又績敗曹公軍於濡須而頭水也

曹公懼而逃走也逢龍籠之軍子輪一反

善曰魏志曰張遼之討陳蘭別遣臧霸至皖計吳吳

將韓當逆戰于逢龍楚辭曰登逢龍而下隕兮王逸

曰逢龍山名也公羊傳曰晉敗秦於穀匹馬隻輪無

反者向曰吳將韓當又敗魏軍於逢龍之山子隻

也輪車輪也言大敗隻車不還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

銳力劍齊曰劍縮也而吳其莞善本作然

聖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善曰論語曰子

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何晏曰莞爾小笑之也遂躋天號鼎時而立西屠庸益之郊

魏左氏傳曰隱公攝仕而欲求好於魯又曰鄭伯乞盟請服向曰莞然笑貌示寬樂也請好請和也漢氏謂蜀也乞盟謂乞為誓信不相伐也謂魏蜀畏懼

北列淮漢之涘

善曰方言曰躋登也漢書酈通說韓信曰今為天下之計莫若

三分天下鼎峙而立其勢莫敢先動也

遂從天命升為尊而與魏蜀三分鼎足而立也時足

也屠裂也庸益蜀都也裂分也言

吳北以淮漢二水為界漢水滙也

地南括羣蠻之表

善曰賈誼過秦曰南取百越之地薛君韓詩章句曰

於是講八代

之禮蒐

所愁

善曰八代三皇五帝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蒐閱也蒐

告類上帝

善曰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

拱揖羣后

善曰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

虎臣毅卒循江而守

善曰毛詩曰猷虎臣左氏傳

長棘勁鍛

必望颺而奮善曰爾雅曰棘戟也鍛鍛有

尹盡規於上四民庶業于下

善曰尚書曰庶尹允諧孔

化協殊裔風行遐圻

善曰左氏傳曰天子之地一圻杜預曰一圻方千里

乃俾介行人撫巡外域

善曰左

善曰左氏傳曰天子之地一圻杜預曰一圻方千里

善曰左氏傳曰天子之地一圻杜預曰一圻方千里

善曰左氏傳曰天子之地一圻杜預曰一圻方千里

善曰左氏傳曰天子之地一圻杜預曰一圻方千里

善曰左氏傳曰天子之地一圻杜預曰一圻方千里

晉人使子貢對鄭使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
皆于寡君 向曰俾使也一介行人獨使也域方也
善字內清平不用戎馬 獨使而撫巡於方也

義曰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鄭玄曰每廐為
一閑也 鐵曰巨大也象獸名也逸駿擾於外閑
與順育之於外閑也擾 明珠瑋寶耀 五臣本
作輝字 於

內府 善曰周禮曰玉府掌王之金玉
玩好 良曰琤美也府庫也 珍瑰重跡

而至奇玩應響而赴 善曰漢書息夫躬曰
羽檄重積而佃至

齊曰珍瑰奇玩皆寶物也重跡謂遠方貢獻
多而車馬之跡重疊也應響言歸君命速也 輜

軒騁於南荒衝朝 善曰揚
善曰善聞先代輜軒之使莊固漢書述曰戎車七
正衝朝謂朝字也

息於朔野 善曰揚
善曰善聞先代輜軒之使莊固漢書述曰戎車七
正衝朝謂朝字也

齊民免于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
業固矣 善曰難齊父老曰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如
天下無道戎馬主郊爾雅曰虞度也 向曰齊民百
姓也晨服謂晨朝裝整戎服以備不虞今則無之此
乃帝業之 堅固也

大皇既沒幼主泣朝姦回肆虐

景皇聿興 善曰幼主孫亮也吳志曰孫亮字子
明權少子也立為太子權薨即尊號

尚書曰崇信姦回南都賦曰豺狼肆虐吳志曰孫休
字子羽權第六子也亮廢孫琳使宗正孫楷迎休即
位亮謚曰景帝毛萇詩傳曰聿遂也 號曰大皇權
也並臨回邪肆縱也言幼主臨朝姦邪縱虐乃廢亮
為會稽王立權弟

孫休為景帝也 虔脩遺憲政無大闕守

文之良主也

善曰南都賦曰朝典闕政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也

文良主謂孫休也

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

滅故老猶存

善曰吳志曰孫皓降晉晉賜號歸命侯尚書曰尚有典刑毛詩曰召

彼故老良曰歸命之初謂孫皓即位之初也故老謂老臣也皓即位十六年晉武帝伐吳皓乃降晉晉封為歸命侯

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

陸凱以譽譔盡規

善曰吳志曰孫皓即位拜陸抗大司馬荆州牧又曰

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遷為左丞相凱上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周易曰

五臣譽譽匪躬之故史記趙簡子曰大夫在朝徒聞唯唯子不聞周舍之譽譽譔譔盡規國語曰康公曰

天子聽政近臣盡規濟曰陸公謂陸抗也幾而之父故不言名也

施績范慎以威重顯

善曰吳志曰施績字

事待法不傾拜左大司馬吳錄曰范慎字孝彰廣人也竭忠知己之君纏綿三益之友時人榮之孫皓以為大尉良曰

丁奉善曰吳志曰丁奉字承淵廬江人也少以驍勇施性也績名也離斐以武毅

稱善曰吳志曰丁奉字承淵廬江人也少以驍勇為小將亮即位為冠軍將軍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軍與離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

子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

善曰吳志曰孫皓以孟仁為司徒司空吳錄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當為三公乎卒

如夢焉又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時結樓字易焉是國先賢傳曰累遷光祿勳遂至三公

五臣本

玄賀邵之屬掌機事

善曰吳志曰玄賀字承玄

沛郡人也孫皓用玄為宮下錢事禁中後主殿中事
又曰賀劭字顯伯會稽人也皓時為中書令漢官解

故曰機事所總
元首雖病股肱猶存五臣本
作良字

善曰尚書大傳曰元首君也股肱臣
爰及末葉五臣本
作惠字

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

皇家有土山崩之覺善曰秦更名民曰黔首漢
書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

吳楚齊趙之兵是之當此之時安上樂俗之人眾故
諸侯無境外助此謂之瓦解又曰何謂土崩秦之末

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
崩也良曰葉代也瓦解土崩謂曰亂也覺憂也曆

五臣本
命應化而徵王師躡運而發善曰
曆數天命之王師謂音師也言躡其運數而發也于

曆數天命之王師謂音師也言躡其運數而發也于

卒散於陣民奔于邑五臣本
無城池無

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善曰周秦論曰
楚師深入鴻門

曾無藩籬之難銑曰吳有聖地高山大川之固而
為晉所破若無藩籬溝阜之勢言易取也溝小渠水

也阜小山也
非有工輪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

善同濟注
濟曰工輪班古之巧智人也作後

害雲之梯以攻宋城將必取也械具也晉大夫智

伯攻趙襄子懼走保晉陽城智伯乃引汾水灌之城

不沒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也敵射也言吳非有此

事而自亡者蓋為君不明
楚子築室之園燕
人濟西之陔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圍宋將去之申
叔時曰築室反耕昔宋必聽命王從

之宋人乃懼遂及楚平史記曰燕昭王使樂毅為上將軍伐齊破之濟西向日陳謂兵之部在言吳亦

非有此意軍未決辰而社稷夷矣善曰左氏傳君子曰

善恃其陋決辰之間而楚剋其三都于寶晉紀曰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入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與魏降

于春善曰決辰十二日也夷滅也言晉雖忠臣

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善曰襄陽記張悌

伐吳悌逆之吳軍大敗諸葛誕退走使邊迎悌悌不肯去謂自牽之悌垂泣曰今日是我死日也嗣遂放

之為晉軍所殺悌子有孤憤篇司馬遷書曰世又不與能死節者也夫曹劉之將

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善曰

謂太康之役也襄陽記謂昔日之曹劉也良曰曹劉請曹操劉備也言其將皆用雄略固非晉一世所能

選及也善曰曹戰守之道抑有前符善曰

險阻五臣本作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

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

才異也向日符法貿易詭變趣焉也戰守之道自

曹劉之衆勝於晉兵而吳終成帝業今晉師不如曹劉而反敗吳國成敗易理古今事變何也則彼此故

化有殊而授任羣臣有疑心故也彼謂孫權時此謂孫皓時言孫權任人不疑雖用人有感也

辨亡論下

晉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

益吳制荆揚而奄五臣本作交廣善曰東都賦曰自中

夏以布德毛詩傳曰奄覆也翰曹氏雖功

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五百本無矣

氏傳曰吳周之書裔也今而始大此于諸華毛詩序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怨良曰曹操好殺戮故

云虐深劉公因險以無以字飾智功已薄矣

其俗陋矣五三本無矣字善曰淮南子曰偽之

在海濱其俗誠樞也濟曰劉公即備也言因其夫

吳相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昏

達懿度弘五臣本作深字遠矣善曰周易曰古之聰

者夫向曰太祖謂孫權也銳其求賢如不

及恤民如稚子善曰論語曰子曰先惠如不及謝承

志慕之也恤憂也稚子小兒也接士盡盛德之

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

識潘濬於條虜善曰吳志曰呂蒙年十五六

置左右張昭薦蒙拜別部司馬又曰濬字承明武

陵人也江表傳曰權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

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與致之濬伏而著席不

起涕泣交頰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

承明昔親丁父難濟也武王以為軍帥彭仲爽申傳

文王必為令尹此二人卿荊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

後皆擢楚名臣矧矧不然而肯降意將以孤無古

人之量邪便親以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為

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容之毛萇詩傳曰識用也

良曰盛德之容謂禮節也罄亦盡也丹府謂赤心也

濟曰戎行謂兵行
伍之間也虜獲也
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

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偏執鞭鞠躬以

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

善曰吳志陸機為孫資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
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三事主

上執鞭百司屈膝以表傳曰曹公入荊州周瑜夜請
兄禮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

復斷其事實今以實較之不過十五六萬軍已久疲
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權曰五萬兵費卒合已選三

萬人舡載糧具促辦與子敬便在前發孤當增發
人衆多載資糧為軍後援也 向曰誠心恤憂也武

欺猶欺我也言權推腹心信於人土下憂前人有欺
說曰不患非貴臣權勢所偏也 翰曰魏大司馬曹

休受吳北邊權乃遣陸公征之權執鞭鞠躬以送是
門重陸公之感也 陸公謂陸遜也 良曰時曹公入荆

食善本有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納謨

士之筭濟曰卑其宮室薄其飲食也菲薄也

其物也言權開張其懷虛已受納諫臣之計也善

曰論語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盡力

乎清血馬馱曰菲薄也漢書曰李故魯肅一面而

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善本作命翰曰周瑜

宜佐時權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獨與肅對飲故云

一面自託也士燮為左將軍常蒙險阻以致其命也

效致也 善曰吳志曰魯肅字子敬臨淮人也周瑜
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
權即召肅與語甚說之衆賓罷退獨 肅還合榻對
飲又曰士燮字威彥蒼梧人也漢時燮為潁南中郎
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
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權加燮為左將軍燮遣子欽入

賢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

向曰張公謂昭也

善曰吳志曰張昭為軍師掾每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日之患亦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賢諸葛之言而寄情

欲之歡

銑曰諸葛諸葛瑾也情欲女子之屬也善曰諸葛瑾事未詳也

感陸公

之規而除刑法之煩

諫曰陸公謂遜也陸遜諫緩刑而權從其言

即除刑法之煩者善曰吳志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權報曰君以為太重孤亦何利焉

但不得已而為之耳於是令有司盡屬科條奇劉

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

良曰權會羣臣權自行酒虞翻揚醉而伏

搯款殺之劉基諫而止乃勅戒左右曰自今以後

者莫不惶慮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翻由是得免權因

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之良曰屏氣

跼躄躄脊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

六月凌統之孤

善曰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

不敢不跼吳志曰呂子明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瘞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者賜千金欲數

見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咄夜不能寐病小瘳為

下敕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自親臨視凌統卒權為之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乃列封統二子年各數歲權

內養於宮愛特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濟曰子明呂蒙字也同善注屏氣跼躄謂

窺壁之時恐其知聞而使其勞也屏息也登壇慷慨

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

善曰吳志曰權既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大時或言諸葛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吾猶吾不負子瑜也 銳曰登壇謂權即帝位也慷慨雄壯之貌言即位之時顧謂羣臣歸功於魯肅也魯子謂肅也 齊曰同善注此則棄人惡言

信其忠節削投謂棄也子瑜瑾字也 是以忠臣競盡其謀 五臣本作

志士咸得肆力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又曰肆陳也 翰曰肆用

也 洪規遠略固不厭 豔 夫區區者也 善曰

規略宏遠不安茲小國也左氏傳曰初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詒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

亦界方言曰厭安也 良曰區區小也言權大規遠略固不安此區區小國者將欲一統天下故也古

百官苟合庶務未遑 善曰論語曰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

曰苟合矣少有曰苟 初都建業羣臣請備

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

宮室輿服蓋慊如也 善曰漢書文帝曰

何劉兆穀梁注曰慊不足也 銑曰建業郡名天子謂權也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即天子位而權不許

也謂我何者言天下以我無心存漢 爰及中業

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脩 五臣本作

曰相古粗字也韋昭漢書注曰粗略也寸古切

曰中業謂權中年之時天道人事既定謂三國各據一方也則百法禮儀有雖釀化懿網未齒乎上

伐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國經野也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

其體國理人之事亦足以為政化也地方幾萬里

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

音基近也韋昭國語注曰沃肥善也向曰言吳其

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良曰

兵器也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

域謂疆界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

者矣借吏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

陳琳為曹洪與文帝書曰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

論語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亦不入於室也

向曰御敦率遺典勤民謹政鈞曰敦勉率循

中才之人勉循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五

本無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五臣本

善曰左氏傳比宮文子曰有其國家或曰吳蜀

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

善無潘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善曰

傳言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也漢書貢

梁曰王假與國之王也如清曰相與友善為與國黨

與也良曰援助也與黨也言蜀雖為藩籬

之助為吳國之羽翼然吳之存亡不由蜀也何則

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

善曰穀梁傳曰長轂五百束范甯曰長轂兵車也濟曰其險狹無行車之路也川阨流

逆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

不過千夫善曰詩曰元戎一乘以先啓行向

飛無施用也 舳 舻 壺 千里前驅不過百艦

反善曰漢書曰自尋陽江舳舻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柂處也舻船前頭刺櫂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也故劉氏之伐

也艦戰船也不過百艦言水狹也

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善曰註闕以首尾故故銳師百萬而無所施也良曰劉氏謂備也陸公謂逆也

子兵法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

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

機械以御其變善曰戰國策曰公輸班為攻宋

恐禍將及吳或謀欲積石以遏江水令天子總羣

誼五百本而咨之大司馬陸公公五百本有

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

遏之理善曰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而聚於高

聚物也高山陵也下巖澤也流通也銑曰天子謂

權也總集也咨問也而機械則彼

四瀆也無遏絕之理謂不可積石以而機械則彼

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

口以待禽耳

善曰漢書是錯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左氏傳子魚曰

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向曰言彼此皆有

以就水戰是屈其力也晉人又即於荆揚二州而爭

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建步闡之亂馮惡寶城以延

疆寇重資幣以誘君平蠻

善曰國語單穆公曰量資幣戰

國策曰荆軻至秦持千金之幣厚遺中庶子蒙嘉

也又重以幣帛招說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

電發懸旌江介禁壘道清襟帶要害

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

善曰言衆也戰國策頓子說秦王曰今楚魏之兵雲翔而

不敢拔然此雲翔與戰國微異不以文害意也毛詩

曰鴻飛遵渚毛萇傳曰遵循也向曰大邦謂晉也

作此論之時吳亡機在於晉故云大邦也介間也

壘謂作軍營壁也導纜也言晉兵守吳要害如襟帶

乘於身也又以蜀中與淞江而東下至於吳而陸公以偏師三萬九據東坑

善曰東坑在西陵步闡城東北長十餘里陸抗所築之城在東坑上而當關城之北其迹並存良曰陸公謂抗也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蹀躞

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疆寇敗績宵遁

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三千西御水軍東

西同捷獻俘萬計善曰吳志曰西陵督步闡

聞之因部分諸軍吳秀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象嚴

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關外以禦寇圍備始合晉

巴東監軍徐宥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

陵抗令張成固守其城公安督留慮距督身率三軍

遠圍對肇肇攻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繼之肇

大破敗肇等引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關族左氏傳

日僖二十八年晉侯敗楚師于城濮還師歸國獻俘

授馘杜預曰獻楚俘于廟俘即囚也濟曰反虜

步闡也跪謂俯伏也北窺謂投晉也翰曰宵夜

隨述也喪失師衆也太半言彊半也銑曰伐國

八曰俘獻謂獻生虜於君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孟子

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自是烽燧

何曰言陸抗之謀豈欺詐於君也

罕警言封域寡虞善曰言少有虞虞之事也

候希有警動而備陸公沒而潛謀兆吳覺身深

寡少其虞滿也而六師駭善曰蒼頡篇曰駭警也良曰言陸

始孫皓無道瑕戮日深而夫大康之役衆未盛

乎曩日之師濟曰晉太康年滅吳言太康時兵

衆未能盛於曩日魏蜀之師且廣州之亂

蜀兵盛而吳敗之今晉兵不如魏蜀

而吳滅者由陸公亡沒後無良將也

橋者愈乎向時之難善曰曩日向時皆謂晉

孫皓天紀三年即馬反殺廣州刺史當時禍惡亦少

於魏蜀之難而廣州遭亂豈不由無良臣明主也愈

少也向時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

謂蜀魏也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善曰詩大雅文也

鏡曰人之云亡謂陸公亡也殄盡瘁病之言邦家顛覆宗廟為丘墟者蓋以陸公亡而邦國之人盡病矣

不其然與謂豈不如此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

亂不極則治不形善曰周易革卦之辭也太玄經曰陰不極則陽不生

亂不極則德不刑向曰玄謂大玄經也言世亂之極則有理世而見言帝王之

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

善曰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趙岐曰天時五行王相孤虛之屬易曰王侯

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善曰周易次卦

之辭也向曰恃險則地利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

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善曰史記魏世家曰魏之固此魏國之寶也

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吳之興也參三而由焉孫卿所

謂合其參者也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其時地有

合所以參而顯其所參則感矣翰曰言吳之興也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並用也參三也由用也孫卿謂

孫卿子也合其三者謂道合於天地人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

孫卿所謂合五臣作捨其參者也良曰蓋其天

理也夫四州之萌主巨作氓非無衆也大江之南

非乏後也濟曰四州荆揚交廣皆吳地也山川

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翰曰勁利之器

兵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遺

者五臣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向曰先政

化也遺及也用之者失謂任是故先王達經

國之長規統曰先王謂審存亡之至數

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

誘俊人五臣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

鏡曰誘進也俊又謂賢是以其安也則黎元

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

憂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

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善曰孝經鉤命決曰

子黎元也翰曰上行其惠而及六下下效其節以

臣於上上下下和而君臣之道悅則而固其土宇

蓋不足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

夾秀無悲般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善曰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般之故處見麥秀

之蕭蕭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

悲欲哭則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

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

為禾黍故為黍離之詩向曰言人君能使上下和

文選卷第五十三

州學 齊長 吳極 校對

鄉貢 進士 劉士即 校勘

左迪郎 鄆州 石城 縣尉 齊 學士 權 奇 理 蕭 倬 覆 校

文選卷第五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注

唐五臣 呂延濟 劉良 張銜

呂向 李周翰注

論四

陸士衡 五等諸侯論

劉孝標 辨命論

五等諸侯論

善曰 五等公侯伯子男也 言古者聖王之

文選卷第五十三

州學 齊長 吳極 校對

鄉貢 進士 劉士即 校勘

左迪郎 鄆州 石城 縣尉 齊學士 權奇 理蕭 倬 覆校

文選卷第五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注

唐五臣 呂延濟 劉良 張銜

呂向 李周翰注

論四

陸士衡 五等諸侯論

劉孝標 辨命論

五等諸侯論

善曰 五等公侯伯子男也 言古者聖王之

五等以治天下至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此論論曰蓋論其興廢利害之事也

陸士衡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

體猶分也漢書王嘉曰五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創制垂基思隆後

葉善曰典引曰慎命以創制論語比者識曰以俟後聖垂基也然而經略

不同長世異術善曰左氏傳楚茅尹無字曰天子有經略古之制也又北宮文子曰

有其國家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

創自秦漢善曰漢書曰周書五等蓋千八百國而秦皇帝後唐虞侯伯猶存至秦

遂并四海分天下為郡縣及漢漢書曰郡縣之制始於黃唐

周室尚不改易至秦趙并吞天下得失成敗

備在典謨善曰王命論曰歷古之得失驗是成敗書序曰典謨訓誥是

其詳可得而言向曰詳夫先王知帝業至

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

獨任善曰長楊賦曰恢恢帝業孫卿子曰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廣雅曰曠遠也任

重必於借即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

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善曰周禮曰設官分職以

為民極

必假借眾賢之力因羣賢之才並建五長所以

弘其制也善曰尚書曰外薄四海威遠於是乎

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使萬國

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裁

凡邦國小大相維漢書宋昌曰漢所謂盤石之宗也

大石之不鑄曰維連也盤石大石也言萬國相連以固王室如

可轉動也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善曰毛詩曰東

子維城無俾城壞而獨斯畏也向曰宗謂同姓者

庶謂異姓者言二者皆能定此連城盤石之業也

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善曰

大方馮也呂氏春秋曰凡耕之大方力者敬柔翰曰綏安御也知其為人不如

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善曰周易曰利物足以

之謂仁左氏傳欒武子曰季孫圖其身不忘其君

也濟曰是人之情皆欲如此其為人君即不然也

安上在乎悅下為己在乎利人善曰孝經

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

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良曰安上謂安居於人

謂王也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五臣本

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

之利五臣本作利之利也善曰周易

也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兌卦之辭

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知愛而後用之利也利而

後利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利也利而

而弗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

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

利之不受而用之者危國家考也。銑曰人已失利而後利之不知在利之時因便利之則其利廣矣可謂惠而不費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不費也。

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

善曰孟子謂齊三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趙岐曰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也。鄭玄儀禮注曰饗勸強之也。向曰厚樂之事豐利之資與天下共分饗則國之不理與諸侯同憂乃理矣危害與諸侯共除乃安也。利博則

思篤樂遠則憂深。善曰呂氏春秋曰象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博利博

義也利博義博則無敵也毛詩曰憂深患遠也。故

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臣

本無矣字。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身受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鄭玄曰大人諸侯之謂也。向曰

子孫相承不絕。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

善曰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氏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之也。統曰南面之君謂諸侯也。九

服之民知有定主。善曰周書曰乃饗九服之上

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

善曰周書文王曰周視民如子愛也禮記曰子庶民則百姓勸鄭玄曰子猶愛也禮記曰先王能脩禮以

達義體信以達順鄭玄注曰體猶親也。濟世治

足以敦風道遠矣足以御暴。翰曰立諸侯若

敦風化也王室道衰則故疆毅之國不能擅

天以相援以禦疆暴也。翰曰立諸侯若

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王臣本無所寄霸王作民字

之志善曰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漢書宣帝曰漢家本以霸王道雜也

然後國安田萬邦之思治善曰毛詩序曰下泉

思治也銑曰言天子國安由萬邦諸侯思共治之謂各整治於國則天下皆安也主尊類

羣后之圖身則曰諸侯謹節以事天子則圖身之本羣后諸侯也譬猶

衆目營方則天網自起善曰目網目也以喻諸侯天網以喻王室

老蒼布居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呂氏春秋一引其綱方目皆張廣雅曰相通也濟曰言諸侯

經營於四方開而張之天下網備故網通矣四體

辭難而心膂力獲又善曰四體亦喻諸侯心膂亦喻三室也論語丈人曰

四體不斃尚書稽工曰作服於心膂也言諸侯能安四方以去蓋善本無三代所以

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善曰論語子曰三代

包氏曰三代夏商周也禮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鄭玄曰四代謂虞夏商周也漢書武帝策詔曰屬統垂

業廢興何如約曰三代夏商周也夫盛衰隆

但有三不聞有四今云四者悞也夫盛衰隆

弊五百本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善曰漢書韓安國曰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禮記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萬策其人存則其政

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也銑曰王教寬仁下人懷惠其化則興行上政急下人怨其化則廢故云繫於人

也善曰言憲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法不可

常慮故期在於必薄道不可常明故有時而或聞以
諫盛衰廢興抑咩常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愿慤也
疾萬切左氏傳澤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杜
預曰涼薄也良曰愿謹也諫明也言事明暗不常

故世及之制燹五百本於疆禦厚下之典

漏於未折善曰言諸侯世及而盛疆其弊在於疆

以尊下安宅左氏傳楚子問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

也對曰鄭京櫟賁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由是觀

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杜預曰折折其本

也濟曰諸侯傳世之法故於疆禦而難制謂其益

盛而天子惠之也厚封土地則失於末大而本折也

言天子為本諸侯為末亦猶木末侵弱之覺違

大而李小明本必折也漏失也

自三季善曰言諸侯乘權而王室侵弱斯為自

敗以爲四夷交侵以三季見奪於是削去三等杜預

注曰傳注曰魯昭公也國語鄭禮曰三季王之亡宜

也三季謂新用之末年天子無道則諸侯疆者侵弱

此覺起自夏新善曰言七陵夷之禍終于七雄雄力政而

周之末年也

王道因之陵夷漢書張繹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
下土崩東京賦曰七雄並爭翰曰陵夷謂頹毀也
七雄謂齊燕楚趙韓魏秦也言昔者成湯親
諸侯之道頹毀終於此時也

照夏后之監金公且目涉商人之戒善曰夏

即躬鑒也毛詩曰躬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尚書曰爾

唯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障王若勤哉孔安國曰目

所親見法之又明之也良曰成湯周公親見文
夏商封建之實以為鑒戒也照見也涉歷也

質相濟損益有物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
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

地文論語子曰躬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物禮物也濟曰文質損益各
以取其宜故五等之禮五等本不革于時

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善曰呂氏春秋曰等

也小雅曰封畛界疆也統曰革改也畛疆也爾者

謂夏殷周也言成湯周公不改五等之體而立封疆

之制有盛於夏殷也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

乎善曰二王謂夏殷也文子曰養生以經世莊子

曰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

矣同曰言成湯周公豈好夏殷二王之禍不改五

等之法而乃暗於理世之計乎蓋聖王之道所宜然

也玩好經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

算五臣本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

之國痛於陵夷也善曰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

至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家語孔子曰文

武之視無乃殄乎韓曰懸遠也御猶禁止也愈差

也殄絕也言周崇五等非暗經世之計固知百世非

可遠為禁止也雖善制必有衰微蓋否泰之數也且

三代之末雖有侵弱之辱猶差於覆宗絕祀也而秦

去五等之制有土崩之困亦痛於周末陵夷之時也

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

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

也王日本無也字善曰毛詩曰經始靈臺是越

春秋曰大夫種善國始范蠡善慮終賈遠國語

注曰權重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

良曰是以理國之初者權宜之制其在多福思慮其

終蓋取少禍豈謂之諸侯則不可亂置郡縣則非政

變哉蓋取適於遠圖以安天下使守其分人知其主

也經治始初也故國真愛賴其釋位主弱憑其尊異戴

善曰左氏傳三子朝告于諸侯釋位以間三政又故尚語宣子曰文之伯也異戴天子加之以恭鐵曰

天子有難則諸侯去位以謀王室使其安也三弱則憑諸侯以為輔位使不失其位也釋云也真戴猶賴

佐及承微五臣本積弊五臣本作王室遂卑

善曰新序曰及猶保名位祚垂後嗣善曰左定王王室遂卑

名仕不同班固漢書叙曰後嗣皇統幽而不輟

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

善曰東京賦曰愆皇統之見替鄭玄論語注曰輟止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濟曰言

諸侯翼佐天子則雖三室道卑且使皇家之緒繼而

止也神器天子位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善曰

曰商鞅見秦孝公謂景監曰吾說君以帝王之德道君曰吾不能待吾以疆國之術說君君大說懲

周之失自矜其得善曰言懲周以弱見尋芥

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善曰弱下之術前

故謂之闇焉左氏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無所庇蔭矣焉

焉而縱尋芥也賈逵國語注曰尋芥也善注秦不封子弟亦如用芥繼其所庇廢也秦所以

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善曰國

國有慶未嘗不怡史記范雎曰主憂日辱良曰言

秦獨饗天下之利不封建子弟故國有憂莫與人與

之共除 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覺

實由孤立 善曰毛長詩傳曰遠召也毛詩曰人亦

獨見根貌也漢書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也

向曰不必一道謂不必由奢侈暴虐則顛沛之覺實

由不封立 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

所致也 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間土崩之為痛也

善曰毛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銑曰言秦徒知

五等有陵夷之患 暗於二崩瓦解之勢莫有助援

可為 周之不競有自來矣 善曰左氏傳鄭石集

謂子囊曰今楚實不

競行八何弄又叔孫曰叔出季 國之令主十有

處有自來矣 齊曰競疆也

餘世 善曰左氏傳冷臣夫曰為之令主揚雄運

也 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 善曰論語子曰片

言可以折獄左氏

傳孤偃言於晉侯曰取諸侯莫如勤王也 翰曰周

室雖不疆然天下有一言勤於王事將欲正者諸

侯應 一朝振矜遠國先叛 善曰公羊傳曰葵

丘之會齊桓公震

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然也矜之者何

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也 向曰公

羊傳云葵丘之會齊桓公振而矜之遠國叛 故疆

者有九振矜謂自美也言齊公自美已疆也 故疆

吾日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

善曰左氏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者請隧第三曰

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

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定王使三孫蒍勞蕪子問

鼎之大小輕重焉也預曰示欲逼周取天下也 銑

曰司善注收用也 劉謀也 頃猶發 豈劉項之能

也此二君並盛欲徧周而取天下

闕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善曰漢書沛公曰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

關使當陽君擊關羽入至戲又曰勝廣為都尉濟曰言

至薪西大澤鄉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

項羽之徒能閱視關中而陳勝吳廣之輩敢發號於

野澤哉言周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

無此事也

道有與共弊五呂本弊作覆滅之禍豈在

曩日善曰曩日謂土崩之禍也翰曰假使秦能

用五等之制雖其無道且有諸侯共理其敝

亦不見覆滅之禍在於昔口也**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善曰

賢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其正矣毛詩

曰大啓爾宇為周室輔向曰矯舉枉敝也言漢室

既與秦秦之收法大開**培土踰溢不遵舊典**

法王之國以封子弟也

善曰東京賦曰規摹踰溢尚書曰舊典特式也**故賈生憂其危晁錯**

痛其亂善曰漢書賈誼曰夫國固有必相疑之勢

而今下也又晁錯曰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不如此

宗廟不安也銑曰賈誼上書云諸侯疆盛長亂起

善曰漢書沛公曰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

關使當陽君擊關羽入至戲又曰勝廣為都尉濟曰言

至薪西大澤鄉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

項羽之徒能閱視關中而陳勝吳廣之輩敢發號於

野澤哉言周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

無此事也

五呂本弊作

善曰曩日謂土崩之禍也

翰曰假使秦能

用五等之制雖其無道且有諸侯共理其敝

亦不見覆滅之禍在於昔口也

善曰

賢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其正矣毛詩

曰大啓爾宇為周室輔向曰矯舉枉敝也言漢室

既與秦秦之收法大開

法王之國以封子弟也

善曰東京賦曰規摹踰溢尚書曰舊典特式也

善曰漢書賈誼曰夫國固有必相疑之勢

善曰漢書沛公曰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

關使當陽君擊關羽入至戲又曰勝廣為都尉濟曰言

至薪西大澤鄉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

項羽之徒能閱視關中而陳勝吳廣之輩敢發號於

野澤哉言周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

無此事也

五呂本弊作

善曰曩日謂土崩之禍也

翰曰假使秦能

用五等之制雖其無道且有諸侯共理其敝

亦不見覆滅之禍在於昔口也

善曰

賢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其正矣毛詩

曰大啓爾宇為周室輔向曰矯舉枉敝也言漢室

既與秦秦之收法大開

法王之國以封子弟也

善曰東京賦曰規摹踰溢尚書曰舊典特式也

善曰漢書賈誼曰夫國固有必相疑之勢

善曰漢書沛公曰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

關使當陽君擊關羽入至戲又曰勝廣為都尉濟曰言

至薪西大澤鄉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

項羽之徒能閱視關中而陳勝吳廣之輩敢發號於

野澤哉言周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

無此事也

五呂本弊作

善曰曩日謂土崩之禍也

翰曰假使秦能

用五等之制雖其無道且有諸侯共理其敝

亦不見覆滅之禍在於昔口也

善曰

賢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其正矣毛詩

曰大啓爾宇為周室輔向曰矯舉枉敝也言漢室

既與秦秦之收法大開

法王之國以封子弟也

善曰東京賦曰規摹踰溢尚書曰舊典特式也

善曰漢書賈誼曰夫國固有必相疑之勢

則矣及書至矣王起兵誅漢吏二十石以下悉西歷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也翰曰勢足者謂地廣兵足故為叛疾也土狹者逆遲謂終懷逆心為其土狹勢不足故為逆遲也向曰六呂謂燕三城秦韓王信淮陰侯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盧綰等皆反七子謂吳王濞膠東王卬楚王敖趙王遂濟南王卬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等亦謀反謂漢初綱紀尚弱漏網謂孝景時法網疎寬也皇

相夷於黔徒西京病於東帝

善曰皇祖高祖也南都賦

曰皇祖上焉史記曰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布走高祖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社頰左氏傳注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嘗淮南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黔徒羣盜所邪而反何也然黔當為黔漢書曰吳王濞反前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反以袁盎為秦常使吳吳王聞盎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也善曰黔徒黔布也西京謂景帝都西京也東帝吳王

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

善曰

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其正矣周易曰利用建侯行師也良曰言漢所以證侯為亂者境上廣大過於正典所以然呂氏之難以為災非是建立諸侯以成累也

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

善曰漢書曰呂產呂

祿自知背高皇帝約因作亂宋虛侯使人告兄齊三令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三遂發兵又曰呂后崩大臣迎立代王即中令張敖曰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羣臣議非也內有宋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故逃大王大王勿疑也翰曰呂文將起禍難朝士大夫皆外顧迎代王立之而社稷是安此則諸侯所以為帝室之援也

逮至中葉忘其

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

龍衣云秦之軌矣

善曰漢書曰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

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朝錯之計削吳楚 向曰逮及也有名無實謂有三侯之名實無其

矣 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龍衣漢

易於拾遺也

善曰成帝悉封舅王譚三立王根王逢王商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

故世謂之五侯尚書曰臣作福作威害于兩家凶于

而國漢書曰封王莽為新都侯襲猶取也漢書梅福

上書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 銑曰漢

既割列宗子不封其土而使王氏作威萬邦無諸侯

之忌故王莽襲逆 功於拾遺物也 光武中興箕柩隆皇統而

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

侯字 善曰言光武 猶遵師前漢之文也 要子春秋

善曰前車覆後車成也 尚書曰卿士有一于身家必

喪也 良曰遵法也 言光武即位又不封建子弟是

遵覆車之遺轍也 覆後車之跡既遵其必喪也 故比之

喪家宿疾 不亦宜乎 僅及數世姦究充斥

善曰尚書曰寇

古字通左氏傳士文伯讓子產曰以政刑之不修寇

蓋充斥也 濟曰僅劣也 言光武中興劣劣然至於

數世而姦究之成內 卒有疆臣專朝則天下

風靡

善曰漢曰梁翼之屬也 楚辭曰 一夫從

世從俗而變化 隨風靡而政行

橫則埽池自夷豈不危哉

善曰一夫謂董卓

也 漢書曰從恣意

衡古橫字也 翰曰從橫謂亂也 夷平也 言一夫為

亂而城池已為寇賊所平 豈不危哉 為無諸侯之援

故在周之喪難興王室放命者七百干

位者三子

善曰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

頴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焉

國之圖以為國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視晚與詹父曰而最膳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視晚作亂曰蘇氏欲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子頹以奔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於預曰石速士也不在五大夫之數左氏傳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督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能使狄遂奉以故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汜杜預曰甘昭公王子大叔帶也又曰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子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三子猛也班固漢書述曰考景莅政諸侯方命章昭曰方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曰為國邊伯詹父子禽視晚及頹叔桃子賓起王命論曰閻于天位爾雅曰千求也三子子頹叔帶子朝向曰放命謂棄叛王命為逆也不亂也七曰一曰為國二曰邊伯三曰石速四曰詹父五曰子禽六曰視晚七曰蘇子三子一曰子頹二曰

叔帶三曰子朝是皆為商王室者也**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

天邑善曰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

商銑曰嗣王謂惠王襄王以三子之亂棄國出奔也委棄也凶族即三子也皆為勅逆借即王位以據

王城也天邑**鉦**在**鞶震於闔宇鋒鏑流乎**

謂王城也**絳闕**善曰傳文正都賦曰巍巍絳闕濟曰鉦金聲也鞶鼓也闕宇謂四方也鏑兵鋒也絳闕

天子宮闕也言王室微弱諸侯戰爭故令金鼓震動於四方而鋒鏑亂流于天子之宮室也**然**

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

亂善曰毛詩曰覃及鬼方長曰覃延也難蜀父老曰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淮南子曰靜以合躁

治以待亂良曰言周雖衰弱禍難至於近國患害不能延及於君也畿甸近國也晏安也言天下安然

以理世而待危而賴諸侯扶持
尚未至亡也謂惠襄之時也
是以宣王五臣本

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善曰史記曰周人相與畔虜厲王

出奔于莒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二相乃共立宣王又曰惠王即位衛師燕

師伐周立子頹鄭伯見號叔曰盍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殺王子頹及五大夫又曰天王

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右師圍温左師逆王三入於王城取太叔于温殺之杜預曰

叔帶襄王同母弟也 豈若二漢階閭暫擾而

四海已沸善曰階閭暫擾謂王莽也 向曰言周封立諸侯而王室雖弱不至覆滅豈若

二漢宮城之內覽亂而四海已沸也階閭宮城內也擾亂也 孽臣朝入而九

服夕亂哉善曰孽臣董卓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呼卓入朝以脅太后卓至遂殺少帝

為弘農王 朝入夕亂者言速也蓋無所援助也 遠惟王莽

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

心愚智同痛善曰左氏傳遂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 良曰億兆謂天下

人也悼亦猶痛也 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

哉豈世乏曩時之君子無匡合之志歟

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齊侯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又曰桓公九

合諸侯 濟曰曩時謂周時也匡正也合謂合諸侯之衆以正天子之位也言漢朝豈無此人哉 蓋

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

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善曰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子盍亦遠績

禹功而大庇民為阮瑀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者也漢書曰燕齊之間萬士瞋目扼腕輸曰言漢所以亡者豈無同時之臣匡合之志蓋遠大之功屈於時異謂時無諸侯可以共為援矣雖有雄壯之心欲正王室所見折挫者迫於位賤而勢卑人不威服其扼腕謂怒而捉手也委死也言烈士雖怒莫逆之人而終中人變即以助虐國之桀善

死於讎敵手也中人變即以助虐國之桀善曰善曰漢書曰公卿變節史記王歇謂燕將曰今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向曰中庸之人不能堅守忠義或有變節以助暴虐之人矣雖復時有鳩合桀謂其人暴虐比於夏桀也

同志以謀王室善曰漢書曰王莽居攝程義心惡之遂與劉璜結謀舉義兵范曄後漢書曰董卓以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兖州刺史馮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鏡曰鳩聚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善曰漢書曰程義立劉信為天子左

氏傳曰蔡公召于千子皆將納之子千歸善曰曰于其濟乎對曰難共有寵子國有親主

無先定之班君且無相保之志善曰范曄後劉復等兵起乃鳩殺弘農王翰曰師旅如聚也次也言下皆市人故兵眾悉散則無圖心何能有先定之次也先定謂爭勇交戰而先定其亂是以義兵雲合無殺劫

弒五日本之禍善曰文子曰用兵有五誅暴殺弱謂之義漢書班彪曰假號雲合

劫殺帝族也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善曰漢書曰莽聞程義起兵乃拜王邑為虎牙將軍以擊義破之於是莽自謂大得天人之助遂即真矣

漢書陳涉許稱公子扶蘇從民望也或以諸侯濟曰人望謂望漢復安之心未改也

世位不必常全善曰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君

世位謂子孫相傳也言其子孫不必常有安全之勢也民主暴君有比迹

五日本故五等所以多亂善曰唐子曰暴主闇君不可生殺范曄後

漢書孔融薦謝該詞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

能良曰庸至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

或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善曰左氏傳

之休明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良曰長

率連屬咸述其職善曰禮記曰未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

列為連連有帥尚書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論同音注

言皆奉天子休明之德皆述其職也而淫民日之君無所容過善曰

傳宋子魚曰又用諸淫昏之鬼向曰君謂何則其

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銑曰遞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

理也故先代帝王有苟或衰陵百度自恃五

並諸侯而祚興也本善曰尚書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翰

曰言天子且或衰微陵遲則百姓自亂法也苟且度法勃嚮曰嚮賣也貨多者

亂也嚮官之吏以貨准才則高官少者下位故

云以貨則貪殘之萌五臣本作皆如羣后也銑曰

百姓言百姓貪殘富盛皆安在其不亂哉故

後王有以之廢矣良曰後之帝王見其嚮官貪

如羣后諸侯也后君也殘之事或有廢封五等者

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己思治善曰民安

故曰為己濟曰謂其為郡縣之長為利圖善曰民安

物善曰物能利己乃始圖之故云為利輸曰謂何

以徵之善盡止及進取仕子之常志善曰企及進

譽禮記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史記蘇秦說燕王曰取奔競以招

也言羨及厚祿進向曰企羨而取之乃常志也善曰脩己安民積德以厚下

善曰脩己安民積德以厚下論語子曰修己以安百

姓尚書咎繇曰在安民銑曰希少也言少能及此

也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善曰鄭玄

情實也銑猶疾也禮記注曰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

位所不憚善曰安民譽遲不善侵之以利己鄭玄

皆為之故論語注曰憚難也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

五臣本無也字善曰進取名速故損實事以求之

列子曰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也翰曰實謂

政化之美日以損之名謂虛譽之名曰以養之此事皆夙夜為之而不止也君無卒

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

國為己土眾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

傷家嬰其病善曰說文曰嬰繞也向曰此郡

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善曰尚書

室子乃弗肯堂矧肯構銑曰後嗣思繼嗣於為

先君如先起其堂上構以木則成大厦之室

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

善曰漢書王嘉上疏

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役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鄭泰曰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翰使曰謂其知長久之計也膠固謂如膠漆之堅固也

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

過有深淺

善曰言八代同建五等而廢興殊迹者譬並賢居治而功有優劣也言秦漢司

立郡縣而脩短異期者譬兩愚居亂而過有輕重也向曰言使諸侯與郡縣並賢而理則諸侯以長久而功多郡縣長以數易而功少若愚處亂則諸侯以累世流惠過乃淺矣郡縣長以侵人利己過則深焉

然則探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

善曰八代謂五帝三

王也然此八代異於辯六各觀文立義也崔寔政論曰今既不能總法八代故宜參以霸政論曰一書道

一以貫之良曰去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善曰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北安國尚書傳曰蔽斷也濟曰秦棄先王之正道漢封

土地之太廣皆可一言蔽之也

辨命論一首

元序善曰劉潘梁典曰考標辨命論蓋以自喻去

劉孝標

善曰孝標植根滄海在流寓魏庭冒履難危僅至江左負持

珍就自謂坐致雲霄圖遠巡十稔而榮慙一命因茲著論故辭多憤激誰義越典謨而足杜浮競也翰曰辨人死生窮通必有命也故因管輅

以發此論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

善曰主上謂梁武帝也魏

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舉秀才弟辰謂輅已大將軍待君意焉莫當富貴乎輅長歎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生壽恐口寸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婦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歎

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持有在赤墀之下

豫聞斯議歸以告余善曰漢書梅福上書曰願涉赤墀之塗說文曰

墀塗地也禮天子赤墀也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善曰

孔子謂子路曰聖人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故謹述天

旨因言其致云爾善曰鄭玄禮記注三致之言至也 翰曰天旨謂天子意也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善曰郭璞曰孫子荆

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扶不羣抱朴子曰故待郎周生恭之英偉名儒禮記曰珪璋特達抱朴子

曰陸士龍士衡瓊世牲秀超古逸今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

祝之流乎善曰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過日者日者

不可以北墨子不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則占候時

日謂之日者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

卜祝之間也 濟曰日者謂堂日月歷數之任者十

祝謂主卜筮祭祝之辭也言輅之才器豈獨此者之

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善曰史記曰司馬遷曰然則五臣本高

才而無貴仕號餐餐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善曰左氏傳楚叔伯曰夫有

與有幾又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故性命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此三凶謂之饕餮故性命

之道窮通之數天開鳥紛綸莫知其辨

善曰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皆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司馬彪曰天折闕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通者也封禪書曰紛綸葳蕤鄭玄儀禮注曰辨別也良曰天謂年壽不長也闕止也言年可止住而不遊也紛綸言多也言人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

之所論者甚多也 **惑**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鄭玄論語注曰蔽塞也論衡曰九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

貴賤貧富之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失其高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未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蒼頭篇曰闡開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

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然蚤夭盜跖曰殺不辜所人之肉竟以壽終其人彰較者也余甚惑焉者也 翰曰王充字仲 **冠甕瓦甗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 愚也源本也謂一言可以蔽其 至於鷦五臣也闡開也謂開人心之所惑也

懸曰唯人所召 善曰七略鷦冠子者蓋楚人也常居深山以褐冠故曰鷦冠禮記孔

子曰儒者蓬戶甕牖論衡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在乎時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賈捐之曰石顯方鼎貴又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車也左傳閔子騫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向曰甕牖貧賤之居也

褐冠貧賤之服也此言貧賤之命懸繫 誹誑交於天必有其運鼎貴高門謂富貴也

謹 五臣本 **咋** 阻 **異端斯起** 善曰蜀志曰孟光好公羊春秋而譏

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常說說謹昨裴松之曰
說音奴交切謹音謂袁切昨音祖格切論語子曰攻
乎異端 銑曰說說喧喧 蕭肅遠論其本而不暢
也謂言語喧繁不定貌

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 善曰李蕭遠作運命

論言治亂在天故曰論其本郭子玄作致命由嘗
己之論言吉凶由己故曰語其流 濟良注同

試言之曰 善曰莊子曰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
清地無為以之寧杜預左氏傳曰嘗試

之也 翰曰事在冥昧 夫道生萬物則謂之

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 善曰老子曰大道汎兮
萬物得之以生而不辭

功成而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之主王弼曰萬物皆
得道而生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 向曰任其生

性故 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比曰

不知所以得 善曰莊子曰孔子觀於吕梁見一
丈夫謂孔子曰吾長於水而安於

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命也張湛曰固然之理不可
以智知知其不可知固謂之命也莊子曰天下誘然

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
也 銑曰物之生也任矣自然但見其形則不知其

何以如此是由不見所生不知所至 齊曰 鼓動

萬物所生皆得其所亦不知何為得所也 鼓動

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 善曰周易曰鼓

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韓康伯曰爻辭也爻以鼓動効
天下之動也莊子有吾謂連叔曰籟如射之山有神

人居焉將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為事典引曰亦
厚交錯庶類混成 良曰道之無形則陶鑄萬物混

而成之則不求効於萬物矣既 生之無享于毒之
不見道形亦非以道為力矣 善曰老子曰享之毒之蓋
心死之謂之度劉之志 之廣以之王弼曰享謂品其

形毒謂成其質左氏傳曰相口一莖者我農功度劉我

邊陸翰曰毒毒均養地度劉殺也皆任自然也

墜之淵泉五里本非其怒升之霄漢非

其悅善曰墜之淵泉鱗屬也升之霄漢羽族也言各稟性不同非天之有悅怒也淮南子曰鳥

魚生於陰屬於陽故魚遊於水鳥飛於雲夫鳥排虛而飛獸雖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

翰曰皆亦任自然所蕩乎大乎萬寶以之

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善曰莊子曰形非道不生非德不

明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萬物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唐虞舜曰夫春氣發而百

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又楚狂接輿謂肩吾曰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老而已矣

司馬彪曰確乎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常常

死於狂又曰吾愛其一成形而不化以待盡之也

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改純曰蕩廣也質物也確堅也純厚也言道廣大以物物以之化生其理堅厚一作其化不改易之也

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

自天之命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若命之不可易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也

受於帝行正不過得壽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善曰祖

命曰存亡壽夭咸定冥初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天地所不能變良曰冥昧也兆始也言命定之

於冥昧之始不可變易也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善

西征賦曰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之要聖哲弗能預觸山之力無

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善曰淮南子曰昔共工

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為帝許慎曰昔共工古諸侯之強者也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陸機弔魏

武文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

翰曰共工氏有力觸不周山天維絕地柱折言命運

若來雖有此力無能抗捍魯陽公與韓搆戰日將暮

不勝魯陽公至誠麾戈日為之退三舍言命將去雖

此至誠不能感留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

之倒謂却行也

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

善曰淮南子曰聖

重寸之陰漢書曰漏刻以百二十為度韋昭曰舊漏

晝夜六百刻哀帝有短祚之期故欲增之

向曰言

人命短者不可緩運於寸陰之間長者又不可令急刻於箭漏

之內也皆盡於自然箭謂水中置竹筒水漏至刻以知其數也

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

善曰孝經曰先王

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魏文帝典

論曰夫生之必死賡聖所不能免

是以放勳之世

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

善曰向

勳欽明又帝曰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記曰天

乙立是為成湯呂氏春秋曰成湯之旱煎沙爛石楚

辭曰十日並出流金鑠石

說曰言堯之大水

九年湯之大旱七歲豈不聖明乎蓋天命也

文

公寔

其尾宜尼絕其糧

善曰傅子曰周文

謚曰文毛詩曰狼跋美周公也狼跋其胡載寔其尾

毛萇曰寔踏也寔音致漢書平紀曰進謚孔子曰宜

尼公論語曰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也

良曰

言進退有難亦命也宣尼孔子也孔子在陳絕糧亦

命

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

善曰

薛君曰芣音澤寫也詩之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

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與芣言雖臭惡乎我猶

采采而不已者以與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

去也

濟曰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早死

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叢蘭微茂秋風敗之冉

耕謂伯牛也有德行而有惡疾韓詩曰采芣傷大有

惡疾也詩云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芣苢叔斃死淑
菅臭惡草傷君子有惡疾道不通也

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善曰崔瑗七獨曰三王行化夷叔隱

己古史考曰伯夷叔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

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楊脩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輸於淑媛傳子曰昔仲尼

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天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鄭之君子孟子與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輿孟子

之字也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曰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孟子之後喪踰前

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吉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孟

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韓曰夷謂伯夷也叔謂叔齊也斃死也淑媛婦

人也訴喜曰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大戴

禮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色也此可謂庸人也馮衍顯志賦曰獨慷慨以遠覽兮非

言庸之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

於湘渚善曰史記曰子胥自剄王乃取子胥以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於江中楚辭漁父見屈

原曰子非三閭大夫與漢書曰賈誼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揚雄反離騷曰飲子楚之相纍音義曰諸不

以罪死曰纍屈原賈大夫溫志於長沙馮都尉相死故曰纍也

尉皓髮於郎署善曰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傅誼以謫去意不自得又曰馮唐

以孝著焉為郎中署長華文帝幸過問曰父老何自為郎也統曰賈大夫賈誼也沮喪也長沙地名誼見

逐為長沙王傳也馮都君山鴻漸鍛殺羽儀尉馮唐也皓髮白首也

於高雲善曰東觀漢記曰栢譚字君山少好學編治五經光武即位拜議郎詔會議雲臺上

詞譚曰吾以識決之何如譚不應良久對曰臣生不
讀識問其故譚頗有所非是上怒曰相譚非法將去
斬之譚叩頭流血乃貴由是失旨遂不復轉遷出補
六安太守丞之官意不樂道病卒周易曰鴻漸于陸
許慎淮南子注曰緞羽殘羽也應璩與從弟書曰弋
下高雲之鳥 向曰言鴻飛自陸漸高以喻仕子也
緞殘也言其為帝所放而死 敬通鳳起摧迅

翻於風穴 善曰東觀漢記曰馮衍通少有傲儻之
志明帝以為何材封過其實抑而不用遂

瑯瑯失志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凰之翔至德也
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許慎曰風穴風所從出 翰曰

起喻實德也摧迅 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

善曰韓詩外傳曰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
奚居之隱也 濟曰上之所求聖賢遺其時難或有

不達而死豈是才不足 近世有沛國劉瓛 相

瓛弟進 津 並一時秀士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劉瓛字子珪沛國人

宋大明四年舉秀士 篤 博通五經為安成王撫軍
行參軍公事免自此不復仕永明初遇疾卒 瓛弟進

字子珪方軌正直文惠太子召進入侍東宮每上事
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宰官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

山秀士從之 瓛音培 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

良曰近世謂齊朝 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 善曰范曄後漢書
曰楊震字伯起經

明博覽無不窺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
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回之為人

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失之矣又禮記有儒行進
篇 向曰言劉瓛與震同故言關西孔子誘進也 玉

則志烈秋霜心貞白 皇王必亨亨亨高竦不

雜風塵 善曰范曄後漢書孔融為三讓舉為
焉其與秋霜同也 西京賦曰狀

亭亭以岌岌郭璞遊仙詩曰高蹈風塵皆毓德

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振

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

斯兩賢以言古則善曰答客難曰官不通侍郎

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

奇才而莫用善曰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也候草木以共雕與麋鹿而同死膏塗

平原骨填川谷埋滅而無聞者豈可勝

道哉善曰楚辭曰願徽幸而有待兮宿莽與壘草

與草木俱朽楚辭曰死日將至今與麋鹿同坑

編者不可勝數也翰曰其骨肉脂膏塗於平原填

於川谷也向曰言曰者賢人遭擯斥死之沈滅而

無聞於今豈可勝說此則宰衡之與阜隸容

彭之與殤子善曰南書曰冢宰掌邦治毛詩曰

有十等士曰阜隸曰與與曰隸列仙傳曰容或公者

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重慶白復黑

齒落復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又曰彭祖賢

大夫歷夏三橋本流年七百莊子南郭子綦曰天下

冠莊子注曰擯棄也馬融論語注曰韞藏也銚曰

王金所以比美君子質相言其容貌也擯斥也棄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莫大乎秋毫之末而太山為之小莫壽乎彭子而彭祖為之大也浪曰幸衛伊尹也言其貴也皇親賤也容成公彭祖並壽者彭子大者也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

與敦洽善曰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

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牂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與富精氏故曰猗頓也皇

甫譚高士傳曰登樓先生脩清節不求進於諸侯及終曾參不弔曰何以為謚寧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

生有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何樂於此而謚為康哉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而施

陽文也許慎曰楚之好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洽驢廩推頰廣頰色如漆赭垂眼臨鼻長肘

而盤投陳侯見而甚悅之高誘曰醜而有德也咸濟曰倚頓富者黔婁貧者陽文美女敦洽醜女

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善曰抱朴子曰聖人體天

得之於自然莊子曰在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者也翰曰言上之所途貴賤壽夭富貧美醜之

事皆得於自然豈假道於才智之理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斯善本作其斯字之謂矣善曰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然命體

五目本作體命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五目本後

笑或始吉五目本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

人以濟善曰周易曰同人先號咷後笑老子曰不召而自來傳子曰昔人知下相凌之易故

因人以致人良曰言人交錯糾紛迴還倚

伏非可以一理徯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

密微五目本寂寥忽恍忽無形可以見

無聲可以聞

善曰子虛賦曰交錯糾紛鷓冠子
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思玄賦曰北叟頗識其寄伏抱朴子曰驚銳不可以
一塗驗第琴不可以膠柱調也

貴密密之貴微西征賦曰寥廓恍文子曰道以無
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請之幽冥管

子曰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而卒其成謂之
道也

暗不可以一理一途以為衡必御物以效靈亦
驗又不可以形聲所聞見也

憑人而成象譬言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

司職善曰言性命之道雖係于天然其來也必憑
人而御物譬如天王冕旒而執契必因百官

則戰以立政又子曰德仁義禮四者聖人之所以御
萬物也

良曰言人若託以運命而不求於物不憑
於天則運命或不相符也若乘物憑人或亦呈其靈
象也御猶乘也

命言人之運命或有相資而成象者亦如此焉

者觀湯武之龍躍謂龜五臣本
作數字亂在神功

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善曰成
湯武王

也周易曰見龍在田又曰或躍在淵墨子曰夏桀時
天乃命湯於鉅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子

必使汝大戮之商王紂時周武王見三神曰子既沉
漬躬紂于酒德矣攻之子必使汝大戮之孔子墨

墨翟也蔡邕陳太丘碑曰元方秀大皆命世挺生膺
期持後

錢曰龍躍謂欲升天子位也數勝也言或
有人不達運命見成湯武王征伐以取天子之位以

為能勝亂敵者在於神武之功不由命也又以孔子
墨翟有道德挺生謂其英睿自擅

變謂執鷲猛致人爵見張栢之朱紱謂明視彭韓之豹

經拾青有紫

善曰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禮記曰

獸也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

大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漢書曰張禹字子文善

說論語令禹授太子遷光祿大夫後賜關內侯范曄

後漢書曰栢榮治歐陽尚書後太子為太子少傅封

關內侯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宋組綬蒼頡篇曰

綬綬也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尚明其取

青紫如俛拾地芥 翰曰彭彭越韓韓信豹變者言

其猛而有文也鷲執也言有達運命者見彭韓二人

豹變為列土之王謂其執勇猛之道以征伐得之也

人爵則封王是也 良曰張禹栢榮以博學而至貴

仕故不知命者見之謂明經青 豈知有力者運

紫可俯拾而得也青紫貴服也

之而趨乎 善曰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

者不知也 濟曰言皆是所稟受天道運轉非必已

能所至言湯武孔墨彭韓張栢皆天命運轉所為不

必由故言而非命 善曰有六蔽焉爾 論語

己也 善曰有六蔽矣乎 請陳其梗槩 古代

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乎 然文雖出此故義別殊也

曰東京賦曰其 夫麻非頰臆理哆也 為頰

硬槩如此也

子頰 割形之異也 善曰楚辭曰靡頰臆理實視

淮南子曰哆為蓬蔕成液醜也 說文曰哆張口也音

侈通俗文曰噓口不正也 史記唐舉見秦澤曰先生

雅頰感羈 銑曰靡頰臆理好貌也 哆噓張

口不正也 頰頰鼻高貌也 乃人形之異也 朝秀

晨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 善曰淮南子曰

許慎曰朝生暮死蟲也 生水上似蠶蟻養生要曰龜

鶴壽千百之數 注壽之物也 向日朝謂日未出時

晨謂日出時也 言朝秀之靈至日 聞言如響智

昏叔夾文神之辨也善曰史記曰淳于髡說鄒忌趨出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

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左氏傳曰程滑殺厲公高墨士紡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

有兄而無惠不能辯叔麥故不可亡杜預曰殺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之為癡者之候也良曰聞

言如響謂耳聽也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

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

蔽一也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道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莊子曰定乎內

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左氏傳叔與曰言凶田人史記齊威王使人說越曰晉楚闕越兵不施知二五而

不知十也銑曰三者謂形異年殊神變也且人皆同知此三者定之乎造化而榮辱之間豈云四人

得者是知兩五之數龍犀曰角帝王之表

宋建丑相書曰額有龍犀入鬚左角日右角月王天下也向同善注河目龜文公

侯之相善曰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其長弘長弘

隆顙是黃帝之形貌也王肅家語注曰河目上下

平而長也范曄後漢書曰李固貌狀有奇表鼻角匿犀足履龜文後為太尉

下正平曰河目龜文謂足有龜文也撫鏡知其將

刑壓紐顯其膺錄善曰蜀志曰蜀郡張裕曉相術無墨鏡視面自知刑

死未嘗不撲之于左次傳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龐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善於羣望而祈曰請神

擇五人主社纓乃備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已

王跨之靈王耐加焉子十子皆皆選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璧細也星虹樞

電昭聖德之符夜哭發雲樹靈興王之瑞

感生米宣末句曰華渚渚名也宋宣少昊氏詩含神

務曰大電繞樞照郊野感符寶生黃帝漢高祖功曰

頃曰彤雲晝聚黃靈夜哭國語曰與王賞諱目向

曰漢高祖時送徒鄠山斬大澤之蛇有老嫗夜哭曰

吾子白帝子為赤帝子所殺白帝子秦也亦帝子漢

也漢高祖隱於芒碭山嘗有聚雲氣如蓋也鬱氣盤

穎 翰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而生少昊帝舜母感

福星之精而生舜此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

斗第一星也電光也

後葉 善曰周易曰渙汗其大號 銑曰兆跡

也言帝王之跡發於前期渙汗流布貌若

謂驅貌 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

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故一

也 善曰尚書武王曰如虎如龍如熊如羆于商郊

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薛綜西京雜記曰天有紫微宮

王者象之曰紫微宮淮南子曰源道者測宵冥之深

呂氏春秋曰宵冥真莫如其情王命論曰神明之作

可得而妄處哉 翰曰言自古帝王所與皆應天命

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

啟邇 善曰呂氏春秋曰有華氏女子采桑得嬰兒于

空桑之中獻之其君今婦人養之察其所以然

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憂有神告之曰日出水而東

走毋顧明日視曰水出管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

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淮南子曰歷

陽淮南之縣名今屬九江郡歷陽亦有老嫗常行仁

歷陽為湖人化為楚師屠漢卒見河鯁魚鱗餘同善注

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三日本雷震善

漢書曰項羽長擊漢人破彭越靈許東睢水之大破漢軍多殺士卒雖水為不流戰國葉蔡澤請應侯曰

白起率數萬之師逆韓魏而敗彊趙北坑馬服屠四

千餘萬眾流血成川沸聲如雷使秦業帝白起之勢

也論衡曰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

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

故相裹於歷陽命當厥死故相積於長

平也濟曰楚師謂項羽也鯁填也 火炎崑岳

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

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

能抗五日本之哉其蔽三也善曰尚書曰火

災又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傳玄應虎賦曰秋霜一下

蘭艾俱落毛萇詩傳曰蕭蒿也史記曰言偃吳人字

子游孟子曰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易曰顏氏之

子其殆庶幾乎王弼曰庶幾於知幾者也向曰礫

瓦琬琰玉也零落也蕭艾臭草也芝蘭香草也游

夏子夏有文學伊伊顏顏回也謂其知幾也言

運命所遭雖文學之不知幾之人亦何亢禦也

或曰明月之珠不能

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

善曰淮南子曰夏后之璜不能

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高誘曰老不

平也類崩也銑曰類暇也璜美玉也 故亭伯

死五日本於縣長五日本如卒於

園令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如卒於

騎將軍如卒於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如卒於

騎將軍如卒於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如卒於

騎將軍如卒於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如卒於

騎將軍如卒於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如卒於

騎將軍如卒於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如卒於

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碎結綠之鴻

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善曰

策應侯謂秦王曰柔有懸黎必有結綠而為天下名器楚辭鄭詹尹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向曰懸黎

結綠美玉也鴻潤也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

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烟原見棄州部

設令忽如過隙溘合苦霜露其為詬

且恥豈山雀馬之流乎乃至開東閣列五

百牀善曰漢書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也學長短從橫術家貧假貸無所得此遊燕趙中山皆莫能

厚客甚困乃上書闕下拜為郎至中大父偃曰大文

策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後至一相於是起客館開東

閣以延賢士莊子曰質放於里遜於州郡又曰八

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辭曰寧溘死以流亡

兮余不忽為此態也漢詔曰公孫弘不幸罹霜露之

疾說文曰詭耻也良曰牧豕也濁原地名 銑曰

詭病也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

智先非而終是善曰范曄後漢書吳漢謂臧宮

威靈風行電照九州春秋閻忠說皇甫

嵩曰今將軍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將榮悴

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退生者繁華秋榮者零嗟妍蚩出其蔽四

也善曰應璩與曹元長書曰秦

粹自然之數豈有恨哉孫子

荆陽侯詩曰三命

皆有

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

善曰淮南子曰

虎嘯而谷風至

龍舉而景雲屬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 故重華

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水廉進善曰史記曰虞舜名

曰重華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

伯虎仲熊叔弼季狸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曰堯舉

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尚書曰祖伊奔

告于受紂安國曰受紂也音相也史記曰仲商生蠶

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重紂紂曰言善

而見也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聞主衆

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置米蠶鳥不接翼

善曰莊子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法言曰聖

君少庸君多枉篤弔比干文曰關主之在上豈忠

之是謀家語頌曰曰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

國而化以其類異也孫盛晉陽秋王夷甫論曰夫

芝蘭之不與茨棘俱植鸞鳳之不與梟鴞同棲天理

固然易在曉暗西都賓曰接翼側足濟曰薰蕕草也

善臭草也臭惡鳥鸞神鳥也鳳皇之類是使渾敦本敦檮本檮

兀踵種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善曰左氏傳太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

才子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頌項氏有不

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人謂之檮杌楚辭曰忽奔走

以先後及前王之踵武東觀漢記曰詔賈逵入講南

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什容庭堅八愷之二法言曰

谷口鄭子真不誦其節耕於巖石之下良曰踵武

謂繼跡也雲臺書府閣也言不才之子繼跡於橫

書府之上也仲容庭堅賢人也耕耘謂營農也橫

三十四

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善曰漢書曰

董仲舒對策曰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也彼戎狄者人面獸

心宴安鳩毒善曰戎狄謂魏也班固漢書贊曰夷狄之人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左氏傳

管仲曰宴安酖毒不可以誅殺為道德以懷也良曰信心懷惡

蒸報為仁義善曰漢書曰匈奴其俗寬則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小雅曰上淫曰蒸下淫曰報雖大風

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矣

曾何足喻善曰淮南子曰堯之時窳窳九嬰大風封豕鑿齒修蛇皆為害堯乃使羿

誅鑿齒於壽華之澤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野一射十日而下殺窳窳斷修蛇於洞庭禽

封豕於桑林高誘曰疇華南方地九嬰水人為害者其秋之地有凶水大風驚鳥青丘東方封豕大坑桑林湯禱旱地戰國策張儀曰趙王狼戾無親翰

同善注言今戎狄比於昔日其狼戾惡逆曾何可喻

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脣乘間

電發善曰金行謂習也于寶搜神記程倚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

風歌南風不競毛詩曰上帝版版毛萇曰枉晚切又曰蕩蕩上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左帶左

枉也尚書曰四夷左衽罔弗咸賴王元長勸給虜書啓曰息沸脣於桑墟然齊梁之間通以虜為沸脣也

魏志詔曰劉備孫權乘間作禍輯亡論曰電發荆南

銳曰不競猶微弱也版蕩亂也左帶戎狄之服也沸

脣戎狄之語也言戎狄自晉微弱天地有亂乃乘此間隙如電之疾以為叛逆也謂劉聰之徒也遂

覆溷洛傾五都善曰東京賦曰汧洛昔河左伊右溷干寶晉紀愍帝詔曰羣邪

作逆傾 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善

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漢書高紀詔曰秦徙中

居也竊名號謂為帝與三皇競其氓善本作黎

五帝角其區宇善曰韋昭漢書注曰萌民也孔

曰區字種落繁熾充物刃五臣神州善曰范

又寧書曰梁商上表曰匈奴種類繁熾不可殫書子虛賦

曰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河圖曰崑崙東南地方千

里名曰神州也良曰嗚呼福善禍淫徒虛

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骨

之以人其蔽六也善曰尚書湯曰天道福善禍淫

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老子曰高下相

傾淮南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

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亂也向曰古人去為善

則福為亂則禍蓋虛言矣是皆否泰之理盈縮之運

以及於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

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

善曰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衡曰凡人

有死生夭壽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墨子曰貧富

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呂氏春秋曰禍福之所自

來衆人以爲命焉知其所以由之也饒曰賦布也

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善曰相範世要

也善不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絳卦中

庸在於所習善曰舜禹二帝也淮南子曰性命

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堯舜文

王也不可敬以道不可喻以德者丹朱商均也夫上
不及堯舜下不若商均此教訓之所喻也廣雅曰徒
正也胡卦切賈誼過秦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衡
曰中人之性善所習習善為善習惡為惡 翰曰舜禹
聖帝明王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皆愚暗人也言人
有神非聖明又心不愚暗徒及中庸之性者事皆在
於所習 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

蘭入而自變 善曰言在所習也淮南子曰墨子
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

黑高誘曰閔其化也大戴禮曰與君子游苾乎如入
蘭室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臭乎如
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
所去就者也 向曰言中庸之人逐物遷性有如素
絲無有恒色或玄或黃相聞代而作或見臭好
臭遇香好香隨時而變鮑魚臭也芳蘭香也 故

素子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 善曰尸子
曰子路東

野人孔子教之皆為賢士王隱晉書曰
亦瞻為太守人歌之曰感若風霜恩如父母 楚穆

謀於潘崇成弒 善本
作殺 逆之禍 善曰左氏傳曰
楚子欲立王子

職而黜太子商呂商呂聞之告其師潘崇曰能事諸
乎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王縊穆王
立潘崇太子師 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

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 善曰楚之後業
皆商臣之子孫

周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尚書曰在今後嗣王左氏
傳曰衛渾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父之外圍欲劫孔
裡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無勇若鳩臺半必舍孔叔
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厥殺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

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杜預曰季子子路是
也 銑曰商臣則穆王名也言惡者乃盛善者乃死
也 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也 善本無
也字

或以鬼神害及盈皇天輔德善曰周易曰鬼神言盈而福謙尚書

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善曰宋景公有

疾熒惑守心熒惑星心宋之分野朝臣謂公曰可移禍於相公曰相股肱除心腹之疾置於股肱不可也曰可移於人公曰國無人何以爲君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人歲不登何以畜人是時熒惑乃退三舍延祚二十一年由景公之善言也熒惑乃退三舍謂執法之星故去法星也齊注同

殷帝自前羽千里來雲善曰呂氏春秋曰湯克夏四年天大旱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於是冀

其後磨其手自以爲犧用祈福於上帝雨乃大至淮南子曰湯之時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祭而四海之雲湊千里

若使五日無善惡無害未洽

斯義善曰因此而言則善盈輔德其由影響若以善惡之理無害故未洽乎斯義也

洽合也向曰謂宋公勞帝若爲善無且于公高

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善曰漢書曰于定國父于

公其門閭壞父老方共修之于公謂之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理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寬子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爲丞相封侯漢書曰嚴延年遷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東海歸掃除墓地耳後歲

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

也善曰言善惡有徵故君子庶幾自彊而不息也若使

善本作息也周易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仁而無報奚爲脩善立名乎斯

如使

徑廷定之辭也善曰若必爲仁而無報何故脩善而立名乎是不由命明矣

善曰

善曰

為茲說者斯乃徑廷之言耳莊子有吾問于連叔曰
秦有徑廷不近人情焉司馬彪曰徑廷激過之辭也
良同善注此乃激過之辭矣徑廷激過也

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
善曰此釋聖人之言

顯晦難測也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
晦婉而成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南越有邑焉
名建德之國君曰欲其道幽遠而無人又有吾問于
連叔曰吾聞言於撻與大而無當也往而不反吾驚
怖其河漢而無極也司馬彪曰極崖也言廣若河漢
無有崖也 翰曰婉柔也 濟曰河漢之水深廣

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
善曰此釋不同之所由也 向曰聖人立教有詩書禮樂以進中庸懶惰之人或言運命以至其性靈也怠懶窮至

積善餘慶立教也
善曰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徐幹曰

善曰此海孫翔云積善餘慶誘民於善路耳 而古人所謂積善必有餘慶則有為善而見殃者此是
先聖立教教人鳳鳥不至言命也
善曰此為善其實在命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今以善本有片言

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
善曰毛萇詩傳曰蟬蟬渠略也朝生夕死 莊子曰蟪蛄不知春秋也 向曰理之真

昧其或難知是非反覆紛綸莫定今若以片言辯之亦如朝生夕死之蟲而論春秋寒暑之變其可及乎

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
善曰左氏傳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飛三

日楚子使問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為移之遂弗祭 隣同善注荆昭德音而氣三日不滅也丹雲則此赤

氣也夫景公焚感之災則退三
會此則莫應何事同而福異也
周宣祈雨珪璧

斯蠶 善曰毛詩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詩曰主
璧既平寧莫我聽 良曰周宣三大旱祈雨

璧盡珪璧於神明而雨不至豈不精誠湯
則有千里之雲雨同為明君寧則有異
于叟種

德不逮勛華之高 善曰翰注
也種猶立也勛堯也華舜也

言于公立德不及堯舜而有後嗣定國賢而為丞
相而堯則有愚子丹朱舜則有不肖子商均也
延

年殘獲未甚東陵之酷暴 善曰說文曰
獲不可附也

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於東陵之
上也 句曰備惡也嚴延年殘惡亦未甚盜跖之酷

暴而延年速先敗也而盜跖壽終
東陵東陵謂泰山盜跖所居也
為善一為惡

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跡蕩蕩上

者豈如是乎 善曰毛詩曰維以湯上帝下民之詩
曰湯其湯實廣積帝天之詩

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 善曰此釋君子所以
強也毛詩鄭風也鄭玄

三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也 翰曰鷄鳴
不失其時也雖風雨晦暝亦鳴不改喻君子雖居暗

亂之世其
善不改也
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 善曰尚書
曰善人為

善惟日不足家語凡子曰
善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
天食稻梁進芻 楚

豢衣狐貉 善曰論語子曰食
夫稻韓詩外傳曰

饒謂魯哀公曰黃鵠啄君稻梁國語曰得黍幾何論
語子曰狐貉之厚以居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紉 向

曰梁米也牛馬食曰芻犬食曰豢
狐貉謂以狐毛為裘冰紉素紉也
觀窈眇之奇

舞聽雲和之琴瑟此小人 善本作
此生人之所急非

有求而為也

善曰長楊賦曰憎聞鄭衛窈眇之聲阮籍詠懷詩曰北里多奇儻周禮曰

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 其榮利而後為之皆人情所必須也 **修道德習**

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

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

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

善曰善公羊傳曰君子入居正莊子弁珣帛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也郭象曰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周易曰

樂天知命故不憂 **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

莊子曰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王

論曰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 **而**

不喜死而不感

善曰莊子曰予惡乎知悅生之或非邪子惡乎知惡死之或是

邪 **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

善曰尸子曰人瑤臺九累而堯白屋楚辭曰冬有大夏王逸曰夏大屋也毛詩曰於我乎夏屋渠渠

工室編蓬未足憂其慮

善曰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尚彈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

可以發憤矣 **不充拙於富貴不遑遑於**

所欲

善曰禮記孔子曰儒有不隕獲於貧賤不充拙於富貴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妻謂嘗子曰先生不感感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論語曰富貴實是人之所欲也 **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善曰司馬遷為太史公故曰史公遷集有悲不遇賦法言

曰災異董相李執曰董相江都相董仲舒也仲舒集
有士不遇賦 翰同善注二人皆作不遇之賦以述
莫志然人之貧賤富貴皆
在天命豈假在此文乎

文選卷第五十四

州學齋長吳丞校對

鄉貢進士劉才邵校勘

左從政郎充贛州州學教授張之綱覆校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文選卷第五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注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

呂向李周翰注

論五

劉孝標廣絕交論一首

連珠

陸士衡演連珠五十首

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

廣絕交論一首

劉孝標

善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友

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屨練裙路逢峻峻泣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

概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翰同善注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

非乎

善曰此假言也為是為非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為侍御史感俗澆薄

更尚教為著絕交論以矯之稍遷至尚書立贈益州刺史

穆曰朱穆感時澆薄著絕交論以矯之今假設客主以相問以主人曰客奚笑此之問善曰奚為論之是非

故有此問也未詳其意故客曰夫草蟲鳴則

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

善曰欲明交

陳四事以喻之毛詩曰嘒嘒草蟲躍阜螽鄭玄曰草蟲鳴則阜螽跳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尸子中黃

伯曰余立執太行之優而右搏雕虎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許慎曰虎陰中陽獸與

同類也濟曰草蟲鳴阜螽超躍而從之雕虎嘯則谷風起言此四物相感以喻交不可絕也雕謂虎文

如雕故網因緼於相感雲霧涌雲蒸嬰

鳴相召星流電激

善曰元氣相感雲霧涌雲蒸以相應鳥鳴相召星流電激以

相從言感應之速也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鄭玄云其鳴之志似於友道然曹植辯問曰游說之士星流電耀答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馳電激一良

曰網緼天地之氣也霧滃雲蒸以相應鳴焉聲是也言鳥鳴相召也星流電激言相應之速也

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

善曰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之登朝子產悲子皮之永逝也漢書曰王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罕

子皮國子子產也左氏傳曰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為為善唯夫子知我也

翰曰王陽登朝友人貢禹聞之而喜罕生子皮也逝死也國子子產也悲為無知已也此明良朋之道休戚共之

且心同琴瑟言懽懽

於蘭菑道叶五臣本膠漆志婉孌力於

填麈秩後反善曰心和琴瑟則言香蘭菑道合

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曹子建王仲宣誄曰

楚辭曰蘭菑幽而獨芳周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友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班固漢書贊曰婉孌董公毛詩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毛萇

曰上曰壎竹曰篪銑曰琴瑟填麈皆樂器其聲相和也蘭菑香草膠漆堅固之物鬱郁茂盛貌婉孌相

以此鏤金版而錐門盤玉書玉謀牒而刻鐘

鼎善曰聖賢以良朋之道故著簡策而傳之太公

金版墨子曰琢之盤玉銘於鐘鼎傳於後世東觀漢記曰封禪其玉牒文敘說文曰牒記也

向曰聖賢以良朋之道鏤於金版盤玉玉謀鐘鼎之上也金版

金匱之書盤盂器也衡山有玉壁禹所刻文名玉謀

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

於其上有善事則銘鏤

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

善曰此言良朋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

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吾人聖場其卑端若蠅翼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聖而卑不傷野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泰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發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 濟曰喻交無相知則絕也雅

范張款款於下泉尹

班陶陶於永夕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少與張劭為友劭字元伯元

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特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志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塘將定而極不准其母鄰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

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冢次脩墳植樹然後乃去司馬遷書曰試欲效其款款之愚王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盡即至冥夜徹旦虛曰相與交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為陶陶 駱驛縱橫煙雨非雨哉 良曰陶陶和樂貌 駱驛縱橫煙雨非雨

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

善曰駱驛縱橫不絕也煙

霏雨散衆多也魯靈光殿賦曰縱橫駱驛各有所趣陸機列仙賦曰騰煙霧之霏霏刺秦美新曰霧集雨散莊子曰巧歷不能得而況凡乎漢書曰桑弘羊維揚賈人子以心計侍中 翰曰駱驛縱橫不絕貌煙霏雨散衆多貌言交通多途雖巧於歷而朱益州數及心筭之人無能知測其委趣也

汨骨

彛敘粵謨訓捶

支

直切絕交游比

黔首以雁鳥鸚娘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

請辨其惑善曰言朋友之義備在典謨公叔亂常道而絕之故以為疑也尚書曰彛倫攸

殺又曰聖有謨訓案語孔子曰祁奚對平公云羊舌大夫信而好直其切也王肅曰言其切直也爾雅曰

丁丁嬰嬰相切直也列子曰公孫穆屏親昵絕交游司馬遷書曰交遊莫救視鷹鸇豺虎貪殘而無親也

李斯曰秦更名民曰黔首左氏傳太史克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爾雅曰鸇如也尚

書曰惟之萬物之靈杜夷幽求子曰不仁之人心懷豺虎長楊賦曰棠竊或焉論語子張曰敢問崇德辨

惑銑曰汨亂尋常也粵當為越捶杖也黔首人也鷹鸇鸞鳥豺虎攫獸貪而無親鸞比也猜疑也言

公叔著絕交論是亂常傲越謨訓蒙客主人聽謹自謂也客疑此理故請主人辨昏惑也

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

變響張羅沮將澤不覩鳴鴈雲飛善曰言明

支之道隨時盛衰醇則志叶斷金醜則昌言交遊今以絕交為惑是未達隨時之義猶撫絃者未知變響

張羅者不覩雲飛譔之甚也上林賦曰亡是公欣然而笑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按之也許慎淮南子注

曰鼓琴猶絃謂之徽也韓詩外傳曰趙遣使於楚臨去趙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者趙王方鼓琴使者因

跪曰大王鼓琴未有知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後將法焉王曰不可天時有燥濕弦有緩急徽柱推移不

可記也使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何者楚之去趙二千餘里變改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難蜀父老曰

鷓鴣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羸者猶視乎藪澤悲夫異物志曰沮有菜蒲也巴東有澤水孟子注言澤生草

曰菹沮與菹同子豫切吳都賦曰雲飛水宿向曰所笑貌循絃曰徽澤有草曰沮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今以絕交之理為惑是

不知隨時之義亦猶撫琴循絃不達燥濕之聲變響張網草澤而不覩鳥之高飛

乃感之甚也 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夔屈從

道汗鳥隆善曰聖人懷明道而闡風化如龍

錄法曰有人如金刀握天鏡雜書曰秦失金鏡鄭玄

曰金鏡喻明道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猶

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

述曰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

也郭璞方言注曰尺蠖又呼為步屈也於縛切禮記

子思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汗則從而汗鄭玄曰汗猶

殺也 濟曰握持也金鏡喻明道闡開驤騰也夔蟲

名言聖人持明道開風業騰之如龍屈之如夔亦隨

時隆殺也而况交道乎 日月聯璧其壘壘亡鬼之弘

致雲飛電本薄顯棗華之微旨若

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

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善曰日月

雲飛電薄謂衰亂也王者設教從道汗隆太平則明

壘壘微妙之弘致道衰則顯棗華擢道之微旨然則

隨時之義理非壘壘若五音之變化乃濟九成之妙

曲今朱公叔絕交是得矯時之義此猶得玄珠於赤

水設神睿而為言謂窮妙理之極也易坤靈圖曰至德

之節日月若聯璧周易曰定天下之言凶成天下之

壘壘者莫善於著龜王弼曰壘壘微妙之意也鄭玄

高禮注曰致至也漢書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

華備其反而何晏曰逸詩也唐棣之華反而後合賦

此詩以言權反而後至於大順也長笛賦曰五音代

轉尚書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莊子曰黃帝游于赤

水之北遺其玄珠乃使象罔求而得之司馬彪曰赤

水水假名玄珠喻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睿

聖也 良曰日月聯璧謂太平時壘壘微妙也弘大

也雲飛雷薄謂喪亂也棗華反而後合喻權而至順

也盲意也九成韶樂也聖人處明時則行微妙大智之理處於喪亂則為權宜合順之意亦猶五言變化以成韶樂之美也玄珠喻道赤水假名睿聖也言公叔第妙理之極護法神聖為言以成絕交論得矯時之理也

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五

善曰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

共感處樂同驩仲長統言曰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成其情禮記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白虎通曰朋友之交樂則思之患則死之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翰曰組織類也織謂編之以成也言良友以仁義道德相成亦猶組織琢磨然後為器物也愉樂也恤憂也陵夷猶彫零也言歡感同也**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

遇

善曰良朋款誠始終若一故寄通神於心府之下遺跡相忘於江湖之上也莊子曰萬惡不可

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為神靈之臺也李陵書曰人之相知責與知心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鄭象曰各自天故相忘也今引江湖唯取相忘之義也辨命論曰詩去風雨如晦鷄鳴不亡毛詩鄭五曰俞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素雅素也萬古一遇難逢之甚也 銑曰靈臺心也遺跡謂心相知而跡相忘也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詩去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渝變也素雅也言有心相知而跡相忘臨危難之時而不變節者乃天下之雅交也歷萬古而一遇謂

速叔世民訛狙

七詐颺起終谷

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

之輕趨錐刀之末

善曰上明良朋此明換友也左氏傳叔向曰三辟之與皆

取世也毛詩曰民之訛言鄭玄曰訛偽也漢書曰狙詐之兵音義曰狙伺人之間隙也答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馳電激並起而救之莊子曰凡人之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董仲舒士不遇賦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丁三季之末俗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矣

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遠惑葛藟集曰藟以毛羽之身戴白山之施左氏傳叔向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向曰逮及也叔世謂末年也詐偽也狙詐謂伺人之間隙也鷗起喻疾也毛羽謂小利也錐刀小事也言

末年之交多詐偽險惡離鬼神之靈不能究盡其變也而競其小事趨其小利此陳揆友之道也

於是素交盡利交興

天下出虫鳥驚雷駭

善曰毛詩曰岷之出虫廣雅曰岷亂也程

寔正論曰秦時赭衣塞路百姓鳥驚無所歸淮南子曰月行日動電奔雷駭也齊曰出虫出雷擾擾也鳥

驚雷駭言驚動盛不

如素交如水之淡也然則無則利交同源派

流則異較角言其略有五術焉

善曰廣雅曰較明也韓詩曰報我不術薛君曰術法也良曰原本也派

別流也較明略要術法也言趨利則同其勢則異明其端要有此五法謂下事也

若其寵鈞董重石權壓梁竇

善曰漢書曰石顯字君房少坐法腐刑為黃門中尚書元帝被疾不親政事事無大小因顯台決又曰董

賢字聖卿哀帝悅其儀負拜為黃門郎詔府作監為賢起大第北闕下土木之功窮極技巧柱檻不以綈

錦武庫禁兵盡在董氏權猶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冀字伯卓為大將軍專擅威柄公恣日積又曰孝和

皇帝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嘗太后詔曰責憲朕之元斤當以舊典輔斯職焉

翰曰董賢石顯梁冀竇憲並漢朝寵臣威權振於當時鈞壓雕刻百工鑪

猶重也此言利交之中有重於此者

捶朱靡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吸下互相露

九域從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善曰覆載天地刻隲

衆形而不為巧尚書曰百工惟時莊子曰黃帝之志其智皆在鑪錘之間聲類曰鑪火所居也李顛華子

音義曰錘排口鐵以灼火也之瑞切苑暉後漢書曰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韓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

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爾雅曰聲懼也夏後湛東方朔書贊曰彷彿風塵用垂頌聲毛萇詩傳曰疊懼也

西征賦曰當恭顯之任勢也燠灼四方震耀都鄙鐵曰雕刻鑪錘喻造化也英雲兩謂恩澤也下霜靈

謂能為威刑也九域九州也言吐漱呼吸之間使九州之人四河之士皆懼其威風之盛也贊疊謂懼也

物感也靡不望影是奔藉鄉音川鴛雞人始唱

鶴蓋成陰高門且開流水接軫善曰蔡伯喈曰宗

碑曰于時紳佩之士莖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講介之宗龜龍也同舊曰雜人

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鄭玄曰象雞知時也劉楨魯都賦曰蓋如飛鶴馬似游魚矣鄰賦曰高門鼎貴漢

書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卓也苑暉後漢書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

如流水馬如龍也向曰靡無也言逐勢利之人如星奔川騫望影逆響而起於豪貴也雜人告人明時

取象於鶴也鶴蓋謂蓋如飛鶴流水車也成陰接軫言多也彰車後之橫木也皆願靡手頂

至踵墮許惟切五膽抽腸約同要離焚

妻子誓殉荆郊湛流七族五臣本作是曰勢宗族字

交其流一也善曰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趙皮曰放至也鄒陽上書曰見情素隲

肝膽本顯詩曰焦勝枯肝抽腸裂腸鄒陽上書曰荆軻七族要離殉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齊曰頂

軻七族要離殉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齊曰頂

頭也踵足也墮毀抽拔也言盡心也委辭為吳三傳
殺慶忌先焚其妻子誓盟言也以身從物曰殉漢自
殺也謂荆河為燕君刺秦王也言此皆附富埒五
吳王燕君之勢利而至於殺身覆族也

本作陶白此貝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

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閑汗而鳴鐘善

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皆諸侯
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問三致千
金漢書貨殖傳曰蜀卓氏之臨平公擅山川銅鐵上
爭王者之利下錮商人之業富至僮八百人程鄭亦
治鑄富埒卓氏司馬相如傳云臨平富人程鄭僅亦
數百人漢書曰白圭周人也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
者祖白圭又曰成都羅敷嘗至鉅萬又曰鄧通蜀郡
人也文帝賜通蜀嚴道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下
揚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錢冶福林銅陵范曄後漢
書曰光武帝郭皇后弟况為大鴻臚數賞賜金銀京

師魏沉為金穴漢書金貨志曰潘氏以賣脯而連
張烈以馬醫而擊鐘應劭漢書注曰里門曰閑良

則有窮巷之賔繩樞之士五巨

子北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

鳧躍鮪水自鱗萃分鴈菽為之稻梁露玉等

之餘瀝善曰漢書曰陳平家貧負販窮巷以帝為

曰甘茂去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

處女乎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

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

之故常先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心壁者處女相
語留之今臣棄逐於秦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
無我逐也曹遠國語注曰邀求也禮記曰富潤屋德
潤身周易曰晉以官人寵無不利王弼曰駢頭相次
似貫魚也甘泉賦曰貫魚景而歷飛吳潘岳哀辭曰

望歸瞥見鳧藻踊躍張衡羽獵賦曰輕幸馳杏西京

賦曰鳥集鱗萃魯連子曰君賜鷺有餘粟韓詩外傳

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止君園池呀君稻梁說文曰

魯玉爵也史記淳于棼曰親有嚴客持酒於前時賜

餘瀝 翰曰網極以網為六極者莫幸也甘茂謂蘇

代曰昔有貧女與富女會饋曰我無以買燭子之燭

可分我餘光禮記曰富潤屋言邀幸富者末光微溼

也魚貫謂貧者駢頭相次於富者之門如貫魚也

水鳥也魯連子曰君賜鷺有餘粟筆端也謂富家之

門如鳥之踊躍也魯連子言多也求其養為之要發

餘之瀝者 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拍

言少也 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

善曰陸

顧彥先贈婦詩曰銜恩并望治愚謂以恩相授也秦

嘉婦詩曰何用致我心遺恩致款誠禮記曰其在人

立如松柏之有心周松執友論曰推誠歲寒不凋標松

竹左氏傳晉公子曰所入與舅氏同心者有也白水

鏡曰言貧者銜其恩遇以進款誠也援引旌來也言

引青松以示堅貞指白水以表情信也晉公子曰若

不與舅氏同心者有也 陸大夫宴 五臣本 喜西

如白水賄謂貨也 陸大夫宴 作謔字 喜西

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指

紳羨其登仙 善曰漢書曰高祖拜陸賈為太中

大夫陳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為食

飲費賈以此公卿間名聲籍甚音義曰狼籍也盛也

西征賦曰陸賈之優游宴喜苑暉後漢書曰郭泰字

林宗博通墳籍善談論游洛陽後歸鄉諸儒送之與

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奉有道不應林

宗雖善人倫不為危言數論東國洛陽也 向曰陸

賈拜太中大夫 謙喜謂酣樂也西都長安也漢時公

卿貴其名聲籍甚猶名聲也郭泰博通墳籍游於東

都人倫欽之陸將歸指紳士子送之與李膺同舟而

濟眾賓望之以為 加以頌 錦頤 蹠 六類 道 涕 唾 流

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珀石雞之雄辯

善曰解朝曰蔡

澤頰頭折頭涕唾流沫西揖強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莊子曰惠施其言黃馬驪牛三辯者以此與惠施

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牛馬以二為三兼與別也曰馬曰牛形之三也曰黃曰驪色之三也曰黃馬曰驪牛形與色之三也蜀都賦曰劇談戲論扼腕抵掌

為衍與鄧禹書曰衍以為為神翰意則聊城之說碧

犀之辯不足難也王褒碧雞頌曰林節使者勃移金

精神馬馴馴碧雞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黃龍見兮白

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歸來翔兮何事南荒也

齊曰茶澤頰頭頰頭涕唾流沫西揖強秦之相而奪

其位時也頰頭貌頰頭減促也頰鼻也莊子曰惠

施去黃馬驪牛三謂黃驪色為三也言辯者以此為

劇談也王褒為碧雞

頰雄盛辯辭之謂也

敘溫郁

五臣本

作速字則寒谷成

暄論嚴苦則春叢寒葉飛沈出其顧指

榮辱定其一言

善曰毛萇詩傳曰煖也

在燕有谷矣而不生五穀鄰子吹律而溫至生黍也

王逸楚辭注曰嚴壯也風霜壯謂之嚴說文曰甚急

也張升及論語曰噓咄則冬榮吹生則夏落荀爽與

李膺書曰任其飛沈與時抑揚莊子曰手繞顧指四

方之民莫不俱至周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

日溫煖煖也嚴苦感急也飛沈喻高下也昔鄰衍在

燕有寒谷不生草木衍吹律溫氣至而生黍今於

名黍谷也言高下榮辱在於辯者迴顧言也於是

有弱冠王孫綺紉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

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

哥

附駟

子驥

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

交其流三也

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漢書

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又

交其流三也

交其流三也

交其流三也

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綺襦紉袴之間論衡曰天能該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應劭漢書注曰道好也應瑒釋賓曰子猶不能騰雲閣攀天衢揚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子虛賦曰願聞先

生之餘論說文曰駟半馬也張敞集曰倉蠅之飛不過上步說驥之旋乃驚千里之路何休公羊傳注曰

軼過也淮南子曰馮遲六丙之御也過歸鴈於碣石也翰曰王孫公子相推勸辭也綺紉謂衣羅綺之士也通人謂博達古今也適美也鱗龍也翼鳳也喻

攀附也西乞也駟良馬也軼至也碣石海畔山言不能自博通附辭者乞餘論亦猶蠅附驥旋以過歸馮

之飛而及碣石謂因此託附而聲名遠也是曰談交言利其談說而為交也

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

鳥因將死而鳴哀 五臣本作哀鳴 善曰西京賦曰人在陽時則喜在

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 五臣作煦 沫

陰時則慘莊子曰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避是恒物之大情也相煦以沫憂合也相忘江湖驪離也周易曰品物咸亨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

濕相濡以沫 向曰涸枯也言水枯則魚相煦以沫似相親也及游江湖則以相忘矣是憂合歡離之理也論語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

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 善曰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大夫被離承寘問子胥曰何見而

信伯嚭乎子胥曰吾之怨與嚭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鄰者乎 濟曰

太宰嚭奔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大夫被離承寘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嚭乎子胥曰嚭與吾同怨子不聞

河上之歌者乎同病者相憐谷風詩刺朋友失道去將恐將懼寘子

斯則斷金田於湫小隘列頸

于懷寘致也

子懷寘致也

斯則斷金田於湫小隘列頸

于懷寘致也

于懷寘致也

于懷寘致也

起於苦蓋

胡臘反善曰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左氏傳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

曰子之宅湫隘置塵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左氏傳范宣子數戎子駒支曰乃祖吾離被苦蓋良曰朋友之心同金雖堅剛利能斷之也刎割也刎頸之交言其重也湫隘苦蓋謂貧賤言交結之重在貧賤也

是以伍負濯漑於宰嚭

善曰言宰嚭

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
善曰言宰嚭而榮顯既既貴而諸負陳餘因張耳撫翼而奮飛餘既負而襲耳故曰窮交也毛詩曰可以濯漑說文曰濯漑也毛萇詩曰既濯也在於貧賤類乎泥滓糜之好爵同於濯漑史記曰伍子胥者楚人名負楚王誅負父奢子胥往吳闔廬既立得志以子胥為行人楚又誅大臣伯州犁州犁之孫云奔吳亦以誣為大夫吳越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王闔廬問伍子胥帛否何如人也伍子胥對帛否者楚州犁孫楚平王誅州犁否因懼出奔臣在吳而來吳三曰子胥請帛否以為大夫與之謀於國事史記曰闔廬死夫差既立以伯喜為太宰吳敗越於會稽大夫種辱幣遺吳木率請和將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讓子胥王乃使賜子胥屬鏤之劍乃自剄左氏傳曰康公會吳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然本或作伯喜或作帛否或作太宰嚭字雖不同其人一也班固漢書述曰張疎之交好如父子携手遊秦撫翼俱起

翰曰伍負子胥也濯漑洗濯也宰嚭因于胥洗濯而榮貴發耳封常山王故云張王陳餘為趙相故云陳相撫翼謂相與特與佐而致榮貴窮交言窮也馬駑迫則交謂宰嚭居楚秦吳陳張因秦立趙也馬駑之俗五臣本作倫五臣本無不操權

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初其輕重纊所以

屬其臯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

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

善曰阮子政論

曰交遊之黨為龍雛之所養淮南子曰澆天下之溷許慎曰澆薄也漢書曰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

而鈞物平輕重也鄭康考工注曰稱錙曰權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尚書曰厥箴織纘說文曰端量也

儀禮曰屬纘以候氣運命論曰顏冉大賢魏志崔琰曰邴原張範所謂龍翰鳳雛習鑿齒襄陽記曰舊目

諸葛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管曾參史史魚也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揚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之

名蘭芬也葛萼薦赫彦文曰雪白冰折曜然曜也銑曰馳騫謂越走也倫輩操執衡秤纘絲揣量也言

趨走之人澆薄之輩皆執衡秤勢之輕重持絲量氣之麤細若勢輕氣微趾行如頭曰冉耕德如曾參史

魚終不六重也龍翰鳳雛喻君子蘭薰雪白喻芳潔

舒向金玉淵海卿

善曰言舒向之辭同於淵海也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紈絲庸帛何以異哉如五

采之巧施針鏤之飾文章玄耀黼黻華蟲學士有文章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又曰漢諸儒作書者以

司馬長卿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向曰董仲舒劉向文章如金玉之珍淵海之味司馬長卿揚子

雲文章如黼黻之麗河漢之廣黼黻錦繡之屬

視若游塵遇同土梗

善曰游塵土梗

莫止月費貝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

喻輕賤也左太冲詠三詩曰視之若埃塵然合司馬誄曰命危朝露身輕游塵莊子魏文侯曰吾所以學

真土梗耳司馬虎曰梗土之榛梗也漢書項羽曰豈飢人貧卒食半菽孟子曰楊子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之也濟曰雖有顏冉曾史之行舒向卿雲

之文權勢之輕氣息之薄流薄之人視之如游塵土梗莫肯以半豆一毛而濟之六若衡重錙銖鏤梗謂解所土人木人也菽豆也

微影飄撇匹雖共工之蒐隱驩堯之掩義

南荆之政扈東陵之巨猾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鎰

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也侯瑾等賦曰微風影擊冷象輕浮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少昊氏有子靖謚庸回

伏議蒐蒐杜預曰謂共工也蒐隱惡也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帝鴻氏有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杜預曰

謂驩堯也南荆謂楚也演連珠曰南荆有寡和之歌韓子莊周子謂楚莊王曰莊蹻為盜於境內吏不能

禁西京賦曰睢眙跋扈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司馬彪曰東陵陵名今屬

濟南也東京賦曰巨猾間覺驩其略切良曰鎰銖輕也影撇鑿飛預喻微有氣勢之人蒐隱惡也共

工少昊氏之子有隱惡之行驩堯帝鴻氏之子為奄義隱賊之行荆楚也莊蹻為盜跋扈於南楚巨大猾

亂也盜跖為亂於東陵東陵地名皆為匍匐透迤折枝舐

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胎草便辟邪導

其誠善曰說文曰透迤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楚

季子位高金多也孟子曰為長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案摩折手節解

罷杖也莊子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

膝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瘡其痔邪穆

天子傳何伯曰示汝黃金之膏郭璞曰金膏其膏為

也為音縹字漢書曰繇王閔侯亦遺江都王建羣甲

翠羽毛詩序曰又寶幣帛等篚以將其厚意鄭玄曰

將助也楚詞曰如脂如韋王逸曰柔弱曲也論語孔

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損矣翰曰匍匐伏行透迤邪行皆謂恭也折枝按摩手足也痔後病也宜人能之言趨勢之人見有威力者雖共工驩堯莊蹻盜跖之徒亦為之盡敬按摩手足舐其痔病金膏金丹也將意謂以寶幣申厚意也胎草柔弱便辟曲諂故輪

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苟苴

將所入實

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

量交其流五也

善曰禮記曰苞苴篋筍問人者鄭玄曰苞苴裹魚肉者也或以

章或以茅荅賔戲曰銳思毫芒之內 銑曰輪蓋謂

軒冕之人夷伯夷惠柳下惠苞苴篋筍以裹魚肉也

張張安世霍霍霍光也言從勢之人游於豪貴之明謀其勢力輕重毫芒不差也忒差也量度也謂度其輕重而

於闕闕林回諭之於甘醴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買也鄭眾周禮

注曰蕩蕩賣也譚集及新論並無以市喻交之文戰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士大夫乎孟嘗君

曰然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之

故去願君勿怨然此以市喻交疑拾誤為相遂居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

醴司馬彪曰林回人姓名也 尚曰五交謂上五文也蕩蕩賣也譚拾子曰人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

以市喻夫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也有政往云故去其勢然也闕闕市垣也林回曰君子之交

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醴其故速壞也 今言相譚譚無以市喻交之文疑為誤也 夫寒暑者

遞進盛衰相襲或前寒而後悴或始富

而終貧或初存而未亡或古約而今泰

循環翻覆迅若波瀾

善曰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文中子

曰物盛則衰說文曰襲因也說苑雍門周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 聖賢曰

有始泰終約前榮後粹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陸機樂府詩曰休咎相乘

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陸機樂府詩曰休咎相乘

通翻覆若波瀾齊曰遠迭變乃約檢泰奢也言人

事不恒通塞之現如循環無際編覆正疾若波瀾相

也此則徇善本作徇利之情未嘗三變化之道

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

以隙末斷為可知矣五臣本作也字善曰

也范曄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末易言也張陳凶

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者鮮矣漢書曰蕭育字次

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

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育為九卿博先至丞相

與博有隙也良曰徇求也言求利情同譎詐則異

變化謂貧富貴賤不恒也從此道觀之故張耳陳餘

蕭育朱博所以為凶隙於末也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箠

客何所見之晚乎五臣本無乎字善曰

曰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後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罵其門曰一死一生迺

矣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穀

貌也箴刺也言人之從勢盛衰其來然善本無因

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矜我禽獸相若

一釁也善曰杜預左氏傳詳曰釁瑕隙也尚書曰

色以辨白黑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也鐵曰

矜絕釁罪也言隨勢之人必敗德絕義與禽獸同也

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善曰杜預左

離也向曰名陷號餐餐占戶介所羞三釁也

攜離訟諍也善曰左氏傳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干貨

賄天下之人以此三凶謂之釁餐漢書賈曰勢利之

交古人羞之齊曰陷沒也譽養貪財食也古人知言趨利沒名聲於貪鄙為貞介之士所羞也

三覺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

子以槓古雅楚朱穆昌言而亦絕有言哉

有言哉善曰毛萇詩傳曰編病也又曰速召也有

敘叔世之交情刺當時之輕薄朱生示絕良會其宜

重言之者歎美之至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

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山中丹欲奔慰丹怒而撻

之令寄嫌以祠焉禮記曰夏以疋二物收其版也鄭玄

曰夏稻也楚荆也夏與槓古今字也尚書曰禹拜昌

言孔安國曰昌當也孫綽子曰莊多寄言渾池得宗

象罔得珠言哉良曰使病尤過也王丹子有

同門生喪親白丹將慰之丹怒而撻之令寄嫌以祠

焉槓楚杖也昌當也言美也世有樂安任助

也美哉美丹穆之情遠也

海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善曰孫

書勅責揚僕曰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左氏傳曰晉

傳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翰曰樂安郡名

既俞英彦也縮貫也銀黃謂銀印黃適文麗法深

酸也風早也言早為人所稱譽也

方駕曹王英跼五臣本俊邁聯橫許郭

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善曰孫

三續文藻通履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曹王子建仲

宣也魏志曰崇美謂司馬劭子之弟剛斷英跼裴松

之策時或作特編謂英特為是辯亡論曰或斯連衡

亮雖後漢書曰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

天下言拔士者感無許郭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姬田

天在海招致諸侯賓客食客數千人漢書曰鄭當時

字莊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

能風黃曰鄭當時之稱賢也賦曰適美也麗法深

文章之美也方並立曹曹連三王蔡後漢猶後異也
擊橫連衡也謂與許邵那那林宗齊侯也孟嘗君延日
名文好養賓客詔莊置驛長安諸
郊請答以夜繼日定好賢人也
見一善則時

衡扼腕馬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

其脣有吻無朱紫由其月巨善曰孟子曰舜

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漢善曰公野衡顧也
振揚武怒音義曰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字林曰

野張目也張儀傳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大戴禮曰
孔子歛然揚眉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孫

盛晉陽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安者無更
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曰汝南太守宗奭等

任用善士朱紫區別范曄後漢書曰許子將與從兄
請俱有高名好共敷論鄉黨人物月旦更品題故

汝南洛有月旦評焉向曰野衡驚視執扼抵揚
也孟嘗君側手擊掌也善善惡也吻口也雌黃品

也許部與從兄曄共品藻鄉黨人物
每月輒更品題故汝南有月旦評焉於是冠蓋

輻湊衣裳雲合輜輳輟擊手轉為坐客

恒滿踞其闔閭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奧

隅謂登龍門之阪善曰西都賓曰冠蓋如雲

朝曰天下之士雷動雲合范曄後漢書曰袁紹有
歸輜輳比較垣接街陌說文曰輜車前衣直後衣

輅史記蘇秦曰臨畜之塗車穀相擊說文曰輅車
端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座注客恒滿鄭玄禮記注曰

闔閭皆門限也闔里孔子所居也論語子曰由也升
堂矣未入於室也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范曄後漢

善曰李膺字元禮獨持風裁士有被其容接者名
登龍門濟曰輜輳車也輅車輟頭也闔閭門限

也闔里孔子名而南隅謂之奧後漢詩人有登李
膺之門者謂之龍門言當階衣冠士人得登此門

限及與隅者如昔人得升 至於鶴吟增其倍價

孔子之堂李膺之門耳 前羽拂使其長鳴票組雲臺者摩羊肩趨

走丹墀者疊跡 善曰武國策蘇林說溥于朕

曰答有謂伯樂曰臣有駿馬

欲賣之比三旦而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遷而視之

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從視之去而顧

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又許明說春甲君曰夫驥服鹽

車上太行中及遷延及縣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

而哭之驥於是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今

僕居鄙俗之日矣君獨無游技僕也滿拔剪拂音

義同也東觀漢記曰詔賈逵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

氏大義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塗人有相摩漢

典職義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吳都賦曰躍馬疊迹

良曰矜視也言士人因防顧盼剪拂而升臺省者摩

有豐駟言其多也影亦綢也組綬也雲臺

臺名漢儀以丹漆塗地故曰丹墀之庭也莫不締

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五臣本之清塵庶

羊左之微烈 善曰過秦論曰合從締交禮記曰

也李陵詩曰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淮南子曰惠

施死而莊子寢說言此莫可為語也楚詞曰日聞赤

松之清塵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為死友聞楚王

賢往尋之道退雨雪計不俱全乃并衣糧與同哀入

樹中死應璩與王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微烈

翰曰締結也綢繆親密貌言當時與任昉交者皆想

慕莊周惠子羊角哀左伯桃之美業也微美烈業也

角哀伯桃為死友同之楚路逢雨雪計不俱全乃併

衣糧與角哀餓

死於樹中矣

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

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

動翰之賓 善曰東粵謂新安昉死所也洛浦謂歸

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冥目東粵楚詞

曰歸教舊邦莫詐語魏武遺令曰於臺堂上施六尺
牀帳帳謝承後漢書徐孺子前後州郡選舉諸
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赴弔萬里常於家預炙雞一
隻一兩醢漬酒日中曝乾以裹雞徑到所赴承隄外
以水漬之使有酒氣升米飯白茅藉以雞置前醢酒
畢留謂即去不見喪主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
不哭焉范曄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少與張劭為友
劭字元伯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
日死當以某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
恍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曰馳往赴之既至
壙將窆而柩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
柩移時乃見素重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
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辭式
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冢次將墳種樹然後乃去 銑
曰瞑目死也粵當為越為任昉死於新安葬於揚州
揚州則梁之洛陽也總素罕希也宿草塵根也徐孺
子聞友死喪者每以一兩醢漬酒中常赴弔萬里至
家乃以水漬醢使有酒氣置前祭器即去不見喪主

考美士也禮記云朋友之墓宿草不長貌爾諸孤
哭經圖輪之窟謂墓無車馬之謂也

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密命郭癘之

地善曰請孤助子也劉藩梁與曰坊有子東星西華
以南南容北夷並無術學墜其家業左氏傳晉獻公曰
以是藐諸孤又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可長也李陵與
蘇武書曰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范曄後漢書朱
勃上書曰士人飢困奇命漏刻將子萬機論曰許文
保東渡江乃在嶂梁之南梁與不言坊子遠之交挂
今言大海之南者蓋言流離之甚也 向曰藐小貌
諸孤謂助子也流離行散也大海南海也郭山癘惡
乘也言流離 遠惡之處 自昔把臂月之英金蘭之友曾

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郇成分宅之德

善曰此謂到洽兄弟也劉孝標與諸弟書曰任無假
以吹噓各登清貫任去云未幾子涯漂流溝渠洽等

現之微然不相存瞻平憲謝峻疾其苟且乃廣朱公
叔絕交論焉東觀漢記曰朱釋同勝張堪有名德每
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堪
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饋暉
聞堪妻于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所有以賑
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匹以爲常羊舌氏叔向也
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
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
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邠成子自魯聘晉過
于衛古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醢畢而送以
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
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
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
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 濟曰
羊舌氏叔向也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邠成
子自魯聘晉過於衛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醢畢而
送以璧成子不辭而去後衛亂穀臣死成子於是迎
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自昔謂平生也金蘭喻
交道其堅如金其芳如蘭此言親友之誼也

親善如金蘭及其死也使孤如流而不問是無叔
向下注之仁也 嗚呼世政險巇許一至於此
或分完之德

太行孟門豈云漸善曰盧諶詩曰山居是

曰何同道之平易兮然蕪穉而險峻三逸曰險巇猶
巖危也孟門太行二山名也史記曰商紂之國左孟
門右太行也 良曰嗚呼數辭險巇薄也言到洽一
何至五嶮嶮薄也太行孟門二山名漸絕危巖貌言此
二山不足比此 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
人之懷抱也

棠棗足奔之長驚焉獨立高山之頂歡

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霧濁誠恥之

也誠畏之也 善曰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人多墨子

曰公輸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不至郢曹植應詔詩曰彌望長驚郭象莊子注曰元然獨立高山之頂楚辭曰高山嵒嵒兮水湯湯死曰將至兮與麋鹿同坑論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居山林是同羣也范曄後漢書曰猷猷者易汙楚詞曰吸精氣而吐秀濁兮說文曰秀亦氣字翰曰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驚走也言裂裳裹足奔走而行走立於高山之頂以遠之敵敵繫白貌零濁喻藏俗也言穢俗之人如到洽者信可平畏也

演連珠

五臣本無演連珠三字善曰傳之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

固賢遠傳教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猶如貴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

銑曰連珠者假託衆物陳義以通調論之道連貫也言穿貫情

理如珠之在貫焉漢章帝時班固賈逵已有此作機後引舊義以廣之演詞也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

冲后土所以播氣

劉曰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育養所以紀陰

陽之節在山則實在地則化所以敬剛柔之氣也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川氣之通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通氣也字書曰冲虛也鄭玄考工記注曰播散也向曰此章喻君象天地運動之象而任賢能也

薄迫冲虛也。三君德星，臣德日星，迴迫於天，以紀寒暑之節，亦猶君臣相助，以成太平之功。山盈滿，君象也。以含養萬物，川河虛，臣體也。以達不通，后土地也。播布也。言布氣以成生物。五行錯而

致用，四時違而成歲。劉曰：天五行，四時佐天地。違，物者也。然水火相踐，金

木相代，而共成陶鈞之致。春秋異候，寒暑繼節，而俱濟一歲之功也。善曰：其二曰：四時殊氣，天不私故。

歲成，五宮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也。濟曰：五行水火

金、木、土、錯雜也。違，謂也。言五行雜運，四時相諧，以成其歲，亦猶文武雜任，可

否相攻，以成其理也。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三乎理通，趣舍不異，天也。既然，人理得不效之哉。所以臣斯治，其職廣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申鈞，經

之台，韻。善曰：三久，傳公，組然之勢，燕朝，夕恪，居官。大孝子曰：聖人親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

司，微尚書曰：八音克諧，君民春，秋曰：官得商，承，商，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為，此所以無不受也。

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良曰：恪，勤也。赴，會也。八音，金石絲

竹，匏，土，革，木，籥，猶節也。契，信，克，能，諧，和，會，合也。言百官勤居其職，君執信以任之，則事無不理，奏樂者會

八音之節，則聲和而韻合也。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

博則凶，是以勑勝權而衡始，形過鏡則

照窮。劉曰：夫鏡錄之衡，懸千斤之重，握尺之鏡，照尋尺之形，用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權則衡

危，其鏡則照暗也。善曰：勝，或為稱，爾雅曰：稱，舉也。一曰：稱，亦勝也。吳錄：子晉曰：越未能與我爭，稱負也。翰曰：此章明君當度才，臣當度德，受官也。才亦

力也。器能也。鍾曰：權，秤曰：衡，殆危也。言力少，任重，力

盡則困用夢能... 衡必折所鑿之... 故明

主程才以效... 臣力而辭豐... 衡

危鏡凶首人所... 辭其豐而致功... 善曰說文曰程

底致也... 任人必能品... 佐主常辭

臣聞疑後之才... 希乏丘園之秀... 因

時則揚是以大人... 基命不擢才於后土

明主聿興不降佐... 於昊蒼

雖希而無世不有... 明主之興非天地... 貴

國策... 善曰毛萇詩傳曰... 六玉莫子也

之人道德彌明... 必有東高之聘... 委積之類也

玄曰秀士有德行... 道藝者也尚書曰... 王如不取及天

基命定命... 向曰此章明必有... 賢人但膺時而用耳

丘園之美亦逢時... 而出故聖主明王... 之興賢臣亦相

應而起置拔之於... 地下降之於天上... 擢拔也昊大也

臣聞世之所遺未... 為非寶主之所珍不

必適治是以後文... 之數希蒙翹車之招

金珣石之品散心... 辱鳳舉之使

善曰言末代... 閭主崇神存... 故後文無翹車之... 德也毛萇詩

焦論曰朱軒之使鳳臺於龍堆之表濟曰此章明
昏主棄賢良親邪趙漢澤也趙車使直也金馬碧雞
神台鳳舉使者如鳳鳥之舉也言昏主所遺者未為
非賢所重者不交適理何者後又之人隱於巖澤則
不蒙招引精怪之神處於山巖則發使徵求
二也漢使王褒迎金馬碧雞神於蜀是也

臣聞祿放五臣本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

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

多衰敝五臣本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

陵夷之運劉曰寵謂五侯親謂三卿言三桓專

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放廢也論語孔子曰政

遠大夫四世夫三桓子孫繼矣孔安國曰三桓謂仲

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注言曰夷惠無什臣西

山之職夫東國之職臣漢書曰成帝悉封諸王諸王

立三親王違王商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稱之

五侯廣雅曰軌迹也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

世天下之崩春秋命歷敘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

也良曰此意明權在寵臣則國危矣隆盛也言卿

大夫稱家三卿謂孟孫叔孫季孫世及謂相承不絕

比五侯謂王商王立王譚王逢王根也軌跡之履謂

履設也言權盛於寵臣祿厚於私親非家國
舉選之道魯君之奔漢林申飲蓋由是也

臣聞靈輝朝朝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

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

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善曰至道均被萬

善洽百姓用而不覆靈輝朝朝而品物納光清風流

而百籟合響也淮南子曰猶縣風之時履詩慎曰灑
猶汎也翰曰此章明聖人以百姓之心為心則萬物
各得其所矣靈輝日也灑見也灑灑散也程量也夫

日之謂見晴隱穴大小亦納照風之夕散因形物巨
細而賦音亦猶至德之石化及萬物各盡其分故酒
之無匱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
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眄丘園之幣

洗涓之民不發傳巖之夢

劉曰古之隱人
結巢以居故曰

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記籍不同未
能詳孰是又傳說巢於偃巖而精通武丁言巢許冥
心長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頓猶整也說文曰振
盪也陸云洗涓而劉之意云洗耳據劉之意則以洗
涓為洗耳乎呂氏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於沛澤之
中曰請處天下於夫子許由遠之箕山之下颯水之
西巢父曰堯大許由之志極為天子由以其言以善
西巢父而洗耳李廣特曰許由不洗耳後世有相

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於然守志存己不與
世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益部耆舊傳秦
密對王尚曰昔堯隱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皇兩
也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
見若身揚若名今聞若汝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
由慨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馬士
傳云巢父聞許由之為堯所讓也以為河乃臨池水
而洗耳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怡怡
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聘人高其無欲
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率聞之乃洗其
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當居巢
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善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
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著德
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善傳之說洗耳
參差不同陸既以巢箕為許由洗耳為巢父且復水
名不一或亦洗於澗乎銑曰此章明大賢不可以
禮法而致能以至道招之則無不至矣頓致網網也

巢巢父也箕山名昭顯也帶帛也洗渭或云許由洗耳於渭水傅傳說也隱於傅氏之巖見夢於高宗高宗嚮之為相龍鳳喻賢人也言下細細細不可致之亦由巢父不顧東帛之聘辭由不感時君之夢也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

目之察也有畔而眦視周天壤之際何

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

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

仁非感玉帛之惠劉曰鐘質薄而能照目形小

以至精感人至神應物為樂不假鐘鼓之音為禮不待玉帛之物此所感之至也善曰廣雅曰鑿謂之

鑿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又曰蓋子曰吾示之以天樂同馬龍曰鑿也編語子曰禮云禮云玉

音云乎物樂云樂云鑿鼓云乎哉向曰此章明聖人化物當以道德不以威儀也鑿鑿也精謂鑿器謂

目也也大地鐘鼓樂也玉帛禮也夫鑿之質薄目之

形心所以能照深現遠者以有精明之德聖人能體

之精明之德則不假禮

之化而天下自樂也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

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臣

本作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劉曰美女之影

不感荒嫗之人善曰

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茲也善曰

曰慢載誇盜治容誨淫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

可說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而可御於前也周易

曰乘馬班如王肅曰班如架桓不進也呂氏春秋曰

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高誘曰鑿鑿影也齊

曰此章明積實而小務名虛而大也都美地景謂書

委也班如馬不途銀銀止也太山袁去也陰影也言
績微實必感勳於物崇厲虛不能移於心雖美士荒
懸不悅西施之畫氣素岳岳
陰影不能止難進之焉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
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

梁之音實繁絃所思

劉曰此章言賢明有才
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為

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蘭豐其氣才明之術所希而
賢人懷其術然則繁曲之絃無繞梁以盡妙不出之
姿寡明時以取窮善曰劉云繁曲之絃謂絃被繁
曲而不申者也言繁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以喻載
弄之士願明時以效績鄭玄論語注曰方當也何休
公羊傳曰充滿也周易曰君子體器於身尸子曰繞
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故不聽
也良曰此章明應物有方則無難矣充滿也繼續

音才於身者候時而有求滿堂之香非幽蘭則難致
歌聲繞梁者彈絃之人思與合曲亦由明主將理
非賢不可賢人在世亦明主所思與之共理也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
為世屈是以陵颺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

目不思倒日

劉曰鳶鵠能飛不假風力鵠鵠夜見
豈藉還曜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

險而不屈何以異哉善曰莊子曰鵠巢於高榆之
顛巢折凌風而起鵠鵠夜操蚤察毫永晝出瞑目而
不見丘山言殊性也高誘曰鵠
鵠謂之老黃鵠音休蚤音瓜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
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殞非食瓜衍之賞

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

劉曰夫黜尸以明諫觸車以進賢並

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然經籍唯有史魚黜殯非是柳莊豈為書典散亡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檻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伯里奚穆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擊車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言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晉臣曰舉卻缺

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晉臣也統曰此章明貞義之臣諫君舉賢皆發自深衷而不求於封賞也瓜衍晉侯賞士伯縣名先茅襄公賞香臣縣名也皆衛大夫史魚病將死謂其子曰我不能遷蘧伯玉之賢遷彌子瑕之語死當殯我於側室足矣是黜尸於側室以進賢也今言柳莊則無黜尸進賢之道是陸生之誤也禽息薦百里奚於繆公繆公不用乃碎首以達之言此二人碎首黜尸並發於忠貞之志以進賢明言有求於爵賞也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

五臣本

作暉

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

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善曰言讒人在朝君

臣亮隔明君時有蔽壅喻利眼臨雲而息照俊乂後時而屢歎喻朗玉蒙垢而掩輝論衡曰日月猶人之

有目任子云日月天下眼目而不知德掩朴子云日月之蝕乃至於盡天何為當故壞其眼目以行譴人乎尸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向曰此章明諛臣在朝壅蔽明君故令賢者不得用也利眼目也天有日月如人有眼故以日為利眼也此喻君也雲喻諛臣也璞玉也以喻君子蒙垢謂諛言所汙之也夫雲翳於日則不能昭垢汙於玉則不能光亦猶明主賢臣遭讒邪壅蔽不能申聖明之德故數有失時之悲後失也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

五臣本作主字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

士赴節於當年善曰香以燔質而發芳絃以特絕而流響喻貞女沒身而譽言立

烈士效節而名彰也上林賦曰酷烈芳郁王逸楚辭曰委棄也楚辭曰五音紛其繁會濟曰此章明烈士

貞女身死而後名彰香妻夫而香芳音以絃急而繁亦猶烈士貞女沒身知節於當年而後成其名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

脩身則足以三晉之強屈於齊堂

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五臣門之哭善

晏嬰立威於樽俎于罕慟哭於介夫終使晉人輟謀齊宋不撓良宰貞臣有効於斯者也按晏子春秋曰

齊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博為壽公命左右酌博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舞願大師曰為我奏成周之樂大師曰

有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大師知之於是輟伐齊司

孔子聞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禮記曰晉人之胡宋者友報於晉侯曰陽門

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伐也孔子

開之曰善哉碩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趙敬侯
共滅晉三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謂
平公之曰已有三晉之名也良曰此章明忠良在
朝不假威力而服敵國也言此二人脩身衛主執禮
節於樽俎哭介夫於揚門雖三晉之
難千乘之勢不敢加兵於齊宋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

俯仰依詠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

士苟適道脩短可命善曰此言取其正專而
已豈復傳門闕乎安哉

一言漢以遷都醜女暫說齊以為后亦猶鼓缶而會
時擗頭而韻曲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

翰曰此章明取人之才隨其所長不待備具而後任
也洪大韻調詠歌也言樂音大小雖異俱合於調舞

容俯仰殊體必依於歌士有言適於事德合
於道才雖精蘊異不同皆可命而用之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

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

名緣時而顯劉曰此言物有因而易彰也善
曰乘猶因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載

行也孫卿曰吾嘗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
子主非異也善假於物也銑曰此章明賢人負德

當際會而成也徽美俟待也言雨之灑潤聲之音響
少資風雲而後芬美流遠也亦猶德教待賢而後濟

賢人因時
而後彰

臣聞覽影偶所實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

救於遲遲是以猶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

空言者非致治之機劉曰此言為事非虛立
功須實設三章設而漢

隆立言流而晉滅此其驗也俞曰此章明有言而無行者不可用也虛器謂畫器也言繪畫器者不堪應受盛賞空言言不足理機務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燭各善本作湯字之畧揮

翮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

毗著事有瓊而助洪蜀曰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綬紫獻書而

除肉刑此其例也善曰論語宰子曰鑽燧改火楚辭曰後飛廉使奔屬王逸曰飛廉風伯也濟曰此

章明人有小能者亦可助成大功也燧鑽火木也燭谷日出處畧日影也飛廉風師也毗贊瓊小也言鑽

燧取火揮翮生風亦能續日畧之明繼飛廉之吹足明小能之人亦可贊助大業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

芝蕙被其涼是故王臣以齊物為肅

德以普濟為弘善曰春秋不以善惡殊其彫榮人君不以貴賤革其實罰

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薛君緯詩章句曰煦暖也良曰此章明人君賞罰不以貴賤而易常也

煦蒸也蕭艾蕭草芝蕙香草墜落肅嚴普備洪大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質王臣道繫於

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

仲之妙瞽叟五臣清耳而無伶倫之察

善曰此言事在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妙在其神故樂人不傳其術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世本曰奚仲作車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伶倫己見上文翰曰此

章明工巧可以習致妙道難以求也價猶善也輪
匠輪扁也肆信也奚仲造車者譬無目人也史樂官
也伶倫黃帝樂師也言奚仲造車輪扁繼之不之其
妙著史詩耳不能得伶倫之妙是由工妙外物易善
也聽聲繫神難成也人之
則減明妙道則難傳也

臣聞性之所期五臣本貴賤同量

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月

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

增輝善曰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至其極也殊塗共歸雖方諸稟水於月而不

如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火之輝也周禮曰司烜氏掌以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

月以共祭和之明盞明燭共明水鄭玄曰夫遂陽燧也鑿鑿燭也取水者世謂之方諸鄭司農曰

夫義聲也明盞謂以明水灌祭盛黍稷也音燧一說曰此章明貴賤雖異理極則同也言物雖貴賤殊流

高卑異級理至其極則同歸矣亦猶方諸取水於月陽燧取火於日共來雖高涼輝之性不加於尋常水火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記

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

野有不釋之辯劉曰商鞅言帝王之術而孝公以之睡此其義也善曰孔安

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有遺行與宋玉對曰唯然有之客有歌於郢中者

其始曰下俚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既而陽春白雲含商吐角絕節是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呂

氏春秋曰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糞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鄰人馬圍乃復

往說曰子耕市無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野人大悅解馬還之句曰此章明事至於妙非常人

所知也肆陳詞言釋解世南荆東野同善注言楚人其唱雅曲凡其所不聽子貢雖陳其芳義野人所不善是事不適時也

臣聞尋煙染味苦薰自心猶芳猗音錄響

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

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之化

已滅劉曰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迹可尋倪憲以堅

蘇張近而解環易絕也善曰字書曰薰火煙出也曹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豐洽之政尚書益曰至

誠感神齊曰此章明教一垂世者可尋妙道在身者難繼也薰煙猗猗操也玄晏禮教也動神至道

也言尋煙染氣煙息猶香喻周孔雖死禮教之風尚存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

足自匿是以重光發深尋虛捕景大人

貞觀探心昭忒善曰日月發輝既尋虛不捕影

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而明感微隱情而倚智豈足

自匿其事乎鄭新子曰藏形匿影鬼谷子曰藏形其

有欲也不能隱其情重光曰也尚書五行傳曰明王

發位則日儼其精重光以見吉祥說文曰捕取也思

左賦曰朝貞觀而夕化應劭曰貞正也易曰天老之

道貞觀者也付長子昌言曰探心則意世加甚焉良

曰此章明人不可以託闇潛形以智隱許也匿藏也

重光曰也貞正昭明忒差也夫人藏形於闇自以為

密日發光藻而照之隱情於智自以為匿聖人垂身

觀而明之然曰非尋捕聖非探蹟但以無私之照無

情之觀故物不能迷也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
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劬二臣誅而

楚寧

劉曰凶邪亂正亦由淳雲蔽天疾風激水故
舜流四凶而朝穆穆楚費鄢而王道治也

善曰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于崇山竄三苗
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小雅曰劬姜

也二臣費無極與鄢將師也左氏傳沈尹戌言於子
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

建殺連尹太子而弗圖將焉用之子常曰是凡之罪
也乃殺費無極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誅其國也

曰丘章明詩暴亂則主聖明矣霄天澄淨也四族謂
英工驩兇三苗鯀也二臣謂費無極鄢將師也天水

喻君也風雲喻亂臣也言去風雲則天清而水平誅
暴亂則君聖而時泰也劬繼也故舜能繼唐國放四

凶楚之載理
西賦二臣也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

以眾聽所傾非假百

五呂本
作北字

里之操萬夫

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

明主因時而命官

劉曰物之企競由乎不足政
之不泊才不合時故也心苟

自足不假美女之麗用會其朝不勞稷契之賢矣
善曰楊雄答客難曰工聲調於此耳張衡舞賦曰既

娛心以悅目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
之趙岐曰西子古好女也也

隨時擢賢不必空慕主人也此里樂名操曲婉孌
好侯待也西子西施也夫悅且目者以適時而為美

何必假此里之操待西施之容而後樂哉言聖人
亦當隨世擢賢良豈必遠思履與而後成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壹正時者

非克己所勛是以利盡萬物不能教童

昏之心德素生五臣本民有無字不能救

棲遑之辰寸善曰下愚性非假物所移弊俗偷

不華丹朱之心仲尼德冠生人不救棲遑之辱

向上疏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答虞戲曰

哲之治棲遑向曰此章

明性愚不可以教向曰此章

也童昏癡之表也向曰此章

明至敝之時非克己勉力而能向曰此章

不能化子之幾孔丘向曰此章

人倫不能免己之辱也

臣聞勛循定檢天有可祭應無常節

或難照五臣本是以均五臣本揆日盈數可也

撫臆論心有時而謬劉曰檢謂定檢不濶漫也

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不能如其心故光武藏於龐

萌魏武失之張邈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言循性

守故天道可知妄改常心乖性命之指蒼頡篇曰檢

法度也濟曰此章明人事深遠不可抑知也循轉

也檢猶分也揆度也盈數長短之數也臆心謬誤也

言天之運轉有定分其可察人之變易無常故難明

何者天道有定昏刻不差無恒之人

心口相談是明人心難知於天也

臣聞傾耳求音眊優聽苦澄心徇物形

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

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劉曰

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共良由造化隔

其通七竅理其用也善曰莊子曰養生以徇物者自

譬如其耳目口皆有所用不能相通猶百官眾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或曰此章明量才任人事雖勞不可以殊能兼之優與造定拘管寒夏塞隔也夫傾聽末聲者則耳苦而目樂定心營物者則神勞而形安然同在一身之上而休感異者是大理殊宜造化自福

臣聞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

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

之操矜窮愈達故凌五百本霄自之節厲

劉曰名則傳之不朽窮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所以烈士貞女棄彼而取此也善曰周易曰遁世無悶王逸楚辭注曰避隱也論語子曰吾宣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禮記曰幽居而不淫漢書荆南曰婦人有幽居守寡者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廣雅曰矜急也厲高也翰曰此章明遁世不仕非樂幽隱

貞烈之女豈樂獨居知時不可仕知欲不勝名也言隱者豈性如匏瓜繫在一處貞女豈不知懷春而好偶影以時不可動故厲節不可違故執操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

蔭無假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

雍之世豈沛之士忘相撥之君劉曰拙頭

樂也秦人樂之此故不願天帝之音故子路之惠政卓哉之仁恕豐沛之甄復三者自足其樂矣豈後忘時雍相撥之治哉善曰身隆既足故無假垂天之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曰汝須有魚名之鯀化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家語曰子路為蒲宰夫子以其境而歎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緝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斯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墟屋甚嚴草木甚茂此忠

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其闕此明察以斷其
民不擾也范曄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
密令視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尚書堯典曰黎
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也相撥謂躬也毛詩曰立王
相撥毛萇曰立王邦也或者以密為密子賤但子賤
為政雖則有聞以邑對姓恐文非體也 銖曰此章
明令長政和人得其足矣鈞天中天也昔趙簡子夢
游鈞天鈞天為設廣樂也垂天雲謂大雲也蒲子路
所理邑密卓茂所理邑也黎衆也時雍太平化也豐
沛謂漢高祖也相撥謂躬湯也夫聽足於音不思廣
樂身有所庇不假大雲亦猶滿密衆人被子路卓
茂之化而忘太平之風漢朝之士不思躬德也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同叟蘇收

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珽珽武善本作匿

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

劉曰運若時來則賢明易動數逢流季則愚聖一機
故堯有朝而舜登庸哀公居位而仲尼逐也 善曰
飛轡懸景皆謂日也日有御故去轡也頓猶舍也西
頓謂已夕也東秀謂旦明也廣雅曰秀出也慎子曰
離朱之明韓詩曰矇矇奏功薛君口無珠子曰矇珠
子貝而無見曰矇大戴禮云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
歸于東起明于西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戰國策曰
白骨疑象武夫類玉張揖漢書注曰武大石之次玉
者 向曰此章明君庸而權臣從事則賢與愚同類
矣飛轡謂日也日有御故去日為君也離朱明目人
喻賢也矇矇謂盲人喻愚也懸景月也月象權臣也
秀出也夜光璧名喻賢也珽珽石名喻愚也按易也
困遲也夫日闇則明目與盲皆同為無察月出則夜
光與珽珽咸歸匿耀亦猶世昏則賢愚俱困逢時則
賢者相繼而起劭繼也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

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僚素天地不能以

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劉曰寸管黃鍾

九寸之律以尺飛所以辨天地之數即示近之義也

以至夏立丈二表於陽城表觀其晷影以知日月之

度斯所謂託驗於顯者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

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墮必周密布緹幔室中

以木爲椽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上以

殿灰抑其內端策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

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鄭玄禮記注曰僚

猶向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

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濟曰此章明用人不假

臨事而後知也但察志氣之近可驗心迹之遠也管

律管也僚向也謂紳向地中候氣也欺誑也表以測

日影言以寸管測天地之氣尺表候日月之形則

天地不能離日月不能逃而況人情能逃匿乎

臣間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妄田影

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

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劉曰常音

商之音夫絃節有恒清濁之聲難越對物有恒則應

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斯照聖人玄同感至

皆應是以帶自之與懷豁道難得而校也善曰文

子曰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淮南子曰鏡不設形故能

形也高誘曰鏡不豫設人形賴清明以待人形形見

則見之鵬鳥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曰隔

而不通分爲萬殊良曰此章明聖人以道御物不

私其情故無不應以畜積也究盡也絃有常音曲終

則異以袂段易之情故不能見其妙鏡無積影調形

則照以合應物之體故能盡其容言聖人虛已應人

亦猶

鏡也

臣聞祝敵五臣本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

鼓踈擊手以節敏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

其通圖物恒審其會劉曰夫道上環中理貴持會希發而節樂者繫

一祝之功也一契而御眾者聖人之能也善曰唐雅曰踈遲也翰曰此草明道雖少而合理者亦不

可棄也祝圍止樂之物鞞小鼓也夫祝圍鞞鼓音雖希踈皆和金石節序繁絃也言經營政化圖謀事物

亦資合理之事以審要會也

臣聞目無嘗五臣本音之察耳無照景之

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己存乎物者

不求備於人善曰言為政之恕己及物也耳目

言目不堪聽耳不堪視對乃在於一人之身猶不備其通塞之故豈可

永詣備於一人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

厭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

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劉曰此致令各當其所而無余

疾之心抑之在鵬鷗之義也善曰杜預注氏傳注

氏肆放也左氏傳闕沒法竟及饋之畢願以小人

之腹而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

足也周禮曰春獻三牲劉那題和賦曰巨象龜冠山陸魚吞舟吸瀆吐波氣成雲雲楚辭曰蘭膏青明燭華容備王逸曰以蘭香練膏也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

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狗燭照之也
向曰此豈明物各得所則無傾慕之心矣
肆恣厭飽充足也王鮪魚名鮪擊也吞波大魚也北
方有無日之處有龍銜燭而照之夫放身而居隘口
而食在於安飽為足亦猶俎登王鮪者不得
待吞波之魚也室照蘭燈者無假燭龍之光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善曰楚辭曰衝

風起兮橫波王逸曰衝陸也言及遇陸風大波涌起
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
乘廣雅曰漂激也鮪曰此章明人性隨化遷易聖
人為理不可不慎風化也龍舟蓋龍於舟也漂蕩也

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善曰法言曰

能動聾聵也洞疾貌也楚辭曰夏屋廣大沙堂秀
子文風謂蛇曰折大木飛大屋惟我地良曰震風

大風也洞疾何則牽乎動則靜劉曰言

水波靜而舟定故曰靜疑也善曰屋雖靜而
之所牽則靜止而為動也鄭玄儀禮注曰疑止也自

定之貌也翰曰疑止也舟牽係乎靜則動

貞劉曰言屋係乎地風動而屋傾是動貞也善

易曰貞正也然此文勢與一向獨殊不可以文而害
意也銑曰貞正也屋係於地是靜也風震而動正

也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治容之悔溥

化躬流盜跖挾曾史之性劉曰此謂物無

故水本驚蕩風靜則去屋本貞堅風來則傾亦由貞
厚之女值淫弄之俗或有象中之凶虐之人被溥

風之化當挾賢士之素善曰言舟本搖蕩流靜則
安流為水及風巽也梅常為善曾史史魚莊子

曰削曾史之行鈞楊墨之口向曰躬盛也盜跖東
陵大盜也曾史史魚廉潔之士也言人無常性善惡

在於化也水本漂蕩風靜則安至五堅正風漂則則輪貞女之心因淫風而倡蕩大盜之在遇淳化而廉潔也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遭窮之所接賤

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履少原

之婦哭其亡鏡善曰言人居窮則志篤處達則

澆俗少原流薄誦薄之類風賈子楚昭王與吳人戰軍敗走昭王其時已行三十步後還取之左

右三大王何惜於此昭王曰楚國雖貧豈無此一錢覆哉吾悲與之借出而不與之借返於是楚俗無相

棄者韓詩外傳曰孔子出游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鄉者刈

藎薪而亡吾著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藎薪而亡著簪有何悲也婦人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者不忘故也

齊曰此章明故舊不可忘也服用遺棄也墜屣忘簪同善主言人達持所用或有可棄貧賤之交在於貴

志故楚王之悲少原流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五臣本應感以

實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興盈

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閭

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

功峻劉曰商風漂蕩本無興雲之候暗君政亂不能

以天下自安也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風及雨

毛長詩傳曰乘舟也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雨而彌

於天鄭玄周禮注曰彌備也良曰此章明君行美

急之政則不能備百姓也商飈秋風也谷風東風也

彌備備也峻高也夫秋飈吹山不能興雲疾不應也

東風動條則必降雨微而順也亦猶閭者法繁而人

不從明者事然
而功高大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
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
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疑

劉曰殷墟謂紂也周京紂王也棄性逐欲遂令身死
國家為墟故微子視麥秀而悲新周大夫見未棄而
悲感者也善曰夫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發故性
充則國興情侈則國亂二王皆棄性而縱欲所以滅
亡也詩序云彷徨不忍去而樂皆立之跡然亦又云
盡為朱黍豈得佇立哉翰曰此章現情微事則必
喪身亡國也新謂紂周謂幽王也微子過野見麥
秀於舊居而悲厲大夫過周京感黍稷而悲煙能
在火性能生火火盛則煙積欲厚則性亡亦謂周
之君縱欲損身惟國故二賢感物也宮室盡燬不亦

設無行
立之跡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
塞異任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

網沈音鼓密而含響即笛踈而吐音

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濟隆用行其正取其濟物
而已由求為必高其總源魚沈其網也善曰幽
雅曰大鼓謂之鼓貴與鼓古字同鄭禮記注曰密
之言閉也說文曰踈遠也鏡曰此章明聖人不狂
物從己故所適必通也繳射也網網也大鼓曰音即
明踈通也夫鼓笛為器有通有塞故使任各異而聖
人用心俯仰順物升於雲則為繳沈於
淵則為網故物不能逃而無不通也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

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

之痛義貴五臣本於身故臨川有投跡

之哀善曰性命之道含靈所惜以利方生則生重利不以利喪生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閉也以

身方義則義貴身而以義棄身是勢之所奪權所必開也是以據圖無揮劍之痛以利輕於生臨川有投

迹之哀以身輕於義文子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矧其唯愚者不為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

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也比身則小身所重也比義則輕臨川自投謂此人無擇也莊子曰舜

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

人也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

向曰此章明賢者重義而輕身也文子曰左手據天下圖右手矧其唯愚者不為也舜讓天下於友北人

無擇無擇曰欲以辱行漫我因自投清冷之泉夫理在可守者為勢力所奪則有可則者為或臨所開是

以據圖之人揮劍不痛以利輕身也投川之士死而可哀者輕身殉義也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

器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疇該於六位

萬殊之曲窮於五絃劉曰事得其要雖寡而用博易之六爻該綜萬

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 善曰廣雅曰玄遠也小雅曰疇深也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五絃琴也歸

田賦曰彈五絃於妙指 齊曰此章明事能通變者雖小可以窮大也悉用玄遠疇深該備也夫事有變

要所用淺約通乎玄遠者亦猶易著六爻備於萬象琴張五絃製於衆聲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

觀物必造其質

劉曰此言令人尋本而棄末也善曰法言曰或問經難易曰其

人存則易亡則難良曰此章明棄虛收實也圖書也言人圖形於影不得容矚察火於灰無見赫烈若信虛言不能存道亦猶畫形於影不至其質也造至也五臣本此段在通於變者一段前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踈神藏於形雖

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脩短可量臨

淵揆水而淺深難察

劉曰天布列象物所以知其度此即遠猶踈

之積水人所不能則此即藏於器也善曰儀猶法象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說文曰晷日景也

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觀也

明事遠者不必難知近者不必易察也儀法步推晷度惟長揆度也夫天體雖遠可以法推者踈而易知

神變至近非能理美者密而難測故聖人用心不重其大不輕其小

臣聞虐且有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

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彊不能

反蹈海之志漂擗

善本作

之威不能降

西山之節

善曰言勢有極也唐暑涸陰之隆不能易火冰之性吞縱漂擗之威不能

移言介之節淮南子曰夫寒之與暑相反寒地圻水凝火弗為衰其勢暴也事如下文吞縱謂秦也六國

為繼而秦滅之故曰吞縱過秦曰秦有并吞八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曰衍說趙使尊秦為帝魯連曰

彼秦者棄禮義而主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尚書序曰武王

伐紂尚書曰前德維弋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杵說文曰漂浮也史記曰武王

伐紂伯夷故齊叩馬諫曰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
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死於武王以平殷亂
伯夷故齊和之隱於首陽山及餓且死作歌其詩曰
登彼西山兮採其薇 鐵曰此章明士有氣節者不
可以威力移也虐毒也陵原也關東諸侯合縱拒秦
而秦吞併之路海謂魯連隱於海也槽大相也武王
伐紂流血漂槽西山首陽山也夫冰之性寒毒暑不
能滅火之性熱疑陰不能累亦猶秦皇之疆不能理
魯連之志周武之威不能屈伯夷之節也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

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流寒

凝海不能結風 龜曰金為火所流海為寒所凝此是理開而常達也然則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理閉而所窮也

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數術也 向曰此章明理

有定分不可越也言火之流金寒之凝海乃理開而

達之道是以能之至矣變遷結風則數塞必窮之理

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

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

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劉曰大雪不

彫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害也難善伺乘

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累不能淫也 善曰莊子

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淫猶侵之
法言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屢塗憚憚李軌曰陵雨暴
雨也憚莫經切憚莫公切 濟曰此章明貞操之士
時亂不能易其節也足於性謂松柏也天損謂霜雪
也貞於期謂雞鳴也時累謂風雨也喻君子邪亂不
能侵其明節亦猶風雨不能變雞鳴霜雪不能凋松

類也淫
優也

文選卷第五十五

文選卷第五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注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

銑呂向李周翰注

箴

張茂先女史箴一首

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一首

類也淫
優也

文選卷第五十五

文選卷第五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注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

銑呂向李周翰注

箴

張茂先女史箴一首

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一首

崔子玉座右銘一首

張孟陽劔閣銘一首

陸佐公石闕銘一首

新刻漏銘一首

詩上

曹子建王仲宣誄一首

潘安仁揚荊州誄一首

揚仲武誄一首

箴

女史箴一首

善曰曹嘉之曰紀曰張華懼台族之盛作女史箴也

張茂先

良曰女史女人之官執形書后妃之事華耀后族

之盛故制女史作箴以戒後宮也

茫茫造化二儀既

五言本作始字

分散氣流形

既陶既甄

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周易曰

力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家語孔子曰地載神氣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漢書董仲舒曰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如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也翰曰茫茫廣女親二儀天地也陶甄謂陶人為瓦器也言天地散氣流而為形在帝庖羲肇經天人變

始夫婦以及君臣

善曰周易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

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也。又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禮義。始經始於也，言伏羲始治天下於吳，立夫婦也。

君臣之道也。家道以正而無而字。王猷有倫。善曰：道也。家道正而天下定。毛詩曰：王猶允塞。猷與猶古字通。向曰：猷道倫治也。婦德尚。

柔含章貞吉。善曰：周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妻道也。又曰：含章貞吉，以時發也。

濟曰：言婦德尚柔順也。易曰：含章貞吉也。婉嫕。淑慎正位，居室。

善曰：漢書曰：孝平王皇后為人婉嫕，有節操，服虔曰：嫕，吾醫柔之翳。曹大家列女傳注：婉，柔和；嫕，深遠也。

毛詩曰：淑慎爾止。周易曰：女正位乎內。施衿結禕。善曰：施，禮也；女，嫕也；施，於結統也。禕，曰：施，頭也；靜，淑善也。正位，謂皇左也。施衿結禕。

高。虔恭中饋。善曰：儀禮曰：女嫕也。施於結統也。與離古字通也。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翰曰：禕，婦也。世虔恭也。中饋，酒食之事也。女。肅慎爾儀式，瞻。

清懿。善曰：毛詩曰：敬慎威儀，又曰：各敬爾儀。懿，美也。樊姬。

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相耳，忘和音，志。

厲義高而二主易心。善曰：列女傳曰：楚莊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也。

王初即位，好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又曰：齊侯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曹大家曰：衛國作淫佚之音，衛姬疾桓公之好，是故不聽以厲桓公也。

也。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

不悵。五臣本作吝字。善曰：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園，闕獸熊佚出，攀檻欲上殿，左右。

文選卷之二十一

不悵。五臣本作吝字。善曰：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園，闕獸熊佚出，攀檻欲上殿，左右。

不悵。五臣本作吝字。善曰：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園，闕獸熊佚出，攀檻欲上殿，左右。

不悵。五臣本作吝字。善曰：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園，闕獸熊佚出，攀檻欲上殿，左右。

賈人傳昭儀皆走馮婕妤好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
能上問何故當熊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而
座故身當之帝嗟歎以此倍敬重焉齊曰熊猛獸
也美女曰媛言此人豈不懼為君致命知死不惜也
吝惜
班妾有辭割驩五臣本同輦夫豈不

懷防微慮遠善曰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欲與
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妾觀古

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
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良曰曰善注言此豈無思

念於懷所割歎者防慮微遠也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

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善曰曰反揚賦曰
事罔隆而不殺

物靡盛而不虧又曰周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
毛詩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鄭玄曰謂不明也

曰殺物異備也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

容而莫知飾其性善曰蔡邕女誡曰夫心飾
首面一旦不修飾則塵垢

穢之人心不思善則邪惡入之人盛飾其面而莫修
其心惑矣家語孔子曰容不可不飾也銑曰替塵

也塵積成山喻積不善而成高德也言幽德如為山
之難廢似發機之易也向曰飾容謂理髮梳也飾性

謂脩德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

念作聖善曰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
染者尚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濟曰愆失

也良曰斧藻謂脩飾也克
能也言脩飾道德則為聖人出其言善千里

應之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善曰周易子
曰君子居其

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
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又曰

徐幹中論曰苟失其心同衾為遠翰曰言善
則遠亦應背義則夫婦亦相疑同衾謂夫婦也夫

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善曰周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

之發榮辱之主 銑曰勿謂幽昧靈監五臣本作

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向曰幽昧

靜也勿以為於闇靜之起而以為無 無矜爾榮向曰幽昧

天道惡盈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無恃爾善曰楊雄解朝曰

鑒于小星戒五臣本 彼攸遂式字

善曰毛詩序曰小星惠及下也詩曰嘒彼小星三五

在東周易曰無攸遂王弼曰盡婦人之正義無所必

比心螽斯則繁爾類 螽斯羽說

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善曰國語司空季

不和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黷矣 毓滅性章

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

然善曰老子曰天道極則反盈則損日月是

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善曰

列子曰揚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

一美其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揚子問其故逆旅小

一美其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揚子問其故逆旅小

子劉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良曰翩翩也言美者人各自為美儼輕薄之行者則自取尤過治五臣容求好君子所讎結

恩而絕職此之由善曰周易曰慢藏誼盜治容誨淫漢書曰王立與諸

劉結恩左氏傳范宣子致諸戎曰言語漏洩職汝之由輔曰言為妖治之久而求好者是君子之讎也

結恩而中絕者皆主在亦此職主也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

興善曰太公金匱師尚父謂武王曰舜之居人上矜矜乎如履薄冰湯之居人上翼翼乎懼不敢

息錯曰翼翼矜矜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

司箴敢告庶姬善曰毛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毛萇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

有女史形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向曰言守靖恭敬則榮望自期於汝身司主也庶姬宋妾也

封燕然山銘一首

善曰漢書曰齊

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賈憲

遣客刺殺暢發覺憲懼誅自求擊

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

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

為副大破單于於燕然山刻

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班孟堅濟曰封者增高也燕然山名也銘名也述其功美使

可稱名也時固隨賈憲行遂作此銘也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五

本無車騎將軍賈憲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為賈皇后所譖憂卒賈后養帝以為己子即位改年曰永元又曰賈憲字伯度女弟立為皇后賈憲稱還

侍中知帝即位太后臨朝
元長也憲知帝長舅也
負亮聖皇登翼

王室善曰尚書曰三孤實亮天地獨予一人登翼
言見於信於君故升
納于大麓惟清緝熙

善曰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毛詩曰維清
緝熙文王之典
銑曰麓錄也言使大錄萬幾之事

也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治

兵于朔方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耿秉字伯初為

氏傳臧儂伯曰三年而治兵杜預曰三年而大習出
日訓兵 向曰耿秉為執金吾禦禁也朔方北方也

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善曰毛

師尚父時惟鷹揚文記曰武王乃作泰誓曰爾時
言上卒驍勇也爰於該備也六師六軍也 暨商

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

長之羣驍騎十萬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南

于屯屠河立時北虜大亂南單于將討并北庭上言
願發國中諸部胡會虜北賁太后從之 良曰暨與

也與我羌君長合 元戎輕武長轂四分善曰

日元戎下乘以先啓行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
戰直孫兵兵法曰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者先驅戰

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曄曰長轂兵車也 翰曰雷

元大戎兵也長轂兵車也四分謂布於四面也

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善曰漢書楊雄河

雷輜 銑曰輜車也言兵
重之身如雷聲也蔽塞也 勒以八陣泣以威

重之身如雷聲也蔽塞也 勒以八陣泣以威

神

善曰雜兵言八陣者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

陣

善曰漢書曰發屬之田李陵與蘇武

朱旗絳天

善曰漢書曰發屬之田李陵與蘇武

黑色絳赤色耀日

善曰漢書曰發屬之田李陵與蘇武

絳天言其盛也

善曰漢書曰發屬之田李陵與蘇武

五臣本作瀟字

善曰漢書曰發屬之田李陵與蘇武

至高闕臣瓚曰山名也

善曰漢書曰發屬之田李陵與蘇武

騎出朔方雞鹿塞

善曰漢書曰發屬之田李陵與蘇武

陵上也高闕雞鹿皆山名

善曰漢書曰發屬之田李陵與蘇武

說文曰鹵西方鹹地也

善曰漢書曰發屬之田李陵與蘇武

漢臣瓚曰沙土曰漠

善曰漢書曰發屬之田李陵與蘇武

漠地也大

善曰漢書曰發屬之田李陵與蘇武

漠沙漠也

善曰漢書曰發屬之田李陵與蘇武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善曰漢書曰發屬之田李陵與蘇武

子昔也其異姓大臣

善曰漢書曰發屬之田李陵與蘇武

左氏傳晉欒曰不以

善曰漢書曰發屬之田李陵與蘇武

太君長名號殺人

善曰漢書曰發屬之田李陵與蘇武

塗軍鼓曰覺鐃劍鐃

善曰漢書曰發屬之田李陵與蘇武

立甲耀日

善曰漢書曰發屬之田李陵與蘇武

善曰漢書曰發屬之田李陵與蘇武

善曰漢書曰發屬之田李陵與蘇武

善曰漢書曰發屬之田李陵與蘇武

善曰漢書曰發屬之田李陵與蘇武

善曰漢書曰發屬之田李陵與蘇武

善曰漢書曰發屬之田李陵與蘇武

善曰漢書曰發屬之田李陵與蘇武

善曰漢書曰發屬之田李陵與蘇武

善曰漢書曰發屬之田李陵與蘇武

善曰漢書曰發屬之田李陵與蘇武

善曰漢書曰發屬之田李陵與蘇武

善曰漢書曰發屬之田李陵與蘇武

善曰漢書曰發屬之田李陵與蘇武

善曰漢書曰發屬之田李陵與蘇武

善曰漢書曰發屬之田李陵與蘇武

善曰漢書曰發屬之田李陵與蘇武

林父老上之龍庭

善曰漢書曰頭曼單于有太子曰冒頓冒頓以鳴鏑射殺

頭曼遂自立為單于冒頓死子澹弼立號曰老上單于又曰匈奴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龍音龍 銑曰驛踐焚燒也冒頓老上匈奴君長號也區落訛落也龍庭單于祭天所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

靈

善曰祖高祖也宗太宗文帝也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又文

紀曰匈奴攻朝那塞殺比都疑徐廣曰姓孫也 向日獲舒也高祖為匈奴圍於平城文帝時匈奴殺比地都尉印言今誅之是舒高祖文帝之宿怨光祖宗之神靈也憤怨之神也 下以安固

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

善曰音泉賦曰

天聲起兮勇士厲 濟曰恢大拓闢也言 茲可

本作謂一勞而父逸暫費而永寧也乃

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善曰漢書揚雄

上疏曰以為不一勞者不父佚不暫費者不永寧刊石刊石即謂立銘也 良曰咨嘆美也刊削也

鏖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

昨

海外 善曰毛詩曰於鏖王師遵養時暇又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翰曰鏖美勦絕也言美我

王師征伐荒裔 負其邈兮亘地界封神兵

兮建隆竭

善曰說文曰碣立石也竭興碣同音義曰渠烈切 銑曰負邈皆遠也亘

也神丘燕然山也建 熙帝載兮振萬世

善曰高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向日熙廣也言廣帝之年威振萬世

座右銘一首

崔子玉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

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舉茂才為汲令遷濟北相疾卒

後漢書云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好學舉茂才為汲令兄璋為人所殺瑗遂手刃其仇亡命蒙赦

而出作此銘以自戒常置座右故

銘也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

受施慎勿忘

善曰戰國策唐睢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我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忘也

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

隱忍而後動謗議庸何傷

善曰劉熙曰周注曰隱忍也周

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是其心而後謀呂氏春秋曰內反於心不慙然後動也

能度心而動謗議庸何能傷人乎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

臧 善曰越絕書范子曰名過實者成聖人不使名過實家語孔子曰聰明蔽智守之以愚功故天

下守之以讓 善曰在涅貴不淄曖曖内含光 善曰

論語子曰不曰堅乎韋而不礪不曰白乎涅而不淄

晏子君我仲尼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周易曰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向曰涅黑泥也淄黑色也

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彊 善曰老子曰人

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也又曰柔弱勝剛強河上公

曰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先亡也 濟曰老子云柔弱者生之徒剛強者死之徒言以此誠世人也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

善曰論語曰閱子侍側問曰

也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行其死然鄭玄曰行行剛彊貌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也

良曰行行剛彊貌鄙夫謂庸鄙之人也言庸人為剛

彊之志悠悠然其禍故慎言節飲食知足勝

重也悠悠長遠之貌也

慎言節飲食知足勝

不祥 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慎言節飲食君子曰

也知足不辱行不辱 翰曰君子慎言節飲食祥善

劍閣銘一首

張子正陽

善曰麻葉錄晉書曰張

入蜀作劍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

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

善曰楊雄益州箴曰巖巖岷山古曰梁州

毛萇詩傳曰巖巖積石貌也 濟曰巖

近綴岷嶓

首波善曰尚書曰荆及衡陽惟荆州

也尚書曰岷嶓既藝 良曰屬

寢斜 善曰漢書音義服虔曰印蜀都西部也雙夷

口南口曰寢北口曰斜也 翰曰印山名

南通印棘 北北達

狹過彭

碣高踰嵩華

善曰劉淵務蜀都賦注曰岷山都安縣有兩山相對立如闕號

曰彭門孔安國尚書注曰碣石海畔山也 銑曰彭門碣石二山險故以狹比之嵩華二山名踰越也

惟蜀之門作固作鎮

向曰大可為鎮險可為固也

是曰

劔閣壁立千仞

善曰鄜元水經注曰小劔代北去大劔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

相通故謂之劔閣也 濟口劔閣言其峯如劔其勢如閣壁立謂峻也千仞言高也 窮地之

險極路之峻

善曰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西都賦曰臨峻路而啓扉 艮曰言

窮盡地之險極 道路之峻也 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

漢關自有晉

善曰閉由劉備故曰往漢關自鍾會故曰有晉也 鍾會之伐蜀雖在

魏朝政由晉王故歸功於晉也 翰曰蜀人負此險固故遇蜀世則逆而拒之隆清時則順而歸之關

秦使鍾會平蜀而閉之

秦得一日二井香諸

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

善曰漢書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

又治秦中持以百萬齊得十二比所謂東西秦也 銑曰秦地險以二萬之眾可敵百萬故燕吞諸侯也

齊亦負海之險以二萬敵十萬故能疆大也 田生謂肯也 獻籌譯獻策於漢高言齊秦形勢之險也

矧茲狹隘土之外區

向曰矧况茲此也狹隘阻也區域也言其土地

自在區域之外也

一人荷戟萬夫趨

善曰陳

琳為曹洪答文帝書曰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廣雅曰趨趨難行也 濟曰趨趨不進貌言負其險阻一

人荷戈萬夫不能進也

形勝之地匪親勿居

善曰漢書

形勝之國也齊有琅邪之鐵非親于弟莫可使王齊也 良曰匪非也言非國親不可令居此險也

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

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

已善曰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

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德義

不修禹於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

豈賜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於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

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

敵國武侯曰善 翰曰善歎也同善法洞庭湖名孟

門山名不祀謂不

得祀其先人也

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憑

阻作昏鮮不敗績

善曰尚書曰爾亦弗知天

命弗易又曰左氏傳曰凡

師大崩曰敗績杜預曰喪其功績也 銑曰迄至終

終鮮少續功也言天命不易憑險難而作暴亂少不

敗其功也

公孫既滅劉氏銜璧

善曰范曄後漢曰

公孫述為導江卒

正假稱蜀都太守自立為天子漢使吳漢伐之述死

吳漢盡滅公孫氏蜀志曰後主諱禪先主于也魏使

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善曰

春秋語曰前車覆後車戒范曄後漢書陳忠上疏曰

覆車之軌其迹不遠 齊曰言公孫述劉禪景運遺

之跡無或重履之以此言

告梁益二州以為戒也

石闕銘一首

井序

陸佐公

善曰謝璠梁典去陸倕字佐

仕至太常卿詔使為漏刻石闕二

銘冠絕當特賜以束帛朝野榮之

良曰同善注此石闕在端門外夾道而置之其上隱起奇獸異禽之狀

昔在五臣本舜格文祖禹三神宗周變

商俗湯黜夏政善曰尚書帝曰舜汝陟帝位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又帝

曰禹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墨子曰紂之亂武王理之當此之時喻而人不易上變政而人改

谷尚書曰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翰曰格至也文

在神宗皆舜禹受命之所也周武王也商紂也湯天

之也黜退也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

干戈而畧緯冥合天人啓其史克

明俊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善曰舜禹揖讓也湯武干

文也言揖讓干戈之道雖殊而用賢愛人之義為一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衡曰漢

禮周多矣舜以司徒受堯禪文王百里武王為西伯

襲文王皆有因緣力易為也孔叢子曾子謂孔子曰

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此乃時也三國名臣序

贊曰揖讓之與干戈說文曰啓日影也緯五星也易

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云都賦曰天啓之心

人慈之謀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左氏傳鄭子

駟曰以待疆者而庇民焉孟子曰允聖後聖其揆一

也 說曰革改也襲猶繼也畧影也緯星也謂日月

侮五行怠棄三正

善曰吳均齊春秋曰東晉侯蕭實卷高宗第二子也

高宗弟太子即位左氏傳曰子晝曰赫赫楚國而君

臨之不道專為暴虐也書刑酷然炭暴踰膏

臨人不道專為暴虐也書刑酷然炭暴踰膏

柱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踏地無歸瞻烏

靡託善曰大韻曰紂惡刑輕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墮次

中紂與妲己矣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鄭玄尚書五行傳注曰民怨神怒左氏傳衆仲曰州吁阻兵而安

忍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又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日紂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東晉侯之酷暴甚於銅柱使人神怨惡親人離叛也顧素足行也

人皆怕懼系之而行恐陷刑網也詩云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言為歸富人之屋亦猶人望明君而歸之也

靡無也怨歎而無所託也於是皇帝拯之乃操斗

極把鉤陳翼百神視是萬福善曰我皇

斗極天下之所取法德陳兵衛之象故王者把操焉

也耶廣漢書高祖曰紫宮外善陳星毛詩傳曰

如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視福毛詩曰樂只君子萬福攸同

極之星天下取則鉤陳星名兵衛之象王者當執把焉翼劾也視猶取也言劬神祇以取多福也

於是善本無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

風驅天行地止善曰謂舉義旗以伐齊也何之

祖雍州刺史永元二年十一月高祖擁南康王寶融

以主號令以高祖督前鋒三年十二月義旗發自襄

陽己酉檄京師東都賦曰龍飛白水陳孔璋為袁紹

檄豫州曰雷震虎步並集虜庭尚書曰黑水西河惟

雍州沈約宋書曰元嘉中割荊州之襄陽為雍州西

京賦曰千兵萬騎龍超揚旂許昌宮賦曰瞻

低徊天行地止

水西河惟雍州梁武自雍州刺史舉兵故去雷動風

驅盛疾貌天行地止命發致屯雲之應登壇

謂法天地行止也

有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祇響附善曰命族

誓衆也登壇祭天也杜篤論都賦曰大漢開基高祖

有勳斬白蛇也黑雲尚書帝命驗曰太子發渡河中

流火流為烏其色赤鄭玄曰以魚燎於天有火自上

復于下至于三堂流為烏尚書曰詢謀僉同鬼神其

依龜筮叶從吳實魏都賦曰英雄響附統曰衆

也高祖斬白蛇也黑雲登壇祭天也武王濟河火流

為烏此聖人之祥瑞也龜筮謂卜

也祇神也響附謂知響應聲也

穿匈冒露頂之

豪箕坐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

爭先善曰博物志曰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會稽

之野防風氏後至毅之夏德盛二龍降之

使范成克御之以行域外既周南經防風之神見禹

更怒而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二臣恐以不自贊其

心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瘞以不死之草皆生長焉

卷之三十五

命族

善曰

命族

統曰

衆

衆

衆

衆

衆

衆

衆

衆

衆

衆

衆

衆

衆

謂法天地行止也

有降火之祥

龜筮協從

人祇響附

誓衆也

登壇祭天

也杜篤論

都賦曰大

漢開基高

祖有勳斬

白蛇也黑

雲尚書帝

命驗曰太

子發渡中

流火流為

烏其色赤

鄭玄曰以

魚燎於天

命族

善曰

命族

統曰

衆

衆

衆

衆

衆

衆

衆

衆

衆

衆

衆

衆

衆

衆

命族

善曰

命族

統曰

衆

衆

衆

衆

衆

衆

衆

衆

衆

衆

衆

衆

衆

衆

通凶渠泥首

善曰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左氏傳子重曰秣馬利兵又趙宣

子曰訓卒利兵軍戰余曰嚴敵通步騎士悉嚴然鼓一曲為一通尚書曰鐵

昌庶得泥首闕下也良曰赫盛貌殊善訓教也言帝怒庸蜀將討之嚴鼓未通而凶惡之渠皆泥其頭

面以 弘舸連軸巨檻接爐鐵馬千羣

朱旗萬里

善曰吳都賦曰弘舸連軸巨檻接爐鐵馬鐵甲之馬荒曄後漢書公孫瓚

與子善曰屬五千鐵騎於北園之中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曰胡馬之千羣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天朱

漢書曰 翰曰弘巨皆大也舸軸檻皆舸也鐵甲也言水陸發軍也 打簡而禽

廬九傳檄以干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

鐵而五臣本樊鄧威懷巴黔底定善曰魏略

凌密欲立樊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魏自縛謂太傅曰知直以折簡召我我不當至邪太傅曰

以卿非肯遂折簡者也廬廬江九九江二郡名也伏滔正准曰廬九之間流瀟兵死者十而七八焉漢書

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湘羅二小名也孫卿子曰秦伐有苗禹伐共口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

遠方慕義兵不血刃過秦論曰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尚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

德尚書曰震澤底定鐵曰折簡謂策書檄置善廬江九江二郡名湘羅二水名兵不血刃言不交戰也

無遺鐵言不放箭也樊鄧巴黔皆郡名懷來底致也言以威來之而致定也 於是流

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枯朽

善曰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為塗過秦論曰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班固漢書贊曰

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 同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

籬言皆疎薄不固也
枯朽言其易摧折也
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

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兵車華路

也左氏傳曰凡師過信為文尚書曰王至于商郊牧

野左氏傳曰孔子曰夷不亂華尚書曰惟其士女

厥玄黃昭我周王漢書曰天子遣使冠蓋相望於道

德西歆時曰雲集霧散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

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

武王誓衆之地壺瓶屬簞也言師至齊境士女當

以瓶笥盛其漿食似夏民之附成湯躬士之

窺伺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繕本農不

遷業市無易貨
王臣本作便字善曰尚書中候曰天乙在薄夏桀迷惑

諸鄰國雖負歸湯帝王世紀曰商容及躬人觀周軍

之入見武王三三躬人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

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

論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

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呂氏春秋曰桀為無

道湯立為天子夏人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也

良曰夏桀之時人皆附湯躬紂之時人皆慕周今齊
思梁德亦猶是也平湖也言安撫老少伐其罪惡問
人勞苦使農市之人各復其業也
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
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機
善曰

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漢書曰張蒼領主
郡國上計者又曰嚴助願奉三年計如淳曰助自欲
入秦之也尚書曰四隩既宅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平
河北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漢書息夫躬曰軍

曹交馳而輻奏羽檄重迹而狎至尚書曰兢兢業業
一日二日萬幾 翰曰四隩四方也羽檄亦軍書也
狎更也言天下皆入會 而幸圖謀軍書更至也 而尊嚴之度不僭於

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

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慮几案曾未浹

辰獨夫授首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

貌矣運命論曰張良及其遭漢祖其言也亦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祈禹稷寬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護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左氏傳君子曰昔恃其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杜預曰浹日十二辰也梁典曰永元三年十二月丙寅張齊殺東昏于含德殿其夜以黃油裹首縱而下尚書曰暹夫受

洪准作威士季機蜀文曰一使見會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 向曰漢書淵默天子容儀也僭失也言

梁武雖居軍旅行陣之間不失天子容儀也張良之策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規圓也思若轉圓言易也張良運籌策於帷幄仲長統曰運籌策於几案十二日曰浹辰獨夫謂齊東昏侯也授首謂引頸受斬也

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歸玩臺之珠

反諸侯之玉

善曰六韜曰討時婦人以文綺爲席衣以綾綺者三千人又曰武王

伐紂蒙寶衣投火而死帝王世紀曰王命歸旋臺之珠王說苑曰武王大敗紂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於諸侯天下隄之曰王廉於財向曰焚棄綺寶謂棄珍也帝王紀曰王命歸旋臺之珠玉於諸侯 拍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下

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並

日月

善曰新序劉向曰先王之所以指麾而四海賓服者誠德之至也幸經鉤命決曰俱在隆

平優劣殊流禮記曰下車而封夏后之後於祀封船之後於宋尚書曰一戎衣天下大定尚書曰夏有昏

德民墜塗炭孟子曰當堯之時鴻水橫流氾濫於天下漢書曰德配天地明並日月濟曰登淫炭火曠

流大水也言齊朝之人皆如陷泥墜於是仰協

吹波瀾大水而武帝救之也均齊也

三靈俯

五百本

從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

敘之圖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靈之職交錯同瑞劉琨勸進表曰億兆

收歸曾無與二尚書大傳曰堯得舜推而尊之禮以昭華之玉春秋元命苞曰堯游河渚赤龍負圖以出

圖赤如綵狀龍沒圖在楊柳裏靈龜曰大易之書序龍馬雜貢龜書象曰協合也三靈天地人也堯

得舜而尊之禮昭華之玉赤龍負圖以瑞堯也類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

帝禋宗光有神器升中以祀羣望攝

袂而朝諸夏

善曰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又曰禮于六宗國語富辰謂王曰光有天

下而和寧百姓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禮記曰升中于天而鳳皇降左氏傳曰乃大有事

于羣望漢書徐樂上書曰南面負衣攝袂而揖王公陛下之所服也論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

仁也翰曰類經皆祭名光明也神器天子器也升中謂登中岳也祭祀羣望星辰山川也攝整也袂袖也諸一夏

中國

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

中典

善曰周禮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鄙

觀漢記段熲上疏曰先零東荒討之難破降為上策戰為下計周禮曰大司寇掌三典以佐王二曰刑平

國用中典也說曰班布也政法也方外四南服夷也協合也上策謂降敵也刑平國用中典

南服

緩耳西蜀反舌劍騎穹廬之國同川共穴

之人 五臣本作氏字 善曰社為論都賦曰連緩耳瓊雕題呂氏春秋曰善為君者蠻夷舌皆

服德厚也高誘曰夷狄語言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南方有反舌國本在前宋劉向喉故曰反舌也

漢書曰匈奴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鉞漢書烏孫公主改曰穹廬為室今為瑤

杜篤論都賦曰同穴表揚之域其川鼻傲之國 向曰蜀廬也餘皆遠國名 莫不屈

膝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攘地千

都幕南罷鄣河西無警 善曰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

和孟子曰武王之伐紂也百姓若崩厥角趙支曰厥前叩頭以額卑厥地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漢書

曰通西北國張騫鑿空蘇林曰鑿開通也戰國策秦謂應侯曰公孫蘇為秦攘地千里漢書曰驃騎封

於狼居胥山每城遠池而漢南無王庭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開紫頰曰障小城也漢書晉文公

攘戎狄居於西河固洛之間音銀謝承後漢書曰祝良為梁州刺史歷年無警 濟曰交臂屈膝謂臣服

也厥角叩頭也稽顙拜也鑿空謂鑿山以通道也攘却也千都千城也罷鄣無警言晏清也 於

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鹿駭息此

狼顧 善曰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尚書曰柔遠能邇鹽鐵論曰以賢人為兵聖人為

守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也良曰邇近肅清也鹿駭狼顧喻賊警擾也忘息言無

也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 善

周禮曰保氏掌諫王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樂鄭玄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護大武尚書曰修

五禮孔安國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漢書曰高祖令張蒼定章程又曰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 翰曰

六樂六代之樂也五禮吉凶賓軍
嘉也程權量之平法也創制也 置博士之職

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

之學如市 善曰漢書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范曄後漢書曰張興稍遷至博士弟子

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司馬彪續漢書曰負書來學

雲集京師劇秦美新曰選集乎文雅之囿朝翔乎禮

樂之場史記曰由余款關請見三輔黃圖曰元始中

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郡所

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 銚曰博士學官也詩有入

雅小雅集雅之館則教詩之所也款叩也言叩門請

見者如人也 興建庠序啓設郊丘一介之才

必記無文之典咸秩 善曰漢書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禮記

曰立春之日天子迎春於東郊周禮曰冬至於地上

一介曰又曰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向曰建立也序

序學名啓開也郊南郊丘園丘皆祭天地之名也

介謂小才也錄記典法秩敘也 於是天下學士

言未有文記之法皆次敘也 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

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嚮風

矣禮記曰儒有砥礪廉隅論語子曰能以禮讓為國

手何有 濟曰言庠序之興故學 教臻侍子化

洽期門區宇又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 歲阜民和 善曰漢書曰呼韓邪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漢書曰武帝與北地良

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范曄後漢書曰樊准

上疏曰明帝即位自期門射獵後漢書曰樊准

經匈奴遣伊秩訾王來入就學東京賦曰區宇以寧

思和求中方面四方而地長子思言曰五位以正

方面孫楚客主言曰晉主聖明方面割地長揚賦曰
休力役賈逵國語注曰車厚也左氏傳季梁曰民和
而神降之福良曰臻至也侍子謂諸蕃質子奉侍
天子故云侍子期門守衛之官言皆蒙學教之化也
又理方面四方之面也靜息謂無備也簡略也阜厚也歷代規摹前王典

故莫不甘艾夷前截允執厥中善曰史記曰高祖雖日不

暇給規摹弘遠矣東漢記東平三蒼上疏曰事過典故孔安國尚書序曰艾夷煩亂前截浮辭尚書帝

曰允執厥中翰曰現法慕則也故事也夷平允信厥其也言前代法則故事有煩亂人者皆艾平前截

使信執其中也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

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善曰左氏傳曰司鐸

火季栢子命藏書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曰禮經謂周禮也禮記曰大

戴之以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治象

鏡曰哀公三年火季栢子命書燕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太宰以正月懸理象之法

於象魏使萬人觀理象焉憲法也言布法以示人也戴記顯游觀之言周

史書樹闕之夢善曰禮記戴聖所傳故號戴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

遊於觀之上習然而歎周書曰文王至自商太妃夢見商之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之于闕間化

為松柏向注同北荒明月西極流精海岳黃金河

庭紫貝善曰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闕銀闕圓五十丈二闕相去百

丈上有明月珠徑三文光照千里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一正東有墉城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

又曰史記曰三神山傳在海中黃金白銀為宮闕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王逸曰言河伯

所居以紫貝作闕也。濟曰海音蓬萊。蒼龍之山也。有白銀闕紫貝闕名河伯所居。

武之制銅爵鐵鳳之工。善曰三輔舊事曰未央宮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

武闕魏文帝歌曰長安城西有雙圓闕上有一雙銅爵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薛綜西京賦注曰圓闕上作鐵鳳皇令張兩翼舉頭敷尾。良曰皆闕名也。

或以聽窮省冤或以布治懸法。善曰李尤闕銘曰悉心聽省無乃窮究周禮曰正月之吉始知布教。

于邦國都鄙表叔謝中丞。輸注同。或以表正王居或以章曰懸法象闕。

光崇帝里。善曰尚書王曰表正萬邦周易曰王居無咎正位也。柏子新論曰昔周公

光崇周道澤被四表蜀都賦曰峭峻有帝皇之宅河洛為王者之里也。銑曰表飾也光榮崇重也言為闕者以飾帝三之。

晉氏浸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

目無補憲章。善曰漢書曰浸弱微滅也韓詩曰謂之禮經東都主人曰唯子願識舊典司馬相如美人賦曰上宮閑館寂寥至虛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不可勝數山謙之丹陽記曰大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義興許或墓二闕高壯可從施之王茂弘弗欲後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峯即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從之今出宣陽望此山良似闕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七年博望梁山立雙闕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向曰浸漸也威夷微弱也寂寥

空靜貌鴻大烈業湮沈罕希也。晉以牛頭山兩峯以為大闕宋立雙闕於博望梁山也言晉宋乃微弱經籍無記大業沈沒皆假為觀。乃命審曲。五臣本

闕是欺証耳目無益章程也。

有直字

闕是欺証耳目無益章程也。

乃命審曲。五臣本

有直字

闕是欺証耳目無益章程也。

乃命審曲。五臣本

有直字

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善曰周禮曰或審由列瞻星揆

地興復表門草創蕪闕善曰周禮曰或審由

明各有中星也尚書考靈耀曰冬至日月在牽牛一

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蠡順除之鄭玄曰蠡行

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蠡猶羅也昏中

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却也周禮曰

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又曰匠人建國

求地中置槷以懸視其影鄭玄曰槷古文臬假借字

也周禮曰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東觀漢記博士等議曰陛下除殘去賊興復祖宗西

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表曉闕於闔闔論語曰禘謀

軍創之西都實曰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

濟曰審察也謂察曲直之官也明中謂昏明各有中

星也圭以測日影也臬以平水也瞻其中正揆度也

謂度地形勢也草創謂初始也於是歲次天紀月

也言始起華闕以歸國門也

旅太簇

善曰天紀星紀也左氏傳辨慎曰旅在星紀而滿於玄枵杜預曰歲星也星紀

斗牛之次也漢書曰太簇位於寅在正月也

良曰太簇乃正月律也 皇帝御天

下之七載也構茲盛則興此崇麗方且

趨以表敬觀而知法

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七年正月戊戌詔曰昔晉氏

青蓋南移日不暇給而兩觀莫築懸法無所今禮盛

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章於是選匠量

功鐫石為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

備漢書曰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趨列女傳衛靈

公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 翰

日盛則崇壇謂闕也且復也趨急步言過闕者使急

步而行以物觀雙闕之容人五臣本作民字識百重

之典善曰周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西京賦曰圓闕

味以造天若雙鳩之相望徐幹七喻曰豐屋廣

夏崇闕百里 鏡曰言立此雙碣使百姓觀之以知百代之常法也重代典法也 作範垂

訓赫矣壯乎 善曰都正釋機曰創制作範匪特不立家議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

訓後嗣曹府君陳寔議曰赫矣陳君 爰命下臣 向日範法訓教也赫壯皆盛貌

式銘磐石 濟曰下臣 其辭曰 用也磐石大石也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浹漢啓岐梁

善曰此言建國立都不怕一所故洛浹岐梁咸為帝宅也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周成王也尚書

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作洛誥蔡邕祝禘文曰自太王福在洛之浹漢漢高祖也西京賦曰岐

梁汧雍陳寶焉難在焉 良曰建立也洛水冬浹水涯岐梁謂雍州也言古之帝王辨方正位立都不怕

故雍洛咸為帝宅也 居國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闕

是惟舊章 善曰帝王所居用 而後盡禮文之德由政化而益光也周易曰後

主而有常舍萬物而化光 輪曰樂也 青蓋南也化光謂德化光大也象闕則舊章也

洎黃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弗紀 善曰言帝祚南遷王綱施案懸法藏書咸皆廢紀青蓋晉也虞預晉

善王導上言曰迴青蓋以及上京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子皆朱班輪青蓋黃旗謂吳也司馬德操與劉翥

嗣書曰黃旗紫氣相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賊榮緒晉書曰孫氏無闕大晉南都亦不暇立門

闕遂廢矣藏書則漢日斂而藏之周禮曰正月乃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治象決日而斂之

曰青蓋謂晉也黃蓋謂吳也言此二君錄都江南北無闕故使法無所 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

懸書無所藏也 善曰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

百常興茲雙起 也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

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德德而正中者也又

不器曰无五休否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道者也張

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關雙起猶雙立也魯靈光

殿賦曰崇墉闢遠以嶺屬朱闕巖巖以雙立 向曰

大人君也造物謂造萬物也龍德君德也言君 偉

以德休息否亂之道也百常觀名雙起雙闕也

哉偃蹇壯矣巍 魏旁映重疊上連翠微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偃蹇高貌也何晏論語注曰巍

巍者高大之稱也重疊宮殿之多者也七命曰重殿

疊起交騎對冕蜀都賦曰鬱氛靈以翠微 濟曰偃

蹇巍巍壯大貌重疊謂宮觀多也遷微天遠氣也

布教方顯浹日 初輝懸書有附委篋知

歸 善曰周禮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又曰

正月乃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治象決

日而敘之懸書則懸法也委篋則藏書也重用之故

謂藏書也 懋鬱崖 勿 重軒宮墜反字形從耳飛

棟勢超浮柱 善曰甘泉賦曰洪臺崖其獨出西

都實曰重軒三階穹隆見下句西

京賦曰及字業業何禎許都賦曰景福鬱枕以雲起

飛棟鳥企而翼舒甘泉賦曰枕浮柱之飛棟兮袖莫

莫而扶頡 翰曰鬱盛穹隆壯大貌飛棟浮柱

謂廣甘泉宮之大也此闕形勢之高而超越焉 色

法上圓制 善本作負 模下矩周望原隰俛臨

煙一雨 善曰上圓天也下矩地也繁欽建章鳳閣賦

曰上規圓以穹隆下矩地而繩直望原隰臨

煙雲言其高也 鐵曰謂取模法於天地 前賓四

也後俯也周望原隰俯臨煙雨言其高也

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湊五方 善曰王逸

賓列也陸機洛陽記曰有銅駝二枚在宮之南四會

通頭鄭玄禮記注曰却返也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

達九房則明堂之制也鄭玄禮記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也然路寢在門外故云却背也向曰寢列也四會道也九房明堂也周禮曰應門二轂漢書曰秦地五方雖錯此五方謂吳之五方也漢至也暑者來寒往地又天長神哉華平觀永配

無疆善曰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老子曰天長地久無疆集云磐石鬱

虛重軒穹隆色法上負製模十四字是至尊所改也齊曰言此闕同天地長久配國家之無窮也疆窮也

新漏刻銘一首

并序良曰武帝以舊漏刻乖舛乃令相恒更理之

故曰新漏刻也

陸佐公

善曰劉瓛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漏乖舛乃勅負外郎相貽

治之漏刻成太子中舍人陸倕為文同為彪續漢書曰孔壺為漏浮箭為

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星焉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

縮之度無准善曰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五

經要義曰昏闇也且明也日入後漏三刻為昏日出前漏三刻為明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淮南子曰孟

春始贏孟秋始烝為誘曰贏長也縮短也翰曰言觀象於天未分昏闇之節理歷候時不悉長短之度

此明須漏刻之聖壺命氏遠哉美我用禮曰周義也准法也

壺氏下士六人鄭云曰壺盛水器也挈壺水以為漏也說曰周禮置挈壺氏掌漏刻遠哉美此義之用

也揆景測辰微也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

夜善曰揆景測辰謂晝夜漏也微宮謂微巡其宮也衛宏漢書儀曰晝漏晝夜漏定宮亡衛宮城門擊

刀斗周廬擊木柝周禮曰挈壺氏挈壺以令軍井
凡喪事聽壺以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同農
曰挈壺以令軍井謂為軍穿井井成擊壺懸其上令
軍中眾皆望見知此下有井也壺所以盛飲故以壺
表井也 向曰揆度景晷辰時也徽巡宮也戒井謂
宮中穿井成則擊壺氏以壺懸井上以表井成也以
水守壺者為汲漏以火守壺者為夜視刻數分日夜
者為晝夜異刻也言以漏刻日晷及時晝漏盡夜漏
起則守衛者 而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取子
馮於官中也

殄滅攝提無紀

善曰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
流司歷過也漢書曰三代既沒

五霸之末史官忘記疇人子弟分散如溥曰家業世
世相傳為疇漢書曰孟陬殄滅攝提失方音義曰正
月為孟陬歷紀廢絕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
殄滅攝提屋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歷誤春三
月當指辰而乃指巳是為失方 濟曰司歷主歷之
官從父登者為疇人也正月為孟陬取太歲在寅為攝
提殄滅無紀言閏餘乖
錯不與正歲相值也

提殄滅無紀言閏餘乖
錯不與正歲相值也

衛宏載傳呼之節較

而未詳而佳融敘分至之差詳而不密

善曰

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宮中宮城門傳五伯官直符
行衛士周廬擊木柝傳呼備火司馬彪續漢書曰太
史令霍融上言漏刻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天相應
或時差至一刻半不如夏歷密也 良曰衛宏著漢
儀使夜漏起宮衛傳呼以為備也較考詳審也霍融
漢太史令上言時日差失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也

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岷

玉

善曰曾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
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新序曰珠產江漢玉產

崑山 翰曰陸機作漏刻賦孫綽作漏刻銘靈珠
岷玉喻文章美也言此二人虛擅其文而無益也 弘

度遺篇承天垂旨

善曰王隱晉書曰李充字弘
度集有漏刻銘沈約宋書曰

宋太祖顏好歷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
嘉二十年上表詔付外詳之有司奏承天歷術令施
行銑曰李弘度何承天二人並為漏刻之法自意也

布在方冊

五臣本
作有布

冊 **無彰器用**

善曰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
道布在方策左氏傳壞傳信曰山

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也向曰方 **壁言彼春華**

同夫海棗

善曰春華言其文麗海棗譬其無實答
賓戲曰擣藻如春華晏子春秋曰齊景

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
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裹蒸棗至海而拯其
布破黃布故水亦蒸棗故舊不實公曰吾伴問子對
曰嬰聞伴問者伴對也齊曰春華言不實也海棗

同善注言何李 **寧可以執物字民作範垂訓**

者乎

善曰左氏傳曰隱公將納民於穀物者也講事以度執量謂
曰君將納民於穀物者也講事以度執量謂

之執取材以章物承謂之物不執不物謂之亂政周
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訪閭伯父邾正釋機曰
劉制作範匪時不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
垂訓後嗣良曰寧安軌法也言為法無實妄可以

字人垂

且今之官漏出自會稽

善曰善子雲
宋官雜記曰

天監六年上造新漏以臺舊漏給官漏銘云咸和七
年會稽山陰令魏丕造即會稽內史王舒所獻漏也
翰曰舊漏本山陰令魏丕所造故云出自會稽會稽郡名 **積水遠方導流乖**

則

善曰陸機漏刻賦曰積水不過一鍾導流不過
一筐也 銑曰積聚導引也言聚水引流皆違

正六日無辨五行不分

善曰淮南子曰冬至子
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

日則夏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誘曰遷六
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衛宏漢舊儀曰晝
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
夜戊夜也向曰夏至加三日冬至加三日歲加六

日終而復始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之法謂甲乙丙丁戊也無辨不分謂失常也歲躔閭

於茂月次姑洗善曰太歲在戌曰閭茂禮記曰季春之月律中姑洗濟注同皇

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諱禮變商俗

善曰夏諱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良同善注變易也言易齊政也業

類補天功均柱地善曰列子曰昔女媧氏鍊五色之石以補其闕割鼈之足以立

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狂絕地維也翰曰言齊天地壞絕而梁武能

補柱也河海夷晏風雲律呂善曰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

則河海夷晏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獻靈犀四兩吉光毛裘受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風入律十

旬不休青雲千呂連月不散意者關浮有好道之君我故搜奇益而貢神香溢歌樂毛車以齊弱水于今

十三年矣錢曰夷正晏清也言河海不坐朝晏

波浪也東風入律青雲干呂至道之應也

罷能每日晨興善曰呂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諭其意登朝晏罷以告制

兵者也尚書大傳曰帝猶及側晨興辟四門來仁賢向曰晏晚晨早興起也言天子勤政理也

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善曰集云雞人二字是沈約所改作也

齊曰傳漏唱漏也周禮雞人掌祭祀夜率旦以詔百官使早起屬繫也言君繫於此以為星

火謬中金水違用善曰左氏傳張趯曰火中寒暑乃退鄭玄毛詩箋曰火星

中寒暑退陸機漏刻賦曰寤蟾蜍之栖月識金水之相緣良曰星火心星也中刻乃退壺用金漏用水

以陰陽之象謬誤也言違誤失常時乖啓閉箭異錙銖善曰

傳曰八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錙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也翰曰啓閉

以箭漏水也言舊滯也
箭失開閉長短之節
爰命日官草創新器

善曰古氏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論語曰禘
謀草創之 銑曰天子有日官草創始制也新器則

新編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
善曰周易曰仰以觀

於天文府以察於地理史記曰黃帝順天地之紀旁
羅日月星辰左氏傳曰公既視朝遂登觀臺以望而

善禮也又曰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之庫以望
之曰宋衛陳鄭也 向曰易云俯則觀法於地旁羅

日月星辰臺調觀視之臺也
梓慎登大庭之庫庫亦臺屬 則丁地四參以天

一善曰言壺用金而漏用水也律書曰天以得二生
水地以得四生金也 濟曰則之法也故壺用金漏

而用之也 建武遺蠹咸和餘舛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蠹蝨

曰四分施於建武咸和漏刻即上魏不所造也
建武光武年號咸和晉帝年號蠹蝨朽爛也舛差也

金甬方負之制能流吐納之規

善曰金則壺也而形方甬則引水者而形負據續漢
刻銘曰乃制妙器擊壺氏銓累筒二階積水成川陸

機漏刻銘曰口納甬吐水無滯咽 翰曰金謂壺壺
形方甬引水其形圓能箭也流水也吐謂甬納於壺

也 變又律改經一皆懲革
善曰蔡邕律歷志曰凡歷所革以變律呂相生

至六十也 銑曰律法經常懲定 天監六年大
革改也言變其常法一皆定改

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

御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
善曰陸機集志議曰考正三辰審其

所司是談天紀綱也測表候陰謂土圭也周禮曰土
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向曰進御謂進

天子也辰時景日也言可不謬圭撮無乖黍
測時日考表影候陰氣也

累

善曰漢書曰天推歷生律制器量多少者不失

陰陽之始也

四主曰撮十黍一累十累一銖撮盡括

切濟曰

謬也六粟曰圭十抄曰撮十黍曰累言

新刻無

又可以校運筭之朕合辨分天之

邪正

善曰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治歷者方士唐都

良曰校考運移

睽離也分天謂分其晝夜數察四氣

之盈虛課六歷之疎密

善曰爾雅曰春為發

成冬為安寧

四氣和為通正漢書口史記有黃帝

項夏殷周及魯

歷漢興張蒼用顛項歷比於六歷疎

闕中

最為微而曰瀉于凌梁覆太初歷聽朔弦望

善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德

五百年而稱也

而稱言成功非一

昔嘉量微

物盤孟小器猶其昭德託功載在銘典

善曰周禮栗氏為量其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

之孔甲黃帝之文也書盤孟中為識法或於鼎名曰

路察德銘論曰德非此族不在銘典向曰周禮栗

氏為量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盤孟者黃帝之文

善盤孟以為成昭明德信此小物猶明德紀功以為

銘典於 況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成物之能

與坤元等契

善曰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准

道遇高誘曰造化天地論語比考識曰君子上達與

天合符又曰周易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

元萬物資生濟曰入神之制謂漏刻也造化謂陰

陽也符同也易曰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

生等齊
莫信也
勲信
楹席事百巾机
善曰蔡邕銘論曰武三殿作皆

于太師而作席机楹杖雜銘又曰黃帝有中机之法
孔甲有盤孟之戒言也
良曰勲功也楹柱机業也

太公有楹席巾机之盜言編刻之
所倍多楹席事過巾机之百倍也
寧可使多謝

曾水有陋昆吾
善曰郭象莊子注曰不可多謝堯舜而推之為兄也蔡邕銘論

曰昔召公作誥先王賜朕鼎出于武當曾水吕尚作
周太師而封于齊其功銘于昆吾之野西都賓序曰

有潘洛邑之義
翰曰曾水水名漢得鼎於其中昆吾山名夏啓鑄鼎之所皆勒銘於上言安可使漏刻

不及於
金字不傳銀書未勒者哉
善曰崔玄山瀨鄉記

曰老子母碑老子把持仙籙玉簡金字編以自銀紀
善撥惡劉人本觀書賦曰玉牒石記銀書金字煥矣

不窮邀乎昭備
銑曰金乃詔小臣為其銘曰

善曰集口銘一字至真
改揚善辭曰故當去銘向曰此銘字初為辭音改為銘也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罕

代
善曰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莊子曰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也莊子老聃謂孔子

曰夫神生於道其來無迹
其去無方尚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向曰晦闇也神之與道其來無

跡工官罕希也言神妙
乃置挈壺是惟熙載

氣均衡石畧正權槩
善曰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吕氏春秋曰

仲春日夜分鈞衡石角升極正權槩高誘曰角平分
桶權槩皆令均等也
濟曰熙廣載事也衡石權也

權槩斗槩也言置挈壺
世道交喪禮術銷亡

善曰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
毛詩序曰齊宣公之時禮義消亡
良曰時道交錯

要亂故禮教法
術銷散亡滅也
遽遷水火爭倒衣裳
善曰周禮

擊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凡喪事懸壺以哭皆以水
火守壺者夜視刻數也毛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

時節擊手刃舛次叢木乖方
善曰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

擊刀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鎗受一升晝炊飢食擊
持行夜則禮挈壺氏曰凡軍事懸壺以序聚據難之

則擊刀斗自衛叢木謂打更木也舛次乖方言失常

也爰究爰度時惟我皇
善曰毛詩曰維彼四國爰究爰度

白曰言武帝於方壺外次圓流內襲
濟曰次敘襲重也方

壺體也圓洪授殊等高卑異級
善曰陸機漏刻賦曰擬洪

發於漏鍾順恩高而為級良曰洪天報靈虬承

小也言漏刻之體大小高卑各異次也

注陰蟲吐喻
善曰孫綽漏刻銘曰靈虬吐注陰蟲承馮翰曰虬龍也陰蟲謂蝦

善也言漏刻之體以龍承之倏往忽來鬼出神

入善曰呂氏春秋曰倏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淮南
子曰並應無窮鬼出神入銑曰言微妙也

若抽繭逝如激電
善曰陸機漏刻賦曰形微獨繭之絲逝若垂天之電

向曰言水下之微如繭之抽絲機發之疾非激電也耳不輟音眼無留

眄銅史司刻金徒抱箭
善曰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蓋上又鑄

金銅仙人居左壺為胥徒居右壺皆以左手抱箭
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齊曰輟正也耳不止音謂

聽漏聲眼不留眄謂伺機發也渾儀制曰鑄金銅人
為胥徒居壺之左右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別天

時之早晚也
履復薄非兢臨深罔戰
善曰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授受靡亾言登降
善曰周禮曰授受靡亾言登降

言時之授受無常也
唯精唯一可法可象
善曰周禮曰唯精唯一可法可象

尚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孝經曰作事可法左傳此宮文子謂衛侯曰有儀可象謂之儀也

言專精之人
月不知
五五本

來日無
五百本

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
善曰周易曰月往則日來

傳注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表彥伯二國名臣序贊曰若合符契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也

向曰道隱也言聖人隱居知日月度數故不能藏隱也符契喻信也影響言與時節相應如影響隨於形

合民昏暮卷其英晨生

善曰周禮風土記曰合昏也

昏曰合昏也
其葉夜合而明舒其英瑞草也每晨

尚辨天意猶測地情
善曰詩曰

白靈臺系天意
周易曰聖人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况我神造通幽洞靈
善曰陸機漏刻賦曰

配皇王等極為世作程
善曰

程曰後世以為法程高誘曰程度也曹植列女傳

星也言配皇天極星之

王仲宣詠一首

曹子建

濟曰誄者累也言人死後累其德行也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

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

察詰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

善曰毛詩曰彼

善曰天賦我良人

我曰穹天也皇天之神不察視我明詰之人乎何天神祇祇而殲滅之吉謂善也

誰謂不痛

善本作

早世即冥誰謂不傷

華繁中零

善曰華繁中零後漢書栢帝詔曰少遭不造先帝早世又曰史記華陽夫人婦

天遂同期

善曰天遂同期者遂於命也 存亡分流

善曰天相去幾何又

善曰天相去幾何又

善曰天相去幾何又

善曰天相去幾何又

善曰天相去幾何又

善曰天相去幾何又

善曰天相去幾何又

善曰天相去幾何又

善曰天相去幾何又

善曰天相去幾何又

老尚畢萬勲績惟先晉獻焉封子魏之

疆天開之祚未嘗稱王善曰史記曰公高苗

或魏封畢萬為大夫牛圖曰萬諸數也魏大名也以

是始賞天開之矣國稱侯留風俗記曰後漢魏之

都也晉獻公以魏封大夫畢萬後世文侯初盛至子

無稱王是為惠王無以稱王因氏焉是詞曰伊伯庸

之末嘗也 翰曰齊太公之封魯周公之封言畢公

高之封同於齊魯而後代絕亡流裔至畢萬始事晉

獻公獻公城魏封畢萬於魏是天子體其神也

後守代文侯盛至孫惠王因以王為文焉 厥姓

斯氏條分葉散善曰斯氏王氏也世滋芳

烈揚聲秦漢善曰秦漢之貴也漢有五侯之盛是揚

會連陽九炎光中善曰漢書曰陽九厄

善曰易稱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與引曰善

炎上之烈精蔡邕曰謂大漢之盛德也中曠謂漢王

莽之亂也說文曰曠不明也 濟曰百六之會陽

九之厄也炎光謂漢也曠暗也中暗謂王莽篡位世

祖撥亂爰建時雍善曰世祖謂光武皇帝也

於春秋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 良曰三台樹位

撥亂謂平王莽也建立也時雍太平也三台樹位

履道是鍾善曰春秋漢舍孽曰三公象五岳在

向曰三台星名三公之象也樹寵爵之加匪惠

立鍾聚也言履道於光武代也寵爵之加匪惠

惟恭銑曰蓋法慈仁好與自君二祖為光為

龍善曰張璠漢紀曰王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

順帝時為太尉楊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為

司空毛萇曰龍寵也 向曰黎曾祖龔祖僉曰休

暢皆為漢三公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

哉宜翼漢邦或統五臣本太尉或掌司

空百揆惟敎五典克從善曰尚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敎又曰惟

敎五典五典克從 濟曰僉皆翼輔統領也太尉謂

從而天靜人五臣本和皇教遐通良曰言能使天下安

和皇王之伊君顯考弈葉五臣本佐時善曰

曰擊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 翰曰伊惟考父也

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善曰張衡曰慈詩序曰

謂軍謀出臨朔岱庶績咸熙善曰擊父無傳

曰庶績咸熙 向曰擊父出為節郡君以淑懿繼

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枝廣宣理記洽聞

幽讚微言善曰孔叢于長弘曰仲尼洽聞

語載曰子夏六十人共撰仲尼微言也濟曰叔

深讚明也謂材藝廣達而深明

文若春華善曰春華東觀漢記朱

涌泉善曰答賓戲曰擣藻如春華東觀漢記朱

不洽何藝不閑善曰魏志聚善屬文舉筆便成

翰曰洽通也藝

棋局逞巧善曰魏志聚善屬文舉筆便成

觀人圍碁局壞聚為復之碁者一不信以把蓋高使更

語子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取良乎已銑曰棋局逞巧謂聚能覆局及善博內弈之術也

不造京室隕顛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善曰

毛詩曰閔予小子董家不造帝魏志曰董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向曰皇家漢室也造成也京室洛陽也隕顛謂墜落也宰臣謂董卓也言卓專制遷帝於長安

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窺荆蠻

善曰魏志曰聚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左氏春秋陳勞仲曰羈旅之臣於預注曰羈寄也旅客也

崔璋七獨曰羈然鳳舉軒爾龍騰毛詩曰蠢爾蠻荆濟曰阻艱謂董卓作難也翕然一鳳飛貌君子比德於鳳故以此喻聚也

身窮志達居鄙行鮮

於鳳故以此喻聚也

振冠南嶽濯纓清川善曰盛弘之荆州記曰襄陽城西南有徐元直宅

阿王詩云振冠南嶽濯纓清川集本清或為清誤也良曰身窮謂羈旅也志達謂得去亂朝也鄙陋鮮明也南嶽衡山也清川江也此江山皆在荆州故也

潛處蓬室不干勢權善曰列子曰北宮子莊其蓬室若廣厦之蔭也

翰曰干求也勢權執政之人也

我公奮鉞耀威南楚善曰我公魏太

祖也鉞曰我公曾操也奮振也鉞斧也威兵威也南楚荆州也

荆人或違陳

我講武善曰禮記曰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曰或違亂也戎兵也講武謂將討亂也

君乃義發筭我師旅善曰魏志曰劉表卒

濟曰義發謂勸劉表子琮降善曰魏志曰劉表卒高尚霸功投身帝善曰魏志曰劉表卒

字善曰相譚陳便宜曰所謂霸功者法度明正百官修治威令流行者也傳幹後漢王命故曰世

相繼復帝字 良曰高尚太 斯言既發謀夫

是與 善曰毛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售 翰是與

伊何響我明德投戈編都 若稽頽漢北

漢書南郡有編都縣音義曰編音鞭郡音若 銑曰

而北歸 我公寔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

以彰勳則 善曰魏志曰太祖辟繁為丞相錄賜爵

金印紫綬 向曰寔實嘉善揚明也言繁公實善繁

之功明舉京國也金龜紫綬謂辟繁為極爵關內侯

勳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

殊略卓時 善曰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又曰

乃畧祭酒與軍行止 善曰魏志曰後遷

筭無遺策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良曰曹公畧

書無失理 善曰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東觀

我王建國百司惟問 善曰周

以顯舉秉機省闈 音太 戴蟬珥貂朱

衣皓帶 善曰魏志曰魏國建拜繁侍中蔡邕獨斷

事於此也蟬貂朱衣皆侍中服也珥插皓素也

入

侍帷幄出擁華蓋榮耀當世芳風瞻

藹善曰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漢書曰韋玄成繼父相位封侯榮當世焉補衡顏子碑曰

秀不實振芳風濟曰言出入侍從嗟彼東夷

善曰東夷謂吳馮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

光戎路五臣本作駱字寔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

王涂土善曰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

寬碑曰繞艾三事以清王塗良曰東夷吳也憑依

險動亂邊境魏王征之而黎為侍思榮懷附望

被來威善曰言仲宣思念寵榮志在懷附吳類均

歸向王德也言黎思酬其榮故來附魏王伐吳亦望彼吳來

如何不齊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

往凶歸嗚呼哀哉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

尚書王曰病日臻既彌留魏曰言如何不能成濟

當是運命衰盡也彌終也古往凶歸謂黎從吳伐吳

路病而卒也翩翩孤嗣號慟崩摧善曰黎邕表成碑

長慟孤貌孤嗣黎子也發軔北魏遠迄南淮經歷

山河泣涕如頽善曰楚辭曰登山長望中心悲怨

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

失浪歸鳥忘征嗚呼哀哉良曰魚失水鳥忘

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善曰丹青二色名言不

曰言與衆親密善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善曰

通丹青之分明也良曰支生謂朋友也庶幾遐年

善曰如何太奄忽棄我風零

感昔日宴會忘各高厲善曰

子金石難弊善曰人命靡常吉凶異制

善曰止驥善曰先隕越

善曰先死也

善曰先死也

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

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

魂泰素善曰春秋考異郵曰吉凶有數存亡有象

何寤繫乃先逝也向曰言與衆論存亡生死之數

我將假翼飄飄高舉超登

景雲要子天路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陲

魏京靈靈迴軌白驥

悲鳴善曰說文曰驥喪車也

善曰魏京魏都也

靈輜喪車也。輟輟也。白驪也。虛廓無見藏景。

蔽形孰去仲宣不聞其聲。善曰梁商誄曰敦云忠族不聞其音。

延首歎息雨泣交頸。居盈反。延首言不見也。

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引也。雨泣言泣下如雨而交頸也。

不沒達士徇名。善曰莊子小人徇時君子徇名。天下皆然不獨一人也。

生榮死哀亦孔安止也。幽冥地下也。徇求也。言人皆死而達士死於求名也。

之榮嗚呼哀哉。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也。言生為時榮死為人哀亦為甚榮也。

揚州詩一首 并序

潘安仁 安曰揚州為州刺史是西妻父故言官不書也。

維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

軍荊州刺史東武縣侯榮陽楊使君薨

嗚呼哀哉。善曰王隱晉書咸寧武帝年號云曰楊肇碑曰肇字季初榮陽人封東武

伯薨諡曰戴。翰曰榮陽郡名戴諡也諸侯死曰薨也。夫天子建國諸侯

立家選賢與能政是以和。善曰左氏傳師服曰吾聞國家

之立也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是以人服事其上而下無覲覲也。又曰禮記曰選賢與能講信脩睦。

諸侯稱家言能選任賢才是以政教知也。周賴尚父勢憑太阿。善曰太阿

阿衡謂伊尹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向曰憑依也。尚父太公也。佐於

周而周頹之以治太阿伊尹也相於朝而躬依之以致和平也矯矯揚侯晉之

爪牙善曰毛詩曰矯矯武臣又曰予王之爪牙忠

節克明茂績惟嘉善曰尚書曰子懋乃德嘉乃丕績良曰克能績功

也嘉善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

首未華善曰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范曄後漢書樊准上疏曰故朝多瞻瞻之良華

首之老翰曰宏大略道遐遠華白也言將大佐銜

恨沒世命也奈何嗚呼哀哉善曰范曄後漢書東

海王疆上疏曰銜恨黃泉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銜曰銜恨功未善也

在昔有生必死善曰法言曰有生者必有死自古

沒名垂先哲所躋善曰東征賦曰唯令德不朽身既沒而名不存也

高曰哲替躋是也言身死名垂先哲以為是也行以號彰德以述美

善曰周書曰謚者行之道碑曰德音猶存亦賴之見述也濟曰謚者行之

跡號者功之表述美則誄也敢託旒旗爰作斯誄善曰楊雄元后

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旗謂銘旌幡也古人用以書德行爰於也其辭曰

邇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

流族始伯喬氏出揚侯善曰漢書曰揚雄其先出自有周伯喬者

以支庶食采於晉之楊因氏焉不知伯喬與周何別

也揚在河汾之間周襄而揚氏或生侯號曰揚侯也

翰曰邈遠系繼也周有伯喬者以枝庶初食采於晉

之陽因氏焉後更在河汾之間周襄揚氏或稱侯號

曰揚侯肇奕世丕顯允迪大猷善曰尚書曰公稱丕顯德

則其後也毛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奕世銑曰奕世相連不絕也丕大迪蹈猷道也言奕世大明信蹈大道也天

獸五臣本漢德龍戰未分善曰左氏傳曰天而既獸周德矣周易曰

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向曰龍戰伊君祖考方

事之躬善曰左氏傳曰鄢陵之戰楚子使工尹襄

者君子也杜預云躬盛也齊曰伊惟鳥則擇木

臣亦簡君投心外五臣本朝策名委身

善曰左氏傳仲尼曰鳥則擇木家語孔子曰君擇臣

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也又曰左氏傳狐突曰策名

奮躍淵泥善曰答賓戲曰振後考塗跨騰風雲或統驍騎或據領軍善曰潘岳揚

府君之嫡孫領軍肅侯之嗣子賈弼之山公表注曰

曰統領也驍騎肇楊恪字仲義驍騎將軍生暨字休先領軍將軍驍

祖也領軍肇父也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

我洪緒克構堂基善曰毛詩曰纂考祖考尚書

也弱冠味道無競惟時孝實蒸蒸友亦

怡怡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相諱答楊雄

尚善曰克諧以孝蒸蒸又弗裕善曰無競惟烈

怡如也濟曰二十曰弱冠味道曰好道言好道靜

然不競名利於時人也蒸蒸進多才藝其藝彊也言為孝日進怡怡和順貌

記洽聞善曰尚書周公曰不若且多士多藝孔叢子善弘曰仲尼洽聞強託博物不窮良

曰豐多也洽徧也目睇毫末心弄無垠草隸兼

善尺牘必珍善曰慎子曰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答賓戲曰研桑心計於無垠又

曰漢書曰陳遵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也翰曰聯規也毫末微也垠限也言草隸之書皆善也

與人尺牘皆珍貴之以為榮也尺牘尺書也足不輟行手不釋文

翰動若飛紙落如雲銑曰輟止翰筆也紙落如雲言書疾也

學優則仕乃從王政世璞發輝臨軹止

作令善曰論語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左氏傳子產謂子皮曰子之僑聞學而後從政未

間以政學者也又曰善碑曰嘉平初除軹令漢書河內郡有軹縣向曰優長也言人出仕猶開散玉璞

發其光輝也軹縣名也肇為此縣令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

登司官肅我朝命善曰碑曰肇遷洽善侍御史齊曰化風化也惠愛洽

徧也良曰越度也司官為理書侍御惟此大理

國之憲章君蒞其任視民如傷善曰肇碑曰肇兼統

大理之任漢書曰廷尉奏官掌刑辟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又曰左氏傳達潁曰國之興也視人如傷一

翰曰肇時兼大理之任憲法也庶獄明慎刑辟

端詳善曰尚書刑公曰庶獄庶慎也聽參臯呂

稱侔于張善曰尚書宗曰明克允又序曰呂命

穆王訓夏禮刑作呂刑漢書曰子定國為廷尉其決
廷平法務在廷解寡罪非徒難制廷之又曰張釋之
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繇此天
卜稱之向曰皋陶為士師呂侯同律王法官也作

齊也于定國張釋之並漢法改授農政于彼野
官也言肇之參聽與之齊也

王善曰肇碑曰除野三典農中郎將魏略曰典農中
郎將太祖置秩比二千石漢書河內郡野王縣

齊曰肇為野王典農中郎將野王縣名也舍君盈庾億國富兵彊曰善

毛詩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新序曰孫叔敖相楚國
富兵彊良曰盈滿也庾亦倉屬十萬曰億倉廩實

故兵彊也煌煌文后鳩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

作弼善曰肇碑曰文后歷數在躬為參軍周易曰
上疏曰朱雲兼資文武翰曰煌煌明也文后晉文

帝也言文帝如鳩鳥之斬高而戒晉室兼資取也

言肇以文武之才六帝取為參軍以作輔弼也

用錫土宇膺茲顯赫

青社白茅紱善曰肇碑曰五等初建封
東武子毛詩曰錫爾土宇

歸考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
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蓋以白茅以為

社毛萇詩傳曰諸侯赤黼黻與紱古今字同銑曰
錫賜也土宇謂封東武也膺當也秩謂東武子也王

者封五色土於白茅以賜魏氏順天聖皇五臣
諸侯朱紱公侯之服飾也

受終善曰魏志曰陳留王奉皇帝璽綬策禪位
于晉嗣王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尚書

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向曰魏陳留王
順天禪位於晉嗣王而晉王受其終命也

楊侯實統禁戎善曰肇碑曰皇祖之懿與戎
也禁戎司管閭闔清我帝宮善曰晉宮闔銘
禁兵也

門漢書曰東牟侯與居先清宮應劭曰天子行幸所
至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世常良曰司主管驚也
闔闔洛陽城門言主門驚
清淨帝宮以備非常也
苛惡不作穆如和

風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惡毛詩曰穆如清風
翰曰苛惡謂亂惡也作起也不作言

亂惡不起穆謂督勳榮班命彌崇善曰肇碑然如清風也
善曰清宮

勳勞進封東武伯說文曰督察也
銑曰謂言督察崇高也以言察之功建封東武伯故云班命彌高也

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滔滔江漢疆場分

流善曰毛詩曰洪水茫茫禹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又曰毛詩曰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孔安國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也
尚曰茫茫茫茫濶廣遠貌

海岱謂青州江漢謂荆州
孔道化世周秉文兼

武時惟揚侯既守東莞乃牧荆州

善曰肇碑曰領東莞相荆州刺史漢書琅邪郡有東莞屬徐州也
濟曰秉執也言兼文武之職者此時

惟揚肇而已東莞縣名肇時折衝萬里對揚

王休善曰肇碑曰加折衝將軍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也毛詩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
良曰折衝衝突也言可以摧突萬里也對答休美也謂善天子之美命也

也聞善若驚焉疾惡如讎示威示德以伐

以柔善曰國語楚藍尹壘謂子西曰天闔廬闔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

消繁中正疾惡若讎又曰左氏傳倉葛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又曰伐叛刑也柔廉惠也二者立矣

翰曰若驚恐不及柔安也
言威以伐叛德以安人也
吳夷凶侈偽師畏

逼將乘犍鬻席卷南極

善曰莊固高紀曰乘鬻而運席卷三

秦 魏曰吳夷凶侈謂孫皓也 師長逼謂吳將步 關降晉陸抗攻之危急詔令延闌羊祜遣荊州刺史 楊肇抗不克闌為抗所禽也 肇為庶 人言肇初乘闌之降將席卷於吳也 繼塞糧盡

神謀不忒

善曰吳志曰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 使卒督陸抗聞之因部分諸軍吳夷等

從赴西陵勸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 關外以禦寇圍備始合晉巴東監庫徐翊率水軍諸 運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 安督留慮距滑身率三軍憑圍對肇肇攻至月餘計 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宵等引還抗遂馳 西陵誅夷闌族 向曰裹縮也言當為糧繼不續而 敗非肇神 傳之差也 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

有時則食

善曰左氏傳曰晉師歸栢子請死晉 侯欲許之十貞子諫曰栢子其死如

三月之會 何損於明也 清曰君子引曲於已 直於人言言不推極盡之過乃引罪於已也子貢曰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 食言不損於明也 負執其咎功讓其力亦

既旋旆為法受黜

善曰毛詩曰誰敢執其咎又 曰左氏傳孔子曰趙宣子古

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 良曰咎罪也譴責也言 恃其罪為責不盡力也旆旗也旋旗謂還國也黜 也言以 罪退也 退守丘塋杜門不出 善曰漢書曰王陵 曰丘隴塋墓 也杜閉也 游目與墳縱心儒術祗祗措

紳升堂入室廢事不咨無疑不質

善曰毛 詩曰采

琴亦祗祗封禪書曰雜增紳先生之略術論語子曰由 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又曰毛萇詩傳曰訪問於善 為咨咨事為謀儀書曰諫諍存實好事者從之質疑 問事也 錄曰祗祗亦多貌指紳表冠之類也廢無

咨問質 位賤道行身窮志逸 君曰毛詩曰我

曰賤也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 向曰賤

也 弗慮弗圖乃寢乃疾昊天不弔景命

其卒嗚呼哀哉 善曰毛詩曰昊天疾威弗慮

有順 濟曰慮思圖謀也不思不謀而有此寢卧之

疾也弔傷景大也言昊天 子囊佐楚遺言城

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

言謂子夷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

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韓詩外傳曰昔衛大

夫使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王之賢而

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政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王

且不忘忠 諫之道也 伊君臨終不忘忠勤寢伏牀蓐

念在朝廷 翰曰蓐席也朝 朝達 五臣本 取

辭夕隕其命 銑曰言朝有思君 聖王 五臣本

嗟悼寵贈金 銑曰言朝有思君 綏誅德策勳考終定謚 善

策誅文也 向曰悼傷也金單被綏衣服也 羣

辟慟懷邦族 良曰辟君也邦族謂國家

孤嗣在疚春當舍梓 善曰毛詩曰莞莞在

也疾病瘵
官悴憂也

赴者同哀路人增歎嗚呼哀哉

鏡曰歎泣
之餘聲也

余以頑蔽覆露重陰

善曰國語張
耆謂趙文子

百先王覆露于也韋昭曰露潤也
遺頑蔽猶愚魯也露潤也言岳父與戴侯為友故云

向曰余岳自謂
覆潤重

陰也

仰追先考執友之心

善曰禮記曰見
父之執不謂之

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也
岳父言我追思父之執友更增痛切之心

濟曰考則

俯感

知己識達之深

善曰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
申乎知己也良曰知己言戴

侯知我之心而我
亦識達其深也

承諱切怛涕淚霑襟

善曰
楚詞

曰泣歎歔而霑襟
翰曰諱死也岳
在遠聞之故大承諱切怛悲傷也

豈忘載柩

憂病是沈在疾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

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

鏡曰戴則沈深也
也請我聞死豈忘哉

奔走時屬病深故在疾病不
得夷省於死不得臨送也

楊仲武誄

并序

潘安仁

楊經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

侯之曾孫荊州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

侯之子也

善曰肅侯揚暨也戴侯揚肇也潘岳揚
肇碑序曰肇驍騎府君之嫡孫領軍肅

侯之嗣子賈弼之公山表注曰楊格字仲義驍騎
將軍生暨字休先領軍將軍康侯揚潭也向曰肅侯

名暨康侯
名潭也

八歲喪父其母

五臣本
有曰字

鄭氏光

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

善曰賈弼之山公表注曰鄭表為司空齊

凌元侯生默為光祿勳密陵成侯默女適榮陽潭

生仲武成或為元侯誤也漢書音義服虔曰元長也

濟曰密陵成侯名 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

默元女長女也 又夫家而免諸艱難

謂辛若也 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隸

之藝子以妙年之秀固能綜覽義旨而

善曰曹子建自試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 翰曰妙少秀美也

軌式模範矣 雖舅氏隆盛而孤

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薄余其奇之

善曰論語子曰回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又曰為難飲食馬融曰菲薄也 銑曰翼氏謂鄭家也言能

約儉菲薄岳 若乃清才雋茂盛德日新

善以為奇 吾見其進未

見其已也 既

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

善曰左氏傳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 良曰三葉謂曾祖領軍

格及孫肅侯父康侯也伉儷 往歲卒於

德宮里 喪服周

善曰陸機洛陽記曰德宮里名也 翰注同 本五臣 次綢繆累月

同字 銑曰次位也綢繆親密貌言時與沖武喪服其妻親密累月

苟人必有心此亦款誠之至五臣本也

不幸短命善曰論語孔子對哀公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死矣向曰苟且也且人

有心於親密亦款之至也短命謂死也

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

夏五臣本五月己亥卒嗚呼哀哉乃作

諫曰伊子之先亦奕葉五臣本熙隆濟曰奕累熙與也言累世

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

祿早終善曰左氏傳子產曰公孫野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良曰載則揚舉休美

也考父也終卒也名器雖光勲業未融篤生吾子

誕茂淑姿爾曰篤厚誕大茂美淑善也克岐克嶷知章

知微善曰毛詩曰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銑曰幼而有知曰岐嶷易曰

君子知微知章也章明微幽也鈞深探賾味道研機善曰周易曰探賾索

隱鈞深致遠又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向曰賾幽也言深幽之理皆能鈞探而知之味美研窮幾微也謂美其

匪直也人邦家之輝善曰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又曰樂子之遘閔曾未

只君子邦家之光翰注同亂髮善曰鄭玄周禮注曰亂毀齒也埤倉曰髮髮也良曰遘遇閔病曾則也亂毀齒也髮總

也如彼危根當此衝焮五臣本德之休明

靡幽不喬善曰言德之休明無言憂幽而不遷喬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毛

衝急風喻仲武抱疾而屬亂朝也靡無喬高也言德
之休明無有剋 弱冠流芳雋聲清劭 銑曰二十

曰弱冠雋美劭繼言 爾舅惟榮爾宗惟瘁幼
美聲清遠相繼不絕也

秉殊操違豐安匱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

文新藝罔不必肄 向曰違避豐盛匱乏也先訓祖
也 肄習 潘揚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

如始 善曰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 濟曰
穆和氣況也謂岳父與仲武祖舊相知好況

今日我與仲武順 爾休爾戚 五臣本
祖父之好如始也 作感字如實在已

善曰新序曰晉襄公之孫周為晉國伏戚不
悟本也 哀曰言憂樂之事皆同於已也 視子

猶父不得猶子 五日本作子子字 善曰論語
曰顏回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

回也視子猶父也 斲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

其年實同厥心日具景西望子朝陰 日
日具景西岳自喻將老 如何短折背世湮沈

也朝陰喻仲武盛年也 嗚呼哀哉 善曰尚書曰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
曰短未六十折未三十也 銑曰死

六十曰短未三十 寢疾彌留守茲孝友臨

命忘身顧戀慈母 善曰尚書曰王曰病且憂
既彌留毛詩傳曰善父母

為孝善兄弟為友 向曰彌父也善父母為孝善兄
弟為友臨終謂將死也信將死忘身之苦而乃顧

慈母 哀哀慈母痛心疾首 善曰毛詩曰哀哀
父母生我劬勞

也

也

民傳呂相絕秦曰諸侯痛心疾首暍就寡人濟曰哀哀哭聲也疾首謂頭痛也嗷嗷

同生悽悽諸舅善曰莊子曰我嗷嗷隨而哭之良曰嗷嗷哭聲同生

兄弟也悽悽悲傷也春蘭擢望方茂其華荆實挺璞

將剖子和含芳委耀五日本作輝字毀壁玉摧柯

善曰言德業之美類於蘭玉始含芳而積耀遠毀壁而摧柯言早夭也太玄經曰破壁毀珪逢不幸也

翰曰挺出剖破也和下和也舍芳謂蘭也委輝謂壁也皆喻正盛而摧毀言死也嗚呼仲

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

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德宮仲武所居里也艱苦也謂岳妻死於此也次位也迄至稔年也言不滿一稔姑姪繼

隕何痛斯甚嗚呼哀哉向曰姪謂岳妻謂武姑也隕死也宋書

一羊姑姪相繼而死是痛之甚也披帙散書屢觀遺文有造

有寫或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

勞于手涕霑于巾善曰張衡四愁詩曰測身北望涕沾巾濟曰遺文

仲武所作及所寫者玩習也龜筮既襲延隊

周終也涕浹也巾衣襟也既開善曰尚書曰乃卜三龜一習吉又曰卜不襲吉孔安國曰襲因也聲類曰筮基

土痛矣五日本揚

言因其吉而殯也延隊墓道也子與世長乘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

頡頏行雲徘徊善曰毛詩曰燕燕于飛頡頏之聲翰曰隈曲也頡頏徘徊

頡頏行雲徘徊善曰毛詩曰燕燕于飛頡頏之聲翰曰隈曲也頡頏徘徊

鳥不臨穴永五臣本訣撫攬盡哀善曰毛詩

曰哀感也穴墓門也訣死別也攬棺也遺形莫

紹增慟余懷魂兮往矣梁木實摧嗚呼

哀哉善曰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禮記曰

類乎梁木其壞乎鄭玄曰太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

所放也

鏡曰遺形莫紹謂無嗣也梁大屋之梁也

文選卷第五十六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文選卷第五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注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

銑呂向李周翰注

誄下

潘安仁夏侯常侍誄

馬汧督誄

顏延年陽給事誄



陶徵士誄

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

哀上

潘安仁哀永逝文

夏侯常侍誄

潘安仁

翰曰湛早有名譽與岳友善時人號為連璧惠帝時為散

騎常侍

卒也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少知名弱

冠辟太尉府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早有名譽為太尉掾

掾

善本無

賢良方正徵為太子舍人尚書郎野

王令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舉賢良對策拜郎中進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宰野王令漢書

曰何武賢良方正徵也

中書郎南陽相

善曰臧榮緒晉

書曰湛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又曰秦王東武帝第三子也初封南陽王後徙封秦王濟曰同善注

家艱乞還

善曰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于家良曰家艱謂父母憂也

頃之選為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

善曰

穀梁傳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何以在人上故曰崩翰曰僕太子官世祖武

天子以為散騎常侍從班列也

善曰天子惠帝也班次

也言以次而非擢特也

春秋四十有九元

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喜里

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向曰延喜里名湛所居處

禹錫立珪實曰文命善曰尚書曰禹錫之圭告厥成功又曰文命敷

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濟曰堯克明克

聖光啓夏政善曰尚書曰禹上克明又曰克齊聖廣淵左氏傳宋向成曰以僱陽

先啓寡君良曰啓開光大也言禹有明聖之功大開夏之政教禹初封夏為侯遂為氏也其

在于漢邁動惟嬰思弘儒業小大雙名

善曰漢書曰夏侯嬰為太僕常奉車從擊項藉班固漢書述曰世宗憚憚思弘祖業漢書曰夏侯勝字長

公少好學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又曰勝從父兄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又曰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善曰漢書曰夏侯嬰為太僕常奉車從擊項藉班固漢書述曰世宗憚憚思弘祖業漢書曰夏侯勝字長公少好學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又曰勝從父兄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又曰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祖曜德牧充及荆父守淮岱治亦有聲

善曰王隱晉書曰夏侯威字季權歷荆充二州刺史史記祭公諫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王隱晉書曰威

次子莊淮南太守毛詩曰文王有聲銑曰遮祖威歷荆充二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有聲謂名譽也唯

水名岱山名並英英夫子灼灼其雋飛辯摘

藻華繁玉振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飛辯騁辭班固荅賓戲曰摘藻如春華孟子

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向曰英英美也灼灼

盛貌辯美辭也摘舒也藻水草有文言文詞如華之繁如玉如彼隨和發彩流潤如彼錦續列

素點絢善曰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禮記孔子曰夫玉溫潤而

澤仁也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

師兮何謂也子曰續事後去鄭玄曰續畫文也

曰隨隨侯珠和卞和玉續繡也絢人見其表莫

測其裏善曰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其表未見其裏法言曰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

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良徒謂吾生文勝

則史善曰論語子曰文勝質則史心照神交

唯我與子善曰莊子子綦曰其寐也魂交論語子謂顏回曰唯我與爾有是夫銑曰言

且歷少長逮觀終始善曰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子之承親孝齊閔參善曰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孝子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

之友悌和如瑟琴善曰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良曰友悌兄弟

也琴瑟言聲相和也

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唱高

猶賞爾音善曰論語樹下惠曰直道而事人又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宋玉對

弱冠厲翼羽儀初升公弓既

招皇輿乃得善曰呂氏春秋曰征鳥厲疾周易曰侯瑾州郡系名公甫有得也銑曰厲整也言

整翼以為羽儀也初升為太尉攝古之

內贊兩

招士以弓與車也譽為太子舍人也

宮外宰黎蒸

善曰典引曰祀請黎蒸助也兩宮謂從太子舍人轉為尚

書郎外宰謂為野

忠節允著清風載興

善曰胡廣

書曰建鴻德流清風

齊曰允信著

決央

彼樂

都寵子惟王

善曰左氏傳延陵季子曰決決乎大風也哉南都賦曰於顯樂都

良曰決大也樂都南陽也龍光也

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

喉舌相爾南陽

善曰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孔安國曰納言喉舌之官毛詩

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

惠訓

不倦視人如傷

善曰左氏傳補爰曰惠訓不倦

視之如傷

乃眷北顧辭

祿延喜

善曰孟子注德厚受祿德薄辭祿

亦偃息無事明時疇昔之游二紀于茲

善曰呂氏春秋牛贊曰偃息之義則未之識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

曰紀濟曰余自謂也事職也十二年曰紀班白

攜手何歡如之

善曰禮記曰班白者不攜手

班白相攜為歡也

居吾語汝眾寡勝寡人惡

惟聞異俗疵文雅

善曰論語子曰由吾語汝慎

善傳曰疵病也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

衆寡少也時俗增病執戟疲揚長沙投賈

賈善曰

管子書揚德祖書曰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漢書
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
曰揚子雲才高位下為執戟賈誼博
達投於長沙此皆時俗憎疾之餘
無謂爾高

我居物下向曰勿以自為高取居人下也子乃

泯然變色易容慨然歎曰道固不同善

史記三觀楚昭之見王者羣臣莫不泯然變色易容

者論語二曰道不同不相為謀濟曰泯然迴情莫

言承岳之誠迴情易容歎息為仁由己匪我

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善曰論語顏淵問

禮為仁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周易曰童蒙來求我

匪我求童蒙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是解

曰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良曰蒙不知見言為仁

者之行也記不勤求無知之入則誰為毀譽而何有

去從莫涅匪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

志申善曰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

乎涅而不淄尚書曰正色率下翰曰淄黑

磷薄也言萬物染者皆黑磨者皆薄雖不爾以

猶致其身獻替盡規媚茲一人善曰論語魯

不使大目怨乎不以又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國語

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積

者獻能而進賢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鐵曰

以用替廢規法媚愛也言雖不見用猶致身極諫獻

可廢否盡規法謹言忠謀世祖是嘉將僕儲

皇奉轡承華善曰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

善曰太子家有僕上林賦曰孫叔奉轡漢舊儀有承

事殿向曰謹正也嘉善也僕太子官也儲皇太子

也承華東先朝末命聖列顯加入侍帝闈

出光厥家善曰尚書曰道揚末命我聞積善神降

請加為常侍也闈門也卿大夫我聞積善神降

之吉善曰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左氏宜

享遐紀長保天秩善曰尚書曰天秩有禮自

受紀歲也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善曰論

夫子祿秩也曾未知命中年隕卒嗚呼

哀哉善曰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惟爾之存匪爵而貴善曰

知命湛四九卒惟爾之存匪爵而貴善曰

子曰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甘食美服重珍兼味臨終

遺誓永錫爾類歛以時襲殯不簡器善

緘榮緒晉書曰湛族為盛性頗豪侈甘食美服窮

滋極珍毛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誰能拔

湛將沒遺命小棺薄歛不修封樹禮記曰延陵季子

適齊長子死其歛以時服漢書曰衣禪複為襲誰能拔

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善曰漢

王孫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曰

若人縱心條暢傑操明達困而彌亮善

出也言誰能出俗盡滋味為養復誰能如是淵哉

班固揚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濟曰柩輅條暢通達也傑立操志困疾彌益亮明也

既祖容體長歸存三永訣逝者不追善曰

周禮小喪供柩輅鄭玄曰柩輅載柩車也周禮曰喪祝掌太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為行始也家語曰

顛孫師有交體姿質鄭玄毛詩箋云往矣訣別之辭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良曰柩輅車也相送

也言容儀體質長歸泉壤也訣永別望子舊車也逝往也言此往不可追而及也

隨爾遺衣幅被抑失聲進涕交揮善曰禮記

曰內人行哭失聲家語公文文伯卒謝姜曰二三婦人插涕蔡邕陳仲弓碑曰巖數知名失聲揮涕

望逝所乘之車所服之衣幅非子為慟吾慟抑哀憤也逝散涕淚揮下也

為誰嗚呼哀哉善曰論語曰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哭子曰非夫

人之為慟而誰為嗚乎善曰前慶容兒言我不為湛傷當使誰為之也

暑退寒襲雲露凝動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善曰周易六日往則月來月往則

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左氏傳張遷曰火如疾暑乃退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禮記曰氣久之氣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

敢退向曰襲及凝結動緊也言感時遷變慘然傷於湛也良執良朋也

適子素館撫孤相泣善曰毛詩曰適子之館兮春秋外傳曰初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

自此父之死也吾喪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濟曰素故也孤湛子也

言適湛故館撫湛之子與之同泣也前恩未弭後感仍集積悲

滿懷逝矣文及嗚呼哀哉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嗚呼也良曰

滿懷逝矣文及嗚呼哀哉

前思謂平生所思也死止也後感謂其孤子也四
重也逝往也言我徒積悲懷往者何能追及也

馬汧督誅

汧序善曰滅秦續晉書曰汧督馬敷立功孤城為州司所枉死於國圖岳謀之數為汧督為氏羌所攻戰節苦戰而有汧城為州司所焚發憤死於獄中

潘安仁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

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

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氏又肆逆

焉善曰傳曰晉書曰元康五年武庫火之也盧水胡蘭寔因此為亂推齊萬年為主姓

漢三氏傳注曰強息也漢書呂台曰諸將與帝為編戶人錢曰元康惠帝年號弭息也編戶謂前晉

百姓之氏也肆縱也言縱暴為逆也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

蜂蠆善曰毛詩曰王旅嗚有毒驟失小利善曰毛詩曰王旅嗚

君無謂邪小蜂蠆有為况國乎向曰三旅王師也國家絕滅然俾百姓流亡頻於塗炭善曰

數失小利也曰民卒流亡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

濟曰俾使也使百姓流喪頻塗炭也建威喪

元於好時州伯宵遯乎大谿善曰王隱晉書周處解系

廣賊戰于六陌軍敗周處死之孟子曰勇士不忘喪

其元左氏傳曰秦師夜逐良曰周處為建威將軍元首為氏羌賊齊萬年所殺好時將名解系為雍州刺史為氏羌賊庶元所破夜走大谿宵夜也大谿地

若夫偏師裨

毗

將之隕首覆軍

五臣本

者

蓋以十數

善曰左氏傳韓子曰彘以偏師陷子而大矣漢書曰六將軍霍去病裨將侯者

九人漢書谷永上書曰齊客殲百公門以報恩施之况齊使人說越曰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

裨亦偏也言偏將為賊所敗殺者數十人也

剖符專城紆青拖墨

五臣本

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

善曰京

重處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與千里古

藥府日出東南隅曰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無解嘲曰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漢書比六百石以上銅印墨

綬公剖符專城則青墨足之墨或為紫非

符調剖符分符猶今之印也專擅也謂擅一城也謂

守宰之屬為青紫綬色也言權賊奪走失守者相望於

竟言

秦隴之僭鞏車之為魁

善曰鞏姓也更名

既已襲汧而館其縣

善曰左氏傳曰凡

掩其不備

子以眇爾之身介乎

重圍之裏

良曰眇爾微弱

率寡弱之衆據

十雉之城

善曰十雉言小也

羣氏

五臣

如蝟毛而起四百雨射城中城中鑿

壳而趣負戶而汲

善曰漢書賈誼曰高帝功臣

日上入昆陽二公環昆陽城積弩射城矢如雨下城

中負戶而汲

鉄曰蝟蝟各其毛如大針言或毛

是似之也鑿壳負

木石將盡樵蘇乏竭芻蕘

鬻絕

善曰漢書李左車曰樵蘇後費師不宿飽乎

毛其曰芻蕘新采者也

蘇取草也毛詩曰詢于芻蕘

梁棟而用之

的以鐵瑣機關既縱礪

五巨作礪

善曰言以鐵鎖擊木為礪

而

又升焉

上焉漢書曰河坂乘囑下礪石

又曰高城深壘具礪

石如淳曰礪石城上礪石也

杜篤論都賦曰一卒舉

種千夫沈滯然礪與礪並同力對切

濟曰發出也

發

出屋宇之梁棟而用也巧繫也言以鐵繫也既

下礪賊而又

與焚陳焦之麥柿

樞關却升上也

善曰說文曰柿削柿也相檣也檣

檣

之松

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

善曰說文曰檣檣也良曰檣檣以焦黑地柿木札

煙傍起歷

馬長鳴

其間司馬彪莊子注曰臭歷也

韓曰言資招檣

給

故得人馬不乏也青煙起言有薪也馬長鳴言

壯

凶醜駭而疑懼乃闕

穴浚壑

實壺

信

之

將穿城

響作因焚積

潛

氏

善曰漢書李左車曰樵蘇後費師不宿飽乎

毛其曰芻蕘新采者也蘇取草也毛詩曰詢于芻蕘

梁棟而用之

的以鐵瑣機關既縱礪

五巨作礪

善曰言以鐵鎖擊木為礪

而

又升焉

上焉漢書曰河坂乘囑下礪石

又曰高城深壘具礪

石如淳曰礪石城上礪石也

杜篤論都賦曰一卒舉

種千夫沈滯然礪與礪並同力對切

濟曰發出也

發

出屋宇之梁棟而用也巧繫也言以鐵繫也既

下礪賊而又

與焚陳焦之麥柿

樞關却升上也

善曰說文曰柿削柿也相檣也檣

檣

之松

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

善曰說文曰檣檣也良曰檣檣以焦黑地柿木札

煙傍起歷

馬長鳴

其間司馬彪莊子注曰臭歷也

韓曰言資招檣

給

故得人馬不乏也青煙起言有薪也馬長鳴言

壯

凶醜駭而疑懼乃闕

穴浚壑

實壺

信

之

將穿城

響作因焚積

潛

氏

毛者曰燕齊氏攻之也一曰曰燕大妻燕氏謂穴
中皆賊殺也言氏將穿城則器中響楚因焚其室蓋殺
穴中之氏也
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

善曰王隱晉書曰齊萬年帥荒胡闖涇陽遣安西將
軍庾亮駿西討氏羌莊子孔子曰丘幾不免虎口哉
濟曰安西將軍庾亮駿西討之
氏羌兵散而竟免虎口之厄也
全數百萬石之

積文契書曰於幕府善曰漢書音義曰肅青征
軍於幕中因曰幕府良曰契書部
聖朝時咨

進以顯秩殊以懂蓋之制善曰懂蓋將軍制
軍立長服赤幢東纓漢記曰段熲為并州刺史曲蓋
朱纓翰曰聖朝惠帝朝也時誰也咨謀也言惠帝
爾誰謀進以明秩兼懂蓋

而州之有司乃以

私隸數口穀數善本無十斛考訊吏兵

以擯賈楚之辭連之善曰禮記曰夏楚二物
也楚荆也夏與擯古今字通鏡曰州雍州有司謂
法官也隸奴也訊問也擯楚杖也言若問軍吏兵士
辭連馬

大將軍屢抗其疏善曰干寶晉紀曰
將軍向曰大將軍謂梁王彤屢數也抗舉也疏謂
表也言數舉表論馬數之功也此下彤表敦辭也

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少禦衆載

離寒暑臨危奮節保殺全城而雍州從

事忌敦勳效推極善本作小疵善曰管子

不可以固守莊子曰晉之善戰者牛耳以寡擊衆周
易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濟曰從事理中也極

易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濟曰從事理中也極

善曰管子

善曰管子

窮通也言忌其非所以褒擢元功宜解敷

勳效推窮小過也善曰言請解禁劾而假授之以官也

悉劾假授說文曰劾法有罪也何戴切良曰

言推窮小過非覆弊之道也劾推也謂詔書曰遂許

舉其有罪也請解其罪假授其官也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

韓曰遽急也許謂許彤所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

朕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勵

未加不幸喪云朕用悼焉今追贈

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

將軍印綬祠以少牢 銑曰悼傷魂而有靈嘉

茲寵榮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和帝追諡梁竦詔曰

謂贈將然繫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

聞已穢其庸致思以求主乎家語曰孔子登於蘄山

之上曰於斯思致無不至矣 濟曰庸用也言清絮

之士聞已有穢行用若乃下吏之肆其噤

害則皆妬之徒也嗟乎妬之欺善抑

亦負莫首之讎也善曰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

也廣雅曰妬害也言疾妬之徒欺此善士抑亦同波

賢首之讎也戰國策曰甘茂與樛里疾質首之讎也

良曰孽恣繁毒質其也言怨害者皆嫉妬之徒也嗟乎

為難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

若是悲夫善曰淮南子曰人有矜其子而教之曰

邪應之曰善且而弗為况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

高誘曰器猶性也翰曰語古人之言也慎無為善

言數為善而見嫌也昔乘丘之戰也悲夫痛傷之辭賁

父甫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

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

圍人浴馬有沉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

也乃誅之善曰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

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

沉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誅其始也鄭之曰白肉

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

白日於都市手劍父讎視死如歸亦命

史臣班固而為之誄五臣本作誄之善曰公

君手劍而叱之何休曰手劍持技劍也呂氏春秋管

行曰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向曰手持劍殺之也

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

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

後綴文之士眾矣濟曰忠謂縣賁父也孝謂司馬

天子既已策

五臣本無已字

而贈之微臣託乎

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誅曰

良曰策贈

謂手門將軍微臣岳自謂也託寄也岳時為著作郎不敢正當史官故云末也敢闕言不敢闕也

知人未易人土小易知

五臣本知人不易人不易知善曰尺記曰侯羸

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嗟茲馬生位末名

卑西戎猾夏不奮其奇

善曰尚書曰蠻夷猾夏孔安國曰猾

亂也銑曰西戎也也奮振也奇謂妙策中之也

保此汧城救我

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

截其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木焚焚

狄豺虎競逐

善曰左氏傳雷辰諫王曰狄固貪相詐為為委力南切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

遂為豺虎又曰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向曰

城小多貯粟為賊所窺危也裁制也焚焚貪盛貌

言能以眇身制守其城不加防衛城不增高遭此貪

之競奪必也鞏更恣睢

善曰恣睢自用也楚辭曰恣睢睢以指捕史記李斯曰獨行恣睢之心漢書曰任

橫攻官寺東觀漢記曰象林蠻夷攻燔官寺齊萬

虓 交 關 震 驚 台 司

善曰毛詩曰進厥虓曰關如虓虎又曰震驚

方春秋漢舍尊曰三公在天法三台也

齊萬

騰種落煽扇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匈奴張

良曰虓關怒盛貌台司三公職司也齊萬

騰風俗通曰諸羌種落熾盛大為邊害
曰沸騰交亂起兒種落部也熾熾盛兒也

電舒戈矛林植彤珠五百本星流飛矢

雨集善曰彤珠星流謂治鐵以灌敵司馬兵法曰

皇東觀漢記曰上入昆陽二公環昆陽城積弩射城

矢如雨下銑曰雷舒林植言威震之盛彤珠賊為

鏖鏘鐵灌城中散如流惴惴士女號天以

泣善曰爾雅曰惴惴懼也尚書曰號泣嬰糞交而

炊負戶以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善曰

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

博基加九鷄子其上公曰危哉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

加九鷄子其上公曰危哉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

國行仁政人悅之猶解倒懸齊曰言城之危如累

如倒懸也馬生爰發在險彌亮賦政于外四

方垂發良曰發謂發精貫白日猛烈秋霜去

其智謀彌益明亮也協韻善曰戰國策廉雖曰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

貫日中鑿曰人主怒如秋霜向曰白日喻指誠明

皎也秋霜喻稜威可厲懦夫克壯霑恩撫

循寒士披纊善曰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懾

天有立志毛詩曰克壯其猶左氏傳曰楚子代蕭申

秦擊大羊阻眾陵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

善曰漢名呂妾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解平陽在漢

此大羊為群韓詩外傳曰強不陵弱眾不暴寡同焉

樞也漢書公孫瓌說梁王曰昔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濟曰周處為建威將軍與羌苦戰不利身沒於戰場賈樵也悠悠衆良言烈將喪敗者衆也釋放將帥也言放其衆而誅其將以生易死謂執節不降也言誰能無二心唯敢無之曠誰也 聖朝西

顧關右震惶分我汧虜化為寇糧實賴

夫子思暮彌長咸使有勇致命知方

蔡邕越歷碑曰加以思謀深長達於從政孔安國尚書傳曰暮謀也音模論語曰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

天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困之以饑饉而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又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使曰關右關西也惶懼也言天子分汧城倉粟為寇賊之糧也顧蒙也夫子謂敢也彌久咸皆也言敢能

謀長久之道使汧人有勇知我雖末學聞之前

典十世有能表墓旌善

善曰莊子曰末學古之人有之東京賦曰

所謂末學慮受左氏傳曰宣子囚叔向祁奚聞之而見宣子曰夫謀而鮮過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

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尚書曰封比干之墓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

翰曰我岳曰謂也同善注燕人表王歇墓是旌表也 思人愛樹甘棠勿

前羽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也 鏡曰甘棠木

名邵伯為政百姓慕之所舍之樹皆不剪伐也 矧乃吾子功深疑淺

兩造未具儲隸蓋勤孰是勲庸而不獲

免

善曰尚書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孔安國曰兩謂四證也造至也兩至具備衆聽其八五刑之辭

向曰矧况也言孰有存汧之深功疑犯之淺罪兩造謂兩囚相證也儲粟也隸私隸也矧少也孰誰也

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斲善言能醜正惡

直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惡直醜正 濟曰猾亂也 部司謂雍州從事也反側偏曲也醜惡詭削也

言削其善功惡其正直也牧人逶迤五臣本自公退食

聞穢鷹揚曾不戢翼善曰國語里革曰且 夫君也者將牧人而

正其邪毛詩曰逶迤逶迤自公退食毛萇詩傳曰逶

迤行可蹤跡也言聞穢必殞若鷹之揚若不戢翼而

戢其左翼良曰國語云君以牧人而正邪逶迤委 曲自得免退食減膳也穢惡也言聞有惡忘爾大

勞猜爾小利苟莫開懷于何不至善曰

曰猜恨也言人不開懷以相容則較異于何而不至 勞曰勞功也大功謂存汙也小利謂殺敵十劑也

而深効其罪狀于何不至過慨慨馬生礪

礪即高致發憤因國五臣本及而猶眠

食嗚呼哀哉善曰說文曰博慨壯士不得志也 度雅曰礪礪堅也力唐切左氏傳

曰荀偃伐齊卒視不可含礪礪曰主苟終所不嗣事 于齊有如何乃與受礪礪曰慨懷也礪礪堅也國

此憤怨死而猶憾安平出奇破齊克完

史記曰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燕破齊田單東保即 墨燕引兵圍即墨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緇

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 其端繫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入隨其後牛尾

執怒而奔燕軍夜大驚尾炬大光明炫耀燕軍視 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入因銜枚擊之燕軍大

敗駭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驕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 為齊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太史公曰兵善者出

奇無窮句 張之血運籌奇危 趙獲安 善曰戰國策曰智伯從韓

魏兵以攻趙圍晉陽決晉水以灌之襄子謂張孟談曰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亡則君次之二君曰我

知其然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人入晉陽趙氏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殺水

而葦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平犯其前大敗智伯軍

而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三漢書濟人賴

而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三漢書濟人賴

子猶彼談單如何意歟搖之筆端 善曰

謂有司貪吝嫉妬也論衡曰文吏搖筆考跡氏事韓詩外傳曰避文士之筆端良曰沂城之人蒙子之

謀亦猶齊趙因田單張孟而安也吝恨也言傾倉

賈曰燕搖弄也謂吏弄文墨問其小過也

可賞矧云私粟伏誅可頌况曰家僕 善曰

周禮有壻謂賈謂鄭玄曰征蠻夷所獲也領賦也

賜况用家粟私僕

以賞有功戶士手

剔子雖又龜貫以三木 善曰

為督守及關中侯故雙龜也司馬遷谷任少卿書曰魏其大將也木楮關三木

及關中侯故雙龜也

功存沂城身死沂獄凡

爾同圍心焉摧割 善本作 扶老攜幼街

號巷哭 五臣本作 嗚呼哀哉 善曰戰國策曰

迎孟嘗君劉緇聖賢本紀曰子產卒國人哭於巷場人泣於機

向曰摧割折傷也言同圍者聞敢死老

於街巷也 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寵贈 乃乎其門 善曰毛詩曰明明天子今問不已濟曰旌表也殊恩謂贈牙門將軍

勲班爵亦非後昆死而有靈庶尉寬魂

嗚呼哀哉善曰周禮曰凡有功者祭於大蒸司動

後昆敦後嗣也言司勲班爵亦問其後嗣庶以慰勞死之魂也

陽給事誅 并序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永初三年索虜嗣自率眾至方城虜悉

力攻滑臺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動眾潰抗節不降為虜所殺

少帝追贈給事中尚書令傅亮議瓚家在彭城宜即以入臺約一百匹粟三百

斛賜給文士顏延年為之誄焉翰同善注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

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

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即位改元曰永初郡國記有東郡濮陽郡 瓚少稟志節

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

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

善曰果郡圖經曰滑臺城即魏之廩延 值國禍

荐臻王略中否獯虜間鬻廟五臣 剝

司充善曰潘岳揚華誄曰將宏王略沈約宋書曰

州居虎牢又曰兗州後漢居山陽武帝平河南居滑臺廟與摩音義同 向曰荐重也臻至也否隔也獯

虜即索虜嗣也間伺釁隙也 幽并騎警屯逼

五臣本 作偏字 鞏洛列營緣成相望屠潰 善曰物

幽州之騎冀州之弓勁悍之上關中詩曰列營基陸

屠謂誅殺其人也漢書曰攻潁川者之左氏傳曰凡

民逃其上曰潰 濟曰弩射也言索虜騎射衆偏置

洛地名言雖列營緣守賊盛不免屠潰也屠殺潰亂

也 璜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 五

本作 之間以緝華裔之衆 善曰緝會聚也

率字 之衆 左氏傳孔子曰

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良曰銳利違避也將率 罷

讓諸軍率也緝穆也華謂中國也裔謂邊遠也

五臣本 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

作波字 陷勅寇 善曰史記李左軍謂韓信曰情見力屈欲

不成列杜預曰勅強也 翰曰疲極勅 士師奔

也旬十日也言力屈乃陷波疆寇也

援棄軍爭免而璜誓命沈城併其身飛

鏃兵盡器竭斃于旗下 善曰毛詩曰併併公

也 銑曰師衆奔亂棄軍爭免其死 句曰誓約言

也能輕也言贊自約命沈城下輕出射賊兵器俱盡

死于旗下器兵器 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

豈能臨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 善曰非

論曰引義以正身 良 景平之元朝廷聞而

曰以身從物曰徇也 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

傷之 濟曰景平 太守陽璜滑臺之邊 五臣本 厲誠固守

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古之烈士無以加

之 善曰左氏傳曰師失撓敗杜預曰撓敗也 翰

可贈給事中振郵遺孤 五臣本以慰存亡

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門有義風

矣 善曰郵立禮記注曰振收也 魏曰振 逮元

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

苟有槩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 善曰東

觀漢記 曰章帝北而仁明 尚曰逮及也元嘉文帝年號

美業而旌錄舊勳節槩也言有 末臣蒙固側

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為之誌其辭曰

謂制益也詢諮謀也謂諸謀前典紀行之法也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處父勤君怨在登

賢 善曰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穀梁傳曰晉將

與狄戰使狐夜姑為中軍將趙有佐之陽處父

曰不可占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

佐仁者今倉賢夜姑仁其不可襄公曰諾公謂夜姑

曰吾使汝佐盾矣處父主壻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

良曰祐福甄明也陽處父以趙盾之賢請於晉君使

代狄射姑將中軍曰使能國之利後賈季使續

夷致果題子行間

善曰左氏傳曰苦越生子將

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

名之曰陽州杜預曰苦越苦夷也說文曰題名也漢

書衛青曰非臣待罪行間之意 翰曰苦夷魯季氏

臣名致果為毅也行 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

勲雖廢

善本作發字

邑氏遂傳

善曰左氏傳曰我襄公未

忘君之舊勲又衆仲曰昨之以上而命之氏邑亦如之杜預曰取其舊邑之稱以為族也公羊傳曰其稱劉何以邑氏欽曰忠謂與父也壯謂言夷也爾賈也舊勲即上忠壯之功也廢謂也邑氏謂先代所封也

弗昌

善曰左氏傳劉子單子謂晉郤至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狐氏陽氏先處之言狐射姑

續鞫居誅處父之後在晉之族不復昌盛也左氏傳曰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杜預曰狐射姑賈季也向曰晉封處父於温後改封陽及處父之子之

生立績宋皇拳猛沈毅温敏肅良

善曰毛詩

曰之子于征管子曰子之鄉有拳勇秀出者毛長詩曰之子于征國策韜武曰田光先生者其勇沈也肅曰之子謂與也績功也拳力沈深毅決温和平肅曰良善也言其立功於宋皇之世猛而能決和平而能達理至

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如彼駢

駢而能事上

馬配服駢衡

善曰孫子曰貞人在冬則松竹在為配乃配服而參衡也服謂中央兩馬夾轅者在服之左曰駢右曰駢四馬曰駢良曰竹柏喻堅貞也駢喻能當國

邊兵喪律王略未恢

善曰周易曰師

易曰師

洛蒿萊朝馬東驚胡風南埃

善曰母丘儉在幽州詩曰三山遼悠悠但見胡地埃

銑曰丞丞谷關陝驍國也遼洛二水名煙塞也蒿萊謂亂不通也東驚南埃謂索虜

善曰漢書王

望又高祖今日士卒從軍死者為楷歸其縣應劭曰楷小楷也服虔曰楷與楷古字通同馬彪續漢書願帝詔曰死則委尸原野翰曰轉小楷也言道遠之無有以棺盛之而歸者曰野之內多委棄之骨

帝圖斯艱五臣本作難簡兵授才寔命陽子佐

師危臺濟曰圖謀也危臺謂滑臺也惴彼危臺在滑之

垆周衛是交鄭程是爭善曰交黨與也毛詩曰惴彼淮夷史記鄭

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備諸滑鄭文公不聽襄王請而囚伯備王怒與程伐鄭不克良曰惴憂也滑國名也外外曰垆

周衛鄭程四國各言古者已有戰爭於此也昔惟

華國平實邊亭憑巘結關負河繁城金

柝夜擊和門書高善曰金謂刁斗也衛宏漢書嚴曰書漏盡夜漏起城

內擊刁斗周禮擊柝柝周禮曰大柝以柝為左右本之門范曄後漢書章帝詔曰永平之末城門盡閉

文曰柝外門之關翰二言滑國昔是中夏今謂當時元魏所據故云邊亭巘山也言憑山為關負河繁

繞為衛也全謂刁也柝打更木也和門軍門也存開也料敵壓難善本一作

時惟陽生善曰楊子雲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唐

曰料量也壓難猶定亂也涼冬氣勁五臣本作塞外草

衰善曰李陵答蘇武書云涼秋九月塞湯矣獯

虜乘障犯威善曰尚書王曰湯矣西土之人漢書曰上遺狄山乘障蒼頡曰障小

城也濟曰湯遠也獯虯謂索虯嗣也障邊九威國威也鳴驥橫厲霜鏑

高鞏軼我河縣俘我洛畿善曰漢書曰息犬躬絕命辭曰

應為作橫厲之口冒頓乃作為鳴鳴音義曰箭鏑也西
京賦曰遊鷗高聳薛綜曰鞏猶飛也左次傳呂相曰
迷我散地入我河幾俘我王官迭與軼古字通良
曰厲整編飾鞏飛軼過俘取也言過我河懸虜取我
洛畿

攢鋒成林投鞏為圍

善曰東京賦曰
子若林漢書

韓安國曰高皇帝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
者數所也 翰曰攢聚也鋒謂劍戟成林言多也投
鞏言兵多相投

駸駸窮壘嗷嗷羣悲師老

善曰左氏傳晉軍更曰楚師老矣漢書項羽曰歲飢
民貧卒食半菽公羊傳曰楚莊王圍宋子反窺宋城
見華元華元曰易子而食折骸而炊子反曰吾聞圍
者相屬而棘之使照者應答何子之情何休曰以木
為其曰二銑曰駸駸也言滑臺為寇兵所蔽也嗷嗷
而形勢變也嚴且也無半菽謂之糲也羣聚於壘守
以木橫口中不使食曰柵棘也此示無有蓄積也

未焚衝攻已滿竭烈烈陽子在困彌達

善曰左氏傳曰公侵齊次粟丘之郭主人焚衝或滿
馬楫以救之周易曰困窮而通 濟曰衝戰車也渴
馬衣之言守者未救敵車而攻者 勉慰瘵傷拊

巡饑渴力雖可窮氣不可奪

善曰左氏傳
曰子反令軍
吏寒夷傷杜預曰夷亦傷也禮記曰儒者身可危也
而志不可奪也孫子兵法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
心 良曰勉勸也瘵創也言勸視被傷及饑渴之
人便其用命力雖窮竭勇猛之氣不可傾奪也 義

立邊疆身終鋒括嗚呼哀哉

善曰劉熙釋
名曰矢末曰
括 翰曰鋒
因也 矢也 賁父墮節魯人是志沂督效

貞晉策攸記

善曰禮記曰晉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貴之御馬驚敗績公墜勝

責父曰他日不取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威

策緒晉書曰汧督馬致立功及城為州司所在死於命誅之汧城督馬致效節全城晉命誅也

嘉悼思五臣本存寵異予以贈之言登給

事善曰毛詩曰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向曰悼傷登升也

紀庸恤孤表嗣嗟爾義士沒有餘喜善曰

漢書滕公謂楚令尹曰諒布上抗爵而貴之

疏分紀錄痛切也請分錄功以表殊節也

陶徵士誄并序

顏延年

善曰何法盛晉中興

常飲淵明舍自晨遂昏及淵明卒

延之為誄極其思致

隱居有詔禮徵為著作郎不就故請為士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善曰山海經

之水出焉其中多致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

寶善曰春秋運斗檜曰椒桂連名士起宋均曰桂

琴鼓之豈期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

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善曰言物以希為貴也藉資藉也藉

外傳曰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

士與之樂此也。凡人蓋昏曉而對曰夫味出於江海
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
不至者蓋主無好士之意耳。何患無士乎。人以能
為賦也。薄賦薄也。戰國策。齊宣王曰。百代一聖
若隨踵而生也。此亦不以文而害意。向曰。奢美玉
也。陸贄。池也。翰曰。言人以難得為貴。易致為賤也。
淳于棼。一日獻七士於齊。宣王曰。百世一聖。士
若隨踵而至。今何士之多乎。藉資踵跡。薄也。士
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逸士傳曰。巢
父者。堯時隱人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
諸侯。堯殺舜。舜殺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史記
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於首陽山。三輔代
書事曰。四皓。秦時為博士。辟於上。洛熊耳山。西。彌衡
書曰。訓夷皓之風。良曰。巢父。堯時隱者。伯成
子高。禹時隱者。伯夷。周時隱者。四皓。漢時隱者。故

已父老堯禹錙周漢

善曰。堯。堯。禹。禹。錙。錙。周。周。漢。漢。

孔子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國。錙
錙有如此者。鄭玄曰。錙。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錙
矣。濟曰。言此數人。莫行守節。以其身輕。細堯禹周

漢。孔平君之父老。而繇世浸遠。光靈不屬。善
錙。錙。猶輕細也。

更觀漢記曰。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驚過。山陵浸
遠。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蓋百光靈
遠也。良曰。緣歷浸漸也。言歷代

漸遠。此人光景神靈不相連屬也。至使善事隱

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銑曰。善。善。今之

作者人自為量。而首路同塵。較塗

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之餘

波

善曰。論語。其塵陸機。俠邪行曰。將遂殊塗。較塗。子同。歸。其

陸機詩曰惆悵懷平素愷樂于茲同堂宴極末景海
豫講餘蹤尚書曰餘波入二流沙向曰言今之作

為此道者人人自以為大量觀其道路可與古人同
其清塵及其中途輟止使其跡殊變者多矣豈所以

照明古人未景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
之幽居者也

善曰禮記曰儒有幽居而不淫
翰曰尋陽郡名也淵明潛字也弱

不好弄長實素心善曰左氏傳郤丙對秦伯
曰夷吾弱不好弄長亦不

改禮記曰有衣素之心鄭玄曰凡物
無飾曰素齊曰弱少也素無飾也學非稱師

文取指達良曰學雖可為人師終不稱其德文在
意但取指適為達不以浮華為務也

眾不失其寡處言適見其默銖曰迹在於
事心出於物

故雖同於人而不失清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少而貧病居無僕妾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傳曰周南大夫之妻謂其夫曰親塚井曰不擇妻而
屢向曰汲井春曰不任其勞採菘取菽不給其食

藜草菽豆皆貧之食也母老子幼就養勤置善曰禮記
曰事親左

右就養無方善曰禮記
曰事親左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

毛子捧檄之懷善曰韓詩外傳曰齊宣王謂田
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之

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念曰則曷為去
親而事君田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吾之

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
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以為親也宣王愜然無以應之

范曄後漢書曰盧江毛義字少卿家貧以孝稱南陽
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到以義守令

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之士心賤之自恨
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

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泰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為親屈也濟曰惟思也同

善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

物棄官從好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嵇康性不偶俗論語子曰從吾所好良曰偶

諸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五臣作震

跡深棲於是乎遠善曰左氏傳委文子曰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嵇康

幽憤詩曰世務紛紜祭伯嗜郭林宗碑澹澹哇哇嚮嚮

蔬為供魚菽之祭善曰閑居賦曰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向曰哇嚮嚮

也齊大夫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祭用魚互示儉也菽豆也織絢嚮嚮蕭蕭

以充糧粒之費善曰穀梁傳曰糴善出奔晉織絢絢終身不言糴善出奔晉織

深曰絢狀如刀衣履頭也音幼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持糴蕭而食者司馬彪曰蕭高也織高為蕭朝曰

衛侯之弟翳繼絢於邯鄲終身不言衛事續織也絢履也餘同善注心好異書性

樂酒德善曰劉劭集有酒德頌也簡棄煩促五臣本作字就

成省曠善曰張茂先答何劭詩曰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殆所謂國

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善曰莊子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

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屏焉至富國財屏焉是以道不渝郭象曰屏者除弃之謂

也夫貴在其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貧其達也使三公忘爵

祿而化甲郭象曰夷然無欲家人不識貧可乎濟同善注有詔徵著作郎

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

予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

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善曰張衡靈圖注曰寂冥冥默不可為象良

曰言雖冥默無象固應神也嗚呼淑詞淑善貞正也夫實以誅華名由

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筭焉鏡曰苟且允信筭數

也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

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

曰靖節徵士善曰謚法曰寬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曰節向曰愆違也前志前

也書記其詞曰

切尚特生善本作孤生人固介立善曰漢書言義臣贊曰介

曰特獨也豈伊時道去世及善曰言世亦非世世相及繼作其事矣伊推也適遇也向何也

嗟乎若士望古遙

集向曰若士調潛也望古遠人適與相集也鞠此淇族燕彼名

級善曰高龔遂初賦曰承泰龍之洪慶規高陽之休基史記曰賜爵一級說文曰級次第也

曰輕藏洪大也大族謂大司馬善曰周禮二曰六行善友睦親任恤而三曰睦親於九族睦親之行至自非

敦善曰周禮二曰六行善友睦親任恤而三曰睦親於九族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善曰漢書曰季布美

人也諺曰得黃金百兩不如得季布一諾良曰此人重之也餘同善注康深簡潔身

夷粹溫鏡曰絮清貞正夷平也粹不雜也和而能峻博而不

夷粹溫鏡曰絮清貞正夷平也粹不雜也和而能峻博而不

敏示善曰論語子曰和而不同家語子貢曰博而不舉是曾參之行良曰峻高繁多也

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五臣本兩非有師字

無非字五臣本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五臣本事善曰

言為入之道依俗而行必讓之以尚同詭違於時必

讓之以好異有一於身必被讓論非為默置豈若夫

子因心而能違於世事乎言不同不異也莊子曰列

士壞植散糞則尚同也郭象曰所謂和其光同其塵

班固漢書贊曰東方朔戒其子以上客首陽為掛柱

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處休隱玩世詭時不達毛

詩曰因心別友向曰逆反置捨也凡人依於世者

必務與世同反於時者必務與時異皆非默捨與道

之俱也翰曰能知畏五臣本好古薄身

厚志善曰論語子曰信而好古良曰世霸虛

禮州壤推風善曰世霸謂當世而霸者也禮

禮推風推播其風也齊曰霸謂當時霸者禮

禮虛禮虛心禮之州禮州土也言見辟命也

義養道必懷邦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論言以義

禮語比考善曰文德以懷邦良曰唯思義善也人

之秉彜不隘不恭善曰毛詩曰民之秉彜好

太甚無所容也不恭謂貪獸畜人是不祈然此不為

為隘不為不恭銖曰人亦謂皆也彜常也孟子曰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善曰臣同下士祿

等寸上農善曰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

上農言祿薄善曰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

度量難鈞進退可限善曰善曰善

止可觀道退可度韓曰鈞猶及也言長卿棄官

不測其深德也可限者知不出於至道

雅賓自免善曰漢書曰司馬長卿病免客游梁

原則郇相字雅賓舉刑部茂才數病去子之悟之

官濟曰郇雅賓州舉茂才病去官也

何悟之辨濟曰悟知也辨明也賦詩歸來高

蹈獨善善曰歸來歸去來也去氏傳齊人歌曰魯

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亦既超

去來詞也高蹈猶高步也濟曰謂若作歸

曠無適非心善曰呂氏春秋曰夫樂有適心亦

鏡曰超遠曠到適往也言既沒流舊嶽茸字家

林善曰廣雅曰茸覆也晨煙暮靄春煦

秋陰善曰煙靄皆山陳書輟卷置酒絃琴

備勤儉躬兼公見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

善曰尚書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史記原憲曰若憲

賈也非病也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

隱巷人不擇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墨子曰貧富同有

天命不可預益濟曰躬身也否不堪也然知也

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

性善曰周書曰隱約者觀其不懼懼登徒子好色

賦曰因遷延而辭避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

淵高誘淮南子注曰道性無欲說曰謂潛辭謝著

作郎隱約儉素也遷延退避也言如此非直能明是

率道之糾纏幹流冥漠報施善曰騰鳥賦曰

性也而還夫福之與禍何異糾纏乎魏武文曰悼德惟之

冥漠史記司馬遷曰天之報施善又何如哉說曰

糾纏三合繩也。凶禍復轉流有以繩纏相

纏火也。其莫報施謂神靈報寂冥冥昧不能施善人

之善不孰云與仁實疑明智善曰言誰云天

能明也我聞之實疑於明智此說明智謂老子也老子曰天

道無親常與善人楚詞曰招賢良與明智向曰誰

云天道與仁於潛不驗使復謂天蓋高胡侃斯

疑之孰誰也明智謂潛也謂天蓋高胡侃斯

義善曰言天高聽卑而報施無爽何故爽於斯義

而不與仁乎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昭史記

子章曰天高聽卑翰曰常謂天

高聽卑向為誓此仁義也斯此也

順何實善曰周易曰履信思乎順毛詩

傳曰實置也齊曰曷何實置也

年在善曰尚書曰文王受命惟

中身疾善曰尚書曰文王受命惟

疢杜預曰疢瘧疾也良曰上壽

疢杜預曰疢瘧疾也良曰上壽

善曰言誰云天

道常與仁人而

向曰誰

謂天蓋高胡侃斯

謂天蓋高胡侃斯

毛詩

尚書曰文王受命惟

上壽

上壽

上壽

上壽

上壽

上壽

上壽

上壽

上壽

孰云與仁實疑明智

我聞之實疑於明智

云天道與仁於潛不驗

義而不與仁乎

子章曰天高聽卑

高聽卑向為誓此仁義也

順何實

中身疾

疢杜預曰疢瘧疾也

凶若古

禱祠

畢嗚呼哀哉

尊遺

計赴却轉輕哀薄斂

或皆作赴至也臣死使人至君所告之也

則令賻補之鄭玄曰謂賻喪家補助不足也

善曰言誰云天

道常與仁人而

向曰誰

謂天蓋高胡侃斯

謂天蓋高胡侃斯

毛詩

尚書曰文王受命惟

上壽

上壽

上壽

上壽

上壽

上壽

上壽

上壽

上壽

計至也。薄謂喪之不足也。言若此。令送喪者少。至其
墓所。將者皆使却。而不受哭者。不至極哀。敏以時服。
務從。給。遭壤以穿旋葬。而空嗚呼哀哉。驗畢。

及善曰。河圖考。鈞曰。有壤者可穿。禮記。孔子曰。斂
首。反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說文曰。定葬
下棺也。斂曰。使達地。即穿。疾葬。而
不棺也。遭達也。壤地也。定葬下棺也。深心追往。

遠情逐化。善曰。莊子曰。既化而生。又化而死。向
曰。延之。自言。追念。往日。游遠情。隨逐於
潛變也。自爾介居。及我多暇。善曰。漢書。陸
獨介居。河北。孫卿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
入下。遠。翰曰。爾謂。潛我。延之。自稱也。暇。閑也。伊

好之。洽接。閭鄰。含膏。盤盥。且憩。非舟。非駕。
善曰。毛萇詩傳曰。憩。息也。濟曰。伊。惟洽。合也。閭門
也。良曰。盤盥。憩息也。不用舟車。而攜手相隨也。

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
善曰。毛詩曰。詩。父兄弟。備言。燕私。孫卿子曰。方
則。止。圓則行。向曰。誨。教也。言為。正。方。之道者。

必見。患於。時俗。天物。方則止。哲人。卷舒。布在前。
圓則行。此。延之。誠於。潛也。哲人。卷舒。布在前。

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善曰。西征賦曰。漢興
多識。前世之。載。毛詩曰。如。臨不遠。翰曰。哲人。卷舒
謂。蘧伯玉。邦有。道則。仕。無道。則卷。而懷之。此事。亦
在於。前代。載。藉。取。鑒。不遠。

發。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濟曰。潛
贈。延之。以言也。愀。正色。兒。中言。發。中。之言也。

違衆。速尤。迥風。先歷。善曰。班固。漢書。述曰。疑
卸。悔。深。作。敢。害。韓詩。外傳曰。草木。根。發。淺。未。必。概也。
飄。風。與。暴。雨。隧。則。概。必。先。矣。良曰。尤。責。迥。過。履。倒。

也 身材非實榮聲有歇

善曰言身及才不足為實榮華聲名

有時而滅恐已恃才以傲物憑寵以陵人故以相誅也 銑曰身與才非至寶之具而榮聲必有消歇也

散音永矣誰歲余闕嗚呼哀哉

善曰永雅曰永

還也左氏傳經緯曰百官歲王闕 向曰言者既沒知音永遠誰復歲我之闕失也 仁焉而

終智焉而斃焉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傳云五帝聖

朝曰歎曰古仁智之人 黔婁既沒展禽亦逝曰皆不免於死雖亦死也 黔婁既沒展禽亦逝曰

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死曾參與門人來弔曾

參曰先生終何以為謐妻曰以康為謐曾子曰先生

存時食不充膚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

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謐為康哉妻

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國相辭而不為是所以有餘

實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鐘先生辭不受是其有餘實

也 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勞位不感戚

於貧賤不違違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

論為康不亦宜乎也 展禽柳下惠也 論語柳下惠為

士師鄭玄曰柳下惠魯大夫也 展禽食采柳下謐曰

惠 齊曰展禽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其德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夫子也乃誄之而謐謚曰惠 其

在先生同塵往世 善曰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旌此靖

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善曰康黔婁惠柳下

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惠也 良曰旌表也

宋孝武宣貴妃誄 并序

謝希逸

善曰沈約宋書曰孝武新

皇后謐曰宣謝 莊為誄銑注同

也肅敬也
景擇曰也錄至也
國軫喪淑之傷家凝雲其

五臣本
之怨
善曰穆天子傳曰天子為盛姬諡曰哀淑人潘岳秦氏從婦諱曰家失慈

也禮曰母
敢撰德於旂旒庶圖芳於鍾萬

善曰周易曰雜物撰德煬煬元后諱曰晉德太常注
諸旒旌曹植下太后諱曰敢揚后德表之

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圍敗晉功魏顯以其身
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數銘于景鍾宣氏傳

曰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焉公開羽數於衆仲對曰
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用六

伶向曰撰集也言敢集貴也之德書於旂旒旒旒
之上圖美於景鍾流芳於萬世也國語云魏顯顯

杜回銘勳於景鍾傳九月考仲子之其辭曰
將萬焉焉焉盛德於萬舞中也

女也當素之時與其蛛蟻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
卵過而墜之五色其好簡狄得食之誤而吞之遂生

女也當素之時與其蛛蟻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
卵過而墜之五色其好簡狄得食之誤而吞之遂生

女也當素之時與其蛛蟻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
卵過而墜之五色其好簡狄得食之誤而吞之遂生

女也當素之時與其蛛蟻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
卵過而墜之五色其好簡狄得食之誤而吞之遂生

女也當素之時與其蛛蟻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
卵過而墜之五色其好簡狄得食之誤而吞之遂生

女也當素之時與其蛛蟻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
卵過而墜之五色其好簡狄得食之誤而吞之遂生

女也當素之時與其蛛蟻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
卵過而墜之五色其好簡狄得食之誤而吞之遂生

女也當素之時與其蛛蟻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
卵過而墜之五色其好簡狄得食之誤而吞之遂生

女也當素之時與其蛛蟻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
卵過而墜之五色其好簡狄得食之誤而吞之遂生

女也當素之時與其蛛蟻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
卵過而墜之五色其好簡狄得食之誤而吞之遂生

女也當素之時與其蛛蟻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
卵過而墜之五色其好簡狄得食之誤而吞之遂生

女也當素之時與其蛛蟻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
卵過而墜之五色其好簡狄得食之誤而吞之遂生

景宸軒

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振民統德劉梁季南碑曰栖景曜於衡門

樓託景影也宸軒天子所居之宮也

處麗締絡

善本作綉字

出懋蘋

善曰毛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是刈是獲為締為絡又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又曰于以采

蘋于沼于沚向曰詩云為締為絡服之無斃謂女未知將所適故習締絡之事能無厭倦是其性貞專也處謂在室也麗比也言貴妃在室可比於此又云子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蘋于沼于沚蘋藻也

善曰廣雅曰貴美也世本曰史皇作圖宋忠

善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

善曰廣雅曰貴美也世本曰史皇作圖宋忠善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

善曰廣雅曰貴美也世本曰史皇作圖宋忠善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

善曰廣雅曰貴美也世本曰史皇作圖宋忠

善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

善曰廣雅曰貴美也世本曰史皇作圖宋忠善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

善曰廣雅曰貴美也世本曰史皇作圖宋忠善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

善曰廣雅曰貴美也世本曰史皇作圖宋忠善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

善曰廣雅曰貴美也世本曰史皇作圖宋忠善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

善曰廣雅曰貴美也世本曰史皇作圖宋忠善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

善曰廣雅曰貴美也世本曰史皇作圖宋忠善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

善曰廣雅曰貴美也世本曰史皇作圖宋忠善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

善曰廣雅曰貴美也世本曰史皇作圖宋忠善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

善曰廣雅曰貴美也世本曰史皇作圖宋忠善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

善曰廣雅曰貴美也世本曰史皇作圖宋忠善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

善曰廣雅曰貴美也世本曰史皇作圖宋忠善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

善曰廣雅曰貴美也世本曰史皇作圖宋忠善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

行止獲昭悵相望身言於此展如之華寔邦之

媛五臣本作媛善曰毛詩曰展如之人邦之媛

聖朝勲顯陽肅恭崇憲善曰沈氏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

武皇帝即位奉尊號皇太后宮曰崇憲太后居顯陽

日崇憲皇后居顯殿言善曰沈氏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武帝既即位奉尊號

良曰樂寵維持約善曰沈氏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武帝既即位奉尊號

朋衆善曰沈氏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武帝既即位奉尊號

社慶請迎祥善曰毛詩曰既受帝社施千孫子

皇胤瓊式帝女金相

善社福也萬盛克善曰毛詩曰既受帝社施千孫子

式法也言皇之煥嗣如玉之有法也沈約宋書曰

儀生始平三子鸞晉陵王子雲及第二皇女左氏傳

祈拾之詩云式如玉式如金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

其相毛義曰相質也善曰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

法質也善曰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

用也善曰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

承華者專不當作善曰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

承華者專不當作善曰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

善曰毛詩曰展如之人邦之媛

善曰沈氏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

善曰沈氏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

善曰沈氏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

善曰沈氏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

善曰沈氏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

善曰沈氏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

善曰沈氏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

善曰沈氏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

善曰沈氏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

善曰沈氏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

善曰沈氏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

善曰沈氏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

善曰沈氏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

善曰沈氏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

善曰沈氏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

善曰沈氏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

善曰沈氏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

隔矣離絕
靈衣虛囊組帳空煙
善曰寡婦賦曰瞻靈衣之

疾披鄭玄禮記注曰囊重衣也長門賦曰張羅綺之

組綬類以繫帳也空煙 巾見餘軸匣有遺絃

嗚呼哀哉
善曰中相也匣琴匣也 翰曰移

氣朝兮變羅紈白露凝兮歲將闌
善曰闌猶晚也

齊曰氣二十四氣朝月一日也闌晚也 庭樹驚

中帷響金缸暖兮玉座寒
善曰夏侯湛有金缸燈賦暖不

明也易是類謀曰假成出座玉牀良曰驚謂風驚也金缸謂金蓋置燈也暖不明兒玉座謂羅座也

悲孝擗其俱毀共氣摧其同察仰昊天

之莫報怨凱風之徒攀
善曰純孝共氣子也左氏傳君子

經曰叔純孝也孝經曰擗踊哭泣哀以送之鄭玄

經注曰毀瘠羸瘦孝子有之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

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血氣而異息毛詩曰庶見素冠兮棘人藥藥兮毛詩曰欲報之德是

天用極毛詩曰凱風美孝子也 銑曰純孝謂皇子

也純至擗踊也俱毀謂痛傷也共氣謂貴如兄弟也

擗割也藥羸瘦之凱風喻寬 茫昧與善寂寞餘

慶
善曰淮南子曰茫茫昧昧從天之道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向曰常言天與善仁積善餘慶今於貴如如此 喪

過于哀棘實滅性
善曰周易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孝經曰毀不滅性 翰曰謂貴如薨世覆冲華國

虛淵令嗚呼哀哉

善曰牽秀四言詩曰坤德尚冲毛詩曰秉心塞淵

齊曰冲華至美也淵深令善也覆亡虛絕也

題湊既肅龜筮既辰

善曰呂氏春秋曰題湊之室棺槨數襲漢書音義韋昭曰題頭也頭湊以題內向所以為固良曰題湊棺木內向也肅嚴敬言棺槨既其嚴

階撤兩奠

階撤兩奠

庭引雙輜 指倫反善曰儀禮曰屬引徹奠乃在輿曰緇又禮記注曰輜殯車也 銑曰撤去也奠祭也引將行也輜殯車也言兩輿與雙者貴妃與子雲

維慕維愛曰子曰身

善曰沈約宋書曰

同時葬也 儀禮又曰大明六年子雲薨滿岳哀辭曰庭楹兩輜 輜引雙輜爾身爾子永與世辭 向曰維與曰皆詞也 善思愛惜也子謂

動皇情於容物以刑列

太上皇

善曰司馬遷漢書曰報孝履 凡列辟崩毀而告天子子雲為晉 陵王故云列辟刻碑則諸侯也

宗徽章而出

裏甸照殊策而去城闔嗚呼哀哉

禮記注曰徹滌盜也又曰旌葬乘車所建也毛萇詩 傳曰章流也蔡邕獨斷曰以策書誅長行而賜之也

穀梁傳曰裏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尚書曰 五百里甸邢孔安國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說

文曰闔城曲重門也 濟曰崇樹也徹旌旗也章 也裏圻也照明也殊策謂特加策書而誅其德闔城

經建春而右轉循闔闔而逕渡

曲重門也 善曰河南郡境界薄曰洛陽縣東城第一建春

門楚辭曰歷大皓以右轉晉官閣銘曰洛陽城闔 門楚辭曰凌天池而逕渡 良曰

旌委鬱於飛

建春闔闔皆國城門名逕邪也

飛龍透遲於步步

善曰毛詩曰周道逶遲
銑曰旌謂銘旌也龍駕也

委鬱飄揚兒鏘楚挽於槐風喝邊簫於松

霧善曰鏘鳴聲也楚辛楚也廣雅曰喝嘶喝也邊
簫簫聲遠也向曰鏘喝皆喝也楚酸楚也挽

挽歌也邊簫邊陲之簫也涉姑繇而環迴望樂池而顧

慕嗚呼哀哉善曰魯太子僕曰天子西征至玄
池之上乃奏樂三日終是日祭池

盛姬云天子乃殯姬於穀丘之厲葬於樂池之南天
子乃用姑繇之水以園喪車郭璞曰繇音姚翰注同

晨輿温解鳳曉蓋俄金善曰葬訖故車解
鳳飾蓋斜金公漢

善曰載霍光尸以輜輶車如淳曰輜輶車形廣大有
羽飾甘泉賦曰乃登夫鳳皇然羽飾則鳳皇也杜延

年奏曰載霍光柩以輜輶車以輶車為伴也呂璣曰秦
皇崩柩其輿以輜輶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詳

是輶車類也然輶車吉儀墳說是也輶力強切相
新論曰乘輿鳳皇蓋飾以金玉蔡邕獨斷曰凡乘輿

皆羽蓋金華瓜鄭玄詩箋曰俄傾也濟曰輜輶輶
輿車也解鳳謂鳳羽飾蓋以金為瓜也言欲變故解

去其鳳而山庭寢日隧路抽陰善曰黃圖曰
陵冢為山鄭

玄周禮注曰隧墓道也良曰言山陵之庭
及大隧之道寢伏日影抽引幽陰於中也重高

闕兮燈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善曰哀永
逝曰戶闕

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銑曰重高謂墓門重關閉
也燈謂墓中置燈黯黯不明兒夜深謂墓中無曉時

也銷神躬于壤末散靈魄於天濤善曰許
慎淮南

子注曰濤涯也向曰神躬靈
魄謂貴妃神靈也壤土濤畔也響乘氣兮蘭馭

風德有遠兮聲無窮善曰言惠問乘四氣而
靡窮其芳馨馭六風而

風而

彌遠翰曰言貴妃德馨若蘭嗚呼哀哉

哀永逝文一首

潘安仁濟曰此岳傷妻之詞

啓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善曰啓夕將啓殯之前夕

也儀禮曰既夕哭請啓期告于殯宿與緒胤緒也思

也賦曰王肆後於浩庭卒樹卹而絕緒良曰善久

謂夕謂啓殯之夕也宵興夜起俄龍輻而兮門

也絕緒失次序莫承莫能相承

側嗟俟時兮將升善曰儀禮曰遷于祖用也

之以龍說文曰婦喪車也饒曰俄邪也龍輻

喪車也嗟嘆詞也待時待所用之時升上也抽

姪兮憶惶善本作慈姑兮垂矜善曰爾雅曰

向曰憶惶也聞鳴皋兮我朝序

驚焉號兮撫膺善曰陳琳武軍賦曰悲明戒曰

驚也逝日兮長兮生年幾憂惠衆兮歡樂

彭彼遙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善曰

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能止故作此詩

此誰謂河廣一葦抗之誰謂宋遠跋于望之濟曰

謂岳妻初嫁之時常思今奈何兮一舉邈終

父母之居也餘同善注

天兮不反善曰天地之道理無終極今云終天不

反長逝之辭良曰舉夫也終天謂終

地竟天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授靈

翰丑倫反善曰儀禮曰屬引徹奠乃祖禮記注

曰翰殯車也儀禮曰宵設燎于門內之右鄭玄

曰為哭者為明 銑曰祖 櫛房帷兮席庭筵

舉酌觴兮告永遷 善曰禮記曰士殯帷之儀 禮曰商祝御柩乃祖布席

乃奠禮記曰祖於庭說文曰酌餼祭也字林曰 以酒沃地 向曰撤去也酌謂以酒沃地也 悽

切兮增歎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

宇視倏忽兮若騶騑 翰曰悽切哀貞歎歎悲 聲揮灑也濟曰眷顧宇

室也倏忽卒疾也騶 徒騶騑兮在慮靡耳曰 歸謂似平生時也

兮一遇 良曰靡猶冀也 停駕兮淹留徘徊 冀一遇妻魂也

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 銑曰徘徊 也河獲謂 去華輦兮初邁馬迴首兮

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 初曰車初去也垂 謂畫輦車也

承蓋 善曰班婕妤好自傷賦曰廣室陰兮帷帳暗房 權虛兮風冷 冷楚辭曰雲霏以承宇 良曰

鳥悅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 翰曰言 惟也

傷傷浼低 也瀨波也 悵悵兮遲遲遶吉路兮凶歸 濟

悵悵悵貌遲遲行貌遶循也 思其人兮已滅覽 言平常吉路今以凶歸也

餘跡兮未夷 善曰毛萇詩傳曰夷滅 昔同塗 銑曰夷亦滅也

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

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

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

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

銑曰寥廓空虛也浩

汗廣大兒蒼茫無色也蕭散無人兒也

嗟潛隧兮既啟將送

形兮長往

翰曰潛隧地道也啟開也送形謂妻柩入墓周禮注曰隧墓道也

委

蘭房兮繁華龍窮泉兮朽壤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

襲遷也

濟曰委棄也蘭房妻嘗所居室也繁華盛飾襲入也窮泉墓中也壤土也

中

慕叫兮擬標

之子降兮宅兆

善曰毛詩曰寤寐有

標鄭氏箋云辟柩心也標柩心貌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後晉之

良曰慕哀也擬標柩心也之子謂妻也

宅兆池非吉兆也

撫靈輿兮訣幽房棺冥冥兮埏

窆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親親身之棺蓋類曰窆墓隧也

便房也冥冥窆為閻深貌

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張奐遺令曰地底冥冥具長無曉期

向曰戶墓門也闔閉也燈墓中之燈歸

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

善曰左氏傳曰不反

哭于廛故不曰苑杜預注曰自墓反廛于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也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曰殯儀禮曰遂

通項 是乎非乎何遑趣一過兮目中

善曰漢書曰孝

武李夫人卒悲感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

冊婦其來遲鄭玄毛詩箋曰皇之言壯也又曰壯往也東觀漢記世祖曰虜在吾目中翰曰虛暇趣求

既遇目兮無希曾寤寐兮弗夢

善曰漢書曰

既形也逢於目者皆覺形兆而寤寐間亦不夢也

既顧瞻兮家道長

寄心兮爾躬

善曰爾躬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良曰家道謂岳居家之道也爾躬

謂妻之身也重曰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

已往也然耳渠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

子善曰莊子曰莊子專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

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

我獨何能無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

數數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遇乎命故止向曰渠發

聲也懷思也我之相思情能幾何亦欲斷之於大道無愧於莊子也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鼓缶而歌也

文選卷第五十七

刑學 齋長 吳 極 校對

州學 學諭 管 欽 校勘

差從政 卞 充 州學教授 張 綱 覆校

文選卷集五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注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

銑呂向李周翰注

哀下

顏延年宋文元皇后哀策文一

首

謝玄暉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文選卷集五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注

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

銑呂向李周翰注

哀下

顏延年宋文元皇后哀策文一

首

謝玄暉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碑文

蔡伯喈郭林宗碑文一首 并序

陳仲弓碑文一首 并序

王仲寶褚淵碑文一首 并序

哀下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善曰沈約宋書曰文帝表皇后諱齊媽陳郡人左光祿大夫劬公湛之庶女也適太極生太子劬上待台禮甚

及崩于顯陽殿詔前永嘉太守顏延之為哀策文王

延之為哀策文王

顏延之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五臣本作二十八日

大行皇后崩于顯陽殿 善曰周書曰謚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

各細行受細名風俗通曰皇帝崩前未有定謚故燕其名曰大行皇帝行下孟切 濟曰凡天子崩未及

有定謚摠名曰大行 皇右亦同此義也 粵九月二十七日將遷

座 五臣本作將瘞 于長寧陵禮也龍輅 渠 纒 雜

綈 甫 容翟結駟 善曰龍輅凶飾也容翟吉儀也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之曰遷

徙於祖廟也軸輅軸也狀如轉轆刻兩頭為轆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開軸焉天子畫之以龍也

輅音甲程餘征切韓詩曰纒繫也鄭之儀禮注曰引棺在輅車曰綈周禮曰王后之玉路重翟錫面朱纒

言將行也鄭玄詩箋曰駉兩駉也良曰長寧即皇

后陵號也銑曰龍輿凶飾容翟吉制雖為喪事而

同生儀也禮記云天子殯叢圍龍輿儀禮云夷牀軸

繫于西階纒繫也引棺在輅車曰綽周禮王右之五

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績總皆有皇塗昭

容連結也駉兩駉也言將行之威儀也

列 照五臣作 **神路幽嚴** 善曰皇塗吉制故曰照

也神路凶飾也幽嚴深勒也 **皇帝親臨祖饋躬**

瞻宵載 善曰周禮曰喪行掌大喪祖飾棺乃載

也神路凶飾也幽嚴深勒也 **皇帝親臨祖饋躬**

虎通曰始載於庭轎由辭袒禭也其序載而后飾白

飾行也饋祭也宵夜也載謂始載於庭也 **飾遺**

儀於組流淪徂音乎珩佩 善曰毛詩曰素

以素絲為纆總之也 **尚書大傳曰太師奏鸞鳴后夫人**

為佩云于房中告云毛長詩傳曰佩有珩璜琕珣

音行珩音居珣音焉 **齊曰言皇后組流之飾有其**

餘儀珩珣之音盡沈滅矣遺餘淪沈徂往也 **悲**

凡后妃皆鳴三佩后既崩則與其音俱絕也 **悲**

遊之移御痛暈 渾 **榆** 樞 **之重晦** 禮大朝

觀王設次席黼絺又曰司服掌三后之六服禮衣榆

狄鄭玄曰禕衣畫暈者也榆畫鷩者也榆與鷩並以

招切 良曰庭席海閭也書云敷重暈席龍純移御

謂改常所也周禮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榆狄

狄鞞衣展衣祿衣禕衣畫暈者榆翟 **降異客位**

畫暈者重晦謂將入墓也重幽閭也 **降異客位**

撤奠殞 五臣作 **階** 善曰降輿謂祖載之時也

玄曰舉柩却下而載之禮記曰殞於客位祖於庭儀

禮曰屬引撤奠乃祖鄭玄曰屬著也引屬也禮記

禮記

曰周人殞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
其辭曰
其辭曰
其辭曰

謂積累生特德行賜之命為其辭也
其辭曰
其辭曰

倫昭儷升有物有德
善曰言天地未分之前
已明倫匹之義又升侂

儷之道皆有物象有所依憑毛詩曰天生蒸民有物
有則鄭玄曰有物象也劇秦美新曰上覽百有昔有

善曰言大地始分也曰天春秋說天道之圓也精氣
一上一下圓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圓何以說

地之方也萬物殊類形各有分職不能相為故曰地
道方郭璞方言注云燦言光明也淮南子曰清陽

昭哉
濟曰圓精謂
昭哉

世族祥發慶膺
善曰祥發猶發祥也毛詩曰
長發其祥慶膺猶膺慶也幽

通賦曰王昔膺慶於所感
良曰歎皇后族
秘儀

景胃圖光玉繩
善曰祕其令儀而生景胃圖其
容光而升玉繩也廣雅曰圖度

也沈約宋書曰未有玉繩
也言后在室時開歲儀形於大族之家及配太帝圖

發容光於玉繩之
昌暉在陰柔明將進
善曰邦

乃其昌孔安國曰昌盛也周易曰坤陰物也又曰坤
柔道也又曰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
濟曰昌

盛暉光也陰妻位也妻者法地柔道也
率禮蹈和

稱詩納順
善曰南都賦曰率禮無違論語曰禮
之用和為貴史記曰陸賈時稱詩書

鄭之毛詩箋云婦人之行尚柔順自察清禮記曰婦
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也
良曰率

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也
良曰率

循蹈履稱
容納受也
爰自待年金聲夙振
善曰左氏傳曰叔姬歸于

紀杜預曰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也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
銑曰同善注金聲

笑言也
夙早也亦既有行素章增約
善曰詩云女子

弟子夏曰巧夾情兮美目眇兮素以爲絢兮
象服

子曰繪事後素馬融曰絢文貌也
象服

是加言觀維則
善曰詩云象服是宜又曰

我王風始基嬪德
善曰毛詩曰覆俾我情尚

于矣
濟曰俾使也詩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又云開維后妃之德也嬪婦也
惠問

川流芳猷淵塞
善曰蔡邕袁公夫人碑曰美

載
五臣本
作動
謠南國
善曰詩序曰文王之道被于

昔不造鴻化中
以善曰謂少帝之時陸機詩曰

遭家不造東都主人曰鴻化惟神魯靈光殿賦曰遭漢中微
向曰少帝之時也伊惟造成鴻大也

集寶命仰陟天機
以善曰謂文帝即位也尚書曰

寶命天璣喻帝位也尚書考靈耀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尚書爲此璣曹植秋胡行曰歌以求言大魏承

天機然與機同也
翰曰謂文帝即

位也寶命即天命天機即璿璣玉衡
釋位公宮

登曜紫闈
善曰左氏傳子朝曰諸侯釋位以間

廟未毀致于公宮魏明帝苦寒行曰脩德乎紫闈八月自懷柔微濟曰謂帝自宜都王升爲天子則皇后

是釋諸侯之夫人於公宮而為天子之后登光輝於紫宮也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乎公宮也

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善曰尚書曰欽若昊天

始尚書曰允迪厥德良曰欽若敬順皇姑謂皇太后也允信迪蹈徽美也言能敬順信蹈太后之美也

孝達寧親敬行宗祀善曰毛詩曰歸寧父母

歸寧毛詩序曰夫人可以奉祭宗祀則不失職矣

思才淑傍綜圖史善曰毛詩序曰關雎樂得

注曰綜理合事班婕妤好自傷賦曰陳列國史以鏡

音在詠動容成紀善曰國語令州鳩曰詠之以中

德之至也韓詩曰淑女奉順坤德

房樂認理善曰爾雅曰宮中卷謂之壺禮記曰古者

穆信也儀禮曰有房中之樂鄭玄曰絃歌周南召南

如清漢書注曰今樂家五言一習樂為所樂也

人誦誦以事君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善曰韓詩

子德和宣明也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善曰韓詩

頌地德成其紀綱周易曰坤順也漢書曰軒轅黃龍

德前大星女主象也善曰謂能法則功德而成柔

必測善曰尚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下蘭太子

曰岳至測度也言自德無而不測術無細而不致

側善曰言右道得宜即地安靜而月合度也漢

壺善本政穆宣

房樂認理

善曰爾雅曰宮中卷謂之壺禮記曰古者天子居於宮以饒天下之內卷亦言曰

穆信也儀禮曰有房中之樂鄭玄曰絃歌周南召南

如清漢書注曰今樂家五言一習樂為所樂也

人誦誦以事君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善曰韓詩

子德和宣明也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善曰韓詩

頌地德成其紀綱周易曰坤順也漢書曰軒轅黃龍

德前大星女主象也善曰謂能法則功德而成柔

必測善曰尚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下蘭太子

曰岳至測度也言自德無而不測術無細而不致

側善曰言右道得宜即地安靜而月合度也漢

精符曰月者陰之精地之理也國語曰幽王二年三

皆震毛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崖崩尚書五行傳曰

晦日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

望向日批俗條達也條達行疾克剛匿縮縮行遲

也震騰此側謂皇后將崩之徵也周幽王時三川

皆震詩云百川沸騰晦而月見西方謂

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側匿也

有來斯雍

無思不極 善曰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無思不

極和極中也言右所來所思之事謂道輔仁司

必盡柔和之理而合太中之道也

化 五臣作 **莫晰** 音制 善曰華秀四言詩曰

曰死生錯而不齊唯司命其不晰說文曰昭晰明也

之逝切 濟曰晰明也善言天道輔仁何主司造化

者不明而使皇 **象物方臻** 賦侵生 善曰

曰凡樂六變而致象物鄭玄曰象物有象在天所謂

四靈也非德之和則不至也周禮曰賦侵鄭玄曰侵

陰陽氣相侵漸成祥也匪音視漢書曰氣相傷謂之

參臨益不和意也 良曰臻至也象物有象在天所

謂四靈也非德之和則不至也賦侵主視祿券者氣

相傷口冷也言今至德之代象物方至右崩之徵冷

氣斯 **太和既融收華委世** 善曰太和謂太

發也 問太 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大和蔡邕

釋誨曰皇道惟融帝德丕顯廣雅曰融朗也委世棄

世也 銑曰太和天下和平也融明也奈何當 **蘭**

如此之時而皇后收光華棄世上而崩委棄也

殿長陰椒塗弛衛嗚呼哀哉 善曰漢武故

事曰帝以七

月七日丑生於倚蘭殿漢書儀曰皇后稱椒房椒塗

室亦取溫暖除惡氣也 向曰蘭殿椒塗后妃所居

也言蘭殿取其香也椒塗以椒塗室也長陰 **戒涼**

謂長閣之而中幽闇也弛廢也衛侍衛也

在肆二 杪秋即窆

音文 善曰國語單襄公曰火見而清風戒寒賈逵曰戒

人為寒備也儀禮曰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說文曰殯瘞也楚詞曰靚杪秋之暹夜左氏傳楚子曰唯是

春秋宓交之事杜預曰寃厚也交夜也厚夜長夜謂葬埋也寃之倫切 翰曰戒涼秋時也杪秋末秋也

殯瘞也儀禮云死三日而殯也交 長夜也言將葬墓中就長夜也 霜夜流唱 五

作喝 曉月升魄 善曰流唱挽歌也外魄祖載也禮記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

也者鬼之盛也 濟曰流唱挽 八神敬言引五輅 歌流轉也外魄神靈升天也

遷跡 善曰甘肅賦曰入神奔而警蹕今振躬麟而軍裝周禮曰巾車掌王后之五輅也 良曰

八神八方神也警蹕而引哀車也周禮中車氏掌王后之五輅遷跡謂發行也 噉噉 古

諸嗣哀哀列辟 善曰噉噉哭音也毛詩曰哀哀太子列辟諸王也 灑零玉墀雨泗丹掖 善曰劉

根駘曰致垂露以為墀 向曰灑零雨泗皆淚 落也玉墀丹掖皆宮殿之間也而以玉丹飾也 撫

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 善曰沈約宋奏上自益此八字以致其意焉潘岳祭庾新婦文曰

伏膺欽淚感今惟昔 翰曰哀策既奏帝自益此八字以致其意 南背國門北首山園 善曰楚辭

焉悼傷也 而軫懷廣雅曰首向也漢書曰後徙吏二千石之家於諸陵非獨為奉國園 濟曰渭山陵在北也首向

也園即僕人按節服馬顧轅 善曰楚辭曰僕人山陵也 僕人按節服馬顧轅 善曰楚辭曰僕人

虛賦曰按節末旬 翰曰服中史夾轅也李陵詩曰鞍馬顧悲鳴五步一仍 良曰按低也服

馬駕 遙酸紫蓋眇泣素軒 善曰傅玄乘輿馬賦曰紫蓋

馬也 遙酸紫蓋眇泣素軒 善曰傅玄乘輿馬賦曰紫蓋

馬也 遙酸紫蓋眇泣素軒 善曰傅玄乘輿馬賦曰紫蓋

以通。素軒。素車也。銑曰：紫蓋。生儀。素車。凶飾。酸。悲。眇。遠。軒車也。滅綵清都。

夷體壽原。善曰：楚辭曰：造旬始。獲清都。漢書曰：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

漢書音義曰：天子未死。呼壽原。向曰：清都。謂生所居也。壽原。謂葬山陵也。滅綵。絕其光彩也。夷體。毀其支體也。

邑野淪藹。戎夏悲。謹音。喧。善曰：京夷。毀也。邑野。淪藹。戎夏。悲。謹音。喧。善曰：京

盛戎狄。華夏悲。以。謹。謹。廣雅曰：藹。藹。盛也。國語曰：史蘇曰：戎夏交梓也。翰曰：邑野。都邑郊野也。淪藹。謂失

其茂盛之色也。夷狄。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濟曰：芳。塵。將來有足紀。嗚呼哀哉。靈駕既往。不可攀援也。

齊斯皇后哀策文一首。善曰：蕭子顯齊書明

帝。齊書明。善曰：蕭子顯齊書明

武帝永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高宗即位。追遷為皇太后。高宗崩。改葬於于興安陵。高宗即明帝也。

謝玄暉。良曰：明敬。劉皇太后諱。端。惠。光。祿大夫弘道。孫也。太祖初為高宗

納之。卒。葬。相。承。縣。張山。高宗即位。進尊為敬皇后。高宗崩。東昏侯寶卷立

改葬於興安陵。

惟永泰元年秋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

啓自先塋。將柩。于某陵。善曰：蕭子顯齊書明

帝。改年為永泰。其年七月。帝崩。東昏侯即位。風俗。通曰。梓宮。若禮。天子。斂。以梓器。官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亡

因以為名。凡人呼棺。亦為官也。說文曰：塋。墓也。禮記

孔子曰：魯人之柩也。合之。鄭玄曰：柩。謂合葬也。說

文選卷之五

曰以梓木為棺因通名其陵曰梓宮先塋則其曰
張山舊陵也孔子曰魯一祔也祔謂合葬也

至尊親奉尊某皇帝善曰至尊東昏也鄭玄周禮注曰奠獻也饋奠

明帝崩未謚故曰某向曰至尊謂東昏乃使兼
使也高宗未定謚故曰某皇帝薦饋曰奠

太尉某設祖於行宮禮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太尉公一人凡大喪則告謚南郊祖謂將行之祭

向曰祖謂將行之祭行宮禮過之宮也翠帟舒

阜玄堂啓扉善曰張衡賦曰翠幕幌連張衡

玄室冥冥情夜彌長濟曰翠帟翠幕也且徹五

撤三獻筵卷六衣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撤去也禮祭必三獻周禮曰

司服掌王后之六服掃衣綸狄闕使綈衣展衣緣衣良曰謂祭畢也姐凡也撤去也三獻初獻亞獻終獻

衣綸狄闕狄綈衣展衣緣衣禮曰遂哀子嗣皇帝懷

蜃衛而延首想駭禮曰遂輅而撫心善曰周

人大喪使帥其屬以蜃車之役衛鄭玄曰蜃車柩路
柩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蜃因取名焉阮瑀正欲

賦曰佇延首以極視周禮曰安車雕面鷲總列子曰
師襄乃撫心高蹈魏曰蜃衛蜃車也周禮云安車

彫面鷲總皆載棺柩車也延魏曰蜃衛蜃車也周禮云安車

哀長信之莫臨善曰椒塗以椒塗壁也應劭漢官儀曰帝祖母為太皇太后其

所居曰長信宮也向曰椒塗謂后妃所居以椒塗

壁也長信宮漢太后之所居處謂皇后早崩故云先
卑莫善曰爾雅曰赴至身隔兩赴時無二展也禮記顏淵謂子

路曰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鄭玄曰展省視也良
曰展視省也言一身不得於兩處赴喪一時不獲於

二所省 旋詔左言光敷聖善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旋便也漢

言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于寶晉紀魏帝詔曰三后用光敷聖德毛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錄曰

謂左史記言也敷布也光 其辭曰 聖善謂述皇后之德也

亦唐遠胄御龍遙緒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范宣子曰祖自虞已上為

酒唐氏在夏為御龍氏晉主夏盟為范氏 向曰劉姓自虞已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故去帝唐御

龍胄胤 緒末也 在秦作劉在漢開楚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范氏為晉

士師魯文公出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為楚王沈約宋書曰

高祖楚元王交之後也 翰曰後居秦始為劉氏及漢高升為天子以其弟交為楚王皇后則其後也

肇惟淑聖克柔克令 善曰克能柔已見上文 濟曰筆者

完能也 清漢表靈曾沙膺慶 善曰詩詩曰靈有楚女薛君曰

詩六謂漢神也謝靈運登江口孤嶼詩曰表靈初稟質漢書元丘傳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占

之丘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平公王翁鄭孺徒王宜其地曰月當之元城東有五麓之處

即沙麓也後八一年當有貴女興天下幽通試門王者膺慶於所感 良曰同善注言皇后神靈表異慶

福膺常有類 爰定厥祥德音允穆 善曰毛詩於此曾高也 善曰太以嗣徽音則百斯男 光華沼沚榮曜

既曰厥其徽美允信穆和也 光華沼沚榮曜 善曰詩序三采葉夫人不失職也詩云予以

中谷 善曰詩序三采葉夫人不失職也詩云予以 德光華榮曜於此也 向注同 斯始紘縱教先

種 善曰詩序三采葉夫人不失職也詩云予以 德光華榮曜於此也 向注同 斯始紘縱教先

種 善曰詩序三采葉夫人不失職也詩云予以 德光華榮曜於此也 向注同 斯始紘縱教先

春詔三后帥六宮之人出種陸之種而獻於王
曰古者后妃親織玄紵公侯夫人之織綵
種經之種而獻之於王言此為樹之始教之先也
善曰賢女馨香芬工蘭蕙濟曰春聖也聖問謂天
下相問聖德也襟曾懷也川流言廣大也蘭郁言芬
也

問川流神襟蘭郁
善曰蔡邕奏公夫人碑曰
義方之訓與川之流揚

善曰賢女馨香芬工蘭蕙濟曰春聖也聖問謂天
下相問聖德也襟曾懷也川流言廣大也蘭郁言芬
也

盛先德韜光君道
五臣本
方被
善曰先德
謂明帝也

韜光謂封西昌侯之時也廣雅曰韜藏也吳志賀劭
上疏曰陛下昔韜藏神光濟德東夏于寶晉紀文帝
貽吳主書曰韜神光福德父勞于外良曰韜藏被
及也謂高宗未即帝位持藏光於下而為君之道以
及於人君而于佐求賢所
善本作
調無諛

善曰詩序云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堂顧佐君子求賢
善官內有德賢之志而無給彼私賜之心
善曰言

也調請諫諂也
善曰言

傷賦曰顧女史而陳詩
向曰顧視
厚下曰仁

也史女史也以廣式法陳布展申也
善曰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
安宅干寶晉紀總論曰仁以厚下易

藏往伊智
善曰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
安宅干寶晉紀總論曰仁以厚下易

曰善之德圓而祉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
往
翰曰豐厚在下之人目不取功是曰仁藏已過
往之善物不得知是惟智
十亂斯俟四教罔

也言皇后兼有此德也
善曰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
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

而巳馬融曰其一人謂文母也禮記曰古者婦人教
以婦德婦容婦言婦功鄭玄詩箋云法度莫大於四
教廣雅曰忒差也良曰武王有亂臣十人文母居
其一斯此後待也今世亦待皇后而成其教也四教
謂婦德婦容婦功婦
思媚諸姑貽我嬪則
善

言也周無忒惡也
善

言也周無忒惡也
善

言也周無忒惡也
善

言也周無忒惡也
善

毛詩曰思媚周姜又曰問我諸姑又曰詒我來牟孔安國傳曰媚媚也毛詩序曰后妃化天下以婦道

銑曰媚愛也諸姑謂先太后也化自公宮遠被胎遺也嬪則為婦之法則也

南國 善曰禮記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詩序曰文王之道被于南國

曰化教也言皇后先學而後配於高宗也餘同善注 **軒曜懷光素舒行**

德 善曰光德皆謂后也言軒曜思大明以增耀素舒行聖德而分彩也軒轅星也劉敞有

補曆楚辭曰前望野使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翰曰軒轅謂軒轅星主以主也素舒謂月亦比后妃

也懷光行德言如星月 **閔予不祐慈訓早違** 善

含懷光彩延道德也 **閔予不祐** 慈訓早違 善

毛詩曰閔予小子周易曰天命不祐晉中興書曰高祖太妃荀氏薨顯宗詔曰朕少遭閔凶慈訓無稟廣

惟曰是肯也 齊曰閔予東昏自傷之詞也不祐言天不祐助我也慈訓謂皇太后也早違謂早棄我而逝

方年冲藐懷袖靡依 善曰尚書曰肆予冲人藐是藐諸孤毛詩曰母兮鞠我出入腹我鄭玄曰腹懷

也 良曰冲幼藐小靡無也言方年幼小而皇太后遂崩何不得依懷袖之恩也 **家臻寶業身嗣昌暉** 善

周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元皇后哀策文曰昌輝在陰 銑曰高宗既至天子之位而已得嗣盛明之時

也臻至也寶業天子 **壽宮寂遠清廟虛歸** 焉

呼哀哉 善曰楚辭曰蹇將詹予壽宮王逸曰壽宮供神之處也毛詩曰清廟祀文王也

曰壽宮清廟皆祠祭處也寂遠虛至也不可見其神靈也 **帝遷明命民神**

胥悅 善曰謂明帝即位也毛詩曰帝遷明德庶民莫不欣喜又王孫圉曰又能上下悅于鬼神 翰曰

高宗升皇帝位應天明命合神人之心矣胥相也

乾景外臨陰儀內缺

善曰周易曰乾為君為父禮記曰右治陰德也

謂皇后也內缺謂后崩也

空悲故劍徒嗟金

善曰漢書曰宣帝許皇后元帝母也字平君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婕妤是時公卿議更立皇后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為皇后范曄後漢書曰光武郭皇后弟况為大鴻臚數賞賜金盛京師號况

璋瓚獻禱禴罔設嗚

為金穴也良同上注璋瓚亞獻禱禴罔設嗚呼哀哉

善曰禮記曰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僉之曰

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政攝焉又同禮注曰裸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以致齊也禱禴言后服

后服也 說曰璋瓚后夫人以致齊也禱禴言后服也言皇后既崩以此何獻盡無所設矣何罔無也

馬相告禘好宸駕長往

善曰謂明帝崩也禮曰禘大氏中上

玄曰馮乘也相視也象宮賦曰馮相視禘典引曰玄居其城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也 向曰周禮馮相

亦登高臺視天文古禘言高宗崩之始也 妖氣也宸駕天子駕也長往謂高宗崩也

圖末命是將

善曰謂顧命令附也毛詩曰貽厥孫謀左氏傳樂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尚書曰道揚末命方言曰秦晉之間相勸曰贊也

翰曰始遠圖謀也末命也終之命贊屬也高宗遺我遠謀臨崩有所

懷豈沛之綢繆兮背神京

戒厲於己也

之弘敞

善曰豐沛喻帝鄉也漢書曰高祖沛豐邑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綿也

風俗通曰秦政并合六國苞宇宙之弘敞也齊曰豐沛漢高祖鄉以喻安陵也綢繆相視兒神京謂齊郡

弘大敬 陋蒼梧之不從兮遵鮒 句 隅以同 壤嗚呼哀哉 善曰禮記曰舜葬于蒼梧之野二如不從山海經曰六荒之中河水

之間鮒禹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良曰舜葬焉

梧二妃不從故陋之帝顓頊與九嬪葬于大荒之中

河水之間鮒禹陳象設於園寢兮映輿鏡

犯於松楸善曰楚辭曰象設君室靜閑安漢書曰

園中各有寢祭邑獨斷曰金鏡者馬冠也如玉華形

在馬寢前鏡曰園寢陵廟也言陳列生時象於廟

中與車也鏡馬飾也望承明而不入兮度清

洛而南游善曰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入

出赴於陵也承明門與洛水繼池紵於

晉在東京今宋都擬而稱之善曰禮記曰飾楹君

道軌兮接龍帷於造舟善曰禮記曰飾楹君

荒之瓜若今承靈然又禮記曰飾楹君

龍帷三池立池於荒之瓜若承靈形也飾引輪車也

又云飾楹君龍帷振龍繡荒通軌謂廣路也造舟

浮橋也言靈駕威儀繼接於廣路浮橋之上也迴

塘寂其已暮兮東川澹而不流嗚呼哀

哉善曰南都賦曰分背迴唐呂氏春秋曰水泉東

迴塘曲隈也寂寞也東藉闕宮之遠烈公聞

藉闕宮之遠烈公聞

藉闕宮之遠烈公聞

藉闕宮之遠烈公聞

藉闕宮之遠烈公聞

藉闕宮之遠烈公聞

藉闕宮之遠烈公聞

藉闕宮之遠烈公聞

藉闕宮之遠烈公聞

藉闕宮之遠烈公聞

藉闕宮之遠烈公聞

藉闕宮之遠烈公聞

藉闕宮之遠烈公聞

藉闕宮之遠烈公聞

藉闕宮之遠烈公聞

藉闕宮之遠烈公聞

藉闕宮之遠烈公聞

藉闕宮之遠烈公聞

藉闕宮之遠烈公聞

藉闕宮之遠烈公聞

藉闕宮之遠烈公聞

藉闕宮之遠烈公聞

藉闕宮之遠烈公聞

藉闕宮之遠烈公聞

藉闕宮之遠烈公聞

藉闕宮之遠烈公聞

藉闕宮之遠烈公聞

藉闕宮之遠烈公聞

藉闕宮之遠烈公聞

藉闕宮之遠烈公聞

藉闕宮之遠烈公聞

藉闕宮之遠烈公聞

藉闕宮之遠烈公聞

藉闕宮之遠烈公聞

藉闕宮之遠烈公聞

闕房以著協德之義辨云論曰趙達以發祥備德詩序云采蘋大夫妻能備法度也又云采蘋夫人不失職也漢書曰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命爵號也翰曰詩序云采蘋大夫妻能備法度也又云采蘋夫人不失職也言皇后始於高宗末即位時也漢書云天地合祭先祖配地言皇后終加尊號而為安此是表明天命也

慕方纏於賜衣兮哀日隆於撫

鏡

善曰東觀漢記云上賜東平王蒼書曰嚮衛南宮皇太后假結帛巾各一衣一篋遺王可視確以慰凱風

寒泉之恩西京雜記曰宣帝被收繫郡邸獄管上綸帝天良憐合舞轉絲繩係身妻賣錦一枚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為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宣帝崩後不知所在鏡曰同善注言是東晉觀皇后舊物悲懼若此也墓誌纏結際盛纏持也思寒泉之罔極兮託影管於遺

詠嗚咽哀哉

善曰毛詩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一人母氏勞苦又曰欲報之

德昊天罔極毛詩曰靜女其夔胎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采芣苢之風向曰同善注言東晉侯慕託此遺蘇而增其哀

碑文上

郭有道碑文一首 并序

蔡伯喈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辟橋玄府稍遷至

郭中後蓋卓辟邕遷尚書及卓被誅王允收邕付廷尉遂死獄中五

同 語註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

善曰漢書太原

郡有界休縣翰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

有號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

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善曰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官

之奇諫曰虢亡虞必從之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號叔王季之穆為文王卿士將虢是滅何愛於

虞毛詩曰我求懿德國語晉臣曰文王即位而咨于二虢韋昭曰咨謀也左氏傳師服曰天子建國又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上而命之氏公羊

傳晉獻公謂荀息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何高誘戰國策注曰郭古文虢字也良曰

王季文王父也穆親寔實懿美也及文王即位咨于二虢咨謂郭焉即林宗是其後也

先生誕應

天衷聽敷明哲考六溫恭仁篤慈惠

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

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善曰善石公詭序曰張良處石

若乃砥節礪行

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

時善曰孔叢子曰善人有儀公潛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仲長子自言曰直道正辭貞亮之節

易曰貞固足以幹事韓詩外傳曰設於隱括之中直已不直人遠伯玉之行也孫卿子曰拘木必待待斲

在然後直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括猶量也斲頭截曰矯一也向曰砥節礪行謂磨礪節行也隱括

度矯直也言占度事理遂考覽六經採綜圖

緯周流華夏真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

拯微言之未絕

善曰六經五經及樂經也圖河

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論語識曰子夏六

也周流謂行也華夏中國也帝學國學也緯天之文

也言考覽六經求集團緯行之於中國隨集於國學

也文武之道將墜失者收之也拯

徒紳珮之士望形表而影五臣本于時纓綬之

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

宗龜龍也善曰禮記曰子事父母子綏纓鄭玄

帝也禮記曰凡帶必有佩玉揚雄覈靈賦曰支附葉

從表立景隨莊子曰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

響也尚書大傳曰百川歸於東海曾子曰介蟲之精

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

大帶也珮玉珮也皆謂在朝百官及儒學諸生所

佩也表所謂立本而有影也景影於聽也介甲蟲

也宗尊也言在朝百官及儒學之士望林宗之德有

如人形木表三影所附之聽其善聲如響應托和者

亦猶百川以海為宗而歸赴

爾乃潛隱衡門

收朋勤誨善曰毛萇詩傳曰衡門橫木為門言淺

濟曰衡門以柴木為門收朋謂重其

交朋也勤誨謂勤行訓教於人也

童蒙賴焉

用祛其蔽善曰周易曰匪我求童蒙祛猶去也

也言童蒙之人利其開教

州郡聞德虛已備

禮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

舉有道皆以疾辭善曰漢書李尋傳曰王根輔

以去蔽惑皆知禮義也

禮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

舉有道皆以疾辭

政數虛已問尋辟捨召也

尚曰休養也言不應
辨皆辭之以疾也 將蹈鴻涯之遐跡紹巢

許之絕軌 善曰西京賦曰洪涯立而指麾神仙傳曰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受曰向與博

者為誰叔卿曰是洪涯先生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之讓位於許由也史以告巢父

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也 翰曰鴻涯仙人也紹繼也巢巢父許許由皆隱逸人也絕遠也

軌亦 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 善曰

李陵書云册名於天良曰區方峙立也 稟命不融身年四十有

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 善曰毛萇詩傳曰融長也

沈暉後漢書建寧靈帝年號也 濟曰稟受融長也建寧靈帝年號也 兄我四方

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 善曰毛詩傳曰寘其水

懷毛萇詩傳曰寘置也 鐵曰靡無真 乃相與

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 善曰左氏傳禮故曰太上

有立德比之謂不朽 翰曰惟思也不朽之事謂將謀立碑也 僉以為先民既

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目述也今

其如何而闕斯禮 善曰毛詩曰先民有作又曰德音不忘 向曰存德音者

亦賴於述碑又言不可廢闕比禮也 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

行 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俾芳烈奮于百世令聞

善本作顯於無窮 善曰典引曰顯顯令聞 顯於無窮

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與起毛詩曰顯顯令聞 其辭曰於

休先生明德通玄

善曰言其明德而通於玄雅曰玄道也

純懿淑靈受之自天

善曰毛詩曰有自天齊曰純大

崇壯幽浚如山如淵

善曰家語齊大天子與遠魯見孔子

曰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海淵之為大

禮樂是悅

詩書是敦

善曰在大傳曰晉謀元帥趙衰曰敦可臣亟聞其言矣悅禮樂而敦詩

善曰

匪惟撫華乃尋厥根

善曰法言或曰亦有安乎

曰撫我華而不食我實也

良曰撫拾也言禮樂詩書之事非惟拾其英華乃亦尋其根本

宮

牆重仞允得其門

善曰論語子貢謂叔孫武叔曰夫子之牆數仞不得

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

生得先聖之道可謂得入聖門也

懿乎其純

確乎其操

善曰周易曰龍德而隱者也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洋洋搢紳言觀其

五臣本

高

善曰毛詩曰洋洋盛兒摠樓紳謂百官儒生之衣服言百官皆觀仰其高德也

遲泌丘善誘能教

善曰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

飢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也

赫赫三事幾行其招

之

反協韻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招猶召也

也

委辭召貢保此清妙

善曰言有

委而辭之范曄後漢書曰司徒黃瓊辟秦太常趙典選秦有道並不應召或為台銑曰委累也召貢謂

舉也謂上舉有道累辭疾不應自保清妙隱居之理降言不永民斯悲

悼善曰尚書祖乙曰降言有永有不永爰勒茲

銘摘其光曜善曰韋昭漢書注曰摘布也齊曰摘發也嗟爾來

世是則是效善曰尚書曰予恐來世班固刑法志述曰五刑之作是則是效

陳太丘碑文一首并序

蔡伯喈翰曰陳寔字仲弓為太丘令也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五臣本人也善

范曄後漢書曰寔潁川許人漢書潁川郡有許縣魏志曰文帝黃初一年改許縣為許昌縣然蔡邕之詩

惟有許縣或善許昌非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善

易通卦驗曰大皇之先與精含元精論後曰大皇元氣人受元精孟子謂充實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

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當今之世舍我而誰向曰元精大道也期運之數謂應五百

年而生賢之數也兼資貞九德摠備百行善曰尚書皋陶曰都亦行

有九德禹曰何事陶曰寬而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新種而毅直而隱簡而廉剛而塞疆而義孔臧與從

弟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於鄉黨則恂恂

焉彬彬焉五臣本作斌斌善誘善導仁而愛人

善曰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又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又論語

曰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也良使夫少長咸安

懷之善曰論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其為道也用行捨

藏進退可度

善曰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孝經曰進退可度

曰言其道德於時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其進退之禮可為法度也

不傲訐

調舉以

于時不遷怒

善本作貳字

以臨下

善曰論語子貢曰惡微以為為智

者惡訐以為直者又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 翰曰傲傲各訐

訐發人罪也于亂也遷怒謂移怒於人也

四為郡功曹五辟豫州

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

丘一年

向曰空聞喜謂為聞喜令又為太丘令也

德務中庸敦

不肅

善曰論語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且鮮久矣孝經子曰其教不肅而成 魏曰肅

也言其行大中之道用之於人其教敦厚不行威肅

政以禮成化行

有諡

善曰左氏傳晉郤至謂子反曰政以禮成會良曰諡善也

遭黨事禁錮

善本作固字

二十年樂天知命

澹然自逸

善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莊子曰澹然無極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

之德也毛詩曰我不敢侮我友自逸 濟曰遭黨犯罪而囚於獄竟不憂悔寬意自樂

交不

諂上愛不瀆

五臣作黷字

下

善曰周易曰君子交不瀆下交不瀆

翰曰不諂諛順頤以取上意其施惠愛則均不以其下而慢之

見機

五臣作幾

而

作不俟終日

善曰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向曰俟待也言事必見幾

不待終日而隨事變通也

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

隱丘山懸車告老

善曰漢書曰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其車傳子孫

左氏傳曰晉韓獻子告老杜預曰告老致仕者也
鏡曰文善赦宥謂天子詔赦罪人也懸庫謂其所乘
之車懸而不復乘也
四門備禮 閑心靜居 善曰尚書曰賓于四門四

門穆穆 良曰四門四方門也閑閉也言當時在位者皆欲嚮賢於四方而備備束帛之禮聘先生先生
閑心靜居終 不復應也
大將軍何司徒表公 善曰范曄後漢

書大將軍何進司徒表既遣人敦宴欲特授以不次之位是謝使者 濟曰何進表醜也 **前後**

招辟使人曉喻 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

伯超補三事 紆佩金紫光國垂勲 善曰應劭漢書曰

儀曰侍中周官號曰常伯選於諸伯言其道純可常尊也環濟要略曰侍中言官或曰風后為黃帝侍中周時號曰常伯秦始復設三事三公也漢書曰大司馬六司馬文司空皆金印紫綬 輸曰特表謂瑞

帶調摺用之也常伯之稱中三公也三公皆帶金印紫綬言此可以光國家大功也勲功也

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

遂不至 善曰列子林類曰吾老無妻子死期將至向曰不就所辭而謂使者云絕任官之望

已久今但整飾衣服待期而終也至赴也 **弘農楊公東海陳公每**

在衮職羣寮賀之皆舉手曰潁川郡陳

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慙於文仲竊

位之負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群寮畢賀賜等皆嘆是夫

位未登愧於先之也衮職謂三公也 鏡曰同善注舉手謂揖慶百官也躋登也臧文仲為大夫知柳下

惠賢而不舉孔子以為竊位楊陳二公慙負此名也 **故時人高其德**

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

年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没顧命留葬

所卒善曰范曄後漢書中平靈帝年號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臨終之命曰顧命以曰顧命謂

遺令也留葬所卒謂遺令葬於所卒之地不歸本屬故也時服素棺槨財

周櫬喪事唯約周過乎儉善曰周易曰用過乎儉濟曰

財德也斃也羣公百僚莫不咨嗟巖藪知名

失聲揮涕善曰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家語曰公父文伯卒蒯姜曰無揮涕王肅曰

揮涕涕流以字揮之也大將五臣本無大字軍弔祠錫以嘉

謚曰愷士陳君稟岳瀆之精苞靈暉之

純天不慙慙慙遺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

于時靡憲摺紳儒林論德謀跡謚曰文

範先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何進遺使手笮鈔命

暉謂天也尚書緯有考靈暉左氏傳孔丘卒公諒之

曰昊天不弔不慙遺一老俾予一人以在位禮記曰

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道逕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

木其壞乎漢書有儒林傳輟曰將軍即何進崇經

獲神契曰土岳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故以此之

也靈暉謂天地也純和也慙傷也俾使也遺老老臣

也言上天不傷惜此老臣使屏我天子而死也孔子

將卒而哥曰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壞則崩也並

智萎死靡無憲法也言哲人既傳曰郁郁乎文

哉

善曰論語文也

書曰洪範

五臣本無善曰字

九疇彛倫

做敘 善曰尚書箕子謂武王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文為德表

範為士則有誨沒號不亦宜乎 向曰言存亦以文範

教訓於人而沒後以為號亦為宜也 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 中牢羊也

刺史劾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

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 善曰廣雅曰命為之李陵

善曰信命世之才 舍光醇德為士作程 善曰

國書傳曰醇粹也毛萇詩傳曰資始既正守終

又令 平聲協韻五臣本亦有令側聲善曰周易

而守終純固濟曰令善也 奉禮終沒休矣

清聲 韓曰表禮終沒謂表先聖禮執有約餘而葬也休美也 遣官屬

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 向曰刊刻也 府丞與

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獻帝拜為 總麻

設位哀以送之 善曰喪服傳曰總麻十五升布

音思孝經曰 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尹

種 善曰諸承後漢書曰劉翽潁川人河南尹種拂嘗來臨郡翽為

追歎功德述 王薄迎之到官深敬待之然種府

錄高行以為遠近鮮能及之 良曰遠近古今也鮮少也

重部大揚以成時銘

善曰重直用切 濟曰言重使部內大揚為銘

也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已

臣五

作也字 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此之謂不朽乃

作銘曰

峩峩崇嶽吐符降神

善曰上林賦曰南山峩峩毛詩曰維嶽降神生

爾及也 論曰言之五岳之精 其符應降其神靈乃先生也

於皇先生抱寶

懷珍向曰於皇讚美之辭也寶珍喻道德也

如何昊穹既喪

斯文

善曰論語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曰吳穹天也斯文謂先聖也謂其有文德故也

微言圯絕來者曷

聞

善曰論語曰子夏曰十世人之共聞也

如今也 良曰微言道也地曷也

交交黃鳥爰集

于棘

善曰毛詩曰風文喻任於亂時也 濟曰交交小兒黃鳥詩篇名哀三良也言其兒小集

於棘林得其所也喻人以壽終亦得其所也

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善曰毛詩曰知可贖兮人百其身 翰曰言人命有命一死不可以重寶財以贖取生人哀者何有窮盡也

褚淵碑文一首

并序

王仲寶

善曰蕭子顯齊書云王儉字仲寶琅邪人也幼好學

手不釋卷為中書丞 堯五臣注同

夫太卜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

朽

善曰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

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 錢曰太上謂上古有道之君也

所以子產云云宣尼立其遺愛隨武既

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矣

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也涕曰古之遺愛也毛詩曰人之云亡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

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也

文子曰我則隨武子乎利君不忌其身謀身不遺其

友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蔡邕郭林宗碑曰先生既沒魏志太祖曰孫到此州嘉其餘風也

曰鄭子產卒國人皆泣孔子聞之歎曰子產古之遺愛也孔子但歎之不泣也又云泣者曾節也隨武子

趙文子並晉大夫也隨武子卒葬於九原之上而

文子曰死者可起吾誰與歸者叔譽曰陽處父乎

子曰我則與隨武子且武子利於君不忌其身謀其

身不遺其友出則趙文子懷其餘風也

言於君回之德亦此二人故去見之也

公諱淵字

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至至仁開基

宋段以功高命氏 善曰史記曰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武王崩

成王少武庚作亂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開代勞圖于宋微子以政奉仁賢及代武庚故殷餘民甚成

載之而愛焉左氏傳曰魯季武子如宋褚師段逆之

莊頌曰段共公子子石也褚師官也左氏傳衆仲曰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士而命之氏 濟曰微

子躬紂兄也 有至仁之德武王既滅紂至成王封微

子於宋以為躬後也宋段宋共公子為褚師以

功高因官命氏遂為褚氏也褚師掌市之官也

愛

逮兩漢儒雅繼及 善曰漢書曰褚大通五經

為博士謝承後漢書曰褚

橋字叔齊陳留尉氏人傳聞廣見聰明智達
曰爰於逮及也褚禧亦為儒官終及謂相繼不絕魏

晉以降奕世重輝乃祖大傳元穆公善曰魏代褚氏

未聞晉中興書曰褚哀字季野侍中衛將軍薨贈太
傳元穆侯向曰魏之六臣無褚氏蓋有者職位稍

卑故史傳不載也德合當時行比州壤善曰魏書曰陳寔德冠當村莊子曰行比

一鄉銑曰言其德仁高深識臧否不以毀

比之州壤銑曰言其德仁高深識臧否不以毀

譽形言善曰王命論曰淵然深識毛詩曰於予小

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
於言良曰臧善否惡也毀者以惡言毀人譽者以

善言說人言穆公則以亮采玉室每懷冲虛

之道善曰尚書曰亮采惠疇老子曰大盈若冲虛

可謂婉而成無成字章志而晦者

矣善曰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

其政事者其明志翰曰婉曲章明言屈曲行物而能

不自矜故去晦也自茲厥後無替前規建

官惟賢軒冕相襲公粟川嶽之靈暉含

珽璋而挺曜善曰尚書曰建官惟賢管子曰先

常博士曰聖帝明王累起有夔孝經揚神契曰五嶽

之精雄聖四瀆之德仁明禮記曰珽璋特達廣雅曰

珽出也珽璋美玉也挺出曜光也和順內凝英華

外發善曰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銖神

茂初學業隆弱冠善曰禮記曰二十曰弱冠

良曰言公神氣後茂在於

初學之年學業至盛在於弱冠初學謂年十歲也弱冠謂年二十歲是以仁經義

緯敦穆於闈五臣本庭善曰張叶白鳩頌曰經仁緯義五隱晉書

曰沈勝之穆敦九族蔡邕何休碑曰孝友盡於闈庭濟曰言其以仁義為經緯也敦重親穆於闈庭之間

也善曰孟子曰孔金聲玉振善曰孟子曰孔亮於區宇子之謂集大成

也者金聲而玉振鄭玄禮記注曰振猶動也東京賦曰區寓又寧翰曰金玉聲喻名譽高也寥亮聲高

天下也免區宇孝訥淳深率由斯至盡歡朝夕人

無間言善曰毛詩序曰成身勸表宏竹林名士傳曰山濤淳深真高書曰率由典常禮記

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論語子曰孝哉何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向曰言父子兄弟和睦盡歡人道遠乎文雅之圃翺翔

乎禮樂之場善曰禮樂美樂

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善曰音徽即徽音也毛詩曰太姒嗣徽音銑曰韻

宇弘深喜愠莫見其際善曰晉中興書曰窮於終身不見其愠喜

表宏竹林名士傳曰山濤莫見其際良曰韻字櫛器量也愠怒也際涯畔也

心明通

亮用人五臣本言必猶於已善曰王命論

及用人如用已濟曰亮信汪汪焉洋洋焉善曰王命論

可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善曰范曄後漢書

商先過表閔不宿而退往從黃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在

汪若萬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
曰汪汪洋水深大魚以比其德深廣撓攪也

陽源才氣高奇綜覈精裁
書曰袁淑字陽源少有風氣遷尚書吏部郎臧榮緒
晉書曰呂安才氣高奇又曰荀顛綜覈名實風俗澄
一范曄後漢書左朱零曰范滂精裁檢以利刃斷腐
朽 向曰表陽源時為吏部郎言其主司理考人士
才器精麤體裁言將選
公為耐馬以尚公主也 **宋文帝端明臨朝鑒**

五臣本
作覽字 **賞無昧**
善曰鷩冠子曰所謂命者靡不
在君也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神

亦定婚於皇家
善曰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
四方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而

馬都尉漢結叔高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淵少有世譽復尚公主三
輔決錄曰平陵黃叔高以經術稱譽虞曰叔高

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淵少有世譽復尚公主三
輔決錄曰平陵黃叔高以經術稱譽虞曰叔高

名主以明經為郡上計吏朝會數百人叔高儀狀絕
乘天子異其良以公主妻之出朝同輩嘲笑焉叔高

持以自有妻不敢以別方欲迎妻與決未發而詔叔
高就第成婚王隱晉書曰王武子少知名有俊才尚

武帝姊常山公主毛萋詩傳曰茂無也
良曰漢有

三德衆天子愛之以公主妻焉晉有王武子少知名
有俊才武帝嫁以常山公主言二人方之褚公蔑如

也
釋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

朝冠冕當世
善曰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
我纓

家寵冠冕當世
濟曰世纓洗濯其冠纓以清絮登

顯而事天子冠冕在首
世纓洗濯其冠纓以清絮登

顯而事天子冠冕在首
世纓洗濯其冠纓以清絮登

顯而事天子冠冕在首
世纓洗濯其冠纓以清絮登

顯而事天子冠冕在首
世纓洗濯其冠纓以清絮登

顯而事天子冠冕在首
世纓洗濯其冠纓以清絮登

顯而事天子冠冕在首
世纓洗濯其冠纓以清絮登

顯而事天子冠冕在首
世纓洗濯其冠纓以清絮登

升降兩宮實惟特寶善三陸機謝內史表曰官成兩宮尚書曰所寶

能寶 翰曰外降上下也兩宮謂天子太子入天子宮則為上入太子宮則為下也具瞻之

範既著台衡之望斯集善曰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春秋漢

金華曰三公在天法三能台與能同毛詩曰實惟阿衡三石尚三 向曰具瞻台衡並宰相之位也範法

著盛出參太宰軍事入為太子洗馬俄遷

秘書丞贊道槐庭司文天閣善曰周禮曰面三槐三公

位焉晉令曰秘書即掌三閣經書三輔故事曰天閣石大殿北以藏秘書 魏曰贊佐也槐庭三公位

也謂為太宰參軍是為四道也司主也言主文史之任於天祿之閣也天閣書是名謂秘書丞也光

忍五百本 作照字諸侯曰一流籍甚善曰韓詩水傳曰為人君者則

以為為臣名昭諸侯天下願焉習鑿齒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俱宅心事外言風流者稱王樂焉漢書曰

陸賈遊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 良曰言其風美之聲流下天下其多也籍甚言多也以父

憂去職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湘父湛之聯騎將軍喪過乎哀幾

居將毀滅有識留感行路傷情善曰周易曰喪過乎

哀孝經曰毀不滅性說文雅門周說孟嘗君白有識之王莫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論衡曰行路之人皆能

論之家語曰子游見行路之人去魯司鐸火 齊曰幾近也留感謂多感也服闋除

中書侍郎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善曰鄭玄禮記注曰

闋終也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恪居官次智效惟穆善曰

左氏傳曰閔子騫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莊子曰智效一官 翰曰中書侍郎掌知天子詔令宣之於外

言王言初出如絲之細宣布於外如綸之大綸靡線也 于時新安王

冠列蕃越敷邦教毗佐之選妙盡國

善曰沈約宋書曰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孝武第八子也初封新安王母殷儀寵傾後宮子鸞

冠諸子凡為上訪遇者莫不入子鸞府國子鸞奮徒進號撫軍將軍尚書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國

季文子曰吾以德榮為國華韋昭曰以德榮顯立以為國之光華也 向曰冠拜也列蕃謂諸王也

將敷布邦國毗輔也國華謂英賢也 出為司徒右長史轉

書吏部郎執銓以平 善曰韋昭漢書注曰稱鍾聲類曰銓所以

物晉起居注曰太康四年詔曰選曹銓管人材 御煩以簡裴楷清

王戎簡惡復存於茲 善曰輒榮緒晉書曰楷字叔則河東人也

尚書郎吏部郎缺太祖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晏皆其選也是以楷為吏部郎 魏曰晉朝裴楷王戎並為吏部郎清而能通簡而能要言二君美跡復存於此 泰始之初

入為侍中曾不移朔遷吏部尚書是時

天步初夷王途尚阻元戎啓行衣冠未

緝 善曰裴子野宋略曰壽寂之前刃少帝延湘東王升御坐至為明帝又曰明皇帝年號泰始天

步初夷謂弒少帝也裴子野宋略曰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勳作亂蕭子顯齊書曰建安王休仁南討賊也

鷲尾洲遺淵詣軍選將帥以下勲階毛詩曰天步難維蔡邕劉寬碑曰統艾三軍以清王塗荅賓戲曰王

途燕織周失其馭元戎啓行謂建安出征也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衣冠謂朝士也范曄後漢書崔

請奏記曰宋光衣冠子孫爾雅曰輯和也緝與輯同良曰太始宋明帝年號也不移朔謂不經一月也

良曰太始宋明帝年號也不移朔謂不經一月也

齊曰天步謂天下也夷平途道也元戎力焚貝謀

莫護胡外康流品制勝既遠涇渭斯明

善曰東觀漢記世祖策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護惟

李重集曰為選部尚書其箴曰銓管人流品蒸清

孫子兵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孫綽

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殊流雅鄭異調翰曰贊助

也謀謂謀議國事也康安也流品百姓百官也制

勝也遠謂平天下亂也涇渭猶分別也言分別功勳

厚於也賞不失勞舉無失德善曰左氏傳隨武

子日楚軍舉不失勞必賞有功必舉也

績節帝心聲敷物聽

善曰豈驅武賦曰假皇天十商帝心尚書大傳一事

曰文王施政而物皆聽銑同績功也敷布也事

寧良曰謂兵戈領太子右衛率固讓不拜

專領驍騎將軍以帷幄之功膺膺祇之

後封雲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善曰觀漢記

世祖策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護帷幄尚善王曰幸

乃文老庸庸祇祇威威顯民孔安國曰用可用功可

丘之志所受田邑不盈百井

善曰國語曰惠三以梁子

魯陽文子辭曰梁險而在遠懼子孫之有貳者縱巨

而得全其首領以殺懼子孫之以梁之臣之祀也乃

真魯陽賁遂曰惠王楚昭王子梁楚地境魯陽文子

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

國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廢丘者此地不利

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惟此也孫楚
殺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立與之
至今不失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
三為井漢書曰井方一里 翰同善注 父之重

為侍中領右衛將軍盡規獻替均山南

之庸緝熙王旅兼方叔之望善曰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

近臣盡規又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後
賢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毛詩曰采職有闕維

仲山甫補之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又曰王旅
緝熙如飛如翰又曰方叔止其車三千 尚曰

善謂獻其可行之理廢其不可為之事也均同也庸
月也仲山甫周之賢臣能補闕三事言楮公同仲山

庸之功也緝熙光明也三旅天子之衆也方叔亦
賢臣也言光明天子之衆與同方叔之美望也

陽京輔遠近效則善曰漢書曰右內史武帝
更名京京北內史更名

左焉胡主爵中都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又百
張有京輔都尉毛詩曰商之翼翼四方之極鄭玄曰

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王
也 濟曰丹陽郡名京輔言近而都也他所也 吳興

衿帶實怍股肱善曰李充函谷關銘曰襟帶咽
喉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召

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 善曰吳興郡名
言在都之南如人衣之衿帶也股肱謂手足言此郡

要害如人
有手足也 頻作二守並加蟬冕 善曰蕭子顯齊
書曰尋遷散騎

常侍丹陽尹出為吳興太守常侍如故蔡邕獨斷曰
侍中中常侍加貂附蟬 濟曰頻作丹陽吳興二郡

大守蟬冕侍中冕也言作
任二郡皆入加侍中也 政以禮成民是以

息善曰左氏傳晉郤至謂子反曰政以禮成民是
以息 翰曰人皆得禮義之政交息無競也

明皇不豫儲后幼冲貽厥之寄允屬時

望 善曰沈約宋書曰太宗明皇帝諱或又曰後廢帝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秦始皇七年立為皇太子太宗崩太子即位尚書曰武王有疾弗豫謝承後漢書曰孝靈帝崩皇太子即位王上幼冲毛詩曰胎厥孫謀以燕翼子向曰明皇宋明帝也不豫言有疾也貽厥謂後嗣也寄託允信屬在也言明帝有疾太子幼小而後嗣之託信在

領衛尉固諱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端 善曰賈子曰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流平衡轉

流平衡外寬內直 善曰賈子曰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流平衡轉

高暮宣由 善曰二八八元八也毛詩序曰由言詞感儀內謂心慮也

庚而垂詠 善曰二八八元八也毛詩序曰由言詞感儀內謂心慮也

遺命以公為散騎常侍 善曰左氏傳晉息謂晉獻公曰公家之利知無

秉國之均四方是維 善曰左氏傳晉息謂晉獻公曰公家之利知無

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 善曰左氏傳曰隨武子曰為勢為太宰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

登太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為美談亦猶 善曰左氏傳曰隨武子曰為勢為太宰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

孟軻致欣於樂正羊職悅賞於士伯者 善曰左氏傳曰隨武子曰為勢為太宰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

也善曰孔融張儉碑曰惜乎不登太階以尹天下致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孟子朝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喜而不寐公孫丑曰至善白其為人也好善劉熙曰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志左氏傳曰晉侯賞栢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夙之縣羊舌職悅之以為當也鏡曰太階星三公位也尹正也言公為政於天下而君子美之亦如樂發使樂正子春為政孟軻喜而不寐言其好善而進賢也晉侯賞士伯夙以夙之縣羊舌職悅之以為當也

毀疾之重因心則至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樂遺庶母鄭氏喪葬畢

為中軍將軍軍本官也

為手之

魯侯垂式存公忘私方進明准

善曰禮記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禮數孔子曰吾聞

諸老曠曰昔有魯伯會而有為為之今以三年之喪從

利者吾弗知也漢書曰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人也為

相及母既終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

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也良曰魯侯伯禽遭喪有

徐戎作難卒哭而征之息三事也此蓋有所為為之

也式法也漢丞相翟方進遭喪既葬三十六日除服

起視事夢國家事准法也朝臣之議欲使褚公從此

准法

奏相望事不我與屈已弘化

善曰沈約宋書曰褚淵以母憂去職詔攝本任爾雅曰敦勉也稽康幽贊詩曰時不我與苟恪中鑿曰聖王屈已以申天下之樂尚書曰三孤三公弘化齊曰敦勸也事不我與謂臣辭屬不免也屈已謂屈禮也弘化謂弘天子之化也

值三季在辰戚蕃

五臣本內侮善曰國語作藩字

季王之亡也宜哉韋昭曰三季桀紂幽王也潘元芝元錫文曰稱兵內侮翰曰三季謂夏桀周之末也

也辰時也言少帝之世禍亂如三季也 桂陽失圖

窺窬神器善曰沈約宋書曰桂陽王休範文帝子也封為桂陽王後為江州刺史及

太宗晏駕主幼時屯遂舉兵反休範已至新林朝建

震動平南將軍王出次新亭中軍將軍程潛入衛

殿省休範自於新林步上越騎校尉張苟兒直前斬

休範首持還休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墨彥等直入

朱雀門休範雖死不相知聞墨彥至杜姓宅官首怖

獲於長城外遣諸軍東西奮擊諸賊一時奔散斬

墨彥等劉琨勸進表曰狄寇窺窬左氏傳所服曰民

服其上下無觀觀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窬與觀

同向曰桂陽王文帝子也圖謀也窶 敲掉則

皆謂殺有篡逆之心也神器帝位也

滄波振蕩建旗則日月蔽虧善曰甚方生詩曰鼓棹行

子虛賦曰岑葦參差日月蔽虧魏曰言將軍出

征桂陽王也鼓棹謂行舟也振蕩搖動

地振動言旌旗多而蔽障日月之光也 出江

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善曰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曹植任城王

誅曰矯矯元戎雷動雲徂楚辭曰雷動電發良

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述曰

魏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述曰

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述曰

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述曰

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述曰

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述曰

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述曰

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述曰

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述曰

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述曰

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述曰

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述曰

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述曰

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述曰

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述曰

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述曰

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述曰

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述曰

宰謂指公也戎兵也元乘謂黑連之首也殄滅也言
雖無首已滅餘黨尚多在恭帝城攻劫宮廟猶有曼
懼偏也公乃搃熊羆之士率五臣無不貳

心之臣戮力盡規克寧禍亂

善曰尚書

曰先君文武則亦有管羅之士不二心之臣國語曰戮力一心賈逵曰戮力并力國語曰召康公曰天子
言猛烈也克能也寧安也康國祚於綴旒拯

王維於已墜

善曰公羊傳曰君若贊旒然贊猶綴也

要也綴旒冠上垂珠以喻危也

誠由太祖之威風

抑亦仁公之翼佐

善曰太祖齊王也

情公也可謂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被為軍道申子反入見於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
以靜難之功進爵為侯兼授尚書令中

軍將軍給班劍二十人功成弗有固象

為挹

善曰老子曰功成而弗居周易曰無不利撝謙韓詩外傳曰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

晉起居注文帝詔曰灑落成勲固秉謙挹良曰班劍爾執劍而從行者也弗有謂不受此賜而堅固其志以致為謙退讓之道也東執挹讓也

如故又以居母艱去官

善曰蕭子顯齊書三淵後嫡母吳郡公主

薨毀瘠也初濟曰此

雖事緣義感而情均

天屬

善曰莊子桑雩謂孔子曰子獨不聞假人之言與林回弃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趣何與樹

顏丁之合禮一連之善喪亦曷以踰

善

禮記曰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末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鄭玄曰顏丁魯人也居喪合禮禮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食三月不解向曰為何也踰過也

德水運告謝嗣主其怠於天位疆臣憑

陵於荆楚

善曰左氏傳魯伯曰天而既厭周德矣水運末也對

詞注曰謝去也沈約宋書曰後廢帝崩帝長子諱且即位恣亂尚書曰齊王受荒急勇劫又諱曰天位

德言六亂也宋水德王故云水運謝盡也言水運告盡者謂宋祚盡疆臣逆亂之臣也憑陵勇暴兒也荆楚謂荆州刺史沈攸之

楚謂荆州刺史沈攸之

廢昏繼續之功龕

善曰廢昏謂廢帝為蒼梧王也繼續謂立順帝也龕

善曰廢昏謂廢帝為蒼梧王也繼續謂立順帝也龕

善曰廢昏謂廢帝為蒼梧王也繼續謂立順帝也龕

善曰廢昏謂廢帝為蒼梧王也繼續謂立順帝也龕

善曰廢昏謂廢帝為蒼梧王也繼續謂立順帝也龕

善曰廢昏謂廢帝為蒼梧王也繼續謂立順帝也龕

善曰廢昏謂廢帝為蒼梧王也繼續謂立順帝也龕

善曰廢昏謂廢帝為蒼梧王也繼續謂立順帝也龕

善曰廢昏謂廢帝為蒼梧王也繼續謂立順帝也龕

善曰廢昏謂廢帝為蒼梧王也繼續謂立順帝也龕

善曰廢昏謂廢帝為蒼梧王也繼續謂立順帝也龕

善曰廢昏謂廢帝為蒼梧王也繼續謂立順帝也龕

善曰廢昏謂廢帝為蒼梧王也繼續謂立順帝也龕

善曰廢昏謂廢帝為蒼梧王也繼續謂立順帝也龕

善曰廢昏謂廢帝為蒼梧王也繼續謂立順帝也龕

善曰廢昏謂廢帝為蒼梧王也繼續謂立順帝也龕

善曰廢昏謂廢帝為蒼梧王也繼續謂立順帝也龕

善曰廢昏謂廢帝為蒼梧王也繼續謂立順帝也龕

善曰廢昏謂廢帝為蒼梧王也繼續謂立順帝也龕

善曰廢昏謂廢帝為蒼梧王也繼續謂立順帝也龕

善曰廢昏謂廢帝為蒼梧王也繼續謂立順帝也龕

善曰廢昏謂廢帝為蒼梧王也繼續謂立順帝也龕

善曰廢昏謂廢帝為蒼梧王也繼續謂立順帝也龕

善曰廢昏謂廢帝為蒼梧王也繼續謂立順帝也龕

善曰廢昏謂廢帝為蒼梧王也繼續謂立順帝也龕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毛詩曰我出我車子彼牧矣莊子仲丘謂楚王曰孫
戎救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慎子注曰甘寢寢也
翰曰左傳去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膾戎有受
膾膾祭肉也言天子遣將必賜其胙肉也言其雖無
此受服之功亦有甘寢秉羽之功楚孫叔敖甘寢秉
羽而郢人投兵也羽舞羽也言其但安寢以備禮樂
而有折衝
千里之勝乃作司空山川攸序兼授衛臣

本有將軍戎政輯睦善曰禮記曰司空執度
度地居民山川沮澤也

率秀皇甫陶碑曰帝命既允戎政以關左氏傳隨武
子曰楚卒乘輯睦事不奸矣一向曰司空以度山川

厚其人也攸所也言其有所次序也
既而齊德

龍興順皇高禪善曰流約宋書曰順帝諱桂字
仲讓明帝第三子廢帝殞奉迎

入居朝堂即位後四年禪位於齊帝遜位於東邸孔
聖尚書序曰漢室禪齊齊太祖蕭道成

深達先天之運臣

贊奉時之業善曰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
德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良曰易云先天而天弗違後
彌諧允正微猷

弘遠善曰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彌諧毛詩曰君
子徽猷小人與屬濟曰彌輔諧和允信微

樹之風聲著之話善曰左氏
傳君子曰

亦猶稷契之

臣虞夏荀非衣之奉魏晉善曰魏志曰太祖封
荀攸亭侯轉為中軍

師魏國初建為尚書令臧榮緒晉書曰裴秀字季方

相受禪進左光祿大夫向曰稷契二臣各佐舜禹
以致和平之化也魏臣荀攸為尚書令晉臣裴秀為

左光祿大夫並自非坦懷至公永監崇替

有大功於國善曰國語蓋尹齊謂子西曰吾聞君子惟獨居思入

前世之崇替於是乎有敦革昭曰崇終也香廢也

善曰平監視孰能光輔五君夤黃亮二代

者哉善曰左氏傳曰楚屈建語康王晉楚會之德

康王曰神人無怨且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焉

諸侯主也五君宋文明順齊高武然此武猶未立楚

宋文帝明帝順帝齊高帝武帝大啓南康公

也黃勃亮信也二代謂齊宋也善曰蕭子顯齊書

中鉉時曆土字固辭邦教善曰蕭子顯齊書

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邑三千六百

國讓司徒毛詩曰大啓爾宇毛萇曰宇居也東京賦

曰廣啓土字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

善曰元中改封南康郡公進位司徒故云大啓南康

也同辭邦教謂再讓司徒也司今之尚書令古

徒掌邦教故云同辭邦教也今之尚書令古

之家宰雖秩輕於衮司而任隆於百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淵尋加尚書令本官如故周禮曰乃立天官冢宰而掌邦治鄭玄曰爾雅曰冢大也冢冢大宰冢司三公也毛詩曰百辟其形之此又加授尚書令也周冢宰掌邦教之理也劉與今尚書令同也雖品序輕於三公而任已盛於百官也秩序也衮司三公也百辟百官也

冲旨改授朝端

善曰晉起居注曰帝詔曰若不

講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

也言受尚書令躋遂天子深意旋改授司徒以為朝

臣之首也 通無異言遠無異望 善曰劉琨勸進表曰是以

通無異言遠無異望
向口慙衆心故也
帝嘉茂庸重申前冊
善

蕭子顯齊書曰二年重申前命為司徒
銑曰執
嘉善茂盛庸功也重申前冊謂復將授司徒也

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
善曰周禮曰

王和邦國鄭玄曰禮謂典禮五吉凶賓軍嘉也孔安
國尚書傳曰簡略也
良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八

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義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
曰不悌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
言之刑八曰亂人之刑罕
希也言希用者寬而中也

故能驕績康衢延

慈哲后義在資勤情同布衣出陪臺躅

入奉帷殿
善曰登壇也曰假高衢而驕力豈敢郊

父以事君而勤同晉中興書庾亮上疏曰先帝
精詞布衣
齊曰績功也康衢道路也延福也

帝惟服也鑿天子
仰南風之高詠發東野

好古序字
之祕寶
善曰家語曰舜彈五弦之琴造

五臣作序
之祕寶
善曰家語曰舜彈五弦之琴造

定如疎廣在列位而居東野東野未詳一曰維善零
雅驥曰願命云天球河圖在東序天球寶器也河圖

今紀圖帝王終是存亡之期典引曰征東序之祕寶
然野當為軒古序字也以是圖緯故曰發發美也

翰曰舜彈五絃琴以韻南風之詩言其仰奉明君如
仰發德故也發發美也願命云天球河圖在東序此

寶器帝王之美瑞故致在東序美聖明之時故
說美此寶野當為序此云野者當書寫之誤也

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
善曰禮

日出規朝退適路寢聽政王廡志逸良賦曰三披又
以講誦講六藝之宏敷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尚曰雅正也披文謂與天子參以酒德間以琴

心善曰劉劭有酒德頌列仙傳曰洵暖有餘子作琴心三篇

暉遙然留想善曰暖溫兒莊子曰暖然似春遙然流想所慮者深也

也餘暉天子恩光及之遙遠也留君垂冬日之

温臣盡秋霜之戒善曰言君垂恩有寒冬日

寒君考若冬三之陽夏日之陰荀悅申鑒曰主怒如秋霜

霜霜良曰冬日之温謂君恩及之柔知即愛也秋霜霜彌加畏懼

如對秋霜稟然也肅肅焉穆穆焉於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

也國語武公伐翼殺哀侯止癸共子曰苟無死吾子

之令于焉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元

之師教之君食之非食不長非教不智生之族

穆穆美也言言勤其君君美其臣也於是見其人

不事親愛敬同如一謂親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食

不生非教不成太袒升遐綢繆遺寄善曰蕭子

離在三如一也太袒升遐綢繆遺寄善曰蕭子

侍中司徒錄尚書事五百無稟玉几之

顧奉綴衣之禮善曰尚書顧命曰皇右憑玉几

翼日王崩向曰周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將顧託

既退徹出帷帳于廷也亦奉

擇皇齊之令典

致聲化於雍熙

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為教為

上下共其雍熙

太宰擇楚國之令與東京賦曰

曰皇大雍和熙廣也

內平外成實具昭舊職

班劍三十人

善曰晉公卿禮秩曰諸公給虎賁二十人持劍焉

外則奉成其政實所謂

物有其容徽章斯允

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思降

善曰左氏傳膳夫

物有其容禮記曰殊徽號鄭玄曰徽旌旗之名也又

曰以為旗章以別貴賤鄭玄曰章識也

齊曰徽美

謙光之言用申超世之尚

善曰周易曰謙

晉起居注武帝詔曰今權順所請以申超世之美也

翰曰陳請也言疾病請退退歸也朝廷謂天子也

難也百意也言公請選位而天子難違謙光

之意故用申超世高海之事遂其所請也

司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表遜位乃改授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

向曰言以此

景命不永大漸彌留

善曰

私第春秋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

當祭而輟禮

五臣本

晏嬰既往齊君趨

車

五臣本作齊侯超車

而行哭

善曰禮記曰齊有大喪日柳莊廢疾公曰若疾

車雖當祭必告也公也非寡人之臣社稷

再拜稽首請於尸曰臣有於莊之臣聞之死請往不釋

遂以從之晏子曰齊景公遊於菑晏子死公擊袒帝

馳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知車之駛則又乘之北

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曰百姓始復告我惡

所辭詩外傳曰趨車馳馬也良曰蔡盛也衛有太

史柳莊疾盛衛公當祭於朝聞之輟祭而視之公之

齊有晏嬰死齊侯外游而聞之下車行哭也

於下豈唯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

善曰齊之禮記述曰惟恐也言萬國同戚豈知齊

於一生數息於一朝齊曰聖朝天子也齊動也

后謂百官諸侯也惟恐也善曰齊公云天子驚悼於上

百官及天下諸侯皆恐於下曾如於

莊晏嬰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

宰侍中錄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

增 班劍為六十人謚曰文簡禮也

信也

乘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貞

五臣本作身字

能擾其度

文選卷第五

五

遊於世其孰能害之銑曰慮已謂自下其身而游於世當世之人何能亂其度量均也均也五臣本兼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德我然後可有以字兼

善天下聊以卒歲善曰淮南子曰夫貧賤之於之於己猶蚊蚋之一過也莊子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何也孫叔敖曰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三乎我其在我邪三乎彼何暇至乎八貴人賤哉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也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天曰條風東北風也淮南子云貴賤之於身也猶條一四時過言不常也心忘其榮辱者則不以彼辱為辱一不以其榮為榮言齊也卒

也終經始圖終式免祇悔誰云克備公實有焉善曰潘岳家曰一詩曰經始復圖終其善曰潘岳家曰一詩曰經始復圖終其

義結君子惠露庶類言象所未形五臣本是以

述詠所不盡善曰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善曰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

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暉之

眇默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

餐輿誦於丘里瞻雅詠於京國

復見也

善曰左氏傳曰子產為政與人誦之曰子產若死其

誰嗣之良曰餐聽也輿誦謂與臺賤者之言也

善曰左氏傳曰子產為政與人誦之曰子產若死其

誰嗣之良曰餐聽也輿誦謂與臺賤者之言也

里田里之間也春秋云鄭子產為政與人誦之思
子產若死其誰嗣之雅誄謂韻其德音之聲也

衛鼎之垂文想晉鐘之遺則
善曰禮記衛鼎銘曰

公曰叔舅子與汝銘若寡乃考朕國語晉悼公曰昔
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顛以其身却退秦師子
輔以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鐘章昭曰景鐘景公鐘
也齊曰衛大夫孔悝有大功銘之於鼎垂文則銘
之字也晉大夫魏顛死

銘功於景鐘則法也 **方高山而仰止刊立**

石以表德
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禰衡顏子

仰公之德比之高山而仰之刊 **其辭曰**
也玄者石之色也表見也

精感運昂靈發祥
善曰爾雅曰大夏房心

也星也春秋元命苞曰躬紆之時五星聚房者

精同據而與

元首惟明股肱
善曰言君感辰精而王故曰惟明臣感昂宿

以元首也股肱即楮公也良善也 **天鑑**
王臣

曜躔武前王
善曰言君能鑒照瑛璣七曜之道

在下有命既集 **曜躔武前王**
善曰言君能鑒照瑛璣七曜之道

在下有命既集 **曜躔武前王**
善曰言君能鑒照瑛璣七曜之道

在下有命既集 **曜躔武前王**
善曰言君能鑒照瑛璣七曜之道

欽若元輔體微知章
善曰言臣能劬厥元

章而三贊之也尚書曰欽若昊天罔攸

欽若若頌也元輔即禘公也言其體護微之事以見其明也
永言必孝因

心則友善曰毛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毛詩曰因心則友翰曰孝友之德因心而生不

在於**仁洽兼濟愛深善誘**善曰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

無私比仁之情也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也**觀海齊量**善曰班彪覽海賦曰觀滄海於茫茫

登嶽均厚善曰班彪覽海賦曰觀滄海於茫茫其若海也郭象曰容恣無量也法言曰登東岳而知

衆山之迤邐莊子老聃曰至人若地之自厚家語齊大夫子與適魯見孔子曰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

海淵之為大**五臣茲**善曰言其道德深高如觀海登嶽均其器量

厚德也**六八元斯九**善曰春秋曰武王之佐五人高誘曰周公曰召公奭

賢臣兼補公出為六也堯有八元亦賢臣也**內慕帷幄外曜台階**善曰東觀漢記世祖

也**如風之**善曰國語祭公位也曜遠無不肅通無不懷

星光也**如風之**善曰國語祭公聽遠無不肅通無不肅

翰曰肅成也懷來也**如風之**善曰國語祭公

不報通無不肅**如風之**善曰國語祭公

位也曜**如風之**善曰國語祭公

星光也**如風之**善曰國語祭公

聽遠無不肅通無不肅**如風之**善曰國語祭公

翰曰肅成也懷來也**如風之**善曰國語祭公

不報通無不肅**如風之**善曰國語祭公

我帝典緝彼民黎

善曰劇秦美新曰帝典緝而不補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光**善曰國語祭公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光**善曰國語祭公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光**善曰國語祭公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光**善曰國語祭公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光**善曰國語祭公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光**善曰國語祭公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光**善曰國語祭公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光**善曰國語祭公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光**善曰國語祭公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光**善曰國語祭公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光**善曰國語祭公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光**善曰國語祭公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光**善曰國語祭公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光**善曰國語祭公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光**善曰國語祭公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光**善曰國語祭公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光**善曰國語祭公



國立中央圖書館